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5n1592

揩黑豆集

清 心圓拈別　火蓮集梓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592-A 揯黑豆集序
  - 觚語四則
  - 揯黑豆集目次
  - 揯黑豆集卷首
    - 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 六祖下第十七世
    -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 長沙府慧通清旦禪師
    - 彰德府磁州大明詮禪師
    -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
    - 台州府萬年無著道閑禪師
    -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
    - 杭州府淨慈濟顛道濟禪師
    - 參政錢端禮居士
    - 杭州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
    - 寧波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
    - 覺阿上人
    - 知府葛郯居士
    - 饒州府薦福退菴休禪師
    - 廣信府龜峯晦菴慧光禪師
    - 揚州府儀真長蘆且菴守仁禪師
    - 台州府萬佛心聞曇賁禪師
    - 高麗國坦然國師
    - 九江府東林卍菴道顏禪師
    - 福州府西禪此菴守淨禪師
    - 處州府連雲道能禪師
    - 杭州府靈隱最菴道印禪師
    -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
    - 溫州府淨居尼妙道禪師
    - 蘇州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
    - 長沙府大溈山法寶禪師

- 德安府隨州大洪老訥祖證禪師
- 寧波府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 六祖下第十八世
  - 慶元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 如如顏丙居士
  - 寧波府天童海門師齊禪師
  - 福州府乾元鈍菴宗顥禪師
  - 荊州公安遯菴祖珠禪師
  -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
- 六祖下第十九世
  - 夔州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
  - 太平隱靜致柔禪師
  -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 吉安龍濟友雲宗鑒禪師
  -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
  - 蘇州府虎邱東山道源禪師
  -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
  - 吾捨從寬禪師
  - 長沙府石霜竹巖妙印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世
  -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 明州奉化岳林栴堂　益禪師
  - 杭州府放牛余居士
  - 溫州府華藏瞎驢無見禪師
  - 順天府大慶壽寺中和璋禪師
  - 杭州府護國臭菴宗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 袁州府仰山雪巖祖欽禪師
  -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
  - 杭州府徑山愚菴智及禪師
  - 盧州府無為州天寧無能教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二世
  - 杭州天目高峯原妙禪師
  - 杭州府徑山南石文琇禪師
  - 蘇州府邱徑閒極雲禪師
  - 西白虛谷希陵禪師

- 瑞巖方山寶禪師
-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
- 南陽府鄧州香嚴淳灺文材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三世
  - 杭州府天目中峯明本禪師
  - 蘇州府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
  - 杭州府天目正宗斷崖了義禪師
  -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曜國師
  - 太原府五臺山靈鷲碧峯寶金禪師
  -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四世
  - 金華府義烏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
  - 蘇州府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 杭州府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五世
  - 蘇州府鄧尉萬峯時蔚禪師
  - 宋濂
  -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
  - 河南府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六世
  -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
  - 揚州素菴田居士
- 六祖下第二十七世
  - 杭州府東明虛白慧昙禪師
  - 安慶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荊璧紹琦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八世
  - 松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
- 六祖下第二十九世
  - 江寧府高峯寶峯明瑄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世
  - 安陸府荊門州天奇本瑞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一世
  - 德安府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明聰禪師
  - 漢陽府古巖禪師
  - 河南府嵩縣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
  - 建昌 府廬山蘊空常忠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二世

        - 北京月心笑巖德寶禪師
        -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
        - 順天府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
        - 建昌府新城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三世
        -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
        -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
        -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
        - 嘉興府敬畏無趣如空禪師
        - 建寧府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 福州府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
        -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四世
        - 天童密雲禪師
        -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 常州府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 湖州府淨名抱朴大蓮禪師
        - 蘇州府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
        - 紹興府顯聖三宜明盂禪師
        - 杭州府寶壽石雨明方禪師
        - 南昌府葉曇茂居士
        - 開府大成余集生居士
        -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五世
        -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
        - 京口夾山林皋本豫禪師
        - 杭州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
        - 南嶽綠蘿山茨際禪師
        -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
        -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
        -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
        -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
        - 寧波府天童牧雲通門禪師
    - 六祖下第三十六世
        - 南嶽高臺不退行勇禪師
        - 湖州武康縣報恩寺美發行淐禪師
        - 蘊荊行璧禪師
        - 武康報恩寺骨巖行峰禪師

        - 湖州武康報恩寺棲雲行岳禪師
        - 報恩西堂寂菴行洽禪師
        - 杭天目山全菴行進禪師
        - 昭覺丈雪醉禪師
        - 百城著禪師
        - 黃州黃陂素山冲然義禪師
        - 蔣山芥菴大禪師
        - 台州淨居湛菴常禪師
        - 明州雪竇宏遠詔禪師
        - 蘇州西華秀峰岫雲行瑋禪師
        - 南嶽法輪石隱貞禪師
        - 如如懶人方為戒居士
        - 潤州夾山蘧夫一禪師
        - 杭州錢塘理安天笠珍禪師
        - 黃梅五祖千仞岡禪師
        -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
        - 潭州神鼎雲外行澤禪師
        - 龍華湘翁沄禪師
        - 杭州仁和圓照茆溪行森禪師
    - No. 1592-B 破戒居士心圓妄語
        - 第二頭
        - 第三首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592-A 揯黑豆集序

宗門中事，明取脚跟下本無實法。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巖頭云：百不思時，名為正句。欲得識句，向事上覿則疾，向意根下摸索則遲。但於機用上略露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快便難逢，豈容擬議？所謂向上人活計者，靈鷲拈花，少林面壁，至大鑑而法周沙界矣。

厥後五宗分派，流出一源，建化門庭，盛衰各異。濟下則宋、元、明，賴虎邱一支流衍至今，而正法眼藏、指月錄諸書無繼選者。諸師語錄機緣，殘編賸帙，日漸消亡，後學無由考證。此一線之傳，所係為尤重也。

臺家本儒林，幼沾墳籍，釋褐後奔走風塵，無裨身世，每聞修多羅一言半偈，輒有會於心，謬疑一乘之道有路可通，妄緣解路以求其合，而名利中鈎鎖連環復不能自脫，流浪天涯，髮白齒落，回思生死事大，如燎眉剝膚之迫不容緩，於是息影餘菴，自謀活計，閉關謝客，銳志參窮。一日，於信步經行次，觸發元沙，立地搆取語，瞥然摸得娘生鼻孔，踏著本地風光，歡喜踴躍，信知此道本來成現，不屬語言、不落知見，然而徧閱古德機緣，於差別機用末後牢關，仍多疑義。頃與心圓居士住菴結夏，取指月錄及諸家燈史所載應菴已下諸尊宿法語機緣，一一拈提決擇，始會得古人殺活機權無非洞明從上來事，於是向之所疑渙焉冰釋，脚跟下事洞徹無遺，竊幸於垂暮之年而識還鄉之路。自此歸家穩坐，喘息方定，回看同道諸君，或沈淹於蘧甕、或躑躅於歧途，求心未歇，特地艱難，正與臺昔日相似，所謂曾為蕩子偏憐客者，耿耿寸心不能自已，此黑豆集之所以刻也。

蓋自應菴華祖振虎邱之緒，綿延弗絕，再盛於龍池，其間龍象蹴踏，如密雲、天隱、雪嶠、湛然諸尊宿下，師吼如林，洪鐘遞響，至茆溪而萬派歸墟，千峯到嶽，美盛洋洋，大哉觀止。然而展卷則目迷五色，沒量大人被黑豆換却眼睛，其稍劣者即輾轉推尋，愈尋愈遠。世有靈根慧性之士，肯於黑豆未生芽已前一肩擔荷得去，便能拈一莖草現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咳唾掉臂，殺活得人，不犯鋒鋩，不落擬議，此古鏡未磨前一段光明，乃人人脚跟下同具者也。久參上士，買石饒雲，入道初心，擔泉得月，庶克紹隆祖位，負荷正宗，西來一綫之傳永無失墜，而五宗建立，千波競湧，一亙晴空之的旨，又豈不人文殊而類普賢哉？

嗟乎！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教外別傳，語言道斷。庸鈍者既苦拍盲之無路，士君子幸具福慧兩足之緣，能自拔於五欲，而

求免於輪迴。又以邪見稠林，枉受辛勤，歇心無日，貶以是編。夫亦中流之一壺，千年之優鉢焉爾。是為序。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夏火蓮居士平聖臺書

觚語四則

苕溪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釋迦，醫王也。文殊，醫相也。降而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皆醫國手也。然而自醫則可，醫人則否。故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且既非世所醫，彼醫者即病者。既不自醫，胡能醫人？故無論言句是病，揚眉瞬目亦是病，擎拳豎拂亦是病，行棒行喝亦是病。既皆是病，醫可廢乎？廢醫則醫病(敗種焦芽)，不廢醫則眾生病(聲求色見)。且廢醫則醫先病而後眾生病，不廢醫則醫不病而眾生有病有不病。眾生有病有不病，而醫仍病。必也眾生皆無病無不病，而醫乃不病。降而論之，等病也，有已病之病，有益病之病。何謂已病之病？著著向未舉以前打脫透過者是也。何謂益病之病？步步在既舉以後輾轉摸索者是也。其服未舉以前藥者，吾不能言其味，瘳者自知之。服既舉以後藥者，譬猶調味之鹽、適口之醬，鹽為飯而醬為飲，其與砒鴆相去幾何哉？要之，非醫咎也。故眾生雖有病有不病，而醫總不病。醫不病，信吾病。苕溪一語，洵久病之良醫也。打〇相云：已上病供心圓押字。
我宗止破法無成法，破家散宅即作活計。昔南泉住菴時，有一僧至菴，泉曰：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泉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泉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諸公還識此僧喫南泉飯不孤負南泉底作用麼？還見此僧送絕好一分飯與南泉，南泉到口便吞麼？譬如世尊出世四十九年，拆一間屋，拆樑、拆椽、拆柱、拆礎，拆成一片白地，然後椽、樑、柱、礎件件精嚴。所以南泉一見便印可道：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古人云：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說亦如夢幻。參學人具此眼目，方始好看，教辨別得諸方邪正，不則到處墮坑落塹、披枷帶鎖，卒未有出頭日在。
南泉云：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此老眼光觀千古事，如掌中菴摩羅果。今有孔被楔塞者，巧匠乃以楔出之，而無奈彼楔既出，人即以此出楔之楔奉為至寶，遂至彼楔既出，此楔旋已牢著孔中，更出一楔，更填一楔，如是輾轉經百千劫，楔終不盡，孔終不出。又其甚者，彼楔未出，此楔鑿入，楔楔相並，更無孔穴。間有黠者，視出楔已，旋更添穴，或吹一吹，或拂一拂，孔穴之中更安孔穴，是又一楔也。噫！

佛法大要，一言以蔽之曰：淨地上勿屙。古德云：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但形文彩，即屬染汙。佛見法見，左降鐵圍，纔生便齩，自然無事，自然露倮倮地，即是從緣薦得相應疾也。雖然，心圓恁麼道，早已屙了一地，更說誰屙？伶俐學人，向者裏著得一隻眼，見人說禪說道，說妙說元，驀口便築，教伊合取屎孔去，却有些子氣息。忽有箇齩人矢橛底惡狗奴出來道：雖復不以言語見，亦復不著無言說。心圓不覺大怒，跳下禪牀，擒住此奴，問伊：有甚麼言說？速道！速道！眼目定動，奮金剛拳，碎魔子首，猶如微塵。咄！

偶閱拂子源流，舉此數語，此圓操觚大意也。居士選本成集，為後人學佛津梁，但使讀居士集者，人人成佛作祖，不必人人作唱導師，庶幾不孤負居士一番選刻之意。鄙見如此，陳之執事，他日書成，以為跋也可，以為序也亦可。圓頓白。

揯黑豆集目次

佛祖機用言句卷之首。

六祖下十七世(至二十世)卷之一

應菴曇華
簡堂行機
慧通清旦
大明詮
靈巖仲安
無著道閒
或菴師體
濟顛
錢端禮
別峯寶印
全菴齊己
覺阿
葛郯
退菴休
晦菴慧光
且菴守仁
心聞曇賁
坦然

卍菴道顏
此菴守淨
連雲道能
最菴道印
宗元菴主
尼妙道
尼妙總
溈山法寶
老訥祖證
長翁如淨

六祖下十八世

密菴咸傑
顏丙
海門師齊
鈍菴宗穎
遯菴祖珠
敬叟居簡

六祖下十九世

破菴祖先
松源崇岳
隱靜致柔
藏叟善珍
友雲宗鏊
偃溪廣聞
東山道源
無文燦
吾捨從寬
竹巖妙印

六祖下二十世

無準師範
元叟行端
栴堂益

余放牛
瞎驢無見
中和璋
臭菴宗

六祖下二十一世(至二十四)世卷之二

雪巖祖欽
楚石梵琦
愚菴智及
無能教

六祖下二十二世

高峯原妙
南石文琇
閒極雲
虛谷希陵
方山寶
鐵山瓊
滀拙文材

六祖下二十三世

中峯明本
了菴清欲
斷崖了義
夢窗智曜
碧峯寶金
無聞思聰

六祖下二十四世

千巖元長
天如惟則
敬中普莊

六祖下二十五世(至三十二)世卷之三

萬峯時蔚
唯菴德然
宋濂
俱空契斌

六祖下二十六世　六祖下二十七世

寶藏普持
田居士
虛白慧昙
荊璧紹琦

六祖下二十八世　六祖下(二十九　三十)世

海舟普慈
翼善永慈
寶峯明瑄
天奇本瑞

六祖下三十一世

絕學明聰
古巖
大休實
蘊空常忠

六祖下三十二世

笑巖德寶
法舟道濟
慈舟方念
無明慧經

六祖下三十三世卷之四

幻有正傳
幻也佛慧
大覺圓

無趣如空
晦堂元鏡
永覺元賢
湛然圓澄

六祖下三十四世卷之五

密雲圓悟
雪嶠圓信
天隱圓修
抱朴大蓮
古湛性冲
石雨明方
三宜明盂
葉曇茂
余集生
覺浪道盛

六祖下三十五世卷之六

玉林通琇
林皋通豫
箬菴通問
山茨通際
印中通授
惟一潤
破山海明
木陳道忞
牧雲通門

六祖下三十六世卷之七

不退行勇
美發行溫
蘊荊行璧
骨巖行峰
棲雲行岳
寂菴行洽

全菴行進
丈雪醉
百城著
冲然義
芥菴大
湛菴常
宏遠詔
岫雲行瑋
石隱貞
方居士
蘧夫一
天笠珍
千仞岡
鐵舟海
雲外行澤
湘翁沄

六祖下三十六世卷之八

茆溪行森
跋語

揯黑豆集卷首

拈頌佛祖機用言句

世尊三陞座。(第一點普，第二點毒，第三點急。門庭施設，入理深談，一切備矣。畢竟法王無一字增益人。頌曰：心如境如，頭正尾正。不解談元，秖能識病。是法無說，是說無竟。未白椎前，法王正令。)無為真佛，實在我身。(拈云：昭昭靈靈不是我，明暗色空不是我，牆壁瓦礫不是我，蚯蚓蝦蟇不是我。我在甚處？咄！鵞王擇乳，素非鴨類。要識渠面孔麼？三喚三應，鷂過新羅。無喚無應，驢年夢見。所以道：此箇門中事，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風吹落。且無陰陽地上一句作麼生道？驀喝一喝。頌曰：佛下忉利，一場鈍置。三喚三應，打鼓搖鈴。無為真佛，證龜成鼈。實在我身，眼裏瞳人。咦！一箇不會一箇會，金剛摸索泥人背。)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拈云：比邱尼瞞盡天下人，瞞不過世尊。世尊亦瞞盡天下人，瞞過比邱尼，瞞不過須菩提。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頌曰：法身法身，少米無薪。油鹽醬醋，東舍西鄰。羊頭懸架，狗肉橫砧。三箇八兩，元只半斤。)吾以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五方

天王悟道且置，即今面目現在，諸仁且作麼生悟？不見道：悟即不無，落第二頭。乃擡手云：者箇亦是世珠。且道真珠在甚麼處？振威一喝。)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無可捨處，更須捨却。)普眼菩薩見普賢。(拈云：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向伊云：我識得你。)佛召五通仙人。(拈云：探驪須得珠，莫教魚目混。治玉須治瑻，莫教碔砆亂。藐姑仙子立雲端，笑看猧兒爭飯碗。如今莫有要問那一通者麼？我也沒工夫召得伊，但云：今日不閒。頌曰：海中三神山，縹緲在天際。舟欲近之，風輒引之去。百花洲上多少採蓮人，滿把蓮花不識蓮生處。)那一通？你問我。(拈云：風頭稍硬，水勢太急。鐵作釣絲，管下不得。頌曰：閃電光，擊石火。語招箭，莫生垛。剛回頭，失却我。劍去遠矣爾刻舟，綠頭鴨子討甚卵？莫惺惺，轉見左，解玉纏兮脫金鎖。畢竟兩人都不會，贏得一場空懨懨。)世尊勅阿難持鉢。(拈云：不經九折，不知康莊之平坦。歷盡蠶叢，方信本來是地。所以道：臺山路向甚麼處去？驀直去。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驀直去。頌曰：七佛式，出不得。擬如何？打破鉢。七佛式，道不得。莫如何？且持鉢。)世尊答比邱問。(拈云：我於世尊法，莫謗世尊。見處即有，眼花不少。證處未是，亂走作麼？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來說是非者，即是是非人。頌曰：老僧無舌，不解講究。老僧無手，不解蓋覆。不解如然，亦不解謬。掌孤不鳴，足兩斯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祖師活意，心圓逗漏。)耆婆罔知生處。(莫道耆婆，佛亦不知。耆婆受瞞，佛不受瞞耳。)七賢女遊尸陀林。(頌曰：三般物，我無有。聽親言，出親口。要三般，莫亂談。你若有，與我三。)世尊布髮掩泥，(拈云，世尊和泥合水，然燈移楔換柱。賢于看孔著楔，諸天醠金落成。要見梵剎，總且未在。諸公要見梵剎麼，退後退後。頌曰，好事不如無，無事不如好。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是吾弟子，(吾是誰，識得吾。不但過去現在，盡未來際一時收。頌曰，古佛古佛，剔卵出骨。弟子弟子，無與倫比。世尊世尊，今古罕聞。作禮作禮，如斯而已。)迦葉擬擯文殊，(拈云，不是迦葉擯文殊，正是迦葉擯迦葉。頌曰，良馬顧影，迴旋不驚。演若迷頭，奔馳狂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汝但息見，其狂自歇。莫自顛倒，本來無物。咄。)城東老母，(求見不得，擯出不得，回避不得。一普賢，二文殊，三釋迦，是甚麼。驀喝一喝曰，看脚下。)女子出定。(諸佛未離本處已前，是箇甚麼。何不與麼直截會去。請別大愚芝二語曰，寺中無宿處，賊不打貧兒。)殃崛持鉢，(我作殃崛，待長者問，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但向他道，世出世間，此為第一。)文殊不入門。(拈云，一釣便上。)無邊身量世尊，(頌曰，虛空尚有邊，佛功德亦然。惟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乾闥獻樂。(拈云，山河大地不如是，法不如是，迦葉不如是，汝如是。頌曰，幻人取幻法，幻幻轉相依。祖若不入幻，誰救幻中迷。顧眾云，咦。)說大集經。(拈云，呵呵，斷麼。一箇殺人放火，一箇阿彌陀佛。不是曲直不分，爭奈心圓事急。且請老佛老魔，各自歸家歇息。頌曰：二龍爭珠，彼此俱失。寧棄道旁，一錢不值。雖然不值，尊貴無匹。大地黃金，買他不得。雖然不買，人人不缺。何以驗之？耳聲眼色。雖然不缺，爭奈不識。瞥起微情，珠沈光黑。因緣到來，好箇時節。爆地一聲，虛空迸裂。大用現

前，頭頭物物。揮劒當陽，佛魔斂跡。)調達入地獄。(三箇畫師，繪出地獄變相。瞞看官，不瞞畫師。且道畫師是誰？良久，云：頭長三尺。頌曰：清涼徧界，大火燒空。兩頭坐斷，獄不通風。)二鐵圍山。(心圓今日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鐵圍山瓦解冰消。且道與文殊是同是別？)。文殊持劒逼如來。(拈云：能殺能活，不妨文殊好手。且道此劒甚處得來？你若擬議，即沒交涉。)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拈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世尊良久，老瞿曇被者一問，直得口痙。外道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眼中見鬼，令我得入三生六十劫。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家貧更遭賊打。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逐電追風只瞬息，垂鞭已過萬重山。又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那箇教你來？世尊良久，老僧耳背。外道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自誣誣人。作禮而去，納甚麼敗缺？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他送我紅爐雪片，我贈他臘月蓮花。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雕弓未動狼煙息，歸馬華山賀太平。頌曰：三頓痛棒無領，一箇指頭無薦。香嚴擊竹無聞，靈雲桃花無見。莫將出岫微雲，掩却廬山真面。)無說無聽，是為一義二義。(拈云：龍光佛時一箇疑團，直至如今不得休歇。更饒千佛出興，亦去此疑團不得。且道世尊有甚長處？頌曰：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昨日定，今日不定。(拈云：上來把住，水洩不通。者回放行，縱橫自在。還識世尊落處麼？頌曰：汝定我亦定，不定亦不定。非定非不定，是名曰正定。)答異學問。(盡道推過商量，那識分明酬價。異學若是箇皮下有血底，管取立時桶脫。)答二商人問。(曰不見，不見者在。曰不聞，不聞者在。曰不禪定，不禪定者在。曰不睡眠，不睡眠者在。本自無失，何得之有？說覺不覺，真為剩語。諸仁者！到者裏眼目定動，即沒交涉。你若擬議，世尊在汝脚底。頌曰：去皮存淨貨，師姑女人做。會麼？大象喫螺螄，蜻蜓拽石磨。)梵志索論義。(呵呵！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梵志做盡伎倆，爭奈杷柄在世尊手裏。且道世尊有甚長處？不見道：你若無心我也休。頌曰：靈龜負圖受鑽，梵志不唧[喵-廾+(一/(匚*丨*丨*(巨-匚)))]漢。項上脫却鐵枷，者回死而無怨。)世尊問豬子。(者箇是甚麼？向伊道：合取口。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向伊道：你秖識得豬子。頌曰：六度萬行，與我無干。也須驗過，不得顢頇。知是般事，便識羞慚。)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兩箇老漢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人天百萬貪觀，白浪失却手橈。拈云：拈花上薦不得，拂子上薦不得，拳頭上薦不得，指頭上薦不得，乃至一草一木、一甎一瓦、一雞一犬、一蚓一蛙上薦不得，乃至微塵大地、剎那虛空、賢聖仙佛、魔外有情、地獄天堂、琳宮梵宇、酒肆淫坊、經營屠販、喫飯穿衣、舉足下步上薦不得。若薦得去，更有何事？你若肯薦，一場夢醒。你若要薦，正好做夢。頌曰：魔不能窺，佛不能見。掌不容擎，室未曾現。識不能知，目不得眴。界不安藏，世不改變。非凡夫法，非摩訶衍。非般若經，非華嚴卷。非大火聚，非金剛劒。非祖師印，非仙人扇。從未有傳，亘無人薦。掃却歸元，剗除方便。言思路絕，不通一線。當下休歇，立時成辦。示汝學人，廬山真面。)文殊請佛，再轉法輪。(拈云：說也轉他不著，不說說也轉他不著。直饒

千佛出興，口如懸河，亦轉他不著。更饒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一盡化微妙海口，亦轉他不著。會麼？不是轉法輪，盡是法轉輪。)若謂吾滅度，若謂吾不滅度。(闍黎不是，莫怪老僧。)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拈云：無寂滅不生生滅，無寂滅誰滅生滅？恁麼道得，猶成兩橛。畢竟如何歇？頌曰：有時捨全身求半偈，有時示半身說全偈，有時捨全身入全偈。正眼觀來，一場鈍置。伶俐兒孫，不妨窺見他家半邊鼻。)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殺活許你會，如何是此藥？)。文殊菴提遮女，互相問答語。(拈云：絕好兩則拈花公案。頌曰：你不敢向龍潭裏去喪生，却願到虎穴中來納命。直饒救得你上三十三天，跌下來也秖是一箇臭肉餅。)文殊善住意天子，互相問答語。(拈云：以毒為藥，則病受之。以毒為飯，則命受之。)祇說者箇法。(拈云：不是說者箇法，却是者箇說法。且道者箇還解說法麼？不見道：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頌曰：捏水成團，畫空為界。做盡伎倆，法今何在？驢鳴犬吠，婦姑反脣。彌勒打鼓，築著天親。無生法忍，一時成就。黑鬼呵呵，波斯面皺。)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呵呵！)。善財參彌勒，善財答無著。(頌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勸君隨分過，不用苦奔波。)須菩提宴坐，諸天雨花。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無一字熾然說，熾然說無一字。直饒拈却兩頭，中間坐斷。向衲僧門下，正好喫棒。何故？不踏閒花草，安知大地春？)。舍利弗見月上女，舍利弗問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拈云：三箇鼻孔，都被舍利弗穿却。)鶖崛棄刃。(拈云：喚曰：住！住！不是我喚，更是阿誰？頌曰：我住汝不住，九百九十九。汝住我不住，一指欲殺母。鶖崛忽出家，不住住已久。千人拇指冠，戴者華其首。安得諸眾生，棄之如敝帚？)。賓頭盧赴齋。(拈云：者不顧第一相為策起眉，第二相為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記得盤陀山石上，與君閒坐聽流泉。頌曰：不取涅槃不了賬，留與人閒作榜樣。引得人人盡致疑，要使佛燈長雪亮。長雪亮，照見馬師三甕醬。)障蔽魔王，隨金剛齊。(拈云：刻刻不相離，說甚麼一千年覓不得？時時不相識，作麼生忽一日得見障蔽魔王與金剛齊？面目一般，形容無二。諸仁者還揀辨得麼？揀辨不得，聽下注脚。乃彈指一下，云：者箇便是金剛齊。又彈指一下，云：者箇便是障蔽魔王。頌曰：開眼也見，合眼也見。障蔽無頭，金剛少面。開眼也迷，合眼也迷。笑殺障蔽，和金剛齊。說起說住，彼此密語。六耳獼猴，不可同謀。)那吒太子因緣。(拈云：不可還者，非汝而誰？且道說底是甚麼法？諦聽！諦聽！)。廣額屠兒成佛。(拈云：放下屠刀太遲生，自言是賢劫千佛一數小家樣子。頌曰：廣額廣額，牛蹄馬脊。屠刀屠刀，鬼哭神號。放下放下，之乎者也。涅槃涅槃，甚麼相干？咦！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迦葉踏泥。(拈云：迦葉降尊就卑，一期垂手則不無，爭奈蹉過沙彌問意。心圓與麼道，蹉過迦葉亦不少。)樂人作舞。(拈云：兩箇漢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心圓今日入城見一隊師子，出城見一羣象王。有人問：心圓出出入入呢？向伊道：適纔錯脚踏殺一箇貓兒。)倒却剎竿。(拈云：早見恁麼，免致魔王藉口，四天王腥手汙脚。雖然如是，迦葉即易，阿難却難。)達磨西來。(拈云：天下衲僧盡道勘破阿師，

不知都被阿師勘破。心圓與麼道，是被勘破不是被勘破？莫道三十年後窮未來際，敢道無人說得。何故？金毛師子怕癩皮狗。)慧可禮拜，依位而立。(自後便有一絡索曰：莫妄想。曰：珍重。曰：秖者是。曰：呈似了也。與夫叉手近前，豎拳下喝，打圓相作女人拜，繞禪牀掀香几，擲下拂子拂袖，便出種種醜態，可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知弄到甚麼年代也。呵呵！頌曰：阿奴姿貌本天然，花燭紛紛客滿筵。最苦洞房藏不住，被人擁出畫堂前。)覓罪了不可得。(拈云：覓心了不可得，不是無心；覓罪了不可得，不是無罪。且心作麼生安？罪又作麼生懺？須是舉頭天外看始得。你若目中生刺，我便腦後見顋；你若眼裏無筋，我便鼻頭有肉。咄咄！草鋪平野，鷹逢兔逐。)此是誰作？亦未見性。(可稱語意冥符，彼此皆知。)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前四祖云：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此六祖云：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大乘根熟，漸開圓頓法門矣。)佛法是不二之法。(三祖云：要急相應，惟言不二。諸仁者！要明不二，但識取二。何謂二？自心取自心者是。取常是二，取無常是二，取非常非無常亦是二。取善是二，取不善是二，取非善非不善亦是二。乃至取界是二，取蘊亦是二，取禪定解脫是二，取無念無為亦是二。你若不取，一在甚處？是故佛法止言不二，不言不一。參學人到者裏，須是親見親證始得。戲論即不可，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不二之法？便與振威一喝。)六祖云：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放出爍迦羅眼睛。金剛圈你作麼生透？栗棘蓬你作麼生吞？吞得透得，轉見禍事。不透不吞，萬劫不了。思量擬議，已隔千山。直下承當，白雲萬里。宗門中千變萬化，機用皆明。此事心圓，通身是手，也拈不出。但云：賊！賊！有心人自看自悟去始得。切勿學神會，作斷佛種性人。)六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青原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馬祖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溈山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仰山云：我若一向舉唱宗門中事，身邊要一人為伴，亦無有也。長沙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如是之類，盡道官不容鍼，豈知已是私通車馬了也。)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馬祖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百丈野狐公案。溈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何如？雪峰云：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臨濟三度上堂云：要識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巖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如是之類，看似擎頭戴角，殊不知挂角羚羊早已絕氣息了也。他如把住中有放行，放行中有把住，以至全身半身，入就出就，元要殺活，賓主照用，作家戰將，掉鬪埋兵，玉線金鍼，明來暗去，喜怒機權，順逆轉換，揚眉瞬目，泥刺棉鍼，雙放雙收，同得同失，觸著便轉轆轤地，刺著便扃漉漉地，盡情好與二十拄杖。何故？者箇所在，賞罰分明。)六祖云：我不會佛法。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馬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藥山云：不是，不是。南院云：錯，錯。高峰云：不得，不得。無門云：不是，不是。萬峰云：瞎，瞎。(如是之類，秖疑別有商量，誰信和盤託出？要會麼？伸脚在縮脚裏。)六祖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歸宗云：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三角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臨濟云：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資福云：隔江望見資福剎竿，便回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參石樓，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拈云：聚九州鐵，鑄不成者一大錯。樓曰：石樓無耳朵。拈云：老僧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僧曰：某甲自知非。拈云：靈龜曳尾，拂跡跡生。樓曰：老僧還有過。拈云：禍入慎家門。僧曰：和尚過在甚麼處？樓曰：過在汝非處。拈云：洗耳汙牛口。僧禮拜，樓便打。拈云：直饒知知非非亦未在，且道脚跟在甚麼處？良遂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鉏草。遂到鉏草處，拈云：箭過西天十萬里，猶向大唐國裏擬議。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拈云：為得徹困。遂次日復去，谷又閉門。拈云：層層鈍置。遂乃敲門，谷問：阿誰？拈云：水中洗水。遂曰：良遂。拈云：頭上安頭。纔稱名，忽然契悟。拈云：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他如水潦、法會、石鞏、大珠及五宗下尊宿，悟緣甚夥。馬祖云：若是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其或未然，且向古人汗臭氣處理會看。)南嶽云：說似一物即不中。藥山云：千聖亦不識。(說已說了也，識已識了也。此後更增一絡索，上拄天，下拄地。孤峯頂，十字街。有手脚，無背面。通身飯，通身水。塞虛空，徧大地。一味禪，一句子。以至頭頭物物，渾無縫罅。可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類推可知。)歸宗云：光不透脫，祇為目前有物。(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如定山打椑樹省，王常侍勘米胡，保壽打胡釘鉸，睦州勘僧正，翠巖勘座主，石霜勘裴相之類。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如南泉勘菴主，丹霞勘國師侍者之類。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如大覺打興化，南院打風穴之類。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如定山勘首座，化主勘興教，明招勘保寧，勘國泰之類。俱可類推。)龐居士云：各請自檢好。(臨濟云：達磨西來，秖覓箇不受惑底人。神藏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香嚴云：子啐母啄，子啄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大陽云：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烏臼和尚。元紹二上座參曰：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拈云：箭無虛發。元曰：江西。臼便打。拈云：棒頭有眼。元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拈云：你分上作麼生？臼云：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秖對看。拈云：將謂有長處。紹擬近前，臼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拈云：孫臏開鋪，並無主顧。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拈云：勘破已遲。僧禮拜，拈云：有甚麼氣息？濟便打。又有僧來，濟舉拂子，僧不顧，拈云：目前有物。濟亦打。又有僧來，濟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拈云：屎臭也不知。濟亦打。拈云：可惜三棒不曾打著半箇。石

臼參馬祖，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石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拈云：癩兒牽伴。德山示眾：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濟聞，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拈云：須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拈云：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看伊作麼生？浦如教，山休去。拈云：作賊人心。虛浦回，舉似濟，拈云：身在帝鄉總不知。濟曰：我從來疑著者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拈云：蹉過多時了也。浦擬議，拈云：答得一萬語，有甚麼用處？濟便打。拈云：正賊走却，邏人喫棒。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拈云：賊。濟便喝，宿便拜。拈云：著。濟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拈云：同道方知。濟曰：莫道無事好。拈云：陣敗說兵書。時首座侍立，濟曰：還有過也無？拈云：把髻自投衙。座曰：有，據款聊結案。濟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拈云：問官不了事，好與三十棒。濟曰：過在甚麼處？拈云：勾賊入來。座便出去。拈云：見機而作，早遲八刻。濟曰：莫道無事好。拈云：兩重公案，餘可類推。)百丈再參馬祖，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一聲塗毒，佛魔皆死。)黃檗禮佛次，沙彌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知得馬祖一喝落處，便知黃檗一掌落處，乃吐舌云：馬祖、百丈、黃檗、臨濟是甚麼乾矢橛！)臨濟半夏上黃檗山，住數日，辭檗，檗曰：汝破夏來，(是何言與？)何不終夏去？(是何言與？)濟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是何言與？)檗便打，(好心無好報。)趁令去。(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濟行數里，疑此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却回終夏。(佛法大事，顢頇不得。)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是何言與？)濟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是何言與？)檗便打，濟約住與一掌。(到者裏纔不受瞞。)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濟曰：侍者將火來。(強軍無弱殿。)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知而無知。臨濟到徑山，德山參溈山，巖頭參德山，都親見得者箇道理。參學人須證到者箇境界，然後語知偏正，理識倒邪，為人不禍生也。)濟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弄險。)汝且成褫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二人珍重下去。(建宗旨竟。)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鷂子過新羅。)濟便打。(一噴一醒然。)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若不重論蓋代功，從前汗馬無人識。)濟亦打。(再接再厲，乃假如問到窮未來際，打亦不歇手。)濟臨滅，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未必心頭似口頭。)三聖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金將火裏試。)聖便喝。(入水見長人。)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兩箇駝子廝撞着，世上由來無直人。)大覺臨終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老漢面皮厚多少。)時有僧

出曰：請和尚箭。(是泥是刺。)覺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刀刁相似。)覺打數下。(雖然如是，尚須再勘。)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別緇素，定龍蛇。)曰：不會。(元來一喝秖作一喝用。)覺又打數下，(苦苦。)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堪笑堪悲。)興化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此一炷香，天上天下無人證明，不如供養貍奴白牯，免得瞎眼相爭。)興化示眾，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旻德出眾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禮拜歸眾，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兩箇老漢向十字街頭相逢，却在千峯頂上握手；千峯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雖然著著有出身之路，其奈靴裏動指，未免旁觀者醜。)南院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拈云：你一向作主底。)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華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大似嚼飯餧嬰孩。)首山拂袖而出。(不受塗汙，眼空佛祖；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付法已竟。)次日，山上問訊，穴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言下更搜看。)山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寒灰發焰，枯木重花。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汾陽參老宿七十一人，作五位偈呈石門徹。(說得道理好。)徹稱善。(有甚麼氣息？)最後見首山，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對：病藥，又却是鉤頭餌。)陽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呈甚麼見解？)因問：山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如喪考妣。)陽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衣錦繡入來，一絲不挂。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要識汾陽老子麼？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慈明參汾陽二年，未許入室。每詣陽，陽揣其志，(偷心不死，學者大患。)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只此一著，千聖不傳。)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含血噴人。)已再夏。不蒙指示，(瞎漢納敗缺，好與痛棒。)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一肚皮賬在。)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令人噴飯。)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深錐痛劄。)敢裨販我！(尋腥逐臭，見箇甚麼？)怒，舉杖逐之。(萬仞崖頭垂手。)明擬伸救，(鷂子過新羅。)陽急掩其口，明忽大悟。(只此一著，千聖不傳。)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楊岐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一向與麼去，又爭得？)明曰，我行荒草裏，(一向恁麼來，成箇甚麼？)汝又入深村。(兩頭坐斷，甚處出氣？)岐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壁立千仞，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壁立千仞。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全與麼全不與麼，一齊拈却。然後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明便喝。(猶生死句當天絕，一喝滄溟徹底枯。)岐曰，好喝。(昔年百丈耳聾，今日楊岐眼瞎。)明又喝。(瞎)岐亦喝。(瞎，

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明連喝兩喝。(瞎，瞎，汝如是，吾如是，第一句下明宗旨。)岐禮拜。(依位得髓。)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你不是者箇人。)岐拂袖便行。(滅却臨濟一宗，異日兒孫遍天下，非偶然事也。)白雲端謁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端曰，茶陵郁和尚。(一箭過頂。)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擷有省，作偈甚奇。(再箭洞胸。)能記否？(楊岐却記得，白雲忘却也。)端誦畢，岐笑而趨起。(殺人刀，活人劒。)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白雲猶記得，楊岐忘却也。)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毬儻者麼？(烏頭方不驗，籬根下再拾一莖草。)曰，見。(心言直，故中間永無委曲諸相。)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十載寒窗，半生勤儉，付與東流水。)端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心言直故，中間永無委曲諸相。)端大悟。(者回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且道伊悟箇甚麼？一層兩層千萬層。金剛寶塔矗瓏玲，數到梵天不計層。梵天倒數金剛際，向下層名最上層。層層層到無層處，萬轉千回只一層。一層兩層千萬層。喝！)五祖演云：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且道下載後又如何？瞎瞎！)圜悟云：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始明得從前盡其機用，祖皆不諾，為不肯負心。)虎邱隆謁圜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那邊不能與汝道得。)舉拳曰：還見麼？(者邊通箇消息。)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三世諸佛沒奈何。)隆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水過。(事與藥山在馬祖處悟得石頭語相似。要見瞌睡虎麼？直是鍼芥不入。〇錄中尊宿不妨盡拈篇幅，狹姑止此。如上所引，管中窺豹未及一斑，然已千變萬化，不可端倪、莫能測識。子細檢點將來，也秖到得者裏。古人到者裏，為甚麼不肯住？為伊途路不得力。如何是得力一句？咄！看脚下。)

(佛意難窺，祖風無朕。火蓮殷勤，咨於不敏。為迷源流，略識標準。撐月珊枝，抽條石筍。如筈拄空，如牛脫紻。不住無為，有為不盡。力用匪虧，號無生忍。舉一明三，囊錐出穎。齧鏃機先，由基射窘。智別權差，千畦萬畛。折合歸來，付之一哂。信具自心，脚跟方穩。勉勉同人，弗替斯引。甲寅夏杪，破戒居士心圓氏識。)

參學人磨裩擦褲，蹋破草鞋，三二十年尋不著路頭，一經層層指出，左右逢原，社火家依樣畫描，承虛接響，機關者回掌血棒痕，洞筋擢髓。然則疇非朗智珠在抱，孰不秉慧劒當陽？運出自己家珍，方許千途合轍。讀指月傳燈者，一向迷悶，至此豁然，還獲本心心圓，雖則費盡貍涎，與杜口毗耶何異？若其悟力未充，知非不盡，葢覆靈光，無從顯現，僅資口耳記持，遂成葛藤露布，不獨孤負心圓，自戕慧命不小。普願讀此編者，人人作難遭之想，發慙媿之心也。火蓮謹跋。

No. 1592

揯黑豆集卷一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十七世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染指法味。因遍歷諸老門牆，至雲居禮圓悟。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菴，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屢遷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至。慧見，以偈寄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後出住天童。　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火蓮拈云：今日初八。息菴拈云：乾荔枝。)　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口咬斷，滴水難消。一口咬斷，不得飯喫。畢竟如何？咄！)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者邊住不得。)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那邊不得住。)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舉，也是看錮鑿。更有後語，不得錯舉。心圓當時若見，好與攔頭一喝，一任諸方檢點。心圓錯舉，何故？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悉皆歡喜，謂言：打者一棒，不妨應時應節。(諸公還見麼？甚處不是一棒應時應節？你纔涉思惟，早已棒折不應時應節了也。)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眾：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門路。心圓與你一文錢，街上買糕喫去。)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黎。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乃至溯曠大劫，窮未來際，覓薦福過，終不可得。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

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值。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胸，未是苦在。(唱教門中，如蘇似粟；衲僧巴鼻，惟證乃知。)　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子細檢點看，不在漆桶裏，定在飯籮邊。乃云：休！休！一回檢點一回失，舊事傷心總莫提。)　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心圓到者裏，總沒會處。)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怒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鞫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若向未追以前一款盡招，當敕龍王銷案。)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直驍辨得，也是冤家。)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生時坐不臥，死後臥不坐。一般臭骨頭，何用作功課？道得一半，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也只一半。畢竟如何？咦！大大一箇毛頭星。)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跳-兆+孛]跳，也出他圈襠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更有一人，皮眼也無，諸佛祖師俱未夢見。何故呢？)　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拔不出，拽不入，縮頸伸腰千萬人，箇箇穿山透石壁。撞得頭也破，額也裂，兩扇大門依然如黑漆。咄！)虎邱忌拈香：平生無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一語將祖佛心髓和盤託出了也。)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死貓頭儘多葢天葢地，塞破虛空。無思算底，却似星中揀月。)　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看他舉唱何等倜儻分明)，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鑿，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　示眾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鴆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一擊萬重關鎖開也)。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心圓不如你，幾番磨得金鍼鈍，懶繡鴛鴦只為忙)。

長沙府慧通清旦禪師

蓬州嚴氏子，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何異殘羹餿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葢，似地普擎(一毛頭上現乾坤)。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十字街頭挨肩擦背)；壯士展臂，不藉他力(你與我過靸鞋來)。佛祖拈掇不起(他在裏許掉臂游行)，衲僧願見無門(不是不知，祇是不會)。迷悟雙忘(輸他貍奴白牯)，聖凡路絕(何妨入地升天)。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又來囈語)？喝一喝，曰：莫妄想(是是)。　佛性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永劫不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萬劫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根深蒂固)；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推即不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好柄鉏頭)；叢林浩浩漫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掘坑埋了)。

彰德府磁州大明詮禪師

依仁山得旨，賦性瀟灑，(今時還有麼？)好詼諧談笑。(諸方撐眉努目，劒拔弩張，弄蛇頭，騎虎頸，踢倒須彌，掀翻龍藏，千般作用，萬種神通，無異牛鬼蛇神，倶頭阿旁。誰知二千年前，被飲光尊者一笑，俱已領過。)仁山常囑定侍者拘檢之。(蛙不知海，鳩不知鵬。)師曰：人生一夢而已。(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千餘年來，具隻眼者，其茆溪乎？)快樂一世是好夢，(全身放下，獨脫無依。)拘檢一世是惡夢。(富貴妻孥，名聞利養。)我寧作好夢耳。(不能不作之故。)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大明，入堂見一僧面壁而坐。駙馬曰：好箇澹漢。師曰：今日被駙馬著鹽醬也。(如何是澹夢？三十年不喫鹽醬者，出來說看。)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謁圓悟語見前錄)

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礙。所以守其靜默(病在執守)，澄寂虛閒，墮在毒海。以弱勝強(病在求勝)，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纔有所重，便成魔見)。照不搆用，用不離窠(有一絲頭光不透脫)。此乃學處不元，盡為流俗。到者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臨濟不是強為，法如然故)。佛不可知，祖莫能測(知得測得，便不到佛祖地位。何故？法如然故)。所以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和泥合水，應機利物)；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未舉已會，始較些子)；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瞞黧奴白牯不得)？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泊(老僧自亦不會)？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少賣弄)。

台州府萬年無著道閑禪師

本郡洪氏子。　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良久，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從上來事，三世諸佛緘口有分，寧可截舌，莫教壞人家男女。者箇阿師稍可。)

鎮江府焦山或菴師體禪師

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舉：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菴遽震威一喝，師大悟。(心空二字將欲出口，迎機一喝，桶底撻脫。)有以天封勉師出世者，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賣狗也。(蓮云：許他真正羊肉行家。)即遯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清，於稠人中得師，請為第一座。後出住焦山。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韲。拍禪牀，下座。(以上示語皆油韲也。肚有偏僻病者，切忌服之。)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獰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別云：燒。)　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別云：自誣猶可，莫誣老僧。)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攞。(別云：你有者許多氣力。)曰：他道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別云：老僧剛只喫得兩碗粥。)曰：真金須是紅爐煆，白玉還他好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為。(別云：要用篩子，米鋪裏有。)　室中常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眾下語皆不契。(代云：和尚只管弄，弄斷狗筋巴。待他打時，却接住云：好箇忤逆子，動手打親爹。)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爹。

杭州府淨慈濟顛道濟禪師

出家靈隱，性不羈，嘗與市井浮沈。喜打筋斗，不著褌，形媟，露人姍笑，自視夷然。與明顛同時，師為尤甚。飲酒居常，為寺僧唾罵笞逐。走居淨慈，為人誦經下火，得酒食便赴。有詩曰：何須林景勝瀟湘？只願西湖化為酒。和身臥倒西湖邊，一浪來時吞一口。(忽然拈起西湖，直倒直傾時如何？代云：也只得一口。)時從市，喜息人之諍、救人之死，戲謔笑談，神出鬼沒，人罕有能測之者。年七十三而沒。一日，與明顛偶識於朱涇，明目之曰：咦！濟顛乃贈以詩，詩曰：青箬笠前天地闊，碧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事？只把人心不自瞞。(好箇不自瞞，爭奈瞞人好？)

參政錢端禮居士

字處和，號松窗。從此菴發明己事，凡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訣別。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者一著。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葢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

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麼坐臥。公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杭州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

嘉州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幼通六經，厭俗，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依密印於中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喝曰：是誰起滅？師即豁然大悟。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　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你看古人眼光落處，都在未舉已前。)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剎。後再出陜，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　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邱最初悟道。真淨曰：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曰：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者箇阿師，略知香臭。)

寧波府東山全菴齊己禪師

卬州謝氏子　蓮社會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兒子老；看看行步蹤踵，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一手繫鈴，一手解鈴，妙手空空。)復曰：噁！者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你若向者裏薦得不致蹉過，便可除迷倒障，抜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佛陀耶！

覺阿上人

日本國滕氏子。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謁靈隱海。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度僧，無退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禪師之名，特遠投誠，願傳心印，以渡迷津。且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性。禪師如何開示？海曰：眾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問得迂迴，打得直截)。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當時若鈍置一語，豈有今日)。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鄉地，倒裹幞頭孤路行。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知府葛郯居士

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菴令究即心即佛。(既云即心即佛，又令人究箇甚麼？無菴老禿，好與三十棒。)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別云：你幾時出底？待伊擬議，劈面便掌。)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之語，請為眾普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盡，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不能入魔。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脫然。(葛老被者二禿幾番鈍置，直饒向者裏會得，也是鬼家活計。使遇心圓，一掌便了。)　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劈面掌云：者不孝子，不打更待何時？)或菴體著語曰：小出大遇。孝宗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

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死生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饒州府薦福退菴休禪師

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沒奈何，(有人會得沒奈何三字心圓，許伊是箇朋友。)趁後也打鬨。咦！瓠子曲灣灣，冬瓜直儱侗。(頌曰：瓠子曲灣灣，冬瓜直儱侗。勇者不必仁，仁者必有勇。)　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別云：嘴闊二分。)解夏時，右眼八兩。(別云：鼻長三尺。)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火杖頭急殺文殊，米甕裏鼈殺普賢。)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倘伊道飯是米做，和尚還須將錯就錯。)雖然如是，千金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須還他木上座始得。)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克肖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死禪和，如蒜似粟。(先師落處有甚難知？)　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鍼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纔有一絲頭過，重於山嶽。)

廣信府龜峯晦菴慧光禪師

建寧人。　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者箇未是煩惱己，躬下事不明更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為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嘿不得)；要為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說不得)。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既都不得，如何承當得去？果有不惜性命者，定知落處)，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菴主到者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者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盂無柄(絕好一篇沒奈何註脚，此世尊菩提樹下靜坐思惟本旨也)。龜峯今日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顋，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者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欲觀其父，但觀其子，不忝為烏巨嗣)。

揚州府儀真長蘆且菴守仁禪師

越州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曰：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須知古人悟處，不在箭頭上。)　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盡大地無一人不知，不勞更下注脚。)　嘗頌臺山婆話，曰：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緜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台州府萬佛心聞曇賁禪師

永嘉人，　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句是知到底，恰如病眼見空花。)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一句是行到底，折合歸來炭裏坐。)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若道出得，無有是處。)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不被瞞。(認奴作郎者千千萬。)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一風都攝，然後轉向那邊。)總在萬年手裏。還會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顯出元要，今人失其旨矣。)　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喫冷水，却教露柱患頭風。(諸公要見露柱則易，要見長江則難。何故？萬頃碧琉璃，浸破雙瞳子。)　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者裏會得，誰敢鈍置伊？)

高麗國坦然國師

少嗣王位，欽慕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書，其略曰：生死海中，曠劫難渡，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九江府東林卍菴道顏禪師

潼州鮮于氏子。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為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　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鸕鷀語鶴。　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元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

上，北斗面南看。　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用。

福州府西禪此菴守淨禪師

上堂：談元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擘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者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此今日之通病也。)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為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元元元處亦須呵。(有問：貍奴白牯、燈籠露柱，還被呵也無？但向伊道：近來法令稍嚴，不許攙奪行市。)上堂：佛祖頂[寧*頁]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　問：不施寸刃，請師相見。師曰：逢強即弱。曰：何得埋兵擢鬬？師曰：祇為閻黎寸刃不施。曰：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敗將不斬。(者僧有頭無尾。)

處州府連雲道能禪師

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即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厮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閬，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且道此老東刮西刮，畢竟刮著也無？今日有問，但云：者裏不消一刮。若問：如何是一刮？答云：伸手縮手都打殺。如何是不消？答云：箇箇猢猻會著襪。)

杭州府靈隱最菴道印禪師

漢州人。　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閒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　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話，師曰：馬祖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絕羅籠、出窠臼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出來露箇消息，道絕人荒；其或未然，門庭熱鬧。)

建寧府竹原宗元菴主

本郡連氏子　示眾：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者裏。開箇鎖子，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外求，別有甚麼事？　示眾：諸方為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我者裏為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且道是抽拔語？是添著語？若道是添著語，孤負竹原。若道是抽拔語，孤負自己。要得不孤負麼？問取張家打油匠去。)　示眾：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為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為分。外　垂語曰：者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了你。(無回避處。設有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向伊道：甚處得相逢？)

溫州府淨居尼妙道禪師

延平尚書黃裳之女。　上堂，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至今累及兒孫。山僧於人天眾前，無風起浪。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你看他女子有如此丈夫氣概。)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遂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是生殺全威邪？是佛祖莫辨邪？是八面受敵邪？是自救不了邪？若向者裏辨別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葢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蘇州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

丞相蘇頌孫女也(悟緣見前錄)。　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喻。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攙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眾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倜儻分明，(作麼生是倜儻分明？還著得語麼？)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眾：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元，祇管鉢盂兩度濕。(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都不涉。東家老兒脚底彎，西家阿婆背心凸。)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有得他嘲笑。)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

長沙府大溈山法寶禪師

福州人。　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呵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鐵崑崙，憨布袋，引得兒童眼搭癡，正好團團去逐塊。)

德安府隨州大洪老訥祖證禪師

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拂子，曰：到江吳地盡，(師家米盡柴無。)隔岸越山多。(學人自做活計。)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一釣便上。)門曰：話墮也。未審那裏是者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別云：老僧也尋不著。)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別云：老僧不向你道無。)曰：如何是向上事？(者蠢材。)師曰：速禮三拜。(權當三十棒。)

寧波府天童長翁如淨禪師

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菴於雪竇。菴令看庭前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跳-兆+孛]跳，松蘿亮榻笑掀騰。菴頷之。後出世，屢遷名剎。住淨慈時，奉敕陞天童，捧敕黃示眾曰：雲開九天。呈起曰：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　開爐，上堂。召眾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囚！火爐動也。　上堂。霜風號肅殺，木葉墮蕭[颱-台+(癸-天+虫)]。舉拂子，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堂，　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且道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　謝新舊兩班，上堂。開無間地獄，現閻羅大王，聚夜叉一部，列牛頭兩行。與其進者，劒樹上猛火進用；與其退者，刀山裏寒冰退藏。且道理會甚事？畤耐飯飽弄筋，判斷矢急尿牀；其或未然，花柳春風入戲場。　上堂。天童鐵臭老拳頭，打殺江湖水牯牛。夜深忽然生箇卵，天明推出大日頭。且道如何？曬眼諸人蒸濕處，免教行步滑如油。　完橋，上堂：去那邊去，來者裏來。中間絕壑斷崖，且道如何相委？以拂子作彎橋勢，曰：看！依稀金磴闊，彷彿彩虹彎。人從橋上過，又作麼生？松蘿影裏開天巧，翰墨光中入畫看。　上堂：靈雲見處桃花開，天童見處桃花落。桃花開，春風催；桃花落，春風惡。靈雲且置，莫有與天童相見者麼？春風惡，桃花躍浪生頭角。　新起妙嚴閣慶懺，陞座：推倒多年老鼠窠，掃空平地笑呵呵。稜[山*層]榱桷揑雲表，萬億斯年蓋覆多。大眾見麼？今朝成就大緣，千古發揮大事。且道如何？卓拄杖，曰：斫額任他門外客，到家還我箇中人。復舉：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曰：南方。殊曰：南方佛法如何主持？曰：末法比邱少奉戒律。殊曰：多少眾？曰：或三百，或五百。師曰：春風鉤引鷓鴣啼。曰：此間佛法如何主持？殊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曰：多少眾？殊曰：前三三，後三三。師曰：

平地沒瀾駕鐵船。天童者兩轉語，僅與諸方眉毛撕結。更有兩轉語，要為諸方點眼。或三百，或五百，銅錢鐵錢，省數足陌。前三三，後三三，蘿蔔芋艿，淺貯滿擔。諸方忽然眼開，決定拍手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不笑巴叉，便笑杜撰。雖然，笑者還稀。或有人問，天童多少眾。便向道，新起妙嚴誇第一，團圞都在畫圖中。　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舉世尊初生公案。頌曰，無憂樹下浴嬰孩，清曉薔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馬出胞胎。　舉初祖對武帝不識話。頌曰，金烏飛上玉欄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者些傳不得，落花流水太無端。　舉楊岐栗棘蓬金剛圈話。頌曰，肘後驀生閒落索，風前忽布鬧叉撐。那吒八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師六坐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跳-兆+孛]跳。活陷黃泉塔，全身於本山。

六祖下第十八世

慶元天童密菴咸傑禪師

閩之福州人。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徧參知識。後謁應菴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叱。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待問：如何是正法眼？劈面一掌，猶較些子。不合置箇隱身符，弄得後代兒孫箇箇在破砂盆上作活計。人貧智短，笑殺旁觀。咦！)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辯、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待云：有一轉語。劈胸擒住，云：速道！速道！管教者野狐精立地現形。)　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何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押韻而已，不足言詩。)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者箇。復卓拄杖，云：悟時祇悟者箇。(別云：迷時秖者箇迷，悟時秖者箇悟。會麼？又別云：迷時不是者箇，悟時不是者箇。會麼？)直饒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擸[打-丁+(天/韭)]。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拈云：和尚何不道？)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三十年後，鬼爭漆桶。)　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拗直作曲。)迦葉不聞聞，望空啟告。(塞破耳門。)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更與貼秤。)趙州勘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值。(不許酬價。)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高鹿養茸。(適纔世尊、迦葉、馬祖、趙州已道過了也。)　解夏，上堂。僧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草鞾無[糸*爽]。進云：只如和尚道破沙盆又作麼生？師云：老僧不曾動著舌頭。進云：此語已遍天下。師云：杓卜 聽虛聲。

如如顏丙居士

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難得到此田地)，只養一隻狗(天然利害)。便是佛出家(其餘是甚麼茄子瓠子)，也須遭一口(便是狗出來，也須遭一口。何故？不見道：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

寧波府天童海門師齊禪師

每晨起，童行捧香盒，隨師各殿堂逐一行香畢，還方丈，望佛作回向語曰：上來持誦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回向真如(云云)。日以為常，而舉寺未嘗信。師乃謂眾曰：華嚴經有八十一卷，汝以八十一人各執一卷，聽老僧一口同時誦出。八十一人各聞所誦，與手中一字不謬，乃知為華嚴大菩薩也(與笨人說法，不妨笨做)。

福州府乾元鈍菴宗顥禪師

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槌。(須知一槌便就，不是性燥漢。)靠拄杖曰：伶俐人不勞再舉。(已是千舉萬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出來也是鈍漢，不出來也是鈍漢。諸公到此，合作麼生參？)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和尚網小，莫怪莫怪。)

荊州公安遯菴祖珠禪師

南平人也。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閒拈出眾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拈不出，奈何！)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六祖下第十九世

夔州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蜀之廣安王氏子。聞緣老宿住照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菴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聱？師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徧叩諸方。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即見水菴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為甚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菴謝事，往參密菴傑和尚，傑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語，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過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盡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藠苴，奔流度刃叩元關；頂門戳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　上堂：密菴先師道：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秀峯則不然：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只圖一糧米，却得百年糧。(阿翁壁立千仞，乃子和泥合水，唱教門中放過一著。若是本色鉗鎚，須還我大黃來始得。)　上堂，舉：東山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穹窿也有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禪禪？(兩箇老漢口門窄，何不問心圓？)　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作箇撇脫。(何不用拄杖旋風打散，更要鈍置在。)拈拄杖卓一下，曰：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師將示寂，作書別交遊，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叨咀。寫出人前，千錯萬錯。端坐而逝。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

名崇岳，龍泉吳氏子。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會？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永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聱？師曰：矢上加尖。永曰：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為人者，使博地

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明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一日，密菴挂牌為眾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　上堂：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后靈符。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僧公案，乃云：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撿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諺云：賭場上，沒閒人。者僧本是箇看戲小矮，及被推出，恰又似撞露柱瞎漢，不打何待？)　示眾，舉臨濟如蒿枝拂公案，雪竇拈曰：臨濟放處太危，收來太速。師拈拄杖曰：臨濟據令而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荷，也只見得一邊。且道薦福節文在甚麼處？擲下拄杖。(擲下拄杖便許你，畢竟節文在甚麼處？夢也夢不見。)　上堂，舉保寧勇上堂：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拄杖曰：總向者裏會去。蘇盧蘇盧，悉利悉利。師曰：大小保寧，業識茫茫。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衲僧箇箇口〔拄〕壁，心圓拍掌笑呵呵。且道笑箇甚麼？破戒破戒。)　示眾：古者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冶父則不然：拈起也，乾坤黯黑；放下也，瓦礫生光。忽有一箇半箇，驀然戳瞎頂門眼，達磨一宗未至寂寥。　示眾：明眼衲僧因甚打失鼻孔？有賊無贓。辭世日，示眾：久參兄弟，正路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元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

太平隱靜致柔禪師

上堂。飢荒老鼠咬葫蘆，巧計猢猻倒上樹，要透報恩向上關，直須一步低一步。既是向上關，因甚却要一步低一步？待你踏著，却向你道(踏著時自然有人向你道)。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泉州南菴呂氏子也。據室顧眾云：者裏是你立地底所在麼？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　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撚。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正月半。　示眾云：古者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眾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

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別云：牛頭覓角易，龜背刮毛難。)　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若如此道，未見高出諸方；若要高出諸方，飯不道是米做。恁麼道，也未高出諸方；若要高出諸方，良久云：駝子伸腰，總未見得。)

吉安龍濟友雲宗鏊禪師

廬陵王氏子。歲暮，僧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門無索債人。(會麼？從來不欠他。)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

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具，參浙翁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忽省。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是盆盂話，師將啟吻，翁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如此容易，為甚麼特地艱難去？會麼？不因霜雪盡，容易坐春風。)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餧嬰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曰：大事為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真善知識)　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拈云：續末後句易，入阿字法門却難。)

蘇州府虎邱東山道源禪師

題蜆子像曰：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待問西來意，劈面便掌猶較些子，引得華嚴者廝更道甚麼同根生，真好一坑埋却。)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

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黃檗打臨濟三頓棒，減竈添兵，傷鹽費醬，一不成單，二不成兩，多少蘆花對蓼紅，時人只看絲綸上。(妙語可參)　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饑喫飯，暖打睡，要得尅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大難大難)

吾捨從寬禪師

臨終，謂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為何如？隨整襟坐脫焉。(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長沙府石霜竹巖妙印禪師

謁月林，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咬破燈盞。林頷之。　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更進前一步)，五千餘卷一時周(再多著些子)，若言待月重開卷(開卷亦不惡)，敢保驢年未徹頭(徹頭作甚麼)。

六祖下第二十世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梓潼雍氏子。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劒州。光曰：帶得劒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貲剃髮，人皆以烏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菴居第一座，同遊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光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聞之大悟。(待云：胡孫子捉不住，攔頭便喝，猶較些子。)　上堂：靈山指月，曹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掛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和尚恁麼道，大似憂鼈無裙，愁龜少殼。靈山、曹溪的旨如是。然正眼觀來，依舊證龜成鼈。)　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畊。乞老於朝，而舊病適作。三月旦日，陞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語。今日勉強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三面貍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薦，薦。)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為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

臨海何氏子，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

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可惜元叟少一轉語)。一日，侍立次，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尚鼈(那箇是和尚？莫錯會好)？珍便棒，師接住曰：莫道無僧好(和尚來也)。珍頷之，命入侍司。洎珍告寂，乃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見雪巖欽於仰山，欽問：何處來？師曰：兩浙。欽曰：因甚語音不同？師曰：合取臭口。欽曰：獺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闍黎在。師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笑顧侍者：點好茶茶。師曰：也不消得。欽寂，乃還浙徑山，請居第一座。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曰：只者便是麼？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碪。師曰：杜撰禪和，如蒜似粟。參堂去(心圓不避，口業說破，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古今善知識，無有一箇不杜撰者。諸公要見不杜撰底麼？試伸手脚跟下摸一摸看，摸得著時，早又杜撰了也)。　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你看杜撰。)僧擬開口，師便打。(鉤子鉤得你沒脚跑，錐子錐得你沒處藏。莫道鈍置漢翻不得身，便是唧[喵-廾+(一/(匚*丨*丨*(巨-匚)))]漢也出不得門。所以道：佛法如狼毒砒霜，不是別人與你，都是你自己無始劫來帶得底，遇緣即發。奉勸諸公：盡情放下，絲毫不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　問僧：棋盤石斫破你腦門，盆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擬答，則者僧多了一句；不擬答時，元叟又多了一句。敢問諸仁：作麼生得恰好去？若不會心圓，為你說破。元叟已是騎虎頭、收虎尾了也。第一句在甚麼處？)。　師以訶叱怒罵為慈誘之誨、利他之事，皆陰為之沒齒不言。　上堂：邊戍朝鳴角，空山夜答鐘。人人皆共聽，何處不圓通？(說時便不圓通，不說時圓通在甚麼處？離心意識參。)　示微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死漢。)師曰：後五日看。(劈面便掌，說甚麼後五日看？)。至期，沐浴更衣，書偈示眾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

明州奉化岳林栴堂　益禪師

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却。(牙根猶帶生澀在。)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下座。(狼藉潑撒，一場特地。)

杭州府放牛余居士

參無門，凡有問門，皆劈面截曰：不是，不是。及見臭菴，問曰：吾師何所見，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耶？菴曰：我在無門處，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是甚兩字？菴曰：不是，不是。士大悟。(雲門一棒、臨濟一掌、馬祖一喝、巖頭一噓、六祖知非、龐公好殺、子湖狗、楊岐驢、雪峯毬、鼓山劒、石鞏箭、秘魔叉，上來一隊老古錐，未夢見兩箇字在。忽有箇伶俐衲僧出來問：趙州勘破臺山婆子時又如何？心圓即與攔顋一掌、劈面一唾，罵道：你者不知香臭漢。)

溫州府華藏瞎驢無見禪師

舉興化打克賓話，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亦親。(克賓自待不薄，興化成人之美。)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諸公還知棒頭落處麼？直饒知得倜儻分明，未許你是玉麒麟在。)

順天府大慶壽寺中和璋禪師

室中示徒，或握木劒，或執錦蛇。海雲簡參，入門便問：某甲不來而來，師作麼生相見？師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榧。簡曰：某甲因擊石，火光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師曰：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師曰：吾牙是一口骨，耳乃兩片皮。(別攔頭與一棒)曰：將謂別有？師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果然)師便休。次日，師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至賓主歷然話，問簡：如何會？簡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必更鍼錐？(若在今時師家，學人便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矣。古人入處不廉纖如此。)師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若在尋常師家，非稱善則頷之矣。)簡便掀倒禪牀。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窟，看破如今不值錢。師打一拂，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春。師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簡曰：流水自東西，落花無向背。師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師亦弓箭折盡，徒亦弓箭折盡，爭奈有一人不肯，可謂為眾竭力，禍出私門。)簡豎拳拍一拍，直得丈室震動。師曰：如是，如是。簡拂袖便出。(可謂證驗到十成無滲漏矣。然子細檢點，仍是十成滲漏。明眼宗師如何為人參？)

杭州府護國臭菴宗禪師

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

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駝子廝撞著，世上由來無直人。(兩箇駝子胸貼胸，從來背背不相見。)　上堂，舉：岳林振示眾：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僧曰：有。林曰：不作賤、不作貴，你作麼生買？僧無語。(火蓮代云：不買者箇破草鞋。拂袖便行。息菴代云：疾與一掌。嬾儂代云：了。歇齋代云：咦。拙菴代云：貓。湄菴代云：囚。覺非代云：屈某甲。)林曰：老僧失利。(別云：且喜不折本。)師曰：岳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還有買底麼？良久，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別云：同坑無異土。)

揯黑豆集卷二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二十一世

袁州府仰山雪巖祖欽禪師

一字慧朗，閩漳州人。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脚。初參雙林洎妙峰善、石田薰諸老，無所發明。聞溈翁住淨慈，懷香請益。翁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一日上蒲團，忽然面前豁開，如地陷時中，淨倮倮地、靜悄悄地、浮逼逼地，動相不生者半月餘。自茲坐定，礙膺十年。尋常入室，遇舉主人公話，便可打[跳-兆+孛]跳。若教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後同忠石梁過天目，擡眸見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始爆然而散。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徹見徑山老人立地處。　上堂：一見便見，一得永得。展手曰：撒開兩手大家看，畢竟明明是何物？潭州內外有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千萬萬，往往來來，一任東西南北(不得動著，動著即頭角生)。　上堂：石門巉嶮，玉峽潺湲。未到此間(此間是甚麼所在？不見道：一十八座城門，白日行人千萬徃來，一任東西南北)，不妨疑著。到則到矣(不動步者)，平展一句又作麼生？古路鐵蛇橫(擬議則喪身失命)。　上堂：水不洗水，金不博金。青天白日，自古自今。山僧到者裏，直是插手不入。汝等諸人還肯信自己是仰山麼？曹谿波浪如相似(一人一曹谿，如何得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曹谿元是陸地波，無限平人水浸殺)。　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者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甚麼處(劈面便掌，何故？要使芭蕉長怒雷)？東京大相國寺裏有樹芭焦，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華。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瞞潭州城裏人不得，潭州城裏人亦瞞心圓不得，心圓亦瞞大眾不得。會麼？留心不得妙，得妙不留心)。　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出得陰界纔是白圭)，琢磨翻成玷。執之以實法(陰界不出)，空中生閃電。視之為等閒(未出陰界)，脚下添紅綫。珍重學道人，好好看方

便(但識病，莫執藥)。作麼生？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打殺仙人裂破扇，要見仙人還隔面)。

嘉興府天寧楚石梵琦禪師

明州象山朱氏子，母夢日墜懷而生。方襁褓，有神僧摩師頂曰：此兒佛日也，他日當振揚佛法，燭照昏衢。因以曇曜字之。早失怙恃，九歲入永祚寺受業，十六受具戒。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處，有省。歷覽羣籍，恍如宿契。時元叟唱道雙徑，師往參之。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明明道出矣，却沒交涉在。)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錯愕而退。(如今師家多是被學人問著，跟著學人轉倒，像他來考驗師家一般。直饒雲興錠瀉，答到彌勒下生，關甚痛癢？若是真正宗師，剛待學人進箇問頭，便奪却轉問；待伊擬答，即棒出喝出。何等披肝露膽，痛切相為？所以痛棒到三頓，為汝得徹困也。更須知與麼提持得、與麼承當得，檢點本分，已是白雲萬里，遍地葛藤。何况聚集一班念話社家、開張一箇往來飯鋪，向十字街頭鼓弄男女、羅致衣冠，以盲贊盲、以瞎印瞎，謬為佛法在是。豈非邪師過謬，非弟子咎乎？)會英宗召高衲金書大藏，師應詔入京。一夕睡起，聞彩樓鼓聲，豁然大悟。拊几笑曰：徑山敗缺處，為我識破了也。(恁麼撇脫，猶是病眼見空花。有般不知香臭漢便問：如何便不是病眼見空花？拄杖打折，未放伊在。)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箚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打破徑山柄杷子，元來是箇野狐精。)後歸徑山，叟迎笑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處以第二座。泰定中，出世海鹽福臻。天歷戊辰，遷天寧。至元乙亥，遷杭報國。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云：猢猻上樹尾連顛。曰：如何是城裏禪？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甎。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扶桑人種陝西田。曰：謝師答話。師云：蒼天！蒼天！　一日，索麵次，有僧來參。師引麵示之，僧珍重便去。師召：大德！僧應諾回首。師曰：有口不得喫麵者多。(我說箇譬喻：有人見一毒蛇，疾走避之。蛇忽化女，呼與狎暱。其人不覺直前接吻，毒氣攻腹，即便命終。此猶為護惜性命者言之。若亡命之徒，十二時中無不死時也。)　上堂：通身是眼，為甚麼看不見？通身是耳，為甚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為甚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為甚麼鑑不出？報恩有一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便下座。(琦公者一道聰明神呪，如一塊堅石，毫無縫罅。有人能於堅石上栽得入花去者，不許犯著絲毫心意識道理、陰界依通、鬼家活計、宗門窠臼，出來下箇注脚，能令學者立地桶底脫去。琦公不是作家，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一齊讓位心圓，捨四大以為牀座，供養此人。有麼？有麼？請出來著語看。)　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真精進，是名真

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真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狐眷屬。主却問：如何是真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坐？(琦公被者擔板漢一問，直得左支右吾，滿口分疎不下。)主無對。師曰：喫茶去。(自知錯謬。)　上堂，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曰：牛角馬角。曰：如何是念？(過去了也。)師曰：四五二十也不識。　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箇甚麼字？師曰：切箇不字。曰：只如不字，又切箇甚麼字？師曰：莫錯舉似人。曰：謝師指示。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曰：瑞草生嘉運，靈華結早春。曰：如何是君？師曰：莫觸龍顏。曰：如何是臣？師曰：量材補職。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片片。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俱。(琦公處錄君臣語一則，及公處錄賓主語一則，備員而已。大法若明，便都會得。不見圜悟請益五祖演臨濟四料揀語，演曰：也祇是箇程限，是甚麼閒？我者裏如馬前相撲倒，便休至言也。)　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箇是常住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曰：教學人如何履踐？師曰：獨木橋子。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曰：驗甚麼盆？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曰：十里長亭，五里短亭。曰：與麼則不歸去也。師曰：直須歸去。曰：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盆。　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曰：瞎老婆吹火。　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甚麼處？師曰：眨上眉毛。曰：謝師答話。師曰：恰值拄杖不在。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甚麼處安居禁足？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曰：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鋌。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三月懶游華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曰：更問一轉豈不好？　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春風不畏頭。　修佛殿次，師問掌事僧：者殿是甚麼年中蓋造？僧摑露柱曰：何不祇對和尚？師曰：克緂耐耐，倒來者裏捋虎鬚三十棒，一棒也不恕。曰：容某甲伸說。便禮拜。師曰：且放過一著。　芟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芟，無根草作麼生芟？師鋤地一下，僧便放身倒。(釣得半箇鰍，失卻一雙鯉。)師曰：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諸方斬草除根，我者裏土也須拈卻。)僧起走，師呵呵大笑。　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

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新福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相委悉，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陰界中道理，盡是骨董。直饒說箇超佛超祖，骨董不少。甚麼處是拄杖打不著底所在？於斯薦得，便見諸佛祖師立地處，正好與二十拄杖。心圓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　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　上堂：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曰：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谿。　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麵。廚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上堂：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麼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道：山僧昨夜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眼花了也。)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師曰：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莫動著，動著便飛去。)　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眾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明面南看北斗。　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貓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上栽。　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曰：書頭教孃勤作息，書尾教孃莫瞌睡。還識孃面[此/束]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華一枝春帶雨。(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喝一喝。　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貓兒若無分，為甚麼解捉老鼠？若有分，為甚麼做貓兒？千年田，八百主。　浴佛，上堂：清淨法身，簸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真。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孃秤銀。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若會得，有馬騎馬，無馬步行。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良久，曰：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箇箇抱荊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肘後

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拈云：和尚閉卻嘴，某甲懶得聽。)　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改，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喝一喝。　上堂：拈却盆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脣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甚麼處？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和尚恁麼道，爭奈有一人不肯。)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貧兒思舊債。)　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綫。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至正甲申，遷禾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後自光孝退歸天寧。上堂：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築西齋為終老計，自號西齋老人。洪武戊申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悅。己酉春，復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暨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庚戌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召問僧中博通三藏者。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大天界寺。師援經據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瞎漢好痛，與三十棒，可惜放過。)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西齋塔焉。計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

杭州府徑山愚菴智及禪師

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子。幼出家穹窿海雲院受具。聽賢首法師講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時。師微露文彩，得交相延譽。有嶼上人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騷壇奴隸乎？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忽一日，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走雙徑，謁寂照，呈所證。照可之。至正壬午，出

世昌國之隆教，尋領普慈。戊戌，遷淨慈，後領徑山。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師曰：十字街頭石敢當。僧擬再問，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在。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常在家舍，不離途中。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鎮鄜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三年一閏，九日重陽。(與麼道即不可。)　問：眾生為解礙，菩薩未離覺。和尚作麼生？師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問：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付何人？師曰：老僧打退鼓。曰：前迦釋無，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師曰：風不來，樹不動。　問：佛法禪道，相去多少？師舉手曰：展則成掌，握則成拳。僧禮拜，師曰：狂狗趁塊。　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斷跟草鞋。曰：如何是法身主？師曰：尖簷席帽。曰：學人不會。師曰：現成行貨，有甚麼不會？僧擬議，師便喝。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不揀擇時如何？師曰：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寒則普天普地寒。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熱則普天普地熱。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門前一湖水。　問：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還端的也無？師曰：的。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不識。　問：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因甚有千百億化身？師豎拂子曰：你道者箇是第幾身？僧擬進語，師便喝。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不離闍黎所問。曰：如何保任？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問：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虛生浪死漢。　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曰：萬仞峯頭駕鐵船。曰：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曰：眼裏瞳人吹木叫。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深山藏毒虎。曰：見後如何？師曰：淺草露羣蛇。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　問：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未審知有箇甚麼？師曰：師姑元是女人做。(拈云：師姑易見，女人難見。)　問：聲聞見性，如夜見月。菩薩見性，如晝見日。和尚見性，如箇甚麼？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端的也無？師曰：問取達磨大師。僧擬議，師曰：鷂子過新羅。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眼在鼻上。曰：來後如何？師曰：脚在肚下。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脚板大如手掌。曰：如何是衲僧行脚事？師曰：緊峭草鞋。　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買賤。三十年後，破草鞋向甚處著？(即今宜挂向壁角頭。)

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華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曰：穿却解空鼻孔，戳瞎達磨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好山猶在最高層。　佛成道日，上堂，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假趨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地，廓如太虛，豈可強是非耶？師曰：王老師過犯彌天，將釋迦世尊六年雪山千苦萬辛所得無上大道等閒華劈殆盡，合與二十拄杖。當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面被熱瞞則且置，今日眾中莫有為世尊拔本底麼？如無，隆教不是，為他閒事長無明。忝為遺教遠孫，未免出隻手去也。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愚菴恁麼道，亦被世尊熱瞞不少。咄)。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普慈三昧，諸人不知。諸人三昧，各各不知。所以道，譬如河中水，川流競奔逝。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喝一喝曰：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上堂，舉東山演示眾曰：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為君通一綫。師曰：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盧州府無為州天寧無能教禪師

門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為我趕狗。師便入去，閉却門。智首座出迎，同坐少時，方丈會茶，智起白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舉問歇齋云：和尚是看狗奴，畢竟如何是狗？歇與一掌，圓云：也是狗奴。歇又掌，圓休去。)

六祖下第二十二世

杭州天目高峯原妙禪師

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投宿而生。甫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便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於嘉禾密印寺。十六薙染，二十受具。翼歲習天台教，復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工夫。及後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聞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躭擱至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每遇同參告言：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往謁。方問訊插香，即被打出(盡力接不上)。閉却門，一路垂淚。再往，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沒奈何，只得層層鈍置矣)，師一一供吐。當下便蒙剿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自此參叩無虛日。後見師說得

工夫有緒，竟不問做處。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者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稍遲則禍生)，總不契其機。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內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眾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像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山河大地及虛空，畐塞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來？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欽曰：為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翼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曇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師自此於古今公案明得不受人瞞，然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瞞得別人，瞞不得自己，到者裏公案全用不著，奈何)。暨欽開法於天寧，師又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飡，困來打睡，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麻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住龍鬚九年，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　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戶履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服用，破甕為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　上堂：談元談妙，說性說心。攢花簇錦，巧妙尖新。如蒜似粟，從古至今。莫不皆是乘虛接響底漢，倚草附木精靈。山僧雖是他家種草，決定不向者裏藏身。既然如是，且道今日為眾開堂，斬新條令一句又作麼生？喝一喝，云：符到奉行。(只者四字，衲僧家會不得。參學人作麼生會？不惜眉毛下箇注解普。)　示眾：有一物，明歷歷。佛祖覷不破，大地無人識。常在舌頭尖，盡力吐不出。吐得出，也是胡餅裏呷汁。　示眾：三世諸佛說不到，開口道著。歷代祖師行不到，動步踏著。行說俱到時如何？正好行脚。　示眾：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總向者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者麼？又擊一下，云：三生六十劫。(有麼？有麼？無，無。忽有人叫云：何不放下拂

子，別通箇消息？向伊云：且喜癩兒得伴。）　示眾：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眾會麼？楖[木*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大用不揚眉，高峰作恁般手脚，遠之遠矣。又云：好箇箭垛，無人飲羽。）　結制，上堂。大限九旬，小限七日。麤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荊棘。切須猛力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救你不得。此是最上元門，普請大家著力。山僧雖則不管閒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〇@川]㊢[〇@(、/(、*、))]（好箇消息，人從揚州來，不得湖州信。即今通也，分明河北人，卻說山東話。）　上堂。昨夜夢中作得一偈，舉似大眾。良久，云：忘却了也。驀拈拄杖，云：拄杖子還記得麼？良久，云：同坑無異土。（畢竟拄杖子記得。）　上堂。以拂子[(中-口+〇)-|　卄　]，云：四十五日前薦得，非特日消萬兩黃金，亦乃能應四天下供養。四十五日後薦得，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耙還他。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那裏是四十五日前？喝一喝，云：驢年去。）　上堂。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撿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事畢。（撿點得出，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撿點不出，參學事畢，乃云：我為汝撿出了也。）　中夏，上堂。豎拂子，召大眾，云：到者裏，進前一步也不得，退後一步也不得，總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不得，不得。（進前一步也不得恰好，退後一步也不得恰好，總不恁麼也不得恰好。畢竟如何？不得，不得。恰好，恰好。召大眾，云：既到者裏，須猛著精彩始得。〇又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參。）　上堂。喫粥了也，洗鉢盂去，矢上加尖，一場敗露。西峰今日忍俊不禁，却要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云：便恁麼去。（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心圓，今日擬向鷺鷥腿上割股。良久，云：鷺鷥噇？）。　開爐，上堂。豎起拂子，云：者些火種（謾語，謾語），自靈山傳至西峰（不然，不然），已得二千二百三十餘載（錯記，錯記）。今日幸遇開爐（沒事，沒事），特為諸人拈出（不能，不能）。以拂子吹一吹（作麼，作麼），乃擲下，云：（幾乎，幾乎），照顧燒却眉毛（果然，果然）。臘八，上堂。黃面瞿曇夜半成道，正是喚奴作郎，贏得一場好笑。山僧恁麼告報，也是細姑賺嫂（知即得）。　冬至，上堂。世間動不動法，皆屬陰陽遷變。驀拈拄杖，云：惟有山僧木上座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乃靠拄杖，云：無形本寂寥。　上堂。低頭覓天，仰面尋地，波波挈挈，遠之遠矣。驀然撞著徐十三郎，嗄！元來只在者裏。以手拍膝一下，云：在者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上堂。舉：百丈和尚問溈山云：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向他道柴荒米貴，忍饑無暇祇對。　晚參：身貧道貧，無法可

親，一味盲枷瞎棒，見者莫不生瞋。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雪巖和尚忌日，拈香：巴陵設忌三轉語，西峰單單只一句。且道是那一句聱？遂插香：逢人切忌錯舉。(心長老今日錯舉了也，大眾側耳。)　佛誕，上堂：指天指地，一棒打殺，鴆屎砒霜，合造毒藥。颺在三千世界中，不知那箇親遭著？卓拄杖一下。　晚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狹路相逢，兩手分付。逴得便行，黃河三千年一度清。(逴得便行，跳下黃河洗不清。)　上堂：意句不到，宗說不通，盲龜跛鼈；意句俱到，宗說俱通，盲龜跛鼈。西峰恁麼告報，莫有離此之外別有生涯底麼？盲龜跛鼈。　薤林居士至，上堂：此事如欲登天目大山相似，未到山時不免蘊一座山於八識田中，洎至一到，所蘊之山恍焉消殞。因甚如此？豎拂子，云：只緣身在此山中。(高峰話墮，既是身在此山中，說甚未到洎到？)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含血噴人，先汙其口。峰云：到老僧也未？赤眼撞著火柴頭。門云：與麼那，與麼那，河裏失錢河裏摝。峰云：將謂候白，更有候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上堂，舉：僧問長慶：眾手掏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眾手掏金，誰是得者？只向他道：阿誰無分？又云：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復舉芙蓉一日告辭馬祖，祖云：裝却包了來，與你說一上佛法。芙蓉於次日至方丈侍立，少頃，祖云：時寒，善為道路。芙蓉至法堂上，忽然有省。師拈云：馬祖佛法恁麼流布，拈花微笑，命若懸絲。今日凡有人來告辭，總與草鞋一緉。　上堂：今朝八月一，行脚禪和出，不識自家珍，却向途中覓。直饒走遍一百一十城，參見五十三善知識，功超十地三乘，位等釋迦彌勒。若還來到西峰，未免一棒打折你驢脊。　示眾：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焰亘天，曾無少間。世間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便消，爭容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尅日之功，萬不失一。儻不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祇為心猿擾擾，意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人我等相，如水澆冰，愈加濃厚，障却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是生鐵鑄就底漢，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直須發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念念相續，箚定脚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剜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這裏方有少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遙，多有一等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遮邊穿鑿，那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就，眼

光落地時，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討許多生受喫？更有一等成十年、二十年用工，不曾有箇入處者，只為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半疑，或起或倒，弄來弄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漸漸生疎，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定，打成一片，似遮般底，直饒弄到彌勒下生，也有甚麼交涉？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舉著一言半句，更不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迥，峭巍巍，淨躶躶，赤洒洒，更不問危亡得失，只恁麼捱將去，驀然繩斷喫攆，絕後再甦，看他本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舉似大眾：急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把遮繩頭，驀然繩斷難迴避，直得通身血迸流。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遮昏沈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來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一七日中若無倒斷，妙上座永墮阿鼻地獄。　十二時中，四威儀內，寶劒全提，如臨大陣。纔有絲毫念起，當急剗之，一斷永斷，莫令再續。若能如是用工，管取干戈永息，天下太平。有志之士，思之避之，夜後參前，遞相警勵。　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軟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室中握三尺黑蛇，鞭笞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欵，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真偽，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為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及乎坐却曲彔牀子，被參徒下一喝，則不能辯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參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喫折脚鐺中飯底工夫做到，未易以口舌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箇有眼？那一箇無眼？那一箇深？那一箇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

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說焉。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枳薪擘果，見蟲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涅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概，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　師患胃疾已久，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眾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未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眾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遺命塔全身於死關，壽五十八，臘四十三。

杭州府徑山南石文琇禪師

崑山李氏子。　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瀝，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眾：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此/束]長三尺。　徑山上堂：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前面是盆盂峰，後面是凌霄峰，中間是佛殿。喚甚麼作一法？良久，曰：國一祖師元是崑山人。　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傷鹽費醬。)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頭頭上顯，物物上明，是死句；舉步踏著南辰，轉身觸翻北斗，是死句。作麼生是活句？蘇州街雨過著繡鞾。眾擬議，(可惜一雙鳳頭鞾子被泥涴了。)擲拂子，下座。　見僧庭中過，師厲聲曰：屋簷坤下來也。僧仰望，(髑髏打得粉碎。)師曰：鷂子過新羅。　見僧入門，便曰：你者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卻不道和尚三十棒堪作甚麼？乃呵呵，云：仁義道中且放過一著。)　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準則。良久，曰：會麼？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蘇州府邱徑閒極雲禪師

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請益虛堂德山末後句，曰：若謂之有，德山焉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尚慈悲指示。堂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值師遊山歸，索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為師摩捋，因仰面舉前話叩之。師乃掬水澆潑，曰：有甚麼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堂。堂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舉似前話。堂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於是釋然領旨。(有底道：寶葉無端被雲老澆一杓惡水。有底道：堂公更向虛空

裏添箇楔子。恁麼會去，心圓更不說伊不是，只向伊道：喫別人底洗脚水，有甚滋味？)

西白虗谷希陵禪師

嘗垂三語以驗來學，曰：三乘十二分教拈向一邊，蝦蟇口裏道將一句來。狗子聞蛙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獺徑橋吞却，集雲峰是第幾機？　鐵關樞行脚時，嘗叩師，值冬至小參，師舉雲門餬餅因緣，關呈四偈以進，師問：你是誰？關曰：樞上座。師曰：從那裏來？關曰：雲門。師曰：你是顛是狂？關曰：和尚眼在甚麼處？師便喝，關亦喝，師揮一拳，關進前迎住，曰：打即且置，雲門餬餅意作麼生？師奮手掠去關帽，關曰：錯。師連揮數拳，關曰：拳頭無眼，向後遭人檢點在。師去，關七條踏翻在地，攔腰數棒，曰：教你知我手段。關曰：屈棒，屈棒。師高聲喚：直歲，鎖者漢送庫司著。

瑞巖方山寶禪師

一日，為眾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貓兒時如何？眾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諸公要見貓兒則易，要見老鼠却難。)師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

袁州府慈化鐵山瓊禪師

謁蒙山，屢入室呈解，山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牀，擒住山曰：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猶欠在)，山然之。

南陽府鄧州香嚴淳灺文材禪師

上堂：滿盤打算了，只有者一著最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曰：切忌卜 度。

六祖下第二十三世

杭州府天目中峯明本禪師

錢塘孫氏子。從高峯薙染，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為打趁出。既而民間譌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源底。(將謂高峯有多少奇特。〇拈云：中峯語錄近二十萬言，皆從者一句流出。諸公聽得破戒與麼道，未免三三兩兩競聚頭來，向竹篦子上啗啄。乃震聲一喝，曰：莫妄想。〇一日，問歇齋：高峯度竹篦子話，意旨如何？歇曰：賣死貓頭。圓曰：你端的得一回汗出也。歇曰：一度被蛇咬，怕見斷井索。又舉問湄菴，湄曰：鈍置中峯。圓曰：你又作麼生？湄曰：向伊道：素手難見親家面。又一日，覺非至，圓舉前問，覺拈起茶碗劈面擲圓，曰：好！好！借問惡發作麼？覺拂袖，曰：好心不得好報。便出，圓乃吐舌。)

蘇州府靈巖南堂了菴清欲禪師

台州臨海朱氏子。　問，曹溪流，非止水。一滴忽來，千波競起時如何？師曰，退後退後。曰，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師曰，莫謗山僧好。　問，單傳直指，已涉離微。坐斷千差，請師答話。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枝。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烏龜鑽敗壁。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時如何？師曰，癩馬繫枯樁。曰，三九二十七，牛頭南，馬頭北。如何是接手句？師曰，百花深處鷓鴣啼。　問，一不做，二不休時如何？師曰，水底撈明月。曰，退一步又作麼生？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如何是佛？師曰，面前案山子。曰，法即不問，如何是僧？師曰，三頭兩面得人憎。僧禮拜，師却問曰，如何是法？僧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曰，洎不問過。　問，陰極陽生則不問，祖師門下事如何？師曰，石筍抽條長丈二。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華陰山前百尺井。曰，見後如何？師曰，祝融峯頂萬年松。曰，去此二途，願聞法要。師曰，休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時如何？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師曰，西川斬畫像，陜府人頭落。　問，說法不應機，總是非時語。作麼生得應機去？師曰，夜半起來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問，如何是通宗通途？師曰，東去西去。曰，如何是叶帶叶路？師曰，南來北來。　問，蟭螟蟲吞却虎時如何？師曰，賞你大膽。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僧擬議，師便打。曰，一任舉似諸方。　問，如何是德山棒？師曰，義出豐年。曰，如何是臨濟喝？師曰，儉生不孝。　問，蠟人冰鐵彈子即且置，如何是金剛圈栗棘蓬？師曰，我早知你吞透不下。曰，豈無

方便？師喝曰，棒上不成龍。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釋迦自釋迦。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彌勒自彌勒。曰，承師有言，釋迦不受然燈記，畢竟受甚麼人記？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拈燈籠來佛殿裏，將山門安燈籠上。曰，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問：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曰：鳥窠吹起布毛又作麼生？師曰：石中有髓。　上堂：夜來州中琴堂上般雜劇，也有端嚴奇特，也有醜陋不堪。鬼面神頭，亦自好笑。且道笑箇甚麼？我觀世間人是箇大雜劇，所謂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各逞己能，互相欺誑。逗到臘月盡頭，不覺一場敗闕。具眼旁觀，掩口不暇。喝一喝，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岸柳搖金梅破玉，萬邦一氣轉洪鈞。下座。巡堂喫茶。　清明，上堂：冬至寒食一百五，今朝正是三月六。山又青，水又綠，一聲欸乃漁家曲。山僧昨日偶爾郊行，作得一偈，舉似大眾：華冠不整舍那衣，禿帚還隨破畚箕。五箇老婆三箇醜，一雙紅杏換消梨。下座。　上堂：春日晴，黃鶯鳴。大藏小藏，鼻孔眼睛。木馬嘶，泥牛舞，壽山不打者破鼓。便下座。　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擷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饡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一喝。

杭州府天目正宗斷崖了義禪師

湖州德清湯氏子。能食不茹葷，盡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拔釘去楔。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各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於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為童。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窗櫺話。師聞之，忽生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眼高於頂者，視眉下眼，皆可憐憫。故此痛棒，真大慈悲父也。)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師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忘廢寢食。

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錯下名言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東西。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蠏。今日有蟭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是他太陽一照，無踪叫出。若叫太陽一照無踪，便不是了也。)師便奪峯拂子，為眾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元，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僧有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愧之，幾有命若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峯云：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師若不聞，亦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眾而化。同門布衲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太定三年，師勉徇眾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眾輻輳而至，或示眾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犄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作偈頌，不待思維，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期正月六日乙未，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午，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藏其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雲深菴。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痛哀戀，聲撼山谷。初，本公示寂，會葬齋次，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

日本國南禪夢窗智曜國師

本國勢州源氏，宇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十八為僧。每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剎，一老僧授以達磨像，遂名疎石。乃決志參方。初謁無隱範，次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

疑悶不輟。復謁高峰，峰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峰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踣，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峯，峯為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田/廾]之。後於本國大宏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師志在煙霞，聘至，皆力辭之。其國主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求退。王曰：吾非有他，欲期朝夕問道耳。復強師入天龍，錫師號手書。後於兜率內院示寂，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全身塔於院之後。存日所翦爪髮瘞雲居者，髮中累累生舍利。

太原府五臺山靈鷲碧峯寶金禪師

乾州永壽石氏子，為邑名冑。父母崇善，有桑門授以觀音像，未幾生師。誕時白光盈室，甫六歲，即命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歎為非，遂更衣謁如海真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攜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真曰：入定耶？師曰：然。真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真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真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真又曰：不是。師便喝。真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真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真，真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真，真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真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真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真復畫如前，師於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真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嘗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秘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為？答曰：一切不為。言訖而沒。叩同行者，皆不見，知為文殊化身也。師因就山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趨赴，常至萬指。至正戊子冬，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敕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天界，問法稱旨。辛亥，設普濟會於鍾山，命師涖其事，賜伊蒲饌，上親幸臨，御翰賜詩。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眾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尚為故紙，吾言何為？端坐遂瞑目。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九。荼毗，舍利成五色。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

香山人。初參獨峯。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同雲峯月山等六人立盟。互相究竟。次見淮西無能教。教示無字話。令參。一日晤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乃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更去。師被一拶。直得不知行坐者七日。偶到淨頭寮。疑情不解。食頃乃覺胸次輕清。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直是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清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復謁無方普。普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鼻豎眼橫。普曰。者是學得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普曰。不問者箇。如何是你父母未生前面目。師豎起拳曰。看。普曰。好與三十拄杖。師拂袖便出。適值鐵山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山問：仙府何處？師曰：汝州。山曰：風穴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遍。山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山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山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山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道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復入光州山中十七年，方得頴脫。常示眾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秉金剛劒，吞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寧*頁]。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燄。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

六祖下第二十四世

金華府義烏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

蕭山董氏子。年七歲，從諸父比邱曇芳於富陽法門院。十九，薙髮受具戒，學律於靈芝。會行丞相府飯僧，中峰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峰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峰。峰復叱之，師憤然歸。夜靜，忽鼠翻貓食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飯。峰曰：未也。師曰：

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菴。笑隱主中竺，力薦起之。宣政院脫歡亦遣使見迫。師皆不諾。居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為時所容，遂杖錫踰濤江，東至義烏之伏龍山。山如青蓮華，乃卓錫巖際，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時泰定丁卯十月也。初，山有禪寺名聖壽，久荒廢。師入山，鄉民咸夢異僧來，遂相率為伐木構精廬。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禪師，并賜金襴法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野馬入牛欄。　問：如何是佛？師曰：今日好雨。曰：如何是道？師曰：此去義烏不遠。(鈍置煞人。)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當胸叉手問他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堂上坐來日正午。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有時歡喜有時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鎲鉧無佛祖。(但總答云貓。)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草裏臥。曰，甚麼人騎得？師曰，無髭鬚鬍子。曰，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賣油婆子水梳頭。曰，德山棒，臨濟喝，意旨如何？師曰，惡人先做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力豎拳頭。(連臂墮落也。)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口開不得。(舌頭已拖地。)　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舉拳示之。(莫鈍置。)曰，辨後如何？師曰，你主在甚麼處？　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師曰，糞掃堆頭破苕帚。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淨頭。(問取簸箕。)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乃曰，轉山河國土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國土則難。拈了也，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道了也，拈出看。)　示眾：今朝初一，上殿已畢。喝囉怛那，西方日出。(今朝初一，上殿已畢。一字入公門，九牛扳不出。)　示眾，舉德山托盆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曰：大丈夫當作真王，何以假為？　示眾，良久，曰：大眾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於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近傍處，豈常情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

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　示眾，傅大士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元沙曰：大小傅大士，祇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曰：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保寧勇曰：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此/束]。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阿呵呵，哩哩哩囉哩。三尊宿大似徐六擔板，傅大士又俗氣不除。若論向上宗乘，總欠悟在。且道無明具甚麼眼目？不見道：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切實指示，不用窠臼語。佳則佳矣，敢問大眾：劒在甚麼處？莫孤負好。)　示眾，舉瑯琊覺：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撿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響。　示眾。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面皮厚多少。)　示眾。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諸禪德與麼說話，四稜塌地了也。乃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又喝一喝，曰，只者是賓，只者是主，只者是照，只者是用。又喝一喝，曰，且不是賓，且不是主，且不是照，且不是用，是箇甚麼。又喝一喝，曰，進前求解會，特地斬精靈。(費盡娘生氣力，要且沒交涉。)　示眾。龍門水急，一句截流。茅屋風高，千山起浪。三世諸佛，望風結舌。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仰羨不及。是汝諸人到者裏，作麼生與無明相見。驀拈拄杖，曰，與麼與麼，人境俱奪。不與麼不與麼，照用同時。卓一下，曰，龍生金鳳子，銜破碧瑠璃。喝一喝。　示眾。世尊拈華，眼裏撒沙。迦葉微笑，全身落草。達磨面壁，皇天苦屈。二祖安心，老鼠居金。德山行棒，莽莽蕩蕩。臨濟下喝，喫鹽止渴。溈山水牯，泥裏洗土。仰山插鍬，性命難逃。俱胝豎指，是何道理。雪峰輥毬，老不知羞。石鞏張弓，誑謾盲聾。趙州勘婆，大有諵譌。元沙未徹，話作兩橛。者一隊不唧[口*留]老凍儂，生前鹵莽，死後顢頇。罪犯彌天，髑髏徧野。無明忍俊不禁，與渠一坑埋却。拈拄杖卓一下，曰：直得十方世界風凜凜地，法堂前何止草深一丈？汝諸人向甚麼處出氣？良久，曰：擬心湊泊二鐵圍山，放之自然七穿八穴。復卓一下。(出盡別人醜，自羞遮不得心圓。今日忍俊不禁，待欲上前相救，乃云：休！休！)　客至，上堂：披衣登法座，道者是高僧。將謂多奇特，元來百不能。西風吹細雨，落葉滿空庭。有客來相訪，青山自送迎。　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

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宏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峯老祖法衣一頂，今日對眾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頂，我得來三十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眾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下座。(大似作賊人自首，爭奈事主不鑒。)　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奄然而逝。(平生敗闕，今日遮羞。正法眼滅，臨濟出頭。)師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六。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菴，謚佛慧鑑禪師。

蘇州府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

吉安廬陵譚氏子，受業禾山，得法中峰。住後，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還有為人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為人處？師曰：浴院裏燈籠，笑破半邊口。曰：莫便是學人轉身處麼？師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曰：今日多幸，得聞師子吼也。師便喝，僧禮拜，師曰：拜則任你拜，者一喝不曾倒地在。(既不倒地，用扶作麼？)　問：如來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未審和尚如何為人？曰：蝦蟆[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　華嚴會，僧問：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尚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真法界，十種元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元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贈你三文買草鞋。　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打，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　問，禪門一派，分為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鮫斷鸕鷀脚，白鷺驚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知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後三步。　示眾，趙州道箇無字，開口見心肝。因

甚諸人自生障礙？有僧請益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為甚狗子獨無？師曰，莫說狗子，直饒你問他，釋迦彌勒還有佛性也無？他也道無。僧曰，趙州禪在口脣邊，因甚只會道箇無字？師曰，趙州見處，只到者裏。僧曰，和尚不肯趙州那？師曰，是。僧曰，趙州是古佛，因甚不肯他？師曰，趙州在那裏？隨後便喝。　示眾，諸方有海蠡禪，海蚌禪，鐵剳禪。老僧者裏却似水上葫蘆，觸著便動，捺著便轉。活鱍鱍地，無你奈何處。昨日一陽來，復見說生根了也。諸人為我提起看。　示眾，有時伸出佛手，有時放出驢脚錯。有時拍禪牀，有時擊香桌錯。有時舌生毛，脣生醭，拄杖長年靠壁角，臨濟德山鼻孔一時穿却錯。諸禪德，向者三箇錯處認得老僧，請你喫無麵餜飥。(眼裏少瞳，腦後沒骨，剮之無皮，殺之無血，只有者張臭嘴，左看也看不得，右看也看不得，商量沒處安放他，送到寶珠巷口朱三益家雜貨作坊架子下壁角落頭，做箇徒弟老師撒急尿底大瓦罐。)　示眾：臨濟大師道：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一切臨時要用便用。遂拈拂子搖曳曰：我者裏也是活底，要用便用，一切臨時。且道與臨濟底是同是別？擊一擊，擲下曰：臨濟大師猶欠者一著在。(者者者心圓，今日何故口門窄？)　示眾：佛祖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佛祖說不到處，說取一句。召眾曰：一鋪是九里，三鋪廿七里，者箇是佛祖行不到處，老僧行到；今日初三，明日初四，後日初五，者箇是佛祖說不到處，老僧說到。喝一喝曰：寧與有智人厮罵，莫與無智人說話。　示眾：跛者命在杖，渡者命在舟，有來由沒來由，一身還有一身愁。衲僧門下奪食驅牛，擬著眼看便與閉却戶牖，擬開口道便與塞却咽喉，夜廊無月不點火，露柱從教撞破頭。　示眾：慈悲不是佛，忿怒不是魔，明州布袋橫拖豎拖，人人自屎不覺臭，淨潔地上正好放屙。金窠草窠相去幾何？歲寒落葉無人掃，一任門前堆積多。　示眾：天如老漢，一箇獃僧，爭奈諸人認他不著？道他卓卓巍巍，他却藟藟薘薘；道他藟藟薘薘，他又卓卓巍巍。或時做善知識模樣，談元說妙。或時現三頭六臂，發瞋發惡。如是等處，一一認他不著。殊不知老漢不在諸人眼睛裏，却在諸人鼻孔裏。諸人不信，伸手摸看。總饒摸他不著，也摸著自家鼻孔。　示眾。舉臨濟道，我在黃檗先師處，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師曰，好箇頑皮癩骨，不知痛癢底麤漢。何似近代兒孫，箇箇皮下有血，動著他絲毫不得也。奇哉。　示眾。舉百丈野狐因緣。師曰，前云不落，後云不昧。引得野狐，隨羣逐隊。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前後五百生，一時粉碎。　示眾。釋迦老子推不開，達磨大師趕不出。引得一晦之田，三蛇九鼠。盡道呼蛇易，遣蛇難。拍膝曰，有甚麼難。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示眾。女子臨出嫁時，治家作活之法，一一請教父母。惟有生子養子，不待教而自能。所以俗書

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誠哉。近代宗門衲子則不然。先學說法，然後學做佛。寧可不做得佛，不可不會說法。怪哉。　師不領院事，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浙江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如叢林規制，名師子林。居十有三年，道價日振。至正甲午，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辨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原。

杭州府徑山呆菴敬中普莊禪師

台之仙居袁氏子。依天童左菴芟染，久之不契。出遊，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為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摐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問新到：我者裏虎狼塞路，荊棘參天。上人到來，有何忙事？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入門一句則不問，脚跟下草鞋甚處得來？僧擬議，師便喝。又問：昨離何處？曰：廬山。師曰：不勞再勘。師嘗勘僧曰：近奉公文，務要打點上座。僧曰：某甲不是奸細。師曰：也須勘過始得。曰：和尚莫倚勢欺人。師展手曰：把將公驗來。僧擬議，師便掌。一僧曰：久聞和尚有此機要。師曰：山僧失利。一僧問：承聞和尚有打點之機，是否？師熟視曰：汝來自首那！曰：學人掀倒禪牀去也。師曰：汝是甚處人？曰：高著眼。師曰：者依草附木底精靈。　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鉏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　問：騎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　僧請益，師曰：汝自己分上少箇甚麼，却來請益？僧擬對，師曰：盆盂口向天。曰：此是古人底。師曰：老僧用得恰好。曰：如何是奇特事？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學人不會。師曰：至今將不去，留與老農耕。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落崖石出。曰：只如先德云：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意作麼生？師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示眾：宗師家不得已，一言半句無非為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約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　上堂：老

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鈯斧子，久聚兄弟。若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擸[打-丁+(天/韭)]堆頭，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曰：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　上堂，舉：盤山示眾：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曰：二尊宿弄物不知名，各與二十拄杖。不見道：見義不為，何勇之有？永樂癸未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五。闍維，煙焰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凌霄

揯黑豆集卷三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二十五世

蘇州府鄧尉萬峯時蔚禪師

溫州樂清金氏子。參虎跑止巖，巖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抵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話，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費半年。當日有人親在側，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謁無見於華頂，見囑師住山，仍返達蓬。單丁十載，後造千巖。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念言語漢。)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放下了，我與你商量。)曰：請和尚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傍觀人抉破，誰知不值半文錢？巖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巖陞座，舉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語。師出眾，震聲一喝，拂袖便出。乃卓菴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巖寄以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為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田/廾]以法衣頂相。　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青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　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曰：隴西。師曰：我聞隴西有鸚鵡，是否？僧曰：是。師曰：還會吟詩作賦麼？僧曰：會。師曰：會吟甚麼詩？試道看。僧無對。(詩不會做，難道屁也放不出一箇？)師便打，曰：妄語漢！汝不從隴西來，第二位道看。僧作舞勢。師曰：似即似，爭奈口□不同。(隴侗禪和如蒜似粟，所以道：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自代曰：上大人，邱乙己。　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斂僧伽黎，便下座。(直饒恁麼，未稱全提。)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

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曰：嵩山門下，令不虛行。　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得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展兩手，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依舊拈不出。)　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眾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明洪武辛酉正月二十九日，集眾，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奉全身於院西岡，塔曰永光。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

宋濂

金華人。母夢一異僧手寫華嚴經，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字景濂，別號無相居士。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山，三閱大藏。嘗往謁千巖元長，長吐言如奔雷，士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謁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曰：然。曰：君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士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又嘗參見楚石琦，相與談，元因出賸語一編求正，琦亟歎賞，囑善護持。嘗作永明贊云：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松江府華亭松隱唯菴德然禪師

里之張氏子。幼從無用貴祝髮，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於是歸里，築室於郭滙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閾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為建寶坊。洎千巖遷化，眾請繼席。　開堂日，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峯。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峯。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曰：你道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

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蒜似粟。曰：大眾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第一義諦已被東白和尚一槌擊碎了也，未免向第二義門露箇消息。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峯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峯與麼提持，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曰：天上有星皆拱北，世間無水不朝東。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真說？非真說？若無閒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　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禪夜半看鮫珠，眼光挂在扶桑樹。喝一喝。　結制，上堂：蠟人為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即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眾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曰：看取定南鍼。（遊戲不無，看取即瞎。）　臘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孃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盡，爭知春色上桃腮。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到如今不得妙。　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洪武初，以有道徵。未幾，以病還。嘗曰：學佛法人，無徒恃見地。一知半解，濟得何事？顧力行何如耳。戊辰四月十四示寂，塔全身於松隱。

河南府嵩山俱空契斌禪師

晉亳邑王氏子。從重興院無相薙染。永樂丙申，參凝然，求示心要。然曰：你向達磨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窘無以對。於是疑之，不知飲食之為何味者久之。一日，覩秦封槐，豁然契悟。上丈室擬呈似，然遽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然曰：作麼？師曰：和尚何得賊誣平人？自是愈加鍛鍊，日新日益。一日，然問：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缺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錘。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

不通。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拈花敗缺，垂足禍事。龍女獻珠，分文不值。丈夫氣宇如王，爭肯受人鈍置？)然為點首，曰：洞上一宗，在汝躬矣。

六祖下第二十六世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

參萬峯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元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峯臨入滅，有人問曰：和尚會中幾箇得法弟子？峯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實致囑。　僧慧昆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得泊在者裏？　一日，室中慧昆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昆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人必自誣也，而後人誣之。亦必人誣也，而已乃自誣。)昆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作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昆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

揚州素菴田居士

世為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菴太守唱道東南，士為入室高弟，鉗錘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篦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菴為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　示眾：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示眾：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底，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却入地獄如箭射。　僧誦經次，士問：誦甚麼經？僧云：法華經。士曰：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　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盤？僧喝，士便掌(高亭和尚曾行此令)。　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為菴，四方參叩之士日擁座下。一日與眾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眾而逝。

六祖下第二十七世

杭州府東明虛白慧昆禪師

楚王氏子。父為丹陽稅課司，遂家焉。幼穎悟，年十四從妙覺湛然受業。適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甚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疎山，師聞唯菴唱道松隱，將往見。至一小菴，自誓曰：此行若不徹證，決不復回。一定六日，忽舉首睹松，豁然有省，遂返。晝夜危坐，端如鐵幢，諸方因號昆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林指令參寶藏，證徹在寶藏傳中。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後遊安溪古師山，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宿衲爭趨，成大精藍。宣德乙卯，敕額東明禪寺，嗣領眾重修淨慈大殿。正統辛酉六月廿七，忽集眾敘謝訣別。眾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廿九辰刻，跏趺而逝。荼毗，舍利無算。塔於本山東塢。壽七十，臘五十有五。

安慶府桐城投子楚山幻叟荊璧紹琦禪師

蜀之安唐雷氏子。幼從元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參壞空有賊不打貧家一段語。正統癸亥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甚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事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你橫吞藏海理。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尚雖則把住要津，其奈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記莂焉。壬申抵金陵，訪月溪海舟。住後，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闊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額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煲月團。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璃盞。　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　景泰乙亥，遷投子。上堂，僧

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眾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是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奈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豎降旗。問：和尚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霄外，優鉢華開烈焰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癢，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齧殺。　上堂，拈拄杖曰：祇者些子誵譌，多少師僧到者裏，開口不得，思量不及，舉揚不出。即今落在山僧手裏，橫也由我，豎也由我，提起放下，卷舒殺活總由我。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正當恁麼時，從上佛祖、天下老和尚，到者裏只得乞命有分。眾中莫有為佛祖出氣者麼？良久，卓拄杖一下，曰：[翟*支]瞎金剛正眼，靠倒空王寶座。汝等諸人討甚麼盤？便下座。　上堂，眾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眾分明記取。便下座。　師到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怠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回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　性空首座請益蒙山三關語，曰：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蠏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曰：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為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頌出。師曰：好與痛棒。曰：棒則甘領，頌則乞師不吝。師乃大笑。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渠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　成化癸巳三月中，示微疾，眾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青天霹靂。呵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六十一，建塔天成。

六祖下第二十八世

松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常熟錢氏子，出家於破山。讀楞嚴至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尋思不得，日益憔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曰：佛法不明故耳，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彼何為？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實義(口是禍門)。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為人師範。師自以為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虛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眾中有真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即棄菴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當面被他鈍置，可憐。)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師曰：萬峯。明曰：為敘先後耶？為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峯即今在甚麼處？師面赤惘然。(識羞人難得。)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公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眾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緜緜。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元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　師即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日辭眾，二十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眾苦留，乃繼其席。　嘗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時，興化自白椎云：

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趁出院。師拈云：若為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為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尚，乃明棒頭賞罰(棒頭罰易知，棒頭賞難識，識得棒頭賞，始能的破的)，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己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即為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以前無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己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閨閾中事，不在言宣，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嗣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披楔，坐獅子座，為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為是，將綱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　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真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替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元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真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深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　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為僧。中間多少譎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

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為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惰山影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參方行腳，首謁太初和尚，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挂搭。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即詣古道山，參東明昆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昆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昆又一掌。師曰：一掌

不作一掌用，速道！昆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昆曰：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者僧。乃留旬日，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為衣來。堅不受，下山(今時師僧看榜樣)。自此聲譽叢林。金陵牛首請師領眾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袁誠欽師道德，請往翼善寺開山說法。　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昆和尚留囑白明菴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菴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賫至東山，師祝香而受(訪我我無酬，只受者箇)。

六祖下第二十九世

江寧府高峯寶峯明瑄禪師

吳江范氏子，俗業斲。因海舟令造塔院，足傷，索酒。舟曰：幸傷足，若斫去頭，雖千埕汝能喫不？師怵然，遂求為僧。一日，燒火搬柴次，舟曰：是甚麼？師曰：是柴。舟曰：是柴，將去燒。師致疑，通夕不寐。忽為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刈，以鏡照之，大悟。趨見舟，舟拈棒，師奪棒曰：者條六尺竿，多時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有笑裏藏刀子細看句。舟曰：即此偈可紹吾宗。遂以偈付之，有臨濟兒孫獅子子之句。後住金陵高峯寺。天奇瑞參，師問：甚處來？奇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為復別有去處？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何如？曰：江山雖異，雲月一般。師舉拳問：四川還有者箇麼？曰：無。師曰：因甚却無？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曰：本瑞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奇拂袖便出。師喜為克家種草，堪支吾道，遂書偈付之曰：濟山棒喝怒如霆，殺活臨機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放出一枝新。師於成化辛卯臘月九日示寂，塔全身於東明寺左。

六祖下第三十世

安陸府荊門州天奇本瑞禪師

南昌 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廿二，棄家遠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

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娘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楔子，娘娘依舊是婆婆。師瞿然汗下。一日病甚，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因舉大慧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慧：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透得娘娘依舊是婆婆意旨。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遂往蜀中謁楚山，問：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甚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路次，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懨懶。遂參寶峯於高峯，鍼芥相契，遂蒙印證(語具寶峯章中)。住後，上堂：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葢為不識本心，名為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為。須知所謂見性成佛者，見性不是見他人之性，成佛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切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住坐臥時，便看者行住坐臥底是誰。見色聞聲時，便看者見底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字，更無雜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咄。　示眾。閒花野草露真機，劒號巨闕。蛺蝶穿園拍板扉，珠稱夜光。兩岸蘆花齊點首，雲騰致雨。一條江水伴鷗飛，露結為霜。山僧於此，盡情吐露。更有一句，尚未曾道。會麼，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苗向日輪。　寂後，門人於宏治十一年戊午，建塔於衛輝府輝縣白鹿山之白雲寺左。

六祖下第三十一世

德安府隨州關子嶺龍泉無聞絕學明聰禪師

邵武奚氏子，母吳。十七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相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如何？師依文而答，宿譏訶之。師從此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奇，奇可之。　住後，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　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　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聖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畫圓相示之。(三世諸佛盡由者箇，惟有一人不由者箇。且道此人具何面目？)笑巖寶侍師圍爐次，師曰：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巖曰：一火焚之。師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巖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不？巖曰：不見。師曰：為甚不見？巖曰：若見即非真父母。師曰：善哉！巖復以偈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師遂付以偈曰：汝心即吾心，吾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吾心。復囑曰：汝當護持緣熟，智愚皆度。後示微疾，訣眾說偈，趺坐而逝。全身塔於寺右。

漢陽府古巖禪師

中年雙目失明。笑巖參，師問：何所來？巖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樸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渠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深根固蒂，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

河南府嵩縣伏牛濟菴大休實禪師

新鄭李氏子。幼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令參。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奇，途遇天真、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奇問：你三人一路麼？師曰：雖然

一路，來處不同。奇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奇曰：未在，更道。師便喝。奇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奇皆不諾。一日，侍奇於承天。奇問：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奇為助喜。　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劒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全機。舉拂子，曰：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　笑巖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巖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巖便禮拜。復敘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巖便喝。少頃，師又問：無聞別來四十年，未知近日鼻孔如何？巖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巖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巖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秘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巖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巖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巖便拂袖而出。

建昌府廩山蘊空常忠禪師

從鶴林老宿剃落，參少林小山。值山外出，乃前問曰：達磨面壁石何在？山指那青青黯黯處。師曰：指東畫西作麼？山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曰：者老漢在者裏魔魅人那？山便打。侍山遷宗鏡，師服勤三載。受囑還吁江，隱從姑山，日唯趺坐。有問者，師但搖手曰：汝不會我語。曰：試說看。師曰：南城城外水，滔滔向北流。問者目瞪。師曰：向道汝不會我語。後縛茅廩山，二十年不與世接。縉紳過謁，唯默坐而已。羅近溪輩相與論理學，師則以向上語直掃之。僧有以經論旨趣見難者，師呵曰：宗眼不明，非為究竟。僧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　無明參呈所得，師曰：悟則不無，更須受用得著始得。不然，祇是箇汞銀禪。遂舉南泉打破鍋因緣，問曰：古人意在甚處？明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曰：去！牧牛場上待汝久在。　萬歷戊子，忽一日告眾曰：我有件要了底大事，汝等須知。眾茫然，豎拳曰：會麼？眾無對。乃揮案一下曰：咄！咄！為汝了去。遂趨寂。塔於本山之麓，壽七十五，臘五十。生平言行縝密，非有真心為法者，概不輕示。

六祖下第三十二世

北京月心笑巖德寶禪師

金臺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轉輪王，時有乞者來求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與，向後百年一旦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悋過失。不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歎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決志出家。歲餘，就於本境廣惠寺禮大寂能和尚，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徧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十數轉語(斯旨豈可以轉語盡也)，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喜躍而歸。聰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聰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尚別問來。至晚入室，聰舉元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復往見濟菴、古巖、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上關子嶺，再參聰和尚，乃受記莂。復親炙年餘，辭去，回翔襄漢間。後抵金陵，寓淨海、牛首、高座等處。還里，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善果諸剎。晚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歷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世壽七十，僧臘四十八。　上堂，舉古宿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又老宿倒云：第三句薦得，可與佛祖為師(云云)。師乃云：若總恁麼去，達磨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山僧今日也隨氈貍道取一句，貴要與諸人同箇受用。乃曰：第一句薦得，飲水著噎；第二句薦得，看孔著楔；第三句薦得，證龜成鼈。復拈拄杖云：第一句薦得，漆光晃晃；第二句薦得，強名拄杖；第三句薦得，泛應曲當。時有僧出云：未審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乃劈脊棒云：天下榜樣。　上堂：男兒固奮冲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　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舉，何為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拄杖揚聲喚：有麼？三世諸佛縮頭去，者僧棒下再橫屍，果然不識塗毒鼓。)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膿，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尚，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甚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四顧(索斷也)，師曰：上座適來問甚麼？僧擬重舉，師連棒打出。　上堂，舉趙州無賓主話，師云：好箇無賓主話，幸是無人舉著。若要舉出，直教諸人箇箇飽齁齁地。(若要舉出，賓主歷然，箇箇口飽肚中饑，舌短眼睛大。)　上堂，舉楊岐和尚問僧云：栗棘逢你作麼生吞？師云：百雜碎。(還我栗子來。)金剛圈你作麼生跳？師云：過也。(也好與三十棒。)復拈拄杖卓一下云：大眾！適纔栗棘蓬已為汝

等吞却，金剛圈已為汝等跳過(老漢面皮厚多少)，汝等還識楊岐老漢麼？(不識，不識。)若能識得，便與楊岐握腕並行，同箇受用，未為分外慈悲，踰於先古。若未能識得，且聽山僧一偈：栗棘蓬吞甘露美，金剛圈跳作家歡。何緣拋擲諸人面？百計千方過者難。　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折也)。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斷也)？不奪饑人食，不牽耕夫牛(甚處下手)？惟行一本分，買帽須相頭(把錢來看)。　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話，師云：馬祖震喝，知子時節；百丈耳聾，命根方斷。奮獅子之全威，得無師之大用，直得黃檗吐舌、臨濟解痛，詎知千百年巴鼻落在笑巖手裏？遂喝一喝，云：汝等諸人還聞麼？若道聞，則為室外之庸僧；若道不聞，則汝諸人生來耳重(自屁不覺臭，更來塗汙人)。以拄杖卓一下，云：還端的麼？為甚麼而今天下寂無蹤(眼花則不見，不眼花見箇甚麼)？是他獅子將兒絕後共(不值得大驚小怪)。　上堂，舉馬祖一日問藥山惟儼禪師：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汝既如是，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復是何人，敢言住山？祖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云：有無涯之淵海，可以容千里之神鯨。有萬重之峯巒，可以產莫大之巨獸。所謂源遠流長，師真子勝者，原見於斯矣。眾兄弟，試看他藥山到此田地，尚不肯容易住山去。如今學佛之徒，如往千里之都，擬纔行數步便住止，輒自甘休。未審是何心行？　上堂，舉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師云：此是當來龍華樹下語，吾此娑婆界內、釋迦會中使未著在。復拈拄杖云：諸仁者，山僧與麼批判，還有能緇素者也未？若有能緇素者，可與拄杖子同參。如未有緇素得者，拄杖子夜來遶萬億四天下、萬億須彌頂，向諸人眉毛眼睫上高聲唱言：士曠人稀，相逢者小。(傅大士作死語，笑巖寶說夢話。諸仁向未上堂已前會去，猶較些子心圓。瀝膽傾肝，終是指鹿為馬。)　上堂，舉子湖和尚夜半在僧堂中忽叫云：有賊，有賊。眾皆驚起。有一僧立在僻處，被子湖攔胸搦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急呼云：不是某甲。(果然不是。)湖拓開云：是即是，只是你不肯承當。(承當即禍事，不承當又是死漢。諸仁者合作麼生？)師云：試看古人為人，得恁麼老婆深入虎穴。者僧若是夥裏人，纔被捉住，自有相通分。(縱饒通得，已是賊過後張弓。)可謂駕與青龍不解騎。師拈拄杖左右顧視云：如今者裏還有肯承當者麼？自云：有，有。復云：逐隊串來，填溝塞壑。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何得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汝。僧云：既不將境示人，畢竟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召云：諸道者！試觀此箇公案成成現現，只是要一箇肚裏沒一星禪底漢兩肩擔荷去，不妨盡善盡美。你若才以名言義路注解他，直待彌勒下生再下生，也未識老趙州在。復云：如今眾中可有擔荷者麼？若無擔荷者，山僧更有箇頌子，令汝等與老趙州石火光中相見一面。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更謂不能誠自畫；熟睡之夫夢忽醒，撞頭磕額乾坤窄(猶在半途)。上堂，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南嶽。門云：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門云：去。師云：雲門今日勘者僧，雖呼遣自在，止是平地上推人。者僧雖去，其心不了。若據殺活杖子又且不然，但呼僧云：近前來。僧近前(劈脊便棒，教伊直下別有生涯)，乃云：去！猛虎不食伏肉。若爾，非獨不辜南嶽而來，管教伊直下別有生涯(忽若被伊劈面一掌，和尚須別立生涯始得)。上堂，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語，師告眾曰：山僧每一段下箇諾字，世尊以四段開示，山僧以四諾領來(土上加泥)，貴要與現前諸佛子等同箇受用。而今還有共力擔荷者麼？若能擔荷，可謂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又曰：今復翻案去也，易四諾為四喝。(向伊道貓)若人會得者四喝落處，非但只教一箇老釋迦開口不得，管取坐斷百億釋迦舌頭。時有首座出云：和尚今日把斷要津，大眾無措，畢竟還有趨向分也無？(不知香臭漢有甚共語處)師云：一任七縱八橫。(滑口阿師)座云：與麼則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去也。(隨邪逐惡)師云：拄杖乍開封，略且放過汝。(和尚先喫，首座始甘)　上堂，舉馬祖三十年不少鹽醬話，師曰：馬大師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方可聚徒說法；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偎傍住此，畢竟圖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散。(和尚既不曾見鹽醬，者些瓶罐甚處得來？待云：你甚處見我瓶罐來？但掩鼻云：醬氣難聞。)　師寓終南山，有清長老來參，問曰：吾師居此甚孤寂。師曰：妙德疎慵恒我伴，普賢潦倒頗隨宜。(口是禍門)清曰：恁麼則萬象恒談無晝夜，靈山一會古今存。(念言語漢)師曰：今日本八。(何不早恁麼道)清曰：老師從此不答話去也。(太惹厭生)師曰：若是克家聞便了，野干之類轉疑猜。清遂作禮曰：已知老師慈悲不淺，道絕古今。(冬烘老有甚共語處)師震聲一喝。　一日，有二尼參，禮拜起，左右各立。師曰：女子如來前入定，有錢不解使；臺山婆子驀直去，解使却無錢。你道者兩箇老婆禪如何得恰好去？尼左者過右邊、右者過左邊，合掌相向，各噓一聲。師曰：與麼非但解老婆禪，更會鼓粥飯氣。尼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山僧眉毛且置。周金剛買油餈點心，食到口邊，被婆子奪却。劉鐵磨請溈山往臺山大會齋，溈山不赴。等是者箇時節，你道為甚麼取舍不同。二尼作禮曰，某等若不來禮拜和尚，爭得見古人神通大用。師曰，好各與三十棒。恰值拄杖不在，且歸堂喫茶。(兩條牸牛沒鼻，一頭牯牛無

尾。盡力耕了三春，依前一片白地。）　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修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修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呵呵，倘被者兩箇擔板漢致問一聲，便恁麼去時如何。笑翁又只得打鼓轉船頭。所以道，世間相常住，黃鸝啼綠樹。真箇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吾師說偈，有何人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但引舌向上，左右舐云，為何總舐不著鼻頭。）又問，何為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者是功德，甚處是不思議。）又問，老師高壽。師曰，論年不見箇葦腥，作麼不槁瘦了。　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　頌投子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話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　舉經題[米-木+八]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別云：裂三折半缺中邊，鼻孔鍼筒話未圓，別有一人穿不得。道！道！）。　一齋和尚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云：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云：古云一言道盡，如何是一言？師曰：死人口。云：如何是如來喫粥時？師曰：平旦寅。　師過潼關，至熊耳山禮祖塔，寺僧叱云：汝憨拜空塔奚為？師以手指石塔問僧曰：此是空塔乎？僧云：然。師曰：祖師瘞？僧云：祖師攜履西歸久矣。師曰：蒼天！蒼天！（者僧脚快，笑巖趕不上。）　僧問：元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曰：總落第二機。僧云：如何是第一機？師曰：元沙不過嶺，保壽不渡河。（別云：闍黎不過嶺，老僧不渡河。）　僧問：如何是世間法？師曰：天地日月，國土山河。云：如何是出世間法？師曰：天地日月，國土山河。云：與麼則世間法、出世間法不二也。師曰：你喚甚麼作天地日月、國土山河？（別云：與麼則二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曰：會麼？僧云：某甲已識得和尚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甚麼？僧無對。（代云：今日捉敗者賊。）師乃打出。　座主問：祖意、教意，端的為同？為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主云：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嘗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主禮拜云：蒙師大悲，拔我茅塞。師曰：爭奈更有須彌山子在。主逡巡而退。　師入堂，見一僧在禪牀上昏沈，師呼僧，僧舉首（者僧若是師子，待笑巖呼醒，跳起身來劈面一掌，仍復熟睡，管教笑巖不敢正眼覷著他）。師曰：你幾時離伏牛？山云：二月初七。師曰：東西兩[石*亡]朵夜來相毆，嚇得娑竭老龍王現細身潛入眾禪和子鼻孔裏，和尚子為甚麼都不覺不知？云：和尚莫惑人，好干他[石*亡]朵娑竭龍王甚麼事？師曰：你恁麼也只是箇長連牀上喫粥飯漢。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萬里黃河徹底清。云：直指單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一片餬餅九人餐。云：神光速禮三拜，意旨如何？師曰：三足蝦蟆當路坐。云：如何是和尚親傳底意旨？師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　師禮佛次，僧問：不於佛求、不於法求、不於眾求，和尚禮拜當何所求？師曰：汝適來見我禮佛否？云：和尚現禮拜，爭得不見？師曰：若見吾禮佛，汝與佛同下地獄。僧無語。又僧云：某甲一總不見和尚禮佛。師曰：若不見吾禮拜，汝自己下地獄。　師又一日拜佛次，人問：老師既都無所求，用拜奚為？師指像顧人曰：為伊作佛，故禮渠三拜。　一日，眾禪者勸云：和尚若不度生，則為獨善，有乏大悲，豈道人之究竟乎？師總不顧。眾復苦勸，師遂喝曰：莫亂統。復以偈答曰：大悲不是等閒圖，枯木花開絕後甦。塵佛法門經幾寂，於今度盡也還無。　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與伊一盞茶喫。　僧問：何為奪人不奪境？師曰：黑漆拄杖長七尺。何為奪境不奪人？師曰：突出人前若活龍。何為人境兩俱奪？師曰：夜深倚立漆牀頭，鐵眼銅睛無處覓。何為人境俱不奪？師曰：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合併一句作麼生道？）　僧問：如何是和尚大人相？師曰：無邊身菩薩，祇曾見得半身。云：如何是和尚全身？師和聲便打。　復一僧問：久聞和尚大人相，乞請隨喜。師乃縮項作蹲勢，僧罔措。　僧問：婆子燒菴，意旨如何？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云：此僧還有過也無？師曰：此僧有過，婆子合喫三十棒。（古人出語如百煉金，開口如老吏斷獄。後人費盡氣力，趕渠脚後跟不上者，古人證處劈實故也。）　師偶堂前瞑目而坐，一僧潛詣師邊立，師開目云：會麼？云：不會。師曰：今日暖如昨日。云：某甲未識佛性，乞師指示。師曰：幸得此去不遠。　一官人問：佛道元曠冲奧，弟子擬欲求進，未知還有分否？師曰：人皆為堯舜。云：如何契入？師曰：我欲仁，斯至仁矣。云：一切時中，云何履踐？師曰：進則過之，退則不及。云：倘不進不退，可適中否？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師於漢楚間寓夏，時當季秋，偶於金沙灘陽濆地坐，有兩子隨侍師側。忽見一沙門執錫沿濆而來，貌甚奇古，近前卓立，朗聲問云：仁者！可識從上相承密論密義否？師曰：仁者！密則非論，論則非義。彼乃退後一步，以錫橫肩上，翹足獨立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更字，彼以錫畫地，一畫闊兩脛立上，復以錫橫按腹上，亞身而視，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嘉字。彼即卓錫地上，以兩手叉腰，懸翹一足，切齒怒目，作降魔勢，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之字。彼復分手指天地，以身周旋一匝，云：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尤字。彼復進一步，叉手作女人拜，復分手指兩衲子，云：者箇是甚麼義？師於地上書一蚕字。彼繞師三匝，於前作禮，立於師

右。師於地上書[佛/(佛*佛)/魔]此字示之，曰：會麼？彼擬進語，師復曰：設到此地，更須知有[魔/(魔*魔)/佛]者箇時節始得。彼歡喜，合爪歎云：咦！真摩訶衍薩婆若上士也。仍作禮，浩然而去。時兩衲子皆驚喜罔測，請問云：彼是何所沙門？所為復何義耶？師良久，乃曰：還識此人否？兩衲子俱云：不識。師曰：此是應真賢聖所呈，乃是金剛王變相三昧及三昧王三昧，用來勘吾。然彼亦將有新證。　師寓慈光寺，手持如意，廊下徐行。一僧欲借看，師即度與。僧擬接，師乃打一如意，云：日本國人不識火，種田之夫常患饑。　僧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那箇是正那吒？師曰：山高那礙白雲飛？(別云：若是正，不問人。)　僧問：和尚參見許多尊宿，未審拈香的嗣何人？師曰：頭挨周嶺雪，衣挂楚山雲。云：恁麼則已知絕學之嫡子，中峯之遠孫也。師曰：有甚麼交涉？　一僧聞風吹角鈴，喜躍，云：某甲今日始識破觀音老漢了也。即入室求證，纔禮拜，師乃劈脊打一棒云：速將你識破底觀音來看。僧纔以手作搖鈴勢，師直打出方丈。(者僧祇會搖鈴。)　僧問：何等是文殊境界？師曰：手長衫袖短。何等是普賢境界？師曰：脚瘦草鞋寬。何等是觀音境界？師曰：頭大尾小。何等是和尚境界？師劈脊便打。　靈谷問：古人云：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麼處相見？師曰：慙惶殺人。谷有省。　師舉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偈問侍者，祖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我道：已是抱贓叫屈。又云：有法有本心。我道：將來恰好填溝塞壑。又云：非心非本法。我道：又是泥裏洗土塊，分疎不下。我總與麼道，汝作麼生會？侍者云：和尚連祖師也不回互。師曰：優波毬多尊者適來鑽入你鼻孔裏，鼓掌呵呵大笑，你為甚麼總都不覺不知？者云：某甲無鼻孔。師曰：與麼則一場氣悶耶？者作打噴嚏勢，師打一拂子云：是你連祖師也不回互耶？者作禮，喜躍而出。(畢竟如何方是回互？參。)　師問僧：纔入思惟，便成剩法，你作麼生會？僧擬議，師喝出。(一箇不唧[口*留]，一箇被鈍置，煞是好笑。)　師見一僧來，隨畫一圓相示之，僧即作禮，師便打，僧云：某甲話在。師震聲喝出。又見一僧來，師亦畫一圓相示之，僧見即作禮，師合掌云：善哉。　舉巖頭作渡子時，有一老婆抱一孩兒至，問云：呈橈舉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者一箇也不消得。遂拋向水中。頭乃吐舌，師乃呵呵笑云：此婆子圖箇甚麼？巖頭當時待他纔拋，便劈脊一棹，俱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何故？不見道：祇者一箇也不消得？(笑巖盡法無民，巖頭現大人相。心圓雖則據欵結案，諸公切莫矮子看戲。)　舉南泉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南泉老漢被大

夫將箇墼子一磕，直得無窮寶藏罄囊倒出。　舉六祖能大師風幡話。師云：善則甚善，美則未美。當時見二僧紛紜不已，但出前云：仁者，也不是幡動，也不是風動。便乃休去。非只令二僧知恩有地，直使天下兒孫感戴祖師，無有休日。還知麼？萬機雖不思春力，時到只數花自開。(心圓當時若見二僧紛紜不已，但出前云：夜靜更深，歇息去好。非只令二僧懨懶散去，直使天下兒孫啗啄不入。)　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師云：拾得酒酣，寒山醉倒，相扶相攙，和泥臥草。天明攜手出松門，直至如今無處討。　示眾：真得道人，心常閒曠，寂寞無為，質直無偽，如崖如壁，實塌塌地，如太虛空，無有限礙，難以圖摸，咂啖無味，求覓無方。十二時中，隨緣舉措，方便施為，無不分明了了。如初生孩子，六用閒閒底，無實分別。　教中有喻，須彌山頂上，輥一粒芥子，至山底投置一鍼鋒上，誠為難極。佛云猶易，唯於六道之中，得生人道，更難過此。而今於此極難之中，已獲具足品貌，明知身中有聖道，而不自究明，甘自輕棄，為愚為慧，仁者審諸。師謂眾大夫曰：予嘗笑昔儒毀佛闢佛，大似不究佛是何物，而礙毀之闢之。彼云佛，此云覺。彼佛云者，乘大願輪，示迹人中，於三界長夜而獨醒，故稱大覺。世尊誠悟心得道，大聖之異稱耳。辭恩愛，棄榮貴，慈悲喜捨為心，不畜不取，能施能濟。不畜云者，非惟金玉等，實空癡貪煩惱之餘習，全真淨無漏之功德也。能施云者，豈止財穀等，直示無上正真之道，覺悟有情，令人人獲自本心而成佛也。近而言之，佛者，即人人本具大體大用渾全之真心耳。而人自顛倒，背真覺，合妄塵，反迷而不自信也。既不自信自己本具滔全之真心，則莫得其受用也。由是於他大聖，則異而疑之。疑之不釋，則又厭而惡之。厭惡之不已，則毀之闢之。自謂有大才，佛氏已被吾闢倒了也，吾胸中已足痛快了也。且語言文義，權衡一方之機，擬向甚麼處識佛乎？毀佛闢佛，又安知自心毀自心，自心闢自心乎？如犢觝影，正不知影是何物，自何而有。擬欲觝之，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一人為之，多人效之，以至展轉効者無窮。獨不悟此妄作，徒苦其精神耳。又不止徒苦精神，唯恐他時或有不測之餘殃耳。於戲！仁人君子，寧不為之寒心者歟？

嘉興府天寧法舟道濟禪師

郡之思賢里張氏子。年二十一，投天寧為行者。時默堂宣受寶月記，歸自繁昌。師往謁，服勤久之。復詣東禪，從昂祝髮，參吉菴。菴門庭孤峻，師能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尋趨

方丈，菴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贓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藉，狼藉。曰：者掠虛漢，狼藉箇甚麼？師一喝(好喝)歸眾，菴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　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　精巖寺，晚參。精巖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眾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即今鼓絕鐘消，聞底事又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曰：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陸五臺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臺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臺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莫著文字。臺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為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繫念神識、紛飛境界為夢。所謂寤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為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虛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喫飯，何故不曾咬著一粒米？師曰：喫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鏡。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　示禪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愛鉗鎚。道本無為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閒華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後遷弁山，晚退歸天寧。嘉靖庚申秋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二。茶毗，塔禪悅堂。

順天府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

別號清涼，古唐楊氏子。十歲失父，投京廣德大慈義為師。十五剃染登具，廿一遊講肆，知文字非究竟法，乃參幻休於少林。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法道何似此間？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曰：恁麼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休可之，命典維那。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忽然大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呈休，休知為克家種草，遂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人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今授於汝。汝當體佛祖心，紹續慧命。然尚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峯頭露。時年二十八。既而以差別智不可不明，遂徧參諸方，備行苦行。精厲過分，雙目失明，乃思惟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身心一齊放下，端坐七晝夜，眼仍平復如常。尋入吳，渡江，歷補陀。辛卯，說法越之止風塗、廣濟蘭若。有澄鐵[此/束]者，以所得來見。師勘驗間，知為法門樑棟，乃出休所授囑累焉，有五乳峯前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之句。師以大法肩承得人，可謂無事。乃遊吳，抵秀州福城，整飭東塔。次走江西雲居、匡廬，赴將臺山請，而越中緇白力挽之，主寶林，當萬歷甲午也。未幾示寂，嗣子迎遺骨塔於顯聖之南山。先是，師在越，以寶林眷眷於懷汰如何，公以為必清涼後身，乃載之高僧傳焉。

建昌府新城壽昌無明慧經禪師

撫之，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性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為何物？塾師異之。長依廩山，常疑金剛四句為必有指據。偶閱傅大士錄，有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之句，不覺灑然。時年二十四，知有此事，遂辭山，結廬峩峯。閱燈錄於興善章，僧問：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有疑，日夜提究，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正極力推次，忽然有得，走呈山。山詰之，應對有緒，遂與剃染受具。自是二十年不出。山有偈曰：野獅不噉人間食，十二巫峯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偶一僧問：曾見甚麼人來，便住此山？師以總未行脚對。僧曰：豈可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然其言，急擔囊首謁少室。會無言主席，與論旦夕。言喜師出語奇特，因與當道尚父熊公請就寺示眾，一時緇白歎未曾有。尋入五臺，訪瑞峯通南，還受閩建董巖結制請一香，為廩山拈出也。後遷壽昌、寶坊、峩峯三剎。三剎得師唱道，皆煥然一新。　上堂：諸佛常時說法，不須擬議猜詳。且道說的是甚麼法？天地元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祇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肯行道旁。透得者些關棙，

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漏泄，達磨九載覆藏。峩峯不惜口業，直下為你宣揚。且作麼生宣揚？罔談彼短，靡恃己長。　上堂，拍案一下曰：向上一宗，難為措置。大用大機，怎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觸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撾，聞之者喪不旋踵。所以道，妙峯峻峙，異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世間之孽孱。提墮阬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猶未是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且作麼生是量外一句？正令未施先斬首，大機纔展佛魔悲。　上堂：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却知有。恁麼則三世諸佛齊立下風。且道黧奴白牯有甚長處？首座曰：為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寶坊者裏總與趁出。何故？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驅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閒擔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絃子。　師問僧：趙州道：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甚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師登古希，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翛然，唯作具而已。嘗有偈曰：冒雨衝風去，披星戴月歸。不知身有苦，唯慮行門虧。益王嚮師道德，屢加褒敬。嘗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萬歷丁巳臘八前一日，自田中歸，謂眾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眾莫諭其旨。除夕，示眾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云云)。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切宜珍重。明正三日，示微恙，遂不食。其教誡諄諄倍常時，眾環侍不懌。師諭以偈曰：人生有受必償，莫為老病死慌。拈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十四，作書辭道俗。十六，書舉火偈。次晨，盥漱拭身已，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七眾為失。依茶毗，頂骨牙齒不壞，塔方丈。後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四。憨山清云：師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葢實錄也。

揯黑豆集卷四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三世

常州府宜興龍池一心幻有正傳禪師

溧陽李氏子。年二十二，投荊溪靜樂院樂菴芟染。菴示以本分事，師遂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决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燁爆聲，有省。舉似菴，菴頷之。未幾，菴遷化。師直造燕都，謁笑巖於觀音菴。巖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巖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巖曰：若果識得心地，何須印證？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一過。巖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巖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懨懨而出，通夕不寐。翌日，巖出方丈，見師猶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鷂子已飛天外去，獃郎莫向脚跟尋。)師豁然悟旨。後禮舜巖，乃書曹溪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覆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徑往臺山縛茅祕魔巖。居十有三載，會太常唐鶴徵問道，懇師南還。住荊溪龍池六載，復遊燕都，寓普照。後仍歸龍池。　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驀豎拂子，曰：鷂子已飛天外去，獃郎猶向月邊尋。　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　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二千吾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頂相麼？良久，曰：舉手扳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　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久參晚進，貴要正知正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自不落他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正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曰：不會。師曰：溪西雞齊啼。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曰：恁麼則不奇特也。師曰：貓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曰：老和尚為甚麼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

有士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意作麼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　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　山居偈曰：五峯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師風度簡易，神觀凝肅，以法道為己任，而機用妙密，迥出常情。於萬歷甲寅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眾察師意，請遺訓，師舉所著帽者三，眾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四，荼毗靈骨，塔本山之右。

嘉興府天寧幻也佛慧禪師

會稽史氏子。母夢僧託宿而娠。年十四，禮天台松谷受業。一日，晨課至白毫宛轉五須彌處，忽有悟，舉呈谷，谷奮挺逐之。於是徧參諸方，機契笑巖，遂為笑巖室中子。出住燕山天寧優曇苑，晚南還寓天寧。　上堂：簫吹鳳至，琴奏鶴來。鉢展龍降，杖攜虎伏。因緣會遇，鍼芥相投。正恁麼時，莫有道底麼？良久，曰：鐘聲徹曉，雞唱黃昏。若欲了知，也不消得。唵穆栗臨娑訶。　示眾：西來大意乾屎橛，多少人咬嚼不徹。當時我悔來遲，好與推他一跌。管教他喫得進，屙不出，免使兒孫費脣舌。咦！日出千山曉，春回大地華。柳煙門外綠，遊子未歸家。喝一喝。　示眾：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謾得諸人？若也謾得，那討甚麼是非好惡、賢善才能？灼然些子，謾不得，欠不得。你遺是甚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一身落魄五宗心。　僧參，師曰：甚處神祇？何方靈聖？曰：金粟。師曰：在彼作甚麼？曰：司園。師曰：蔬割時還叫痛麼？僧作負痛聲，師曰：老僧刀也未下，叫喚作麼？曰：今日親見和尚。師曰：盲人摸象。　師生平丈室翛然，不廢萬行。凡利物邊事，靡不樂為。然皆出自己緣，未嘗干謁。將示寂，撿歷示侍僧，曰：過二日可。侍僧驚問，師曰：吾將有所適。侍僧涕泣固留，師笑諾，曰：更留三日亦可。至期，浴出更衣，跏趺榻上。適報製龕工竣，遂趨寂。壽九十一，臘七十八。

襄陽府大覺圓禪師

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靜菴有契，菴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笑巖。爽菴來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

無所長。爽曰：某等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爽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事，爾何無事生事？少間，曰：粥飯自辦始得。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語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巖擬進語，師以手掩其口，曰：猶挂脣齒在。巖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後無疾而化，世壽七十三，僧臘五十三。

嘉興府敬畏無趣如空禪師

本郡秀水施氏子。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徹法源底。　啟關示眾：自結元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元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　元宵示眾：畫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捉得，室利謾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未免笑破虛空口。諸人若也未瞥然，再看鼇山顛倒走。參。小參，眾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　示眾：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海天空闊鴈行斜。　除夕小參：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雖無一物，也要應箇時節因緣。乃拈拄杖，曰：只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蔓相牽。擲下拄杖，曰：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　示眾：佛是眾生屋裏了事人，眾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誠能以佛與眾生一時放却，則了與不了並為剩語。卓拄杖曰，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　端陽示眾。佳節端陽，何曾訂約。五月五日，年年撞著。風搖蒲劒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豎拂子曰，大眾且道，此藥治甚麼人底病。擊拂子曰，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須一劑。　示眾。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便下座。　一日湖邊步月，謂一僧曰，明月與清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此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萬歷己卯仲冬，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仲秋十五六間，吾行矣，子宜知之。庚辰八月十六日，冲如期而至。師集眾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眾。阿呵呵，明月清風吟弄。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

建寧府東苑晦臺元鏡禪師

別號湛靈，郡之建陽人。幼而穎拔，篤於孝友。甲辰，投虎嘯巖麗空祝髮，讀楞嚴，知見無見處有得，遂摳衣參壽昌於寶方。呈所見，昌為痛呵曰：墮大嶮坑漢。師驚悸失所守，於是奮志參究，不知味者久之。一日，閱維摩經，至此室何以空無侍者，曰：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處，豁然大徹。第覺行與解左，復疑作。後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而一切疑礙始得永拔。是年庚戌，竟趨壽昌求質，曰：元鏡特以此事求和尚著眼。昌曰：但言此事，此事何憑？師彈指一下。昌曰：猶疑你在。師即呈偈曰：可憐摸索幾多年，識破不值半文錢。宗流特煞瞞人甚，剛道祖師別有禪。昌復詰曰：且道甚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曰：和尚莫作怪。昌為大笑，曰：衲僧家到恁田地，始不受人牢籠。師遂掩兩耳。昌囑曰：子此後宜深隱，自有好時節到來。若強出，便可惜也。因付以偈，有正令相持時刻慎，逢人唯勘印其心之句。師拜受而歸。乙卯，會無異說法閩之大仰，師特訪之。相見次，異曰：禮佛著。師端坐。異又曰：禮佛著。師把住，曰：那箇是佛？異曰：者是那裏來底？師拓開曰：者是那裏來底？異就坐，師大笑出。又喫茶次，異曰：聞師兄親見壽昌，且道壽昌和尚當年命根斷在甚麼處所？師劈面一掌曰：且道在甚麼處所？異不對，師便出。異曰：三十棒可惜放過。即日異上堂，呼曰：晦臺。師將出眾，異曰：誰叫你？師出，震聲一喝。異曰：取棒來。師曰：宿食不必拈出，且道馬祖一喝，因甚百丈三日耳聾？異曰：金風多肅殺，秋露愈加寒。師拂袖歸眾。異曰：你只學得一箇走。師不顧。戊午，出住書林東苑。辛酉，開法一枝菴。　上堂：羽衣道，道法本無多，南辰貫北河。祇消一箇字，降盡世間魔。且道是那一箇字？喝一喝，便下座。　尋歸隱武夷，搆室石屏巖。孤風絕侶，人所難親。間有衲子求見者，師遽喝曰：你者禿廝失了魂，來者裏討甚麼盆？　嘗躡嶮兀坐終日，來者皆望崖而退。崇禎庚午，示疾。一日，指巖下謂行者曰：此處可以埋我。者曰：設使死了埋了，又作麼生分發？師大笑一聲曰：恰好！恰好！行者再問，則師已蛻去。時七月十三也。壽五十四，臘二十六。塔於師所指石巖。

福州府鼓山湧泉永覺元賢禪師

建陽蔡氏子。二十補邑庠，讀書山剎，聞僧唱云：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忽覺通身歡喜，急請經閱之，則又茫然莫曉。乃往參壽昌於董巖，昌令看乾矢橛話久之。一日，因僧舉南泉斬貓話有省，成

頌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劒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州老，毗盧頂上獨盤桓。呈昌，昌曰：此事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作解會，須是向百市千重處垂手直過，尚當遇人。所謂心雖已在千峯上，猶更將身入眾藏，始是參學眼也。師唯唯。丁巳，年四十，親歿，乃棄家，竟投壽昌剃染。一日，值昌田中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振衣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遽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次年，昌寂。圓戒博山，居香爐峯三載，每當酬酢，皆當仁不讓山。嘗曰：者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歸閩，舟次劒津，聞同行僧誦曰：一時聲欬，俱共彈指。是二聲音，徧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忽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作偈曰：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歇千休祇自知。穩臥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嗣是居金仙菴，閱藏三載。　上堂：東海龍王與日月燈明佛大相爭戰，勝負不分。山僧將二人各與三十烏藤，赶過北鬱單越去也。諸人還委悉麼？良久曰：二人是非且置，只如晴明陰雨外一句作麼生道？咄！　上堂：雪山老人指鹿為馬，東西祖師證龜成鼈。次第累及山僧，亦不免將錯就錯。今當端陽佳節，不可虛度。將太虛空揑作箇小粽子，與諸人充腸果腹。乃托起香盒曰：大眾還嚼得碎麼？若嚼得碎，行也。競龍舟，歌楚些，一任煙波自由。不用飲蒲酒，挂艾旗，自然妖蹤頓息。如嚼不碎，小粽子塞却諸人口門去也。咦！臨淵無限傷心事，安得黃金鑄屈原。　上堂：生從何處來？鐵鋸舞三台。死從何處去？三台吞鐵鋸。勿以明相覩，勿以暗相遇。坐斷兩頭關，銀花開玉樹。堪笑當年老凍儂，不解放行，只解把住。山僧今日放行也，諸人還會麼？咦！夜半石人方反側，一場好夢向誰言？　上堂：諸方浩浩競談禪，老僧常抱白雲眠。今朝却被人唆哄，無端走向法堂前。算來無計施設，只得將古人葛藤為諸人拈出一上。僧問古德：如何是禪？曰：猢猻上樹尾連顛。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猛火著油煎。又僧問：如何是禪？曰：碌磚。此三轉語如駭雞犀，八面玲瓏；如大火聚，棲泊不得；如塗毒鼓，聞者喪身失命。諸人向者三句語透得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一揑粉碎。但老僧者裏却不如此，若有問：如何是禪？向道：鳳山深處雨如煙。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門前池水養新蓮。又問：如何是禪？向道：鷓鴣啼破白雲天。若會得老僧底，盡會得古人底；會得古人底，未必會得老僧底；若會得，老僧當別甑炊香飯供養你也。(老僧底，老僧底，在者裏，在者裏。)　小參：直截根源，不存知解。當陽露出，不費纖毫。若也眨起眉毛，早成蹉過。纔落擬議，便隔千山。所以睦州見僧來便掩門，魯祖見僧來便面壁，可謂真實相為。豈似我輩屑漉漉地說三道四，問妙答元，祖師門下成箇甚麼？雖然，也須識古人譖訛始

得。祇如魯祖面壁，羅山云：我當時見，好與五火抄。何故？為他解放不解收。元沙云：我當時見，也與五火抄。且道與羅山是同是別？二大老雖則各具手眼，檢點將來，總是借西家燈照東家壁。山僧今日將三大老各與五火抄，還會麼？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小參：曲如箭，直如鈎。小是海，大是漚。蚯蚓跳過東海，跛鼈飛上雲霄。參！　示眾：臨濟喝收歸後架，德山棒拋向前坑。不用從前殘羹餿飯，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只把一枝無孔笛，夜深吹徹紫霄穹。　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真人却來乞和尚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曰：拯溺須臨水，嘯月却登峯。　問：有道之臣因甚不用？師曰：無渠著力處。　問：主人不出戶，如何見客？師曰：自有侍者在。　問：既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堂？師曰：淨地恐迷人。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破驢脊上足蒼蠅。曰：見後如何？師曰：鐵牛背上無蚊蚋。　僧參便喝，師亦喝。僧亦喝，師亦又喝。僧復喝，師曰：饒你更喝八萬四千，不如還我未喝前一句。僧無語，師曰：掠虛頭漢，好與三十棒。　師器宇峻特，通內外典。所著有竊言禪餘、內外集及諸法語。生平慎重大法，行道三十年，未嘗輕易許可。

紹興府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

別號散木，會稽夏氏子。生而穎悟，具辨才，觸事解了，性不羈。親沒，投隱峯，參念佛是誰，三晝夜有省。趨似峯，峯叱之退，覺有物礙膺，脇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僧誦傅大士偈，礙膺脫然，便能記持，解甚深義。受具雲棲，掩關寶林，因憶乾峯舉一不得舉二話，豁然大悟。至半堂，訪無念，問：古人道：如紅爐上飛片雪相似。且道還具透關眼也未？念云：我不見有甚麼古人。師急指曰：背後底蹩？念休去。適慈舟和尚來自京師，說法會稽止風塗，師以所得質之。舟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大家草裏輥)。舟復以洞上宗旨次序徵詰，師對以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絲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基。舟曰：子日後開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遂命入室，印以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太史陶石簣、太學張濬元請興復顯聖，住持三十年，在越祖庭首稱其盛。師生平不為律縛，脫略儀軌，腸直如弦，舌快如矢。丙寅臘月朔，作付囑語數紙。四日，過天華，示眾罷，有僧告假，師曰：老僧今日亦欲起程。晚復為眾垂語諄諄，至夜半丑時，右脇

而寂。奉全身塔於顯聖之南山，世壽六十六，僧臘四十三。　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者是〇〇，沈思即不妙。妙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上堂：喚二作三，指七為八，倒柄太阿，佛魔盡殺。却憶東村王大娘，翻著西村李公襪，見者聞者皆笑殺。(解笑者是同參。)拍手曰：噫嘻噓，阿喇喇。(會麼？王大娘著自己鞋，西村李公著自己襪，從無此事。)　晚參，舉鼓山赴閩王請因緣曰：一人死中得活，好手手中呈好手；一人半路抽身，得便宜處失便宜。雪峯道：好隻箭射入九重城裏去，早是拋鈎擲釣。孚上座云：待某甲勘過始得，盲龜跛鼈納敗缺了也。孚趁至中路歸，舉似雪峯，大似把髻投衙。峯云：他有語在，須知不是好心。孚云：老凍膿猶有鄉情在，祇知貪程，不覺蹉路。峯便休。無齒大蟲，傷人不知痛。大眾！經山與麼批判，久參上士定知雪峯做處。若是初機，切不得向他三人分上著脚，直須自己有箇活路始得。(自己若無活路，爭明得他人優劣？者箇公案，大慧捉得賊子、雲門捉得賊魁，可謂各具一隻眼矣。然畢竟事主分上猶少檢點在。當時鼓山若是箇咬人師子，待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劈面便與一掌？且教孚老頰上並雕兩行金印，看渠將甚面孔見人破戒？雖然直截提持，還有代孚老原罪底一語在，不得錯舉。)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拈絲絛示之，曰：此是杭州六分銀買得底。　問：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莫謗他好。曰：作麼生得不謗去？師曰：蒼天，蒼天。(別云：老僧謗了也。)問：和尚常教人放下，未審放下箇甚麼？師曰：優鉢羅華三千年開一度。(別云：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　問：麻谷參章敬，章敬道是意旨如何？師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別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僧問：如何是差別一著？師云：當斷不斷。(別云：是差別一著。)僧無語。旁僧云：某甲斷得。師曰：作麼生斷？(別但目視之，曰：咦。)僧云：適間肚饑喫飯，如今甚飽。師云：亦未斷得。(別云：你得恁麼無脊骨。)云：和尚莫瞞人好。(又代答云：更與你一萬箇未在。)　雲棲大師舉高峯海底泥牛話問師，師將旁僧推出，乃云：大眾證明，　雲棲大師示眾：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眾下語不契，師云：多謝和尚罣念。一眾改容。(別云：將謂和尚記得。)　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一客云：我會也，我會也。師云：你作麼會？客作驢鳴，師休去。(彩雲端裏仙人現，手把芙蓉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喫芋次，問客：天是禪，地是禪，且道芋頭是禪不？客拈起芋頭，師曰：未在。客云：師意如何？師拈起芋頭劈面擲。(只合自打三拳，擲人作麼？)　麥浪、靈虛侍次，師召麥浪、靈虛：有吹毛偈，汝批判看。麥云：借吹毛劒看。靈以手作斫勢，麥云：是白鐵。靈云：我適纔從橋上過，打碎了箇鉢盂。麥云：好敗缺。師曰：且喜靈虛脚跟穩密，其如麥浪氣宇如王。　同陶石簣、無念師

向火次，石簣曰：無念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師曰：向火背猶寒。　李次公居士問：老師還辨得某甲麼？師云：你是箇無主孤魂。石簣曰：他是有主底。師不答。次公云：老師安知某甲無主？(別云：你兩箇都好一坑埋却。)師曰：好箇有主底。　麥浪舉：黃中丞訪少林和尚，未下轎便問：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大師云：若被老僧看見，一棒打殺餧狗。我今日要一棒打殺和尚，和尚還作麼生？少林無對。(代云：老僧不是世尊，中丞照顧性命。)若問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待中丞脚跟點地，却向他道。(別云：你要做雲門那？)　問：古人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公案俱是鴛鴦，如何是金鍼？師拿起淨瓶云：者箇是淨瓶。云：者箇亦是鴛鴦，不是金鍼。師云：却被汝道著。六禺問：和尚未到此間，大眾未集法會，是何境界？師曰：門對陶公嶺。曰：如何是法身？師曰：背倚秦望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開口道不得。曰：道了也。師曰：好狗不逐塊。　問：世尊拈花是敗缺，和尚上堂，不惟拈槌豎拂，抑且說長道短，是敗缺不？師曰：被汝勘破。曰：如何得無敗闕？師曰：喫三頓飯。曰：猶是敗缺。師曰：喫飯又恁麼去也。乃曰：師僧家不解息心，只管於自心起種種異見。若是坐得斷底，佛來也三十棒，魔來也三十棒。進云：既云坐斷，為甚麼用打？師曰：只為喚作佛、喚作魔，所以不得不打。　師至杭城，文谷師等數員知識、慧聞師等數員法師及縉紳護法，各命侍者持柬迎師。慧聞法師柬內云：今日大眾欲與和尚作家相見，和尚若來，已墮情識；和尚不來，猶缺慈悲。師閱畢，即將眾簡一齊扯碎，厲聲云：者些客作漢，敢於老僧處納敗缺耶？師至，即升堂正立。慧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師與一掌，云：速道！速道！慧面赤無語。師曰：死漢！文谷師遂率眾作禮，　同達觀大師、月川和尚、大司成陶石簣、大中丞左心源、內翰黃慎軒、曾仲水、朱友石玩月次，慎軒問：馬祖玩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睡我立，不得為說。慎軒亟起謝過。(代云：睡底見立底。)二師咸云：吾下語不如此人。　巡漕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我在京都走一遭，未曾遇著一箇人。蘇擬進語，師曰：金鍼失也。　僧問：禮拜是？問訊是？師云：隨汝顛倒。(別云：你且出去。)僧便喝，師曰：成箇甚麼？僧禮拜。　推府黃橋海問梵志：與世尊論義。梵志拂袖而去，中途有省。(約云：住！住！你道他省箇甚麼？待伊擬議，劈面便掌。)謂弟子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墮處粗；是見不受負，墮處細。(約住云：道！道！擬議便掌。)如何是負墮處粗、負墮處細？(驢年去。)師曰：連我也不會。(但召橋海，海應諾曰：是甚麼義？待擬議，揮曰：去！莫負墮。)黃無語。(兩箇死漢。)　推府李九嶷問：何故眾中無一人發問？

師曰：他們都是佛。(別云：放老僧自在。)曰：何謂也？師曰：問即落第二門。僧問曰：除却門風方便外，別有為人處麼？師曰：我不如一切人。(別云：老僧被你勘破。)曰：何故不如？師曰：他無方便。進士黃石思問：如何是殺人刀？(豎起拳頭曰：道！道！)師曰：布鼓當軒誰敢擊？曰：如何是活人劒？(豎起拳頭曰：道！道！)師曰：雖然，後學也堪為。　問：教中云：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且如中間事作麼生？師曰：只可自知。(熟睡饒譋語。)　福城寺山門回祿，僧問：盡道金剛不壞身，者四箇漢那裏去了？(擒住云：阿誰恁麼道？擬議痛與一掌。)師曰：壞者不是金剛。曰：者箇鼈？師曰：不可以色相見如來。　海眼問：和尚到城中，穿得幾箇髑髏？(劈面掌云：穿得一箇。)師曰：兩三箇。海伸手索云：將來與某甲看。師曰：從人索者不是好手。　僧問：某甲二六時中不念佛、不參禪、不看教、不斷妄想、不取真如，(約云：住！住！莫費力。)但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任性自在，可合道不？(驢年夢見。)師曰：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曰：如此則一切皆出四病不得，如何修行？師曰：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說得道理好。)　問：有情化無情，佛性甚麼處去也？師曰：有情化無情。曰：佛性鼈？師云：甚麼處去也？進云：有情化有情，因甚麼會變化？師曰：有情化有情。僧不契。問：乍會時有賓主否？師曰：賓主歷然。問：還分別否？師曰：兩眼對兩眼。(恁麼道猶是賓。)　問：圓眼為何売兒恁麼大、核兒恁麼小？師曰：位高者心必小。(別云：取核兒來看。)　問：性宗與相宗是同是別？師曰：翻手覆手。(別云：山僧無兩箇舌頭。)　問：睡快活？講經快活？師曰：都快活。(別云：都不快活。)因快活在內在外？師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別云：苦！苦！)曰：不要把我們儒書用。師云：我是尋常語，居士自作書。會　問：性宗緊要處，乞示一二。師曰：性宗無甚麼緊要處。　問：周海門相會否？師曰：常會。曰：他是道學耶？是禪宗耶？師曰：道學。曰：恁麼則不合也。師云：在天而天，在人而人。　張翰林問：世尊幾時陞座？(未問已前。)師云：居士甚處見世尊？士擬議。(過去了也。)師曰：處尚不知，要問幾時？　抱朴蓮問：香嚴上樹話，未審和尚有何方便通箇消息？師曰：我定是無命底。蓮曰：是則是，只是做性命不著，不算好漢。　僧問：殃崛持佛語往告女子，因何便生下？師曰：何曾生下？曰：恁麼則在腹中好，沒奈何。師曰：生下則不復更恁麼也。　師歎曰：處世若探湯，不如歸去好。僧曰：到甚麼處去？師曰：知得底是我。同參。　僧問：此身敗壞後，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問者等大事，更禮三拜，不與你說。師云：止！止！是甚麼處安身？僧不解，師咄之。僧跪求示，師云：去！佛也奈何你不得。　火頭問：灰塵滿天，何時得清淨去？師曰：且燒

火。　麥浪指南侍次，師召指南老僧：四大不和，汝能療之乎？(劈面一掌，教伊和筋活血去。)南云：蒼天！蒼天！師復問麥，麥云：譫語作麼？師云：不如者箇不識字底。(指南新婦子、麥浪老婆禪、湛老破棺材，且擡放一邊。)　雪庭參，禮拜起，便問：和尚在此作麼？師云：殺人。(別云：恭候撿點。)雪云：有者等手段。(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師云：五六年不見，只道你鼻孔向上了，元來猶作者般去就。出去！(中毒也不知。)　問：虎生七子，第幾箇無尾巴？師曰：祇者箇無尾巴。復頌曰：問答總無差，如將扇子遮。來人須覿面，莫看扇中花。(別云：七子且置，虎鼾？待伊擬議，劈面便掌。)　僧問：如何是一老？(豎起拳頭)師云：昔人猶在非昔人，自是兒童認不真。問：如何一不老？(豎起拳頭)師云：除却幻身見端的，不知誰是白頭翁？問：如何是親人不得度？(豎起拳頭)師云：一念生心成罣礙。問：如何是渠不度親人？(豎起拳頭)師云：全身放下孰為親？問：如何是不借別人家裏物？(豎起拳頭)師云：有語還成妄，無言未是真。擬欲求元旨，直是眼中塵。(五箇拳頭，一箇殺、一箇活，一箇縱、一箇奪，一箇全殺全活、全縱全奪。有人檢點得出，破戒賞伊一頓拳頭；檢點不出，一頓拳頭破戒自喫。)　問：德雲常住妙高峯，善財如何參不見？師云：對面不相識。進云：如何別峯又見？師云：舉意便知。有　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云：有口不能道。(別云：空手來與你道。)　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穿衣喫飯。(別云：不是闍黎應問。)　僧問：明知生死是不生之法，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師曰：只是箇數珠。(湛老與麼答話亦未在。)曰：某甲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別云：不會已被轉卻。)　僧舉：鶴林素因僧敲門，素云：是誰？云：是僧。素云：非但是僧，佛來也不著。今問：和尚為甚麼不著？師云：當面被瞞。又云：我當時若在，但云：謝和尚慈悲。　師一日作痛苦聲云：吾死即死矣，奈何先師事無下落處？眾中有體仁云：此事已有麥浪在，何出此言？師云：他於第二門頭即得。麥浪云：和尚失却了也。師云：我失者一頂禪衣耳，此事如何失却？麥云：一之已甚。師默然。　居士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曰：不可全靠老僧。(別云：患聾麼？)　問：如何是直下見性？師曰：者問也不少。曰：不少箇甚麼？師曰：問我即不得。　麥浪問：如何是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師曰：不答。曰：何故不答？師曰：答即芽生。(爛已爛了，說甚芽生？)　問：如何是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拈拄杖云：者箇喚作甚麼？曰：拄杖子。師曰：又道離諸名相。(互相鈍置。)　問：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拈槌豎拂、言談語句都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此是甚麼人語？我不記得，汝試舉看。曰：此是智，如何是不到處？師曰：汝欠伶俐，何不審他來歷？(直饒審得，也是鬼家活計。)良久曰：汝更要問那？僧

擬舉口，師推開入室。　問：既是師子兒，為甚却被狐貍咬？師云：被汝一問，直得口塞。(別云：闍黎莫瞌睡。)曰：為甚如此？師曰：若是師子，決不逐塊。(湛老只曉得師子不逐塊，未識得狐貍咬人在。我道學人是師子，只因瞌睡；師家是野狐，卻解惺惺。)　師開法雲門時，麥浪在雲棲，大眾以書招之。麥即以白紙一幅封固，如回書式，上寫偈一首。偈曰：上覆雲門眾古錐，陳年故紙漫躊躇。假饒透過三千則，猶有雲棲一紙書。眾人不憤，且不知所措。(偌大雲門無一僧，可歎。)即以呈師。師即拈來，中扯一孔云：大眾證明，老僧透過去也。眾如言寄去，麥即至。　明翮問：亙古亙今，我信無有。第二人為甚麼公案透不得？師曰：汝有甚麼公案透不得？舉來看。翮擬開口，師曰：去！去！汝不是好人。　問：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如何是聲？師曰：者箇不是聲。(別云：老僧不問。)　僧問：不落生滅時如何？(擒住云：道！道！擬議即打出。)師曰：不答。曰：豈無方便？師曰：方便即生滅也。(好箇問頭，被湛老鈍置了也。)　問：木叉和尚道：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當時若問，和尚作麼生？師曰：者野狐精。又云：我定是沒有性命底。　僧問：無夢無想，如何是某甲主人？師云：你名甚麼？僧云：大化。師曰：你且去。　僧問：馬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為復明大機？明大用？(劈頭一棒，問伊：是大機？是大用？伊若擬答，連棒打出。)師曰：一般米麵。曰：意旨如何？師曰：由人造作。(湛老孤負此僧去也。)　僧問：某甲昨日洗浴得箇境界，祇是說不出。師指童子曰：是伊也知得麼？曰：他也知得。師曰：若是知得，決定不隨人所轉。　僧問：離心意識參，絕聖凡路學。且如心意識作麼生離？師曰：將心識來，我為汝離。曰：將不得來。師曰：既將不得來，用離作麼？(葛藤不了)　明翮問：某甲看箇放下拂子因緣，(驀面掌云：錯。)　只是教人休去歇去，莫住化城，是否？師曰：不是。你看他古人問：如何是法身？豎起拂子。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放下拂子。豈可作放下論耶？若真正悟明，放下不放下總是閒話。所以道：末後一著，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葛藤遍地)　問：如何是超然不借借？師云：我聽不清，你再問看。曰：學人不肯在。師云：者是借。僧喝，師云：猶是借。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拜云：推散大眾去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首座問：未有之言，請和尚道。師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僧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燥漢。(別云間言語)　麥浪問：如何是無住本？師舉起拂子，麥云：無住還有本麼？師云：汝適纔問甚麼？麥云：無住本。師云：還有本麼？麥禮拜。(大家草裏輥)　麥浪問：如何是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云：汝年多少？麥云：與和尚同條生，不同條死。師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　師上堂，舉無

縫塔話，下座。後素源問麥浪：如何是無縫塔？麥與一掌。復生問麥：如何是無縫塔？麥云：明日來向汝道。湛源問麥：如何是無縫塔？麥云：問取和尚去。三人入方丈，舉前話，師以三人初心者曲陳其事，麥云：他日有人罵老和尚，扯葛藤在。師云：你若他日罵我，我即今合掌禮拜。　師問麥浪：在菴中作甚麼？麥云：種田。師云：何不來此隨眾？麥云：爭似種田博飯喫？師云：是何田地，便作此說？麥云：和尚是何田地？師云：也不可草草。麥云：和尚也不可草草，和尚若不草草，如何便說某甲草草？師休去。(老葛藤生嫩葛藤。)　師舉婆子燒菴話擬問麥浪，(劈面掌云：者臭老婆。)麥抱住，師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他也恁麼，你也恁麼，不知弄到甚麼？麥云：他是恁麼，我是那麼，不知弄到甚麼？(別云：是你恁麼，累我恁麼。便與一掌。)師云：也不得草草。(更與一掌。)麥作女人拜云：和尚萬福。(老騷婆養小騷婆。)　師觀水次，麥浪問：天人見為琉璃，魚龍見為窟宅，和尚見作甚麼？師云：水。麥云：恁麼落在人見中。師云：好聰明。　師一日入園，捉菜蟲一握，旁僧問云：是甚麼？(口是禍門。)師以蟲擦殺，曰：者業障，者業障。(劈面一掌，救取菜蟲。)曰：和尚為甚殺生？(自刎不殊，抱石投井。)師云：你償命，你償命。(到者裏還有人救得者僧麼？若救不得，心圓代救去也。聲未絕，驀拈拄杖，旋風打散。)　新到從淮上來，求開示，師曰：汝鎮江來麼？曰：是。又云：從蘇州過麼？曰：是。師云：開示已竟。(別云：汝莫向者裏會。)　問：兩口一無舌，意旨如何？師曰：與汝說破了也。(別云：老僧現有舌，爭解道？)。曰：求和尚再通方便。師便打。　瑞白問：大眾濟濟，燈燭煌煌，請和尚指示。師云：有眼皆見。(別云：闍黎不唧[口*留]。)進云：恁麼則箇箇成佛去也。師云：你眼不瞎。(別云：瞎。)又問：萬竹林中事，不問石傘峯頭，意旨如何？師默然，瑞禮拜。進云：祇如萬竹林中又作麼生？師云：三莖四莖斜，七莖八莖曲。進云：萬竹林中與石傘峯頭是同是別？師云：三莖四莖斜。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七莖八莖曲。瑞拜起曰：佛法已蒙師指示，正偏不落有無機。師曰：不落正偏，你作麼生道？瑞便問訊歸位。(此曹洞下四賓主法門，會得便作唱導。師偶錄一則，備員而已。)　破山呈解曰：某甲得箇小休歇。師云：休歇事作麼生？山曰：師姑元是女人做。師曰：者箇且置，祇如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且道明甚麼邊事？山曰：滾湯不養魚。(別云：某甲斫額有分。)師叱之，　問曹源：汝病中作麼生？源云：我祇是病，無作麼生？師云：我即不然。曰：和尚又如何？(別云：要屙別處去。)師云：祇看不病底。(見他不會，便與下蠱。)曰：蝦跳不出斗。師云：你要藥，與你一貼大黃。源云：蒼天！蒼天！師云：巴豆更好。(湛老此處卻有點衲僧氣息。)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云：老

老大大說者箇話。師云：你見我說箇甚麼？僧便出。師云：你却會逃走。(時衰鬼弄人。)

揩黑豆集卷五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四世

天童密雲禪師

諱圓悟，常州宜興蔣氏子。八歲知念佛，春陽遊嬉，輒動世間無常想。十五能躬耕養親，二十六閱壇經，歡喜誦習，知有向上事。負薪入市，釋肩立橫術，竟日不知有人。三十安置妻孥，依禹門傳和尚，脫白執爨，賃舂負米百里外。時以己事[言*口]傳，瞪目直眎，襍以詢罵，慚悶成病，二七日汗下乃蘇。服勞四載，始納僧服，掩關千日，矢明此事。傳屢加勘驗，終不許可。師亦自審，一似有物，昭昭靈靈，卒未泯懷，如是者六載。秋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大端說似人不得正，大地平沈境界，從前礙膺，渙然氷釋。與其師往復縱辯，箭鋒相觸。傳入京參侍二載，歸而上雙徑，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汝登唱道東南，師與之水乳相契。祭酒陶望齡、司空王舜鼎交參[言*口]擊，師之法道盈於海東，自三公始也。傳歸龍池，且老，撾鼓集眾，以衣拂付師。傳入滅，心喪三年，始徇眾請，陞堂開法。明年移海鹽之金粟，明州司李黃端伯迎主鄞山阿育寺。住三月，復遷天童，自是一住十一年。師六坐道場，於金粟、天童最久，應緣甫畢，曳杖入通元，萬眾輓之不可。居六月，示微疾，晨起按行工築，停午臥榻，少選趺坐，頻申而逝，崇禎十五年七月七日也。壽七十七，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塔天童，迎全身窆幻智庵之右隴。　上堂，舉：高峯和尚云：清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參學事畢。師云：高峯之句不妨奇怪，只是不經簡點。今日禹門亦有四句。四句者何？饑飡、渴飲、閒坐、困眠。此四句內亦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簡點得出者，來方丈通箇消息。(火蓮云：兩箇老漢費許多氣力作麼？我者裏只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莫道高峯、圓悟未曾夢見，便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簡點不出。)　上堂：四月十五日已過去，六月十五日猶未來。過去與未來。以拄杖丨，云：都從者裏剖。復以拄杖[中-口+〇]，云：若於此識得根源，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識不得，是不知痛癢底死

漢。莫怪悟上座造口業，壓良為賤。擲下拄杖。復舉：德山初出蜀，於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甚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德山當時無語。師云：我若作德山，只向道：山僧肚饑，揀大者快搬來。使者婆子直得手忙脚亂，打發不迭。及至搬來時，肩擔便行，管教者婆子疑殺行脚衲僧，別有長處。(火蓮云：別無長處。圓舉問息菴：別無長處，意旨如何？息便出去。圓曰：不消一問，匿影逃形。次問湄菴，湄曰：五五二十五。圓曰：未夢見衲僧汗臭氣在。次問覺非，覺上前擒住曰：速道，速道。圓劈面一掌，覺拓開曰：小鬼頭，胡打亂打作麼？圓喝曰：瞎眼漢，教你曉得惡人先做大。湄曰：當斷不斷，反被他算。覺與一掌曰：那裡落節，者裏扳本。湄大笑。)上堂，[踔-么]立座前云：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口*敕]吐痰於地云：眾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脚抹，却歸方丈。　上堂：若論此事，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喝下鐵圍山倒走。一句當天八萬門，句句自然絕滲漏。趙州關，雲門普，雪峯輥毬，禾山打鼓。上來一隊老古錐，看來未解師子哃。汝諸人，須抖擻，轉身路子若能行，處處莫著隨人後。拶著翻身便咬伊，始可人前開大口。且道禹門者裏用箇什麼？驀拈拄杖云：一條拄杖黑如漆，是聖是凡劈脊摟。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韶國師偈通元峯頂，師云：大家在者裏。不是人間，師云：錯下註脚。心外無法，師云：冨塞殺人。滿目青山，師云：有眼如盲。大眾還識韶國師麼？若也識，昔日韶國師，今日老僧不成話墮；若不識，且道是誰之過？下座，云：參。(火蓮云：一坑埋卻，猶較些子。圓云：我不恁麼道。)　因雪，上堂：昨日青山，今朝白雪。眾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迹。惟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　上堂：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不是聖賢，了事凡夫。且事又作麼生了？舉起拂子，云：不喚作拂子便了取好，不喚作拂子便了又喚什麼作事？以拂子擊香几，云：惺惺底惺惺，瞌睡底瞌睡。然喚作惺惺瞌睡，依舊無本可據。喝一喝，云：老僧據本去也。便下座。　上堂：今朝正是正月七，世上相傳是人日。可憐大夢未醒人，却見陰晴起瞋說。令人轉憶雲門老，解道日日是好日。眾兄弟還知雲門老子落處麼？良久，云：只是不分皂白底漆桶。復云：日日好日，當下心息。本無孔竅，寧容情測？各各珍重，不煩久立。　開爐，上堂：烹佛烹祖大爐鞴，煅生煅死惡鉗鎚。驀拈拄杖，云：若是超佛越祖、出生逾死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與通元拄杖子相見。(諸方提唱多用此語，且作麼生說箇相見底道理？莫是向前一喝，拂袖便行，謂之相見麼？莫是接住拄杖，送倒老和尚，謂之相見麼？

莫是奪卻拗卻，擲向別處燒，謂之相見麼？要且不是者箇道理。既不是者箇道理，只者相見二字早剩了也。作麼生是單刀直入法門？咦！三十年後莫謗心圓去好。）　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纔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勝敵還他師子兒。　上堂：通元峯頂，好箇消息。若人識得，參學事畢。喝一喝，云：不煩久立。便下座。　上堂：二月初十，好箇消息。盡大地人，[跳-兆+孛]跳不出。喝一喝，云：百年三萬六千場，反覆原來是者賊。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裡藏身。大慧道：雲門老人恁麼道，只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或有人問徑山：如何是透法身句？向他道：蟭螟眼裡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通元又且不然，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蓮別云：縱使不會，通元話在。）　開爐，上堂：般若如大火聚，擬之則燎却面門。驀拈拄杖連卓，云：當爐不避火者，與拄杖子相見。（蓮云：燋頭爛額堪作甚麼？息云：畏刀避劍堪作甚麼？圓乃震聲一喝。）問：正偏兼帶即不問，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僧擬進語，師復打。云：再犯不容。乃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照顧眉毛多少莖。三世諸佛立地聽，歷歷分明赤骨惺。死柴頭發渾身燄，始可聯輝繼祖燈。　善信求開示，師云：汝為何來？云：弟子不為別事。師云：何為不別事？云：為修行故來乞開示。師云：修行也是別事，做買做賣也是別事。乃至虛空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以至父母、兄弟、妻子，皆是別事。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　問：月明簾外，如何轉身？師云：你但進門來。云：如何是門裏事？師便打。云：請師不用棒、不用喝，將轉身事盡情道一句。師起，云：我倦要睡去。　問：如何是三元三要？師云：你者一問聱？云：某甲不會，請和尚明示。師云：你且放下著。　問：某甲一向做工夫，沒箇入處。師云：誰教你來？僧擬開口，師直打出。　問：古人道：亡僧誦一部佛法。語未絕，師云：亡僧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僧云：乞和尚開示。師云：汝道亡僧還開得口麼？僧無語。師云：既開口不得，佛法合作麼誦？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偶搔頭，云：老僧頭癢。云：還有奇特也無？師展兩手。（別云：老僧頭破血出。）　問：大事未明，乞師開示。師云：你喚甚麼作大事？云：豈無方便？師便打。　問：瑯琊覺讚初祖末句云：師心兮戴大慧。杲云：戴之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即禍生。師拈棒指云：直須動著動著，從教東擲西拋。（瑯琊新婦子，大慧老婆禪，圓悟者漢略較些子。）問：不會做工夫，求師開示。師云：不干老僧事。云：求箇明白路頭。師云：但向暗處走。（別云：我不明白。）　問：諸法從心生，未審心從甚處生？師云：老僧正疑著。居士問：弟子揚州來，為大事不

明。師云：汝既不明，將甚麼來？士無語。　問：還是念佛好？還是做工夫好？師云：總不好。僧擬議，師打云：向者裏會得却好。　問：如何是乾屎橛？師云：田塍上看。(別云：速吐卻。)問：工夫散亂不成片時如何？師打云：我道棒打不開。　問：乞師指箇修行路。師云：我從來不會修行。云：更冀慈悲。師云：一事無成兩鬢絲。　問：古人道：老僧無法與人，祇解識病。時有僧出作禮，古人便歸方丈。意旨如何？師云：汝且出去。僧擬再問，師云：你未知病在。云：如何是某甲未知病處？師舉手搔頭，僧罔措。(者僧渾身是蠱，惹得老漢遍體毒癢，沒著搔處。)　問：眾生即佛，弟子信不過。師云：信不過，且做眾生。云：佛又作麼樣？師云：但肯作眾生，佛即在其中。　問：清水洗塵，塵水歸何處？師云：茅廁裡。云：某甲不會。師云：問取淨頭去。　問：生滅不停，如何降伏？師攔胸搦住云：停不停？云：不會。師放云：恁麼即降伏了也。僧擬進語，師乃叱出。　問：如何是五眼圓明？師曰：老僧止兩隻。　問：未舉念時，意旨如何？師良久。僧擬再舉，師云：去。　問：黑漆皮燈籠，還有亮時也無？師打云：老僧要打破。問：如何得出生死？師云：如何是生死？云：學人不會，乞和尚慈悲。師云：老僧無奈汝何。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僧無語，師乃打。　俗士問：我輩修行，不知從那步起？師云：從你未動脚者一步起。又問：此心如何定得？師云：定即且置，如何是心？士無語。師云：汝且會會心看。　問：大修行人為甚擔枷帶鎖？師云：自作自受無人救。云：萬丈嵓前作揖，百尺竿頭拱手。師云：自拈自弄得人憎。　蘊虛講主參，問：未到金粟時如何？(把住云：道！道！擬議便推出云：你未到在。)師曰：雲岫菴中。曰：到後如何？師云：喫茶已畢。曰：釋迦未出世，祖師不西來，喚甚麼作正法眼藏？師正身云：見麼？(別云：正要闍黎恁麼舉。)曰：有見則不堪。師云：未夢見在。又問：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如何又喚作無位真人？師云：你即今是一物，是無位真人？(別云：座主莫被人瞞好。)曰：若說作兩橛。師云：還我一橛來。云：猶是第二門。師云：怪你做座主，所以會講。　雲怡蔡居士問：渴鹿趁燄，如何歇得？師云：摸取脚跟摩尼珠。云：久埋塵土中，如何急切覓得？師云：滿面羞慚。(別云：不要亂摸。)云：一斬一切斷，如何得此利劍？師云：照顧汝頭。云：等是水味，有品為第一泉，有品為第二泉，作何剖分？師云：飲者自生分別。(別云：一二且置，水作何味？)。云：黑夜中認賊為子，認子為賊，作何判斷？師云：各打三十棒。(別云：戳瞎己眼。)云：家親作祟，如何處置？師云：家無二主。(別云：此事問不得家親。)云：的的主人翁，如何得覿面一見？師云：攔腮與汝掌。(別

云：莫說夢。)云：堪輿家羅經，縱橫移動，針必指南，是誰作主？師云：且向羅經後看。云：家宅是諸人生身活計，見得甚麼便肯破家蕩宅？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別云：破蕩是活計。)云：電光中良驥，瞬息千里，如何得一往追上，欖轡入手？師云：好箇驢前馬後漢。(別云：騎驢更覓驢。)云：大慧云：將八識一刀，憑甚麼安身立命？師云：還我刀子來。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是鏡體？是鏡光？師云：打破鏡來好相見。(別云：早不是了也。)云：未開口已前，為甚便棒便喝？師云：為汝不薦。(別云：老僧只恨手慢。)云：日升月沈，雷轟電掣，山靜雲閒，水流花開，莫非是者箇迸現？如何拈得向脚跟下，要用便用？師云：魚行水濁。(蓮云：迷頭認影。)云：修行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師云：好與三十棒。(別云：真箇黑漫漫地。)云：高峯言：大徹底人未脫生死，為甚命根不斷？命根既未斷，叫做大徹徹底何事？師云：汝喚甚作命根？(別云：莫錯會高峯語。)云：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者一句得恁有力？師云：坐斷乾坤。(是甚麼句？○別云：者箇不是人傳授底，你莫妄想。)　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時值板響，師云：打板了喫粥去。(別云：喫粥後向你道。)　問：雲門餅、趙州茶，和尚者裏有麼？師云：一頓大拳頭。　問：眾中操履好？靜中操履好？師曰：分身兩處看。(別云：莫管他。)　問：乞師指截徑處。師云：汝是甚處人？云：江西。師把住，云：江西到者裏多少路？僧擬議，師推出。　問：古人一言之下，為甚麼便曉得雲門兒孫？師打，云：你是甚麼人？(別云：雲門是兒孫。)僧禮拜，師又打。　問：如何是秘密藏？師云：八萬四千。(別云：瞞人不得。)問：搬石挑沙明甚麼邊事？師云：來日再去挑　行者。問：吞不進、吐不出時如何？師云：問取舌頭　比丘尼。問：如何是本地風光？師云：嘗在汝面門出入。(別云：淨地莫放尿。)尼欣然禮拜，師云：且放過汝。　問：如何是的的大意？師云：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師云：老僧從來未嘗眼花。僧無語。師云：你是最下種也未得在。　問：曹洞宗有君臣偏正。師云：除却君臣偏正，致一問來。云：除君臣偏正，教某更問甚麼？師云：只你恁麼道，是君是臣？是偏是正？僧擬議，師喝出。　問：生死如何透？師打一拳云：向者裏透。問：如何是無生法？師打云：會麼？云：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老僧性命却在汝手裏。(縱不會，和尚性命也在渠手裏。)　師作務次，僧參云：某甲特來參叩和尚。師拖土籃云：為我擡土去。云：某甲只是閒。師云：去！老僧沒工夫說閒話。　問：古人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老僧舌破，為你說不得去。

僧出復入曰：和尚舌破，用冬青葉好。師云：汝為甚著死句？連棒趁出。　問：離却拄杖子，請師別道一句。師掌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僧禮拜，師以脚趯云：更有脚尖在。　岳石帆居士參出，自撰禪門口訣請正。(指云：訣即不問，如何是禪？待伊擬議，便與裂碎。)師接得即置云：閒言語。士云：和尚看看。師閱數行至實字，指問云：此字如何解說？士擬議云：却解說不出。師云：恁麼則是虛言了。士無語。良久又云：和尚者裏有甚麼人護法？師云：貧道法也無，護箇甚麼？　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者飯袋子。(尊於十號，者僧難當。)僧擬開口，師便打。　又僧出禮拜，擬問，師云：適纔你問甚麼？僧罔措，師推倒。(推倒則不無好手，爭奈者僧爬起得快。)　居士問：伎倆盡時如何？師便打。(打即不無，爭奈伎倆盡何？)士擬議，師云：伎倆盡了。　問：死人難活時如何？師云：你且去。僧擬議，師打云：真箇死漢。　問：學人到已一月，不見堂頭時如何？師云：者老漢甚處去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前念過去，後念未生，主人公在何處？師云：立地死漢。(別云：恰好。)僧云：不會。師云：拖出死屍去。(別云：多了箇不會。)　問：如何是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師云：合取狗口。(別云：墮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我不識你。　僧求開示，師翹一足。僧云：一口氣不來時作麼生？師彈足云：但問取他。　問：如何是生死業？師云：即汝是。如何是涅槃心？師云：即汝是。僧禮拜起，師以拄杖指云：去。僧喜躍而出。　問：疑情頓發，因甚麼命根不斷？師云：只為你疑情命根不斷。云：斷後如何？師打云：教你沒處藏身。(蓮別云：一切不疑。)　問：人人有箇本具底影子，為甚踏不著？師云：看脚下。僧禮拜，師與一踏云：却是老僧踏得著。(何曾踏著？)　問：有佛出世，作何供養？(打云：祇將者箇供養。)師云：老僧不受。云：請師方便。師打云：與你一頓。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你會種田不？云：不會。師云：我者裏用你不著。(別云：替我擔糞去。)　興化黃伯初居士參，問：弟子有條拄杖子，見佛殺佛，見祖殺祖，今日特來呈似。師云：放下著。云：弟子連自己都殺却了。師云：將甚麼來？士無語。又問：和尚入閩將甚麼來？師云：祇有貧道。　問：某甲初出家，求和尚開示。師云：出家來多少時？云：去歲。師云：逢人但恁麼說，不得錯舉。　黃司李問：風清月白時如何？師云：大家在者裏。又問：弟子轉機不圓，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問人處。云：不問人時如何？師云：信口道將來。　問：和尚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師云：我曾向道甚麼來？僧無語。師云：元來　錢相國入山。問：如何是如來大意？師云：居士今日從甚處來？云：從人行過底路來。師云：恁麼則不如來了。國無語。(代云：瞞和尚不得。)　問：鐵牛吞却虛空時如何？師

云：老僧在甚麼處？(別云：鐵牛在那裏？)僧無語。(復云：為什麼不吞卻？)　行者問：如何是無上菩提道？師云：俗人頭戴僧官帽。云：畢竟有何方便？師云：自家摸取好。　僧自徑山來參，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此去徑山五百里。僧喜躍作禮而退。　道者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祖師意？師拈拄杖云：者是百草頭打。云：如何是祖師意？者擬議，師喝退。　問：目前無一法時如何？師云：背後著眼。　問：如何是圓滿覺？師打云：你欠一著。　問：如何是新年最初行脚句？師云：去。云：如何是步步不錯句？師云：去。　居士問：世間以何為尊？師云：唯汝為尊。(好霹靂)士禮拜，師云：忽然霹靂打汝，又作麼生？士無語。(代云：某甲果然不識痛癢。)　問：如何是急水行船？師云：山僧未做長年三老。僧無語，師打云：崖上看取。(好箇崖上看取，可惜水裏人不會。)　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別云：莫將老僧補。)　居士問：弟子有病，求和尚授記。師云：死。云：再請一語。師云：待汝活時向汝道。　行者超智侍立次，師問：今日有新到麼？者云：無。師便打。(何不掀倒禪牀，也顯天童門下有師兒。)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棒喝交馳，合明何事？師便打，　僧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因甚被生死所留？(蓮云：賺殺閻黎。)師打云：還知麼？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賺殺閻黎。　居士問：者裏風境與嘉興風境如何？師云：處處白雲處處日。(別云：者裏即不問，如何是嘉興？速道！)　問：某甲出山去，忽有人問天童佛法，聲未絕，師便打。僧禮拜，師復打云：逢人不得錯舉。僧起云：祇者是。師云：孟八郎漢。(大小天童，龍頭蛇尾，打了趁出，猶較些子。)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以手攔胸，推倒階下云：是甚麼？僧罔措，師便打。　問：大眾一齊上來，未審和尚將何管待？師打云：只將者箇管待。云：恁麼則箇箇飽齁齁去也。師云：你自己分上作麼生？僧無語。(圓代云：某甲不喫。蓮云：我與你一頓息。代云：某甲飽喫。蓮云：更與你一頓。)師復打。　問：生死不明，乞師指示。師云：正好消息。僧禮拜，師詰云：你道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便打。　居士問：誦經持呪還了得生死不？師云：了不得。士云：作麼生了得？師打云：向者裏薦得方可了得。士云：和尚還有生死不？師云：你若有時我也有，你若無時我也無。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猪癩狗。　問：行住坐臥，如何是學人本身？師云：行住坐臥。(別云：不是行住坐臥。)　獅林問：和尚不會打，福州鄉譚來作麼？師云：換汝眼睛。東土人說話，西天人領略，是何曲調？師云：五音六律不相當。和尚拄杖拂子燒却了，將何示人？師云：正示人。和尚歸金粟，有幾人相伴？師云：盡大地人。　新到參，方擬人事，師云：已相見了也。速退，速退。云：和尚因甚著忙？師高聲云：道甚麼？云：某甲博山

來。師便打，僧云：打錯了。師云：汝動足時即錯了，在者裏覓甚麼盆？連棒打出。(拈云：動足來時不打，此時纔打，豈不是和尚錯？)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杭州。師云：杭州有幾多官員在任？幾多官員不在任？(代云：有告示，不許窺探。)云：不知。師云：你不從杭州來。僧擬議，師叱出。　師問僧：那裏來？云：蘇州來。師云：那裏人？云：金華人。師云：到蘇州作甚麼？云：一事也無。師云：恁麼則空去空回也。云：長遠如此。師云：長遠如此箇甚麼？云：不知。師打云：還知麼？僧無語。師云：又道長遠如此。　師採豆莢次，有僧參。師問：那裏來？云：紹興來。師云：紹興還有豆莢也無？云：有。師云：既有，來作甚麼？云：特來禮和尚。師云：喫茶去。　求如居士呈偈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盆盂無柄，徒勞把捉。大千沙界，法王正覺。若人會得，是名絕學(盆盂柄太多了)。且云：弟子有箇會處，求和尚證明。師未過手，便云：我已為汝證明了也。云：此是會處，還有箇行處。先不得，後不得，正與麼時恁麼得？咦！老鼠見猫兒，動也動不得。師云：你者獃子。云：和尚家風已盡知，原來祇是者些兒。若云更有元和妙，虛空它孔總成癡。師云：一發獃了。士拂袖便出。次夕，復入室。師云：今日又作麼生？士就師膝一捏。師云：你試道看。云：和尚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師云：你試潑看。士轉身作女人拜，便出。　師一晚與五峯話次，驀伸脚云：你作麼生？峯以脚趯之。師笑云：未在，未在。云：和尚道看。師倒臥。峯云：也只是困。師云：你又與麼去也。峯乃禮拜。　石車參。師問：那裏來？云：雲門來。師云：幾時起身？車打一圓相。師云：不可亂做。云：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師云：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車即提起左脚。師云：者還不是。車又提起右脚。師云：錯也。云：風吹別調中。師休去。　新到參，方禮拜，師乃蹋之。僧擬開口，師便打出。　僧纔禮拜，師以杖抵云：去！去！云：某甲話也未問。師云：設若問話，堪作甚麼？僧擬議，師喝出。　僧參，自敘諸方相見機緣將畢，師咳[口*敕]一聲唾地云：你道道看。僧罔措，師連棒打出。　僧呈偈，師接得即搽破，顧僧云：今日多少泥水匠？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師打云：是多少？僧豎拳，師直打出。　河南僧參，喫茶次，師問：曾到少林麼？僧云：曾到。師云：堂頭和尚如何？云：提唱為主。師云：提唱箇甚麼？僧無語。師舉起茶盞云：還提唱者箇麼？云：拈來無不是。師云：錯認定盤星。僧復無語。　師問僧：甚處來？云：天目來。師云：高峯祖師安麼？僧無語。(代云：謝和尚挂念。)師云：想必你不從天目來。　鉼匋僧參，呈一圓相，後書偈云：鉼匋燒得破砂盆，不妨拈出眾人驚。祖師一見攢眉哭，後來那有者兒孫？師目竟即搽破，顧僧云：如何解交？(者

僧無風起浪，卻不知悟老在伊未舉已前垂手。所以道：句後出身有萬千，句前出身無一箇。)僧罔措，師趁出。　華山僧參，師問：華山道場做完也未？云：已畢。師云：既畢又來做甚麼？僧無語。　僧參，師問：甚處來？云：河南。師云：臨濟大師道：不在河南，定在河北。即今在河南河北？云：在河南。師云：何不教他同來？僧無語。(代云：若教即不來。)師云：掠虛漢出去。　僧呈偈云：未明心地印，追究祖師關。識破分明也，前三三與後三三。師云：不前不後是多少？僧擬議，師打出。　一僧入室云：某甲有箇見處。師云：汝作麼見？僧擬對，師搖手云：未見在。僧云：和尚道一句看。師云：待老僧別有箇見處即向汝道。僧罔措，師叱出。　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揚州。師云：來作甚麼？云：生死不明來見和尚。師曰：他死了。僧沈吟，師以杖逐出，復喚：闍黎。僧回首，師曰：虛生浪死漢。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博山來。師云：住多少年？云：三年。師云：喫多少飯？僧無語。(蓮代與一拳)　揚州僧同居士參，師云：古人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且道是甚麼人？士云：古人。(蓮別與一掌)師云：古人在甚麼處？士云：古人與今人同體。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將甚麼作體？士無語。僧云：此居士特來請問和尚無開口處。師云：你口向甚麼處開？僧云：向和尚脚跟下開。師云：向汝道甚麼？僧亦無語。　師問僧：今日多少人擡樹？僧云：八十多。師云：多多少？云：八十一箇。師曰：那箇起頭那箇住？僧無語。　嘉興密印寺僧參，師曰：當初高峯和尚亦是密印寺裏出身。僧云：是。師云：即今在甚麼處？僧茫然，師云：且坐喫茶。　天竺二僧參，師問：甚麼處來？云：海上來。師曰：海上觀音與天竺觀音如何？云：一樣。(蓮別但豎二指)師指僧曰：與你一樣耶？與者上座一樣耶？二僧俱無語。　二僧論大顛擯首座話，一云：令當行。一云：賊被狗咬。爭之不已，白師，師云：祇如賊被狗咬，落在那箇分上？一僧云：首座分上。師遂一齊擯出。(句後不會，何況句前？)　示純一上人。參禪正忌襍毒，入心貴乎純一。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須知參禪也是第二，修元門也是第二，成仙也是第二，作佛也是第二，生也是第二，死也是第二。總之，凡起一念皆是第二。苟真實要會純一無襍，但向一念未生前看，行也看、住也看、坐也看、臥也看，一看看得，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不覺不知，忽然覿面相逢，始覺從前錯用心。　示時功林居士。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為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者是為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所以貧道徵居士

云：祇如不痛不癢時如何？居士如果要了生死、透識神，但看者一扇子落在甚麼處，則自然知道者一扇初不曾打在痛上。真果似棒打石人頭，便見臨濟大師道：我被黃檗先師打六十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彼豈以知痛癢者為然哉？　示林道人。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睹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亦不見有元有妙、有覺不覺，亦不見有道不道，不見有空不空，不見有真不真，亦不見有苦樂昏慧、火宅清涼。所以貧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即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　示靜虛禪人。真欲超生脫死，須辦鐵石心，如枯木死灰，聖念凡情俱無起滅，於淨贏贏、赤灑灑上洞然契證，明見得徹、諦信得及，與從上佛祖握臂共行，無有差忒。更須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純一無襍，纔有纖豪起滅，便是生死因緣，無有超脫之期。務使如鳥出籠，無欲無依，舉動施為常在本分中，真踐實履，無虛弃工夫。趙州二十年不襍用心，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信知從上古人皆自尋常日用中密密體驗，始能臨末稍頭，不怕甕中走鼈耳。　復清都史居士。居士越要菢天菢地、自繇自在，終不能得，乃與隱隱陰魔對敵。故有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直須堅豎脊梁，全身翻轉，猛著精彩，把世出世閒一口吞盡，不用菢天菢地，而自菢天菢地，赤條條去也。若胸次中一豪治不盡，要了生死，無有是處。故曰：豪釐繫念，三途業因。非虛語也。　復子元劉居士。來書一發願、二程途、三醒悟、四工夫，足見居士立志真實，骨器不凡，聰明靈利，異於常人。然細玩之，悟境未實，現相非真。現相急須撥採，悟境著實參期。若不期悟，發願枉發，程途枉行，工夫枉為。何也？未悟時期悟為工夫，不悟不休為程途，不悟不休為發願。如悟，則乘其悟力，以茲利己，以茲利人，則工夫、程途、發願皆在其間，不假別發願、別程途、別工夫耳。且果悟，則一一不著，問人而自明矣。　復紀常陳居士。學道當先期悟，以悟力充至頭頭無間，則無昧悟力，而平時熟習自無地矣。(要言不煩)　復元怙張居士。菢與此事相應，則世緣不待拋而自拋，知見不待離而自離，語言不待忘而自忘。總之，世出世間語言知見都來與道人分上無干涉者，無他，因與此事相應故也。　復似孫江居士。手諭認得言思路絕一著，又云於古德言句有彼此乖迕不能無疑者，總之未真證得言思路絕故也。若果證得，則自然一心不生；一心不生，則妄情不起；妄情不起，則無現業流識；無現業流識，則曠劫習氣頓淨矣。然則試問居士：如何是言思路絕底一著？切莫學恁麼說便當了也。　復吳道

婆。五宗差別之語言，亦無非明人人本分一著。若離人人本分一著別有差別之智，則隨名相展轉生差別之情識，依舊無自繇分。當知涅槃妙心是大海，差別智是雨滴。滴雖不同，總歸大海，自無差別。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是正宗正旨。若有差別之智勝過涅槃者，是為魔說。

紹興府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鄞縣朱氏子。年九歲，聞僧誦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語，遂知信向佛乘。二十九，棄家訪秦望禎山主。禎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有僧造訪，心已預知，遂躬往溪邊候迎，且負渡之。至中流，問僧曰：汝是甚處來？僧答：天竺。心曰：我聞有三天竺，你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僧無對。心復負回，擲於地，曰：且教汝岸上死。(明明指出矣，爭奈者僧不會。)僧歸，病發，遂死。師聞舉，疑情頓發，徹夜參究。次日，拽杖入山，見危石高聳，棄而登，奮躍上下，高聲提曰：從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復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只在今日了。狠提至日午，忽然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輪相似。乃衝口說偈曰：石貼背脊骨，翻身脇肋骨。子細看將來，動也動不得。復喝曰：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次往天台，擡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述偈曰：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蹤影，若見他時打斷筋。往參雲棲，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家富小兒驕。)棲云：問道於盲。(恰是。)師云：道豈盲耶？(猶挂唇齒在。)棲云：我盲。(也不得一向。)師打〇相，云：(昔時氣息，爭解忘得？)總在者裏。(莫錯認。)棲指〇相，云：盲。(蝦蟇窟裏，果沒蛟龍。)師云：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棲云：不是箇中人。(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師云：恰好。棲云：好，好。師禮拜，呈偈云：不解西方不學禪。(棲著語云：低聲，低聲。)偶來塵世却隨緣。(棲云：解也，學也。)三間茅屋傍溪住。(棲云：溪深路滑。)兩扇竹窗關月眠。(棲云：春色滿園關不住。)碎盡衲衣那有結。(棲云：爭似寸絲不挂。)養長頭髮欲成顛。(棲云：成顛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棲云：胡餅裏討汁。)白雪飄飄六月天。(棲云：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參龍池，一見便把住曰：佛不見身知是佛且置，如何是？若實有，知別無佛。池曰：有了你，沒有我。師拓開，池云：雪嶠不得老僧道。師禮拜。次年復參池，池豎一指，師云：喚作甚麼？(別云：得恁麼無意智。)池休去。一日著草鞋入方丈，池云：你草鞋猶未脫也。師云：何處見我草鞋來？(別云：特來方丈。)池微笑。師呈偈云：數載龍池三度登，重重問話舌生冰。草鞋分付虎狼去，雙髻峯頭一箇僧。順治丁亥八月十九日，師示微疾，次日封鐘板，親書一

紙示眾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至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花飛之句，奄然坐逝，壽七十八，塔於雲門之右麓。　上堂：雲門宗旨絕商量，函蓋乾坤不覆藏。觸著頂門便顛蹶。棒頭指出好兒郎。僧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時如何。師曰。露出野狐精。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亘古開先風景異。此山何似紫袈裟。無言童子分明說。那箇男兒先到家。喝云。易復易。難復難。何人施大臂。斬斷祖師關。　上堂。四十年來恁麼行。斬開碧落血腥腥。其中果有希奇事。師子遊行不問程。稽首燈王如來。普願微塵國土眾生。同入般若波羅蜜門。且道作麼生入。舉拂子云。鑒。　陞座。怒雷擊碎須彌石。化作大洋海底雪。泥牛吼。木馬嘶。拔出波斯眼中楔。春晴桃李盡風流。在處綠楊黃鳥擲。惟有住山人打眠。平生佛祖無交涉。無交涉。山花處處流鮮血。拍膝一下云。咦。　顓愚師切菜次。師曰。作麼生切。愚云。刀刀到底。師曰。用許多氣力作麼。愚云。你作麼生。師曰。一刀到底。(用許多氣力作麼。)　黃端伯入山。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黃云。雪溶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黃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曰。雪老。黃禮拜。　黃問。既是出家人。何不剃髮。師云。與居士一般。黃云。要做官那。師作扶翅勢。黃大笑。師曰。當時龐公也甚利害。黃云。當面蹉過。師目視之。黃云。咦。　程季清問。一庭月色。如何收拾得起。師曰。且待明早看。(別云。滿盛黑漆桶。)　程問。心字中作麼生加者一撇。師曰。漏。(別云。越途越黑。)僧問：有殺人刀、活人劍便請用。師曰：不是時。(別云：劍去久矣。)僧云：借看得麼？師曰：鈍。僧云：有石頭在。師擊拂子三下，僧禮拜。(錯認定盤星。)　僧問：常言：生死事大，無常迅速。還是幻身受？法身受？若幻身受，幻身無體何可受？(恁麼即不消問得也。)若法身受，法身同虛空。(是伊虛空不解恁麼問。)畢竟生死在何處？(迷悶可憐。)師曰：汝今年多少？僧云：三十九歲。師云：汝三十九歲前在何處？僧無語。師曰：者箇便是生死。僧云：要見在何處迷起？師舉茶，曰：者箇喚作甚麼？僧曰：茶杯。師曰：向者裏迷起。(鈍置可憐。)　駱沆瀣問：某心緒常亂作麼生？師曰：正亂時是看甚麼物？駱云：是主人公。師曰：若說是主人公，轉轉亂起來也。　師與蔡五岳過放生池，師曰：許多魚何不放些去？蔡曰：我者裏飛去底。(別云：在水裏。)師以扇打，云：還在者裏。(我若見伊問，便將雪老推入池中。)　陸文虎請齋，師曰：風雲際會時如何？陸云：原是箇文虎。師曰：只道得八成。陸曰：風雲際會時如何？師曰：虎生角也　道。開問：近今佛法如何？師云：拄杖長一丈。　開問：清淨雪山還有狗子也無？師曰：不消得。開曰：背後底覷？師曰：兩箇。開擬議，師便

打。開把住拄杖，師曰：侍者點茶來。開放手，師曰：多少伎倆，一杯茶冰消瓦解。(兩箇漢一場懨懨。)　師捫蝨次，聞谷師向背後拍肩一下，云：和尚慈悲些。(聞谷被眼瞞了也。)師曰：箇箇見血。(聞谷血滴滴也，雪老慈悲，故有落草之談。)　聞谷問：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曰：露天石臼子。曰：意旨如何？師曰：瞎。　唐祈遠問：破屋將倒時，主人如何料理？師豎手，曰：撐。唐云：古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兩手撐時莫費力麼？師曰：屋倒也。　唐問：冤家忽到時作何相待？師曰：裏頭底人覷？唐禮拜，師曰：諸佛諸祖便認得者箇人，喚作大事已畢。唐云：學人亦覺裏頭有人，緣何常似隔一壁？(是你築一壁。)師曰：不是者箇人。　俞彥直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豎一指，俞云：人人有者箇，何必要傳？師云：你只認得指頭。　師坐次，蔡五岳指旁僧云：者邱荒田怎麼好？師曰：直待春到。蔡云：春到來時如何？師曰：犁耙一齊出。　僧問：急水灘頭下一篙時如何？師曰：你還打濕脚也未？僧無語。(不但濕脚，沒頭浸殺。)師喝出。郭黎眉問：如何是無地地主人？師曰：不居陰界。(別云：老僧不識伊。)郭云：菩薩向地獄觀化一巡，誰是同伴？師曰：眼中無珠，脚下無指。(別云：黎眉問老僧。)　郭云：盡三界是箇圜扉，誰人出得？師曰：向三界外問將來。(別云：居士隨喜那。)郭將白紙作一〇相，問云：是甚麼？師曰：起動居士。(別云：莫要老僧下語麼？)　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震威一喝，(別作怕勢。)僧罔措，(不會咬人狗不如。)師直打出。　師一日問侍者曰：一切說得出，到此為甚麼說不出？者云：嗄。師曰：不關口事。　僧問：雲生月際時如何？師曰：甚麼時節？進云：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鳥不宿。　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別云：休糧圖箇甚麼？)曰：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　僧云：望大師慈悲，佛法布施些。師曰：窮。云：大師用不盡底。師曰：慳。僧無語，師拈布毛吹之。僧云：者箇是鳥窠底。師曰：鈍根奴！明明示汝，又道是鳥窠底。(別云：向你道窮，你不信。)　僧問：如何是雲門餅？師曰：官巷口。曰：如何是趙州茶？師曰：不濕嘴。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六月火燒山。曰：意旨如何？師曰：好下蘿蔔。　僧參次，師將拂子擊案一下，曰：者一擊五家宗，是那一家？僧擬答，師喝曰：一擊三千里，果然人不知。　師曰：既是陳尊宿，為甚身子只得半截？眾下語不契。(代云：那半截在學人手裏，待雪老再問，劈面便掌。)師云：前人置得。又云：埋沒他不得。(別云：我也弄不出。又云：莫錯怪老僧。)　僧問：四大分離時向甚麼處去？師曰：棺材裏去。(別云：酒缸裏去。)云：意旨如何？師曰：埋在泥裏。(別云：葫蘆架上懸。)僧禮拜，師喝出。　僧問：如何是第一元？師曰：蝦蟇吞大蟲，頭

動尾巴顛。云：如何是第二元？師曰：赤土畫簸箕，是甚祖師意？云：如何是第三元？師曰：悔殺當年句，鮎魚上竹竿。云：如何是第一要？師曰：乞我一文錢，十字街頭討。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五更侵早起，終歲茫茫了。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月落不成眠，書聲秋閣曉。(代僧云：學人肚裏湊不出者些言句時如何？答云：你只消道箇猫。)　何芝岳、方坦菴、方孩未參次，師曰：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一切智通無障礙？門云：掃地潑水相公來。今日靜明者裏也不掃地、也不潑水相公來也，請下一轉語。(下官難消。)何云：荒田不揀草。(瞎漢。)師大笑，何云：者一笑是賞？是罰？(轉見敗闕。)師復笑，何罔措。(若我在彼，要教渠哭。)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正好著力。(別云：誰教你來問？)。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參。僧云：作麼生參？師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你做幾年工夫了？僧云：四五年。師曰：再做四五年始得。(別云：在何處？)。僧問：無夢無想主人翁在甚麼處？(看你夢想。)師云：在無夢無想處。僧喝，師曰：可惜許。　師問僧：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僧無語。(代與一掌。)師曰：應接不下。(別云：好鈍置你。)　僧問：如何是不涉廉纖一句？師曰：不答。僧云：敗了也。師曰：沒人領會。　僧進方丈，云：會得者箇便禮拜。師曰：者箇是甚麼？僧無語。(代云：原來不會。)師直打出方丈。　葉開生問：覿面相逢，如何指示？(驀與一掌。)師曰：你姓甚麼？葉云：與大師同姓。師曰：你道老僧姓甚麼？葉擬議，(代云：和尚年尊，忘前失後。)師喝出。　祁德公頌佛號，師曰：念佛作麼？祁云：成佛。師云：有一人不念佛亦成佛。祁云：念佛亦成佛。(別云：莫是和尚麼？待伊云：老僧不是者箇人。却向伊云：念佛亦成佛。)師曰：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兩箇沒鼻孔漢互相鈍置。)　祁季超指亭前樹，問：者樹幾時成佛？師曰：成佛久矣。(別云：待季超成時即成。)祁云：為甚纔長出來？師曰：異見眾生。侍者問一僧：還做工夫不？師代曰：早起三碗粥，日中兩碗飯。者云：恁麼則不必做工夫了。師曰：飯裏有砂。者云：或遇無齒人又如何？師曰：天然。(別云：牙根猶硬在。)　師在堦下曝背，見徹崖至，忽作跪勢，曰：意旨如何？崖云：揑怪不少。師驟步歸方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水長船高。(別云：曲彎彎，兩隻角。)云：見後如何？師曰：泥多佛大。(別云：也只是箇牛頭。)　侍者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方塔。云：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塔影。者云：水乾塔倒又如何？師曰：一堆磚。　圍爐次，侍者指火，云：還彫琢得麼？師云：灰。(別云：添炭來。)者云：忽然回燄時如何？師曰：火。(別云：烹茶喫。)　師問侍者：如何是人？者曰：不逢。(不愧雪翁侍者。)師曰：不逢時如何？者云：落日

照青山。師曰：一場懨懨。　師至佛殿，指阿難，云：者一位為甚麼合掌？者云：見尊者來。(別云：也知和尚為人心切。)師曰：施者難消。(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天童和尚，師曰：雖是弟兄，向未往來。僧曰：既是弟兄，為甚麼不往來？師曰：骨肉疎冷。　侍者問：燈盡油乾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別云：睡覺好。)　師問僧：你參甚麼話頭？僧云：一歸何處？師曰：一歸何處？僧無語。(代云：老漢耳背那。)師曰：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不須歸，早立了也。)　師問僧：見甚麼人來？僧云：不曾見人。師曰：當面妄語。　師入堂，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眾無語。(代云：如法問來。)師曰：樹高千尺，葉落歸根。(未是歸根在。)　示禪人。志同孤鶴遠，鉢響亂雲流。夜宿石橋下，曉行黃葉秋。古人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拄杖。若向者裏會得，百城煙水，一場逗漏，伸脚打眠，度人已畢。思之。　示禪人。此事不必向外尋討，但辦一箇乾淨肚皮，無事不辦。做工夫人盡是說工夫者，他會做工夫人默默，十二時中只有一箇不了底心肝橫於胸次，更無第二物也。古人云：那箇拖你死屍來？但向者裏看，不須持呪念經。求人不如求己，誠哉是言也。者箇事要真真實實念茲在茲，虛言浪語一些來不得。示張服卿。雲生黑暗，定知有雨。人生在世，豈不知末後有一堆黃土，青茅冷冷，春秋不管，寒影疎疎。而今人只是一箇膽大，拚自己一段靈明佛性丟向腦後，終日只是受用五欲，貪瞋癡外別無所知，因果輪回亦不肯信，皮頑竟有一丈。思之。　答金太史。已分中事，只在舉足掉臂間，無勞遠覓。若將道理語言湊泊他，轉疎轉遠矣。何以故？他無滋味，無道理，寂泊無為，道理加之，如何使得？西來大師教外別傳者，正為此方人泥於道理文字，弄得嘴頭水漉漉地，不得見性，勞他得得過來掃除葛藤，有直指人心見性之一宗也。今時士大夫做工夫不得力，偏喜解說，不知一切解說他不著。何以故？他無自性、無知解，非佛、非眾生，你作麼生解？直饒文殊、普賢快口利辭，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那事毫沒交涉。若有所得心，欲證西來大意，十萬八千未是遠在。畢竟如何？須要辦箇冰冷心腸，和前所知所覺、道理非道理，乃至世諦習氣一齊掃却。掃不去，拚命掃，忽然掃破釋迦頂相，諸代祖師鼻孔一時穿却，豈不快哉？古人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示聞孝廉。禪宗如黃金布地，在在處處皆作金色，拾得一塊，生生受用不盡。雖然，且未要歡喜，更向深山窮谷裏一二十年灰頭土面忍饑吞餓，撞著咬猪狗手脚，爛槌一頓，方成金器。不然，喚作無用物。　又示一重。一重造業，如蜣螂推糞丸相似，長日在裏許推，直待推殺在裏許方休。他也不怕死在糞堆裏，心心只恨推不出。饒他推得出，只是箇臭糞丸，古往今來推殺萬萬千千恒河沙蜣螂蟲也。倘有一箇

囚地望空飛去(倘有伶俐學人問：飛向甚處去？心圓即對他言：你向甚處來？還向甚處去？)，永不回頭。我說閻羅王亦怕是蟲，　與管乾三居士十二時中念念在天台教上作活計想。汝智者再來，也肯承當麼？若不如是，且依本分向是名真精進、真法供養如來處看。不然，天台教無根無本，飲人殘液，不是丈夫。老漢長日在大歇石上斫額望汝，看你鑽故紙，直鑽到彌勒下生，只是箇管乾。三呵呵。　答李夢白冢宰。近今末法衰替，要箇真參實悟底人，萬中無一，此事大不容易。達磨大師云：行解相應，是名曰祖。而今人總之不論意識卜度、生死結根，總得十分相似皮毛而已，便向人前亂做，宗門掃地矣。或豎指、或喝、或打〇相、或拂袖便行、或作女人拜，此等滅胡種類，皆魔子也，可悲可痛。杜撰長老。稻蔴竹葦，然朽到開先，原非本意。自念福薄德淺(蒙叟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德不並曹溪，緣不儕馬祖，毋寧藏拙，有志者勉之)，言語不重，何能似古人匡宗行道(丈夫自量語，非欺人也)？只可深埋山谷、茅屋石鐺，挨一日是一日，有何道可悟、眾生可度哉？　示宋居士。人命無常，莫作久計。古云：六道中人最靈。你若不明本命元辰，靈從何來？不過多集五欲、貪、瞋、癡耳。肯向喉嚨下割得一刀，方許你稱靈稱聖，居六道中為師為範，要來要去，如脫臭衫。不然，總被他拘管，無自由分。要學佛法，還須真參實悟，十二時中提箇話頭，看來看去，日久歲深，自然桶底脫落、腦門豁開。

常州府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本郡宜興閔氏子。依龍池剃染，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讀楞嚴，至佛叱阿難，此非汝心處，有省。但於乾峯一路涅槃門話有疑。後聞驢鳴，豁然大悟。一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池曰：待你到者田地與你道。師便喝。池曰：汝還起緣心麼？師拂袖便出。久之，受印可。池遷化，師縛茆磬山。後住報恩，　示眾：山僧住箇破院子，不能為汝等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石，為諸人轉大法輪，發大機用。諸人切不得當面蹉過。若蹉過，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一日，驀地入堂一喝，眾駭然無語。(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師四顧而出。次晚，乃召眾曰：(兩重公案。)山僧昨晚為汝等立在萬仞崖頭，命如懸絲。(好人不肯做，要去屎裏臥。)今晚為汝等用老婆禪，亦命如懸絲。(自作自受。)復喝一喝，曰：且道今日者一喝，與昨日一喝，是同是別？(轉見不堪。)會得者，出眾道看。(溺鬼水底招人。)一僧出，(竟有不要命底，大奇。)纔禮拜，師拈棒劈脊便打。(如潑水救火，只恨手脚慢。)僧起，師曰：速道！速道！(猶要作死馬醫在。)僧擬議，師復打。　一居士家，壁上貼戒殺二字，下豎刀杖。有僧問

士云：既戒殺，何故又畜殺生之具？士云：此非殺生之具，殺人之具也。其僧不肯，士乞師代一轉語，師云：喚作殺生之具，入地獄如箭射。士喜躍稽首。　僧問：生死不明，乞師開示。師云：我也不明。云：願和尚慈悲。師云：你將生死來，我為你開示。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豈非生死？師云：又道不明。僧禮拜。　慧生居士問：如何是格物？師拈香爐云：會麼？士云：不會。師云：昔日張無垢問大慧云：如何是格物？慧云：汝但知格物，而不知物格。無垢便悟去。士云：如何是物格？師云：若無物格，爭知格物？　僧琇石參禮，起打一〇相，師云：者瞎漢。石便喝，師亦喝，石云：恁麼則石磬音嘹喨，聾人耳更聞。師云：看脚下。石又喝，師拈棒，石便禮拜。　僧問：元沙道：用處不換機。如何是用處不換機？師舉茶甌云：者箇只好喫茶。　僧問：山河大地盡世界，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如何？師云：汝轉山河大地作自己則易，轉自己作大地山河則難。僧云：山河大地盡是自己，何處更著自己？師擊案云：我打者裏你却不痛，我打你却痛，你作麼生會？僧無語，師云：參。　箬菴問：疑情不起時如何？師云：汝見甚麼道理？進云：言一物即不似。師云：又疑箇甚麼？進云：古人道：似鏡長明。喚甚麼作鏡？師云：真常流注。進云：者是學人疑情邊事。師云：你還見鏡中有物麼？進云：鏡中既無物，為甚麼打破鏡？師云：為無一物。進云：打破鏡來時如何？師云：處處無蹤跡。進云：古人為甚麼又拈椎豎拂？師云：處處無蹤跡。菴便禮拜。　僧問：古人道：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師云：理能伏人。　僧結破地獄印呈，師問云：舌、印、心三處俱用紅色[口*紇]哩字，如何一處放光？乞和尚說破。師云：放下印子與汝道。僧放開手，云：如何得破？師云：破了也。　僧參問：喚作一物即觸，不喚作一物即背時如何？師云：汝喚甚麼作物？僧云：目前法法。師云：觸。僧不進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背。僧無語，師云：喫茶去。　僧參問：踏破千峯來，請師指示。師云：既踏破千峯，你向那裏下脚？僧云：今日親到磬山。師云：磬山是山不是山？僧云：踏破了也。師震聲一喝，僧禮拜。　通琇問：古人十智同真，請師曲垂方便。師云：老僧今日勞倦。云：乞師不吝。師云：試問看。云：千形揉襍，萬象森羅，作麼生同一質？師云：不用巧安排。云：會權歸實而五千退席，拈花別傳而百萬遲疑，作麼生同大事？師云：迷悟同源。云：此坐彼立之不一，太孤太奢之各殊，作麼生總同參？師云：高低普應。云：人心之不同，猶如人面，作麼生同真志？師云：曲不藏直。云：南人惡熱，北人畏寒，作麼生同徧普？師云：寒時寒殺你，熱時熱殺你。云：黃菊經霜綻，紅葉趁風飄，作麼生同具足？師云：枯者從他枯，茂

者從他茂。云：一家懽喜一家憂，作麼生同得失？師云：出得得失來與你道。云：揖讓而鳥獸咸若，征誅而血流漂杵，作麼生同生殺？師云：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云：百舌千聲，殊唇異口，作麼生同音吼？師云：未開口時，其聲如雷。云：各家門，各家戶，作麼生同得入？師云：知出便知入。云：十智已蒙師指示，汾陽當時說到者裏，舌頭拖著地，和尚還肯道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東村王大姐。云：與阿誰同音吼？師便喝。云：作麼生是同生殺？師云：好與三十棒。云：甚麼物同得失？師云：拄杖子今日[跳-兆+孛]跳。云：阿那箇同具足？師云：石敢當。云：是甚麼同徧普？師云：夜半正明。云：何人同真志？師云：波斯嚼鐵。云：孰能總同參？師云：山河大地。云：那箇同大事？師云：孟八郎漢。云：何物同一質？師云：脚下草鞋。云：恁麼則澄潭不礙蛟龍舞，笑殺看樁搖櫓人。師云：一輪明月照，萬影碧潭空。琇云：箇中能有幾人知？便禮拜。　僧問：四大分張，眼光落地，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云：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無心可用。僧復擬語，師連打兩掌。　清辨問：一塵不立時如何？師云：直須打破。云：若打破，又是塵耶？師云：一翳在目。清禮拜。師示偈云：一塵不立猶窠臼，到得心空空亦空，二十空門空不住，大千沙界絕羅籠。　嚴[車*度]轆居士參，師云：久聞居士篤信此事。士云：和尚喚甚麼作此事？師劈面一拂。士云：久嚮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士禮拜。少頃，又入室，師云：今時人亂做者多，若論此事，須當究己，己事既明，然後造差別智。士云：恁麼說話，弟子疑和尚也。師云：只恐你不疑。僧參，云：學人拾得一雙破草鞋，未曾呈似人，今日特來見和尚。師云：將來看。云：從來不假借。師云：難道？云：莫怪學人慳吝。便禮拜。師云：露醜了也。　僧問：忽然打破砂鍋露，出家常茶飯時如何？師云：吞又吞不得，吐又吐不得。僧擬議，師云：著。　崇正乙亥示寂，壽六十一，臘三十七。

湖州府淨名抱朴大蓮禪師

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青山妙嚴祝髮，受具雲棲，久遊講席。一日，自念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入徑山坐禪。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徧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往參龍池。池問：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池曰：雲棲說何法？師云：雲棲不說法。池曰：老僧者裏也不說法。師云：某甲自遠瞻風，何不說法？池曰：老僧牙齒疎缺了。師曰：道不在牙齒上。池云：不是者箇時節了。師云：

道無古今。池云：者樣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池云：已道過了。師云：親切處乞一言。池但據坐而已。師喚侍者點茶來，池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患聾。池休去。次早，進方丈問訊。池曰：昨日上座道：還許明白否？許明即是妄想，不許又是無記。上座作麼生？(今日却該喚侍者點茶來。)師云：和尚問他作麼？池又云：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不是，然後要者等者等。師拂袖便出。一日辭去，池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池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何不出去？)師便喝。(者裏還著得喝麼？)池曰：再喝喝看。師轉身便出，池以源流拂子付之。　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曰：佛還迷否？師曰：迷。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　問：如何是蒜三斤？師曰：斤兩分明。

蘇州府車溪無幻古湛性冲禪師

秀水張氏子。初見無趣，遂有所契。趣一日舉徑山元要頌云：徹骨徹髓道一句，三元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為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為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為汝一人即得，爭奈大眾何？師曰：取即不辭，孤負先聖，喪我後人。　示眾：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徧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是曲為。今時更或光境俱忘，契心平等，究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者裏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葢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曰：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只者是，大千沙界一閒身。　示眾：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面壁，不解寒溫。秘魔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鰌。西院鑷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為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刀斧聲。　示眾，良久，云：世界如許開濶，為甚麼在老僧手裏？便歸方丈。示眾：古德有休去歇去底，特地一場愁。有一念萬年底，死骷髏上無活蛆。還有鬧市裏虎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東壁打教西壁穿。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一僧遽出，師便出去。其僧隨後，云：和尚道甚麼？師曰：老鴉入布袋。　一座主到，師云：古德道：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若恁麼，不如歇去

好。上座還歇得也未？主便喝，師便打，云：客亭尚遠。　二僧到，師問曰：却是作家禪客麼？一僧曰：和尚問甚麼？師曰：且過者裏來。僧擬對，師便打，僧無語，師曰：龍頭蛇尾漢。復指第二僧，僧曰：某甲道過了也。師作拈棒勢，僧擬出，師喝，曰：同坑無異土。　僧到，師問：大德何處來？僧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僧曰：舉即不難，旁觀者哂。(別云：指出不難，恐成培螻。)師曰：不然，你且舉看。僧云：和尚尊重萬福。師曰：我還疑著汝。僧云：不消。師休去。　師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師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紹興府顯聖三宜明盂禪師

錢塘丁氏子，生而有異。八歲與羣兒戲，嬉歌梵唄。十四斷葷，喜習定。有禪者叱其非，令看高峯主人公話。忽一日，觸龐公語，成偈曰：鐵牛解吼，木人善走。心境如何？打箇筋斗。年二十三，投真宗印薙染。喜博聞，印嘗挫抑之。一夕經行，憶婆子轉藏因緣，觸香桌有省。舉似印，印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捉敗趙州。印曰：甚處見趙州？師乃敘所得。印曰：如何是那半藏？師曰：此是透法身事。印遽劈面一掌，師退。次參雲門，入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門問：懷州牛喫禾，為甚麼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門曰：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門曰：如何是一口道不盡的句？師曰：小月落孤峯。門曰：尚疑你在。師遂成偈曰：石傘峯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門揶揄之，師拂袖出。一日入室，門曰：狗子！佛性無意作麼生？師應聲頌曰：佛性無，佛性無，秤錘落井却能浮。曾經捉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門可之，遂囑累焉。冬，從天童悟圓聚，跨門便喝，童默然。師曰：佇思停機，鬼家活計。即出。旁僧曰：蹉過了也。師掌曰：陣後興兵。聞雲門訃，歸哭影堂。眾請小參，舉石霜徧界不曾藏因緣畢，曰：大眾不曾藏，東風搖曳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墻，燕子雙雙繞畫梁。作彈琵琶勢，曰：謾剔銀缸，夜深獨自理宮商。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無縫塔葢覆官家，喫油糍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僚，白牯狸奴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曰：此是無諍三昧。　上堂：點得無油燈，豁開頂門竅。走入鬧市叢中，左右逢源得妙。如何寒山子，忘却來時道。阮藉猖狂，孫登長嘯。　上堂：大眾，世尊拈花後，還有人舉著箇事

麼？良久，曰：要識來年米價，問取東村王大。　上堂：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黑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樹滿荒坵。舍利弗，沒來由，劍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　問：如何透法身底句？師曰：青荷葉上耍孩兒。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清早割菜，晚上擡水。那裏有閒氣力興你們纏？僧無語。師曰：菩提薩婆訶。　普請次，師擎起數珠，翹一足，云：向者裏道得一語，免汝等出坡。一僧云：放下著。師云：甚麼所在？又僧豎拳。師云：亂道出坡去。　僧問：和尚還許商量麼？師豎拳，云：商量看。僧擬議，師打出。僧復入，云：看破了也。師云：那裏是看破處？僧亦豎拳。師云：拄杖為題，試一頌看。僧擬議，師云：弄虛頭漢。亦打。　一僧入室，云：求和尚解制。師曰：金鍼入眼事如何？僧無語，師打出。　僧問：聖僧前著一分，是何宗旨？師云：此話那裏來底？僧云：貼在穿堂裏。師便掌云：是者宗旨。　居士問：吾道一以貫之，且道一從何來？師即席拈豆示云：東關糴來，二兩九錢一石。士罔措，師云：我不負汝。(別云：鷂子過新羅。)　僧問：念佛是誰？師云：城東南。進云：和尚將第二門頭示學人看。師云：瞎漢。僧禮拜。　垂問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僧云：老漢伎倆不忘。師云：草賊大敗。僧云：勘破了也。　垂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道將一句來。僧云：和尚未入室已前，早已三十棒了也。師云：者棒教誰喫？僧云：不得連累學人。師云：蒼天，蒼天。問僧云：懷州牛喫禾，為甚麼益州馬腹脹？僧云：香爐兩箇耳。師云：未在，更道。僧擬進語，師云：者箇所在，許你打妄想那？便趁出。　問僧云：你做甚麼功夫？僧云：參。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你為甚麼進厨下去偷蘿蔔喫？僧罔措，師一喝。　僧問：某甲參萬法，歸一不明，求和尚開示。師顧侍者云：者箇袖口，你與我縫縫。僧罔措，師便喝。　一僧禮拜起，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搦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　僧問：某甲一向參底，是死句、不得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我右邊耳聾，你過左邊來。僧過左邊立，擬問，師便起身云：你嘔死人。一僧纔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直趁出。　問僧云：盡大地是黃金，為甚麼東鄰西舍一貧如洗？僧呈坐具，師便打。　問僧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為甚麼皋亭山與南亭峯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見？僧擬議，師便打。　僧禮拜起，師以鞋覆棹上云：是何意旨？僧一喝，師云：是何意旨？你便喝，直棒出。　問僧云：一人在昭化寺，一人在宗會庵，不得道相見了也，試道看。僧云：人天善知識，作者箇去就。師云：問你相見，證甚麼去就？

僧禮拜，師便打。　儀侍者云：某甲看忘却用心時是箇甚麼？兩年無所契入，乞師指示。師云：堂裏開靜也未？侍云：未。師展兩手云：忘却用心時。　師問云：除却抽釘拔楔外，還有甚麼事也無？眾下語皆不契。宣侍者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師喚宣侍者至云：是你下底語麼？侍云：是。師拈竹篦云：錯下轉語，該打三十。侍云：蒼天！蒼天！師打一竹篦云：蒼天中更添冤苦。復代云：枷上更著杻。　師入堂，一僧云：昨日有箇僧到方丈裏未開口，和尚便打，還是賞伊？罰伊？師豎拳云：會麼？僧擬議，師便打云：雲門者裏賞罰分明。　問僧云：道箇如如早已變了，如何免得無過？僧云：動即不動。師伸手云：我與你打箇拳。僧擬議，師便打。　師恥禪者空腹高心，不明一經，故時及講演，應機接物，有古雲門風，即動止諧謔，一皆密義。康熙乙巳十月十一辭世，壽六十七，臘四十五，塔全身於顯聖前山之陰。

杭州府寶壽石雨明方禪師

別號斷拂，嘉興武塘陳氏子。慧業生知，靈根夙種。年二十二，偶遊雙塔寺，觸昔緣，遂辭親棄室出家。一日課佛號次，忽擲魚曰：不惟西方，東方亦可生矣。獨於南泉三不是語，礙膺如塊。往參雲門，呈所得。門無他示，但以俚言熱罵之，而向所礙膺忽消落。嗣閱楞嚴，至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然冷地拶著，未免吞吐不下。復走見門，門示以本色鉗鎚，不少假借。次參博山，憨山納戒，辭門住山。饑寒毗佛洞，風雨西方庵者久之。心灰智泯，如大死人，却恨死了活不得。復下西峯，再參雲門。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乃豁然，通身慶快。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閱畢，佯為叱之。經行次，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剃荔枝話，忽軒渠一笑。首座搦住曰：道！道！師曰：恰直某甲持不語戒。座異之。時有僧問話，而身甚抖戰。門曰：問話且置，把者抖戰底去了著。師出眾曰：和尚何得以貌取人？(示同腐塊，學戴頭巾。)門擬答，師却作抖戰勢。(突出獅兒，萬人辟易。)門曰：賊！師曰：賊！賊！自是機鋒，人莫敢犯。一日入室，門問：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別云：待老漢瞥地了再說。)門曰：趙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喜著棋，某甲粗知。(別云：合取屎孔。)門曰：他道有，又作麼生？(但掩鼻而出。)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何不遮卻？)放下便能當雨露。(何不放下？)獨怪當年老趙州，(兩重公案？)擲却頭巾頂却褲。(更賣弄在？)門大喜，付以斷拂一枝。(頭頂破褲，手拏斷拂，有甚體面？)故自號

斷拂。　上堂：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決定不是第一義。摩竭掩室，毗耶默然，決定不是第一義。九載面壁，千七百則，決定不是第一義。畢竟如何是第一義？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夜半金烏，突出難辨。日中玉兔，覿面猶迷。齊彭殤一死生，儒宗之妙唱。即生滅非生滅，釋氏之元提。露柱懷胎，牸牛生子。且道是妙唱？是元提？咄！無將送客風，翻為留客雨。(不因送客處，爭憶別家時？)　上堂：智人一言，快馬一鞭。便恁會去，猶涉廉纖。驀拈拄杖，曰：看！看！松篁橋水逆流也。你輩要點鐵成金，轉凡為聖。喝一喝，曰：消得龍王多少風？　上堂：在日用中，錯過穿衣喫飯。向筵席上，去覓酸棗甜梨。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深為可憫。大眾，且喚甚麼作手中橈？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寶壽山，高突兀。中有人，不相識。中有境，取不得。欲擬心，身命失。奇花幽木不知年，古塔新開舊石田。此日為君重說破，寶龍橋下水連天。喝一喝。　小參：識得破，意不過。不知把住要津，即是私通一路。隨爾顛倒，以緇為素。帶累三世諸佛，也要在草裏坐。(不在草裏，何處有三世諸佛耶？)驀豎拂子，曰：者是草，還有出得三世諸佛者麼？(看他說夢。)良久，擲下拂子，曰：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直饒金翅鳥王來，也是籬邊啅野雀。)　象田，上堂。者片田地，人人都有。只是不會料理，致使荒却。所以勞他上古象為之耕、鳥為之耘、梵鄉禪師為之灌蔭、念首座為之扶耒、靈禪者為之總耕。今日眾中若有能向前承賃、善於料理者，驀拈拄杖，曰：山僧有全紙契書，兩手分付。有麼？有麼？(腦後見腮，莫與徃來。)良久，眾無語。乃度拄杖與侍者，曰：且收著。　問：那吒析骨還父、折肉還母，未審將何說法？師曰：冬不寒，臘後看。　問：凡有言句，盡屬染汙。如何得不染汙？師曰：巡人犯夜。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老鼠吞大象。(別云：不是老僧答你者話不得。)　問：馬祖道：藏頭白，海頭黑。是何意旨？師曰：惺惺自古惜惺惺。(別云：老僧無髮。)　問：一悟永悟，因甚却有大法未明？師曰：無米熟熬油。問：併却咽喉唇吻，請師答話。師曰：此問不答。曰：為甚不答？師曰：恐犯咽喉唇吻。　問：此土無佛，向那裏描畫？師曰：賊身已露。　問：佛祖談不及處，請和尚下一轉語。師曰：沒有者閒工夫。曰：和尚舌頭長也。師曰：你那裏見得？曰：學人把臂共高歌。師曰：且緩緩。(兩箇草裏漢，徒屈師，師屈徒。)　石車乘同師坐次，黃元公問：兩石相磕時如何？師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別云：磕不著。)

南昌府葉曇茂居士

參雲門，有省。值浪杖人說法上藍，士過訪，覺問：雲門得力句還記得麼？士曰：當時恨不唧[口*留]。覺云：如今又作麼生？士曰：却放過和尚一著。覺曰：咦！

開府大成余集生居士

桐城人。參博山，覩法堂聯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之句，有省。　雪關閬問：閉門作活為何事？公曰：出賣[車*度]轣鑽。曰：補網張風成何用？公曰：添箇黑撈波。曰：八卦正位如何排？公曰：切忌當頭。(別云：畫前領取。)曰：路逢猛虎如何避？公曰：一任[跳-兆+孛]跳。(別云：喪盡殘生也不知。)曰：一條直路如何入？公曰：巍巍堂堂。(別云：縮轉去。)曰：斜街曲巷如何通？公曰：婆婆和和。(別云：驀直去。)曰：中心樹子如何斫？公曰：亞父空勞樽俎計。曰：關津把斷如何過？公曰：蘇卿原是漢朝臣 。曰：如何是透頂底人？公曰：脚跟點地。曰：如何是透底底人？公曰：鼻孔撩天。(卻把住問伊：如何是未開口前明白底人？便與一掌推出。)　斷拂老人住雪峯時，公問：當年真覺大師所遺三箇毬子，和尚還是一時用、次第用、總不用？斷拂答以偈曰：雪峯毬子總不用，死爛蛇頭能活弄，次第拈來舉向人，眉毛與眼一齊動。一時拋出大家看，波斯乞命無門縫，三轉語酬余石頭，莫教磕破人間夢。公於是竭力雪峯者無倦容。　(問固佳矣，答亦美矣，惜未與剿絕去，致使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有問：如何得剿絕去？和聲便掌。)

江寧府天界覺浪道盛禪師

閩柘浦張氏子。幼聰慧，聞大父坐化，輒疑曰：此箇靈明向何處去？一日，街行聞猫聲，有省。年二十出家，掩關夢筆，默默參究。一日，閱百丈再參因緣，有悟。往博山求具戒，且問：從上佛祖如何行履？山曰：須從工夫透脫始得。(別云：佛祖不問人。)師曰：佛祖行履豈因工夫耶？山曰：子且去做到那田地著。師辭，擬參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苑問：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授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圍爐次，師舉：僧問：古德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遂折節過冬，因呈生平所見。苑喜，以偈付之。次年，隨苑禮壽昌，昌勘驗，奇之。師因問東苑：當時答一語，和尚便滿口見許。若是道盛，決不輕易放過。昌曰：祇如他道：和尚莫作怪。你又作麼生？師纔啟口，昌便劈面一掌。師曰：也是賊過後張

弓。昌曰：且喜有人喫掌在。(一掌打得一箇，亦是快事。)嗣以臨濟、趙州、元沙諸公案詰之，師以六頌發明，昌頷之。師因事繫獄，陳太宰命吏省師，索偈。師書：問余何事捿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詩遺之，宰嘉甚。會操江李公雪其事，師出，亦無異色。李顧當事曰：禁之無慍，釋之無喜，非真道人而何？師坐道場五十餘處，語錄如之。內集三十三種，外集三十一種。師為人機雖孤峻，而性實溫和。凡示誨人，不豁然則不已。故士大夫多出其門，海內尊為宗匠。　上堂：雙輪合璧，泥牛入海如神；五曜經天，石馬回途自妙。微雲澹河漢，秋雨滴梧桐。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若有箇漢向者裏發得一笑，許他親見歇祖，八字打開，別施手眼，衣被萬化，乳育羣英，使箇箇遮天蓋地去(發得一笑，更那有許多注脚來)。還會麼？夜排月戶清光遠，秋拭山稜秀色多。上堂：十字街頭結制，惟有石橛子自肯承當(莫謗石橛子)；急水灘上白椎，祇許竹篙兒全機活脫(未白椎時還活脫否)。杖人恁麼舉，忽有箇出來捲却席子，也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伊？罰伊？檢點得出(自喫三十)，黃頭碧眼，剜肉成瘡；檢點不出(互相鈍置)，白牯黧奴，開眼作夢。祇如今日與眾造箇欵端，又作麼生？巨靈擡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人從賢溪來，請擊皋亭鼓。策杖獨登堂，一喝驚今古。是誰直下耳聾？又誰當央舌吐？不勞象骨更拋毬，且看元沙是甚虎？巢知風，穴知雨，動植飛潛各有主。電卷星馳，龍驤鳳翥，者些兒須自許。太平一曲韻深長，流水高山何足譜？(此等提唱，易資套襲。覺浪門下，大率如此，故不選錄。)　問僧：甚處來？僧曰：和尚試定當看。(更要商量在。)師曰：野狐精[跳-兆+孛]跳作麼？曰：情知和尚有此一機。(不但皮下無血，直是眼內無珠。)師曰：苦！不是新羅。僧便拜。(磕得一萬頭，有什麼用處？)師曰：村夫喫橄欖。　閩僧參，師曰：你是延平來底麼？曰：是。師曰：交劍潭兩條龍還在否？曰：不知。師曰：蚯蚓穿過東海，蝦蟇撞倒須彌。伎死禪和打，瞌睡未曾醒在。(諸公看覺浪一場敗缺。)　問：如何是常住三寶？師曰：兩粥一飯。曰：如何奉持？師曰：朝看東南，晚觀西北。　問：有問石頭：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如何是禪？頭曰：甎磚。此意如何？師曰：藝壓當行。曰：或問和尚：如何是道？師曰：好皮不染皂。曰：如何是禪？師曰：好人不借錢。曰：此與石頭同別？師曰：石馬廟前有傘舖。曰：不會。師曰：木屐店在對門開。

揯黑豆集卷六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五世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

蓉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晚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眾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彼時長者若疾，與一掌桶底脫也未可知。)　參天隱修和尚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香。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即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麼？(著賊也。)師云：却請和尚道。(跕起來了。)修云：你不道教老僧道？(見他跕起便抽踏板。)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跌倒了。)修云：石屋錄我為甚不敢道？(賊賊。)師云：隨他去也。(被賊殺了。)修云：贓誣老僧。(殺了人還要問死者底罪惡毒。)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晚，目不交睫，立修單側，竟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為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開口便問：人不與萬法為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為甚踏向前一步云：待法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為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　師掩關蓉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當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即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箇峯頭還是老漢住處麼？修云：你且跕下脚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遙應云：劒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麼？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遙聞維那重白椎，師乃高聲云：歎死氣。　宜興眾檀越入磬山，請老和尚小參。尚驀豎拄杖云：大眾急著眼看。卓一下云：天得之以覆育，地得之以生成，君王得之恩被萬物，羣臣得之

報國祐民。且道衲僧家得之又如何施設？師時侍側，驀掀倒香案云：截斷天下人舌頭。便出堂。尚擲下拄杖，擎兩手作修羅勢，振威一喝，便下座。顧視兩旁，一眾失色。尚復轉身召云：大眾。便歸方丈。師隨後禮拜云：適來觸怒和尚。尚云：好與三十拄杖。隨聲拈棒，師迎上掌云：即今便打，說甚好與？尚亦打。師約住拄杖，尚注視，師即聳拄杖云：須還者老漢始得。竟休去。尚擲下拄杖，大眾作禮。至晚，尚與玉峯洪師焚香對坐，喚師云：今夜洪師叔在此，為汝證明。我且問你：譬如大將出征，自家副將可好衝陣底？(更與一掌)師云：和尚作者箇語話。掉臂竟退。尚笑呼曰：來！老僧亦要說些老婆禪。峯云：他驟然一來，四眾無不驚張底。師兄下了座，都還照顧不來？不出禮送。尚云：當初黃檗起來打維那，我今日轉身召大眾，你道是同？是別？峯唯唯。尚乃謂師云：你一向要坐關，我今許你也。翌日，侍尚飯畢，擬收盌出，尚舉拂子語師云：此拂收放自繇，隨處用得，特付與你。師收盌竟出，尚乃懸拂禪牀角。師後有出山意，乃白尚云：某他去結廬，求賜一扁。尚大書報恩堂三字與之。師復作禮云：昔者師執龜毛拂，謂某云：此拂收放自由，隨處用得，特付與你。某時放之公所，一任大眾觀瞻。今思事無，一向作偈收之。尚云：偈讋？師拈拂便打。尚笑云：兒大欺爺。聲未絕，師云：不勞讚和。連打兩拂而退。　報恩庫房有二貓，師攜至方丈，問老和尚云：那一箇好？(劈頭打出)尚指左手底云：者箇好。(知而故犯)師驀擲下而去(還我真面目，便得大便宜)。二貓皆幾死，尚問旁人云：死了耶？(知而故問)移時，師復入(不了事漢，好與三十棒)，尚云：你又來。乃趁出。師云：老漢真箇無殺心。至後尚出，貓猶在地，師入更與一踏，貓亂輥(殺人須見血)，尚趕進(賊過後張弓)，師已從別路出，尚拈棒直趁至門外打(且作死馬醫)，眾皆集，師轉身云：和尚也掙命。尚便打(不奈船何，只打脣斗)，師約住作掌勢，尚復抽杖打，師拗折拄杖(用不著者條斷貫索)，擲地歸寮。尚復至寮外高聲云(重宣此義)：你不知鼠底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師云：說甚麼祖師不祖師？尚云：與麼為甚踏殺貓(喫屎見解)？師云：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真真不通懺悔者矣)。尚低頭入方丈，至晚特特小參(為人須為徹)，舉前因緣，至低頭入方丈處云：老僧到者裏(罪深孽重)，性命幾合不存，眾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禪師出眾云(又是一箇入泥入水不惜性命底)：大眾！和尚今日普請。拂袖出(從空伸出拏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雖然如此，也只救得一半)，尚云：過去了也。師亦厲聲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大明國裏。擬議便退，尚卓拄杖云：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力，爭得見波濤？一僧驚倒欲遁去，師乃呵呵大笑(箬菴救取一半，心圓今日也救取一半。舉了，拈拄杖卓一卓，召大眾云：休懊惱，直下回頭莫更

討。復卓一卓，系以頌曰：插標賣首者，帶水復拖泥。磨洗人間劒，霜鋒的未虧。）　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真是驚羣處舉驚羣句。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驀召大眾曰：吳中石佛大。（可謂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示眾，舉道吾每執木劒因緣云：吠虛逐塊韓盧，咬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劒，便一脚踏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劒竟成戲具。　示眾：透脫末後牢關，雲菴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近來佛法不如此，前溪水緩魚行駛，後嶺風低鳥泊多。）　示眾，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甚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為汝諸人說箇譬喻。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乃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咬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咬嚼底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拈云：爭奈世尊當年無本可折，致令心圓今日有利難上。）　示眾，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眾一時成道。（別云：上來只管問，下去只管疑。雖然都不是，不是也大奇。擬教無量大眾甚處成道？）　師問僧：樹凋葉落時如何？僧云：不隔一絲毫。（蓮別云：青皮光棍打秋風。圓呵呵云：今日不宴客。）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　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為甚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　僧問：昔日高祖道：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意旨如何？師曰：好兒終不使爺錢。　示眾：山僧說得一篇好佛法，懸在雨花橋上，大眾各自看取。良久曰：伯樂曾三顧，千金誰解增？贈君君不納，完璧倚枯藤。　示眾，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雲門偃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顯云：便與掀倒禪牀。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天童華云：雲門此語雖行，未免落他陷穽。黃面老子末上賣俏，正是依草附木，二俱不了。以左手拍禪牀云：過者邊著，汝諸人還知明果落處麼？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師云：激揚醻唱，須是其人。高山流水老釋迦，何期得知音於異世？雲門如九轉靈丹，若非雪竇、瑯琊，誰能著價？然而一椎百當，須還應菴好手。古人評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此言雖俗，可以喻道。　示眾，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籐，路逢一僧，峯便拋下，僧方擬取，峯便踏

倒。歸，舉似長生，迺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於峯便拋下，代僧便就籐邊臥，又於便踏倒下，代僧云：好心不得好報。　有僧自負久參無明重，師鳴鼓集眾，示云：你無明從自負來，我且問你：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代掀倒禪牀便行)。進云：何處不稱尊？師云：者樣逐塊，何得放肆？痛與十棒。擲棒令別下語僧。進云：通身在裏許。師驀拈棒，僧無語，師云：頭破作七分。僧又無語，師云：你者鈍漢與人爭競閒氣，作麼於山僧驀拈棒別下語來？僧無語，師打云：者裏何不道奪却棒打？和尚莫言不道，汝既不能，我便放過一著，你向頭破作七分下一語來。僧又無語，師云：者鈍漢放肆作麼？死於機下正是死漢。乃問旁僧云：者僧犯何約？進云：破口約。迺焚衣擯出。　舉：森首座立僧小參，師拈拄杖云：山僧有時一句子在諸人日用中，諸人若向日用處會，未免觸途成滯；山僧有時一句子無你諸人用心處，諸人若向無用心處會，未免當面蹉却；山僧有時一句子八角磨盤空裏走，諸人若作八角磨盤空裏走會，轉見白雲萬里。所以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千日並照不足喻其明、千雷並吼不足喻其威，第一句中薦得方可與佛祖為師。且道：如何是第一句？卓拄杖，云：問取堂中森首座。　小參，師云：趙州勘婆子，婆子燒菴巖。頭末後句者三則語，都道是淆訛公案，料掉沒交涉。淆訛在人，公案有何淆訛？又道是向上關出格機，道聽塗說，識甚好惡？山僧不惜眉毛，如實告報諸方：者三箇老古錐，一人祇做得箇筋節巡照、一人祇做得箇奢遮鋪堂、一人祇做得箇伶俐行者。用得者三箇執事底，任你住叢林、住靜室，在在高臥羲皇；若用不得者三箇執事，則便是流俗長者，碌碌一生，他時銜鐵負鞍，莫言無人道過。卓拄杖，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問：為甚要者箇巡照？師云：籬門倩誰關？進云：為甚要者箇鋪堂？師云：飯後濃斟一盞茶，須是恁麼。進云：為甚要者箇行者？師云：傾溺壺、執浴巾，少他不得(和尚被他三箇使了也)。　晚參，僧問：面目現在，為甚摸索不著？師云：你為甚麼粧獃？師語未竟，僧喝便行，師云：你為甚麼又粧伶俐？僧無語，師召出，責令進語，進云：和尚莫瞞盱。師連夜趁出。　初秋，檀越請小參，問：有中說無，無中說有，不從外有，不從內得，作麼生薦取？師云：西江豎立，廬山倒卓。師乃云：一夏來不肯用心底三十棒，肯用心底也三十棒，有見處底也三十棒，無見處底也三十棒，久親近底也三十棒，不久親近底也三十棒。卓拄杖，召眾，云：常將折筋攪滄溟，要汝魚龍知性命。(和尚棒折也。)　早參，師云：昨夜六僧參內，一未受戒老僧問云：頭腦相似，為甚有搭衣底？有不搭衣底？或云：來路不同。或云：出處

有異。皆不契老僧意，大眾代一語看。(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良久，師乃云：學者於尋常事事看得容易，被人拶著，每去不得。還知麼？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晚參，師云：屏却咽喉脣脗道將來。眾擬議，師便喝，一僧云：和尚何得知而故犯？師云：將謂停囚長智。一僧指露柱，云：者漢死中得活。師云：已放過。眾作禮，退。　峯頂掩室蘧夫一自竹林來，關前作禮，云：久慕和尚，特來作禮，恭惟起居萬福。師云：山路崎嶇，遠陟不易。一又作禮，師云：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一提坐具畫〇相，師指東偏，云：喫茶去。　僧舉：問：穩坐家堂，主人公因甚不識？師云：幸是大人。(別云：你坐了，我與你道。)進云：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師云：曾問幾人來？(別云：過者邊來。)進云：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己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師隨聲便喝。　僧參，師便喝，僧亦喝，師云：我喝你亦喝。僧無語，(代云：自誣誣人。)師叱出。　僧問：如何道廓然無聖？師云：爍破面皮。(別云：重言不當喫。)進云：如何又道不識？師云：頭正尾正。(別云：土上加泥更一重。)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處安身立命？師云：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僧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處？師云：高聲問將來。(別云：看你夢想。)進云：恁麼則承師指示去也。師云：你不要哄我。(代僧云：某甲慣行險道。)　一僧禮拜，師以書示云：者是甚麼？進云：書。師云：入地獄如箭射。僧擬議，(代云：某甲被和尚帶累。)師打云：更要第二杓。　僧纔入，師云：我者裏打得人頭破腦裂，你又來作甚麼？僧禮拜，(恰似。)師云：今日却被者浙子鈍置一場。進云：如何得獨脫無依去？(元來不是。)師以扇掩面云：貓。　問僧：為甚道得也打？道不得也打？僧無語，師云：何不道學人爭敢見大人過？(別云：何不道和尚更喫三十棒始得？蓮別云：何不道和尚也是無奈？)　眾僧參，師問：髑髏粉碎時如何？一僧云：大地血淋淋。(別云：為甚麼？)。師云：老大年紀，說出死句。一僧云：腦後眉毛透梵天。師云：別道將來。進云：禮拜有分。師云：未喫得棒在。一僧云：山河大地，一口吞却。師打云：爭奈拄杖子何？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次日眾參，師問如前，一云：腥氣逼人。一云：爍破乾坤。一云：天下太平。一云：鮮血遍地。師云：我每說老婆禪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聞若不聞？眾僧請語，師云：髑髏粉碎識乾坤，到此自然生方便。一僧禮拜云：某甲小出大遇。師云：者漢又走到棒下來。(無量慈悲，舌頭拖地。)一僧禮拜云：恩大難酬。(未知恩在。)師云：你與他作伴。一僧問：不展旗鎗，如何得勝？師云：汝等輥藤牌三日也。進云：弓折箭盡時如何？師云：待你到者時節。(惟人自肯乃方親。)僧禮拜云：戰馬休韁兵氣盡，野老謳歌樂太平。

(念言語漢。)師云：萬人阬裏唱高歌。　僧參，師顧視之，僧無語。(蓮代云：和尚見箇甚麼？圓代云：某甲不是者箇人。)師打出，　僧參作禮起，師便打出。(代掀倒禪牀。)　眾僧參，師云：你們信得各各是佛麼？一僧云：來親近和尚。(蓮別云：謝和尚授記。)師云：為甚屈尊就卑？無語。(蓮代云：癩兒牽伴。)　師問：洞悟源婆子送錢與趙州請轉藏經，趙州下禪牀行一轉，因甚便道轉藏經已竟？進云：連者一轉也不消得。師云：有施主送錢與你，請轉藏經，你作麼生？進云：未送錢來，已為他轉却了也。師云：施主道祇轉得半藏，你又作麼生？進云：但道你祇會得半藏。師云：放汝三十棒。(賞罰分明)　山行次，師指路側石問僧：將者塊石與你作點心。進云：與和尚同喫。師云：你莫嫌殘。一僧面蘸，師問：你臉得恁麼光？無語，自代云：非師不委。　僧問：即今開口底，莫便是某主人公？師云：切忌認驢鞍轎作阿爺下頷。進云：家無二主。師云：者認賊作主漢。連棒打出。　眾欲坐七，師不許。遲兩日，師入堂云：前日你們說欲打七，累我疑了兩日。今請大眾自說，看有甚事要打七？僧出作禮，(別云：和尚何得無事生事？)師便與一踏，歸方丈，掩上門。　師在古山禪院，因侍者還山，自持裹脚布往洗。一僧迎拜，求開示，師云：洗裹脚去。僧接得，喜躍而去，師大笑。僧洗淨持納，師云：會麼？僧云：是教學人除垢污。(別云：是教學人洗裹脚。)師云：汝只會洗裹脚。(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號無字，師問旁僧云：如何號無字？進云：因參無字，故以為號。師笑云：參乾矢橛時如何？(代進語云：和尚要勘某甲那？)　僧作禮，師豎起拳。進云：杲日一輪當午照，不勞鐘鼓報新晴。師驀入寢室，侍者云：和尚面赤，不如語直。師云：你出得甚麼語？進云：但向道：刺汝眼那。(代僧進語云：者老漢更簧惑人在。)師云：你語勝我。者作禮，師驀休去。　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師云：別人爭不得？(別云：不增一毫。)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師云：你儂怪不得。(別云：不減一毫。)　師問白車：黑豆未生芽時如何？進云：葉徧十方。師云：已生後如何？進云：寂寂地。(別云：顆顆圓。)師云：生與未生相去幾何？進云：一串穿却。(別云：莫著斗量。)師便喝，車禮拜，　問僧：刮去髓，存箇甚麼？進云：徹體風流。(蓮別云：拋下刮刀。)師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　師舉：雲門拈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徵僧云：是何意旨？僧答不契，連棒打出。茶次，命彥遠居士答，遠出位跪，高聲云：青天老爺在上，小的所供是實。師頷之。　僧參，便喝，師云：得恁麼伶俐？僧擬進語，(代云：是和尚伶俐？是學人伶俐？待伊擬答，拍掌一下便出。)師呵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令客司於得恁麼伶俐下代語，進云：作家宗師，天然

有在。師云：何不道某甲到者裏却被和尚鈍置？　師在客寮，舉案頭書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為甚者裏有兩本語錄？一客司云：不妨錦上鋪華。師大笑。一客司云：和尚錯下名言。師云：救得一半。　僧參，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打出。　一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師打出。一僧纔自稱名，師亦打出。問旁僧：兩僧與我相見不同，為甚一齊打出？僧無語。(代云：作賊人心虛。)師亦打出。　居士禮拜起，師云：居士為法而來，因甚見山僧不禮拜？士云：新參不會。師云：山僧眼花。　菜頭請益，師云：終日切菜，切著幾箇祖師？頭進云：沒有。(別云：除切菜外，請和尚道一句。)師云：要眼睛做甚麼？頭擬議，師云：者瞎漢。　師謂僧云：我有一方濟世，大黃八兩、水二碗，濃煎頓服，你肯喫麼？進云：某甲無病。(別云：和尚先喫，某甲後喫。)師云：再加四兩。一居士作禮云：且喜醫王出世。師云：服後何如？進云：作風作顛。師良久云：我不答，是肯你？不肯你？進云：待肯，堪作甚麼？師云：渣再煎。進云：請師珍重。師大笑。　僧直領數僧求入室，值師睡次，師遂度鞋與侍者出示之，僧良久無語。(代云：祇者箇亦不消得。)師又顧旁僧云：鈍置殺人。僧直代領三十棒，者復持鞋入，師云：你三十棒也少不得。者云：某甲親承入室。師云：念汝辛苦。　師問僧：面上要者鼻子作甚麼？進云：少他不得。(別云：辨香臭。)師云：為甚麼少他不得？進云：和尚慈悲。師云：何不道為人也要有些孔竅？問僧：拈却鼻孔，成何面嘴？僧禮拜，師云：醜。(別云：俊。)　問侍者：每命汝召眾入室，忽遇箇喚不動底作麼生？者答不契，師云：何不道某甲功不浪施？(別云：省多少氣力。)　僧參，師顧視之，僧無語，師打出。(此條重出。)　居士問：照用即不問，如何是三元三要底意旨？師指老年，居士云：他底年紀小，你底年紀大。　鄭州僧參，師云：鄭州為甚出曹門？進云：不會。(蓮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圓云徃徃如斯。)師云：忘却來時路。　眾入室立次，師云：各人與你一隻眼。有云：和尚是大善知識，因甚為人頭上安頭？(別云：者老漢慣鈍置人。便與一掌。)師云：好心不得好報。僧禮拜，師云：何其前倨而後恭也？　眾入室，師云：我今日作箇大施主，每人布施你一隻眼。一僧云：和尚今日向紫羅帳裏撒珍珠。師笑云：得恁識好惡？(別云：逢人不得錯舉。)　師在法堂前當路坐，眾僧出堂，見師作禮，師問：去不得時如何？眾擬議，(代上前踏倒便行。)師拈竹篦便打，一僧云：也要和尚頂門具眼。師又打云：我只是盲錐瞎棒。　問：古人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云：鈍置人。　師單上燕坐，侍者佛事回，整衣作禮，師拈數珠問云：喚者箇作甚麼？侍答不契，師自代云：某甲不曾人事，和尚何用免禮？　眾僧參，師拍案云：被人一拍粉碎時如何？一僧禮拜而立，師云：死。一僧展

兩手，師云：了。一僧作禮云：何幸如此？師云：盡力道，只道得一半。進云：請和尚道。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道。一僧云：道過了也。一僧云：謝師指示。師云：盡力領話，也只領得一半。(蓮代僧云：和尚看手痛。)問僧：如何是叫不應底山谷？進云：今日被和尚叫著了。(別云：諾。)師便打。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管人家煙冲大小。　僧問：撾鼓鳴鐘，所為何事？師曰：換人眼睛。　師問僧：元沙是汝虎話，你如何會？僧舒五指云：牙爪齊露。(畫虎不成反類犬。)師便打。復示偈云：生平不出嶺，一語古今傳。明眼人難會，君須向上看。　師問僧：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僧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別云：惡情悰。)師指香盒云：者是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僧無語。師云：真誠莫作小兒嬉。　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達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他亦未在。)便歸方丈。　園頭問：和尚病好了麼？師云：我從來不病，有何好不好？進云：某甲不能親近得和尚。(頭語藏鋒。)師云：我日日在你園中。(別云：我今日卻到你。)　師一日入庫房，指團子問庫頭：吸盡西江即不問，你試吞却者箇籮團子看。進云：吞却了也。師云：大眾喫箇甚麼？頭答不契。師自代云：樂則同歡。僧問：不與萬法為侶底是誰？師云：桌子板凳。(更須道始得，會麼？)　師從龍淵歸，問侍司云：你十二時中還見念起處麼？進云：念頭了不可得，更覓甚麼起處？(蓮別云：今日捉敗和尚息。別云：某甲不閒，不欲祇對。)師云：適來見一塊石，有九十九條縫。　修殿公務作禮，師云：釋迦老子向灰瓦上轉大法輪，甚麼人得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眾無語，師云：好生看取。壁侍司作禮，云：請和尚答一轉語。師云：問來。進云：聞底事作麼生？(到處尋人屎橛咬，不是好狗。)師云：逼塞虛空無縫殿，東西南北月輪紅。(說得道理好。)　江上歸，師問眾云：大地無寸土，是甚麼人境界？(甚麼人不是者箇境界？)一僧進云：和尚家風。師云：如何大地無寸土是山僧家風？(莫攙行奪市。)僧不能答，師代云：常州、湖州、杭州。(蘇州為甚麼不道？)　僧問：大地山河即不問，一毛頭上事如何？師云：吞取七箇八箇。(別云：張家鑷子用得。)進云：不會。師云：吐却兩箇三箇。(別云：眼睛頭，鼻孔裏。)　僧問：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天圓地方。(別云：你去借箇算盤來。)進云：一歸何處？師云：地方天圓。(別云：不會大歸除，且學小九九。)　僧問：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橫七豎八。(拈云：不是橫七豎八。)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舉扇示，云：不得喚作扇。僧禮拜，師云：伶俐衲僧。(卻似和尚伶俐。)　問：前不得、後不得時，如何是出身處？師云：前去佛殿、後去東司，為甚不得？(別云：莫進法堂。)　問僧：父母未

生前道來。僧以手外拱，云：遍界不曾藏。師云：遍界不曾藏，因甚偏向那邊？僧無語。(代云：又恁麼去也。)師云：何不道某甲指東畫西？　僧參，師云：承你遠來，無可供養，將五間禪堂與你一口吞却。進云：大地無寸土，吞箇甚麼？師云：多少人恁麼道？苕帚柄也要打三十。　師問圓證堂寮主云：香爐幾時成佛？進云：成佛久矣。師云：昨夜被虛空壓碎，你還知麼？僧擬議，師云：脫空妄語漢(親言出親口)。　師雲：覆菴歸。侍司中路接，師云：你來得遲，將前面遠山與你作點心。侍擬議(代云：恁麼道，爭消得某甲遠接？拂袖便回)，師以拄杖驀面劃一劃，云：再加一分賸錢。進云：也不得將別人家物作人情。師云：不但賸錢，點心也消受不起。　客問：士大夫可學道乎？曰：噫！難言之矣。士大夫不可學道乎？曰：噫！是何言歟？客驚異，曰：師半肯半不肯，何也？曰：吾明語子，世之言道者不一，教子問道於我，豈非了生脫死、見性成佛之道乎？此道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無心求，離婁無以用其明、師曠無以用其聰、公輸子無以用其巧、甯武子無以用其愚，不能忘身不可以學道、不能忘心不可以學道、不能忘世不可以學道、名不能忘不可以學道、利不能忘不可以學道、妻孥眷屬不忘不可以學道、家園事業不忘不可以學道、知見不忘不可以學道、記習不忘不可以學道、喜有靠傍不可以學道、貪易畏難不可以學道，而士大夫果能如是乎？然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況佛稱兩足尊，士大夫非福慧具有之人乎？倘把智慧不向他處唐喪，猛看破此身虛幻，一息不來，即便敗壞。此身尚爾無可把捉，身外更有何可留戀？努力向天地未成，人物未立，自己身心亦無之前一回，證自廣大性體，方知自性本自清淨，本自具足，本自不生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一不宜為，無一不可到，豈士大夫而云不可學道哉？客問：何等士大夫易於學道？曰：具足三事者，易於學道。何等三事？一、知有三世。若不知有過、現、未來，則上者勉為聖賢而不高遠，下者尋常修省尚未必能，況可與言出世之道？二者、知畏三世。知而不畏，與不知者相去無幾？三者、知了三世。畏而不了，終被三世之所籠絡。所言知者，灼見性滅論之謬。眼見耳聞，多過、現、未來之感應，不可不信。今生所處之順逆，由於前生所為之善惡；今生所為之善惡，關乎後生所處之順逆。一當安分順受，二當防微杜漸。何以云安分順受？今生仁而夭，貞而厲，皆係前生之因，無可怨尤；今生富而貪，壽而忍，皆感後世之果，無可僥倖。如是知者，具有學道氣分。所言畏者，猛念三際輪迴，相續不斷，一念之差，升沈頓異。且不獨惡可畏，而善亦未足恃。縱今生修為盡美，安知來生處順境而不迷乎？知此而不坐臥不安，飲食無味者，未之有也。如是畏者，具有學道階梯。所言了者，三世之妄，本於一迷。由前世迷自

本性，認物為己，以四大為身，以對境而生者為心，增長妄想妄業，故感今生妄身妄世。今世復迷自本性，認物為己，不知四大虛假，心本無生，則現在復多妄想妄業，而成來世妄身妄世。若欣慕從上佛祖，無量劫來，喫盡千辛萬苦，覓得捷徑底法門，教人於身心世界未有以前，識自本性，則便本自無生，何滅之有？現在尚不可得，何過去未來之有？方知也無人，也無物，十方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然後不妨乘自願輪，於無生死中示有生死，於無身世中示有身世，於無三際中示有三際，出沒卷舒，如同夢幻。求如是了者，方可以學道。官問：學道如何不蹉路？曰：善哉斯問！世之不參涅槃堂裏禪者，難乎其不蹉路矣！雖然，當今傳法者，徧界方等行慈，不擇淨穢，開闡無遮，度諸疑謗。先進者以廣接為心，後進者以易入為事。知名盛而實衰，辯名似而實非者，難道全無，敢謂罕有？吾言之安足為人重，而可與子深言之也哉？客固請曰：如子之不以人廢言，吾姑與子漫言之。學道欲無首越之燕之歎，第一須發心諦當。或志小見近，圖作世間善人，只消讀治世聖賢之書，行治世聖賢之事，或遵行如來權教法門，助其修省，亦有益無損。若欲究竟出世無上妙道，當顓為生死始得。顓為生死，則博聞強記如慶喜，一問十答如香嚴，百鳥銜華如牛頭，千指遶座如夾山，尚須捨己從人，況降斯而下者乎。不為生死，必尚知見，此道不屬知見。不為生死，必務功能，此道不屬功能。不為生死，必慕豪放，此道不屬豪放。一尚知見，務功能，慕豪放，則非愚即狂，成魔落外，善因而招惡果，多自不顓為生死學道者而成，豈不一蹉永蹉哉。第二須工夫諦當。既為生死發心學道，可不返躬自省，果能具大根器，一聞千悟也未。若也未能，須參一句話頭，一日不透一日參，一月不透一月參，一年不透一年參，一生不透一生參，今生不透來生參，永無退失，永無改變，方謂之諦當工夫。參定一句話頭，便是斬知見稠林之利刃，渡生死苦海之慈航，解雜毒入心之聖藥，指萬古迷津之導師，不集善而自集，不斷惡而自斷，不持戒而自戒，不習定而自定，不修慧而自慧，不課佛而自課，不誦經而即誦，不求生勝處而自生勝處，不求多善友而自多善友，本不求譽，亦莫可毀，如是顓一，如是精進，如是久遠，縱未發明，亦現在可為後學規模，將來必得佛祖心髓。儻名色為生死學道，而起傍疑，求別助，生異見，多外騖，憚艱辛，喜快便，管教百妄交集，其蹉可勝言哉！第三須悟處諦當。既顓為生死，純一參究，必待工窮力極，時至理彰，命根斷，本來面目現，不疑生死，不疑古今，不墮坑落塹，不強作主宰，不認識神，不陷空豁，不涉矯亂，不入邪師圈繢，不犯明眼料簡。儻魚目為珠，瞌睡當死，以鹵莽承當為有力量，以硬差排為不疑，以粗放狂亂為大機大用，以顢頇為

透脫無餘，竿頭宜進而不進，言句應參而不參，不煩穿鑿而穿鑿，不可抹殺而抹殺，入門一蹉，異解雜陳，所謂可痛哭流涕長太息者，非此類乎？第四須師承諦當。非但無真傳杜撰阿師，不可承虛接響，即沿流不斷者，亦須察其行實，不擔條斷貫索，謬自主張，蹉過師家相為處否？不孤負師家腦後深錐否？洞明從上綱宗否？不施為偏重瞎人眼目否？若無真正作家宗師，為之打瞎頂門眼，奪却肘後符，則雖有實悟，自了則可，為人則禍生。儻若己見既偏，投人又謬，自方空豁，復向瞎棒瞎喝下，似水合水，如空合空，謬執金剛寶劒，斬盡一切為實，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盲引眾生江河日下。或自入處廉纖，沾著邪知惡解家滋味，邪毒入心，如油入麵。更或不知錯認，漫云自肯，不受人究竟，謂之不被他轉却。又或云：我見處是底，只要行履了。此等何足挂之齒頰？第五、須末後諦當。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得大機大用；不透末後牢關，而言具本分草料，其不為粗惡狂徒者鮮矣。不透此關，有正悟者，猶可謂一時唱導之師；如無正悟，不知有此關者，其於古人參悟，與悟後重疑，不移前作後，指悟為迷者鮮矣。謗先聖，誤後人，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畏懼乎？自利不全，利人不足，皆由不知向上一關，可不惕厲乎？第六、須修道諦當。雖發心諦當，工夫諦當，悟處諦當，師承諦當，末後透脫諦當，更須自己覺察，是頓悟頓修根器否？是果地善知識否？打成一片，速於香林否？不走作過涌泉否？現業流識淨盡否？事事無礙否？行解相應，名之為祖，試看先宗，是何標格？第七、須為人諦當。不可實法與人，不可騙人云有方便，助汝易入，不可教人不參死話頭，決要人真參，決要人實悟，決要人悟後達向上關棙，決以見性謂之悟。不可輕意牢籠人，於人認識之謬，哄云有省；於人向念未生時，認妄為真，印云有入。圖一時門庭熱鬧，不顧展轉，誤賺邪法縱橫，病發於此，寧絕嗣，不亂傳，方謂之為人諦當。前六種不諦當則自錯，後一種不諦當則錯人。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憐子請之，誠而示之，甚弗輕以語人。　示[山*藏]侍司。在堂中不要學佛學法，辯古明今，當毒眼孤瞠，無佛無祖，無人無己，放出葢天葢地志氣來，東拂於逮橫身，西瞿耶尼展脚，南贍部洲啜飯，北鬱單越撒溺，語默超越常情，動止迥殊舊習，天神捧華無路，人鬼覷捕無門。果能如是，不變不雜，等閒舉起鈍刀子，也能殺，也能活，也能照人肝膽，也能稱人伎倆，把從上千七百老古錐遺下一言半句，或是作家相見，或是出格提持，或嚴密，或危險，或泥中有刺，或沙裏無油，或人目為譎訛，或人目為奇特，千岐萬別，駭狀奇音，逢著箇鈍刀子，自然如庖丁之解牛，由基之繞樹，豈他穿窬擔板、亂統支離者可同年而語哉？然猶未也，

并知山僧與麼庭訓，亦是憐兒不覺醜，方是有氣性衲子。祖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曰：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如斯料簡，豈是等閒？今時有等無忌憚者，擬為佛祖苗裔，得些見地，全不修省，難免道力不勝業力，又安望其透末後句向上關哉？戒之！勉之！康熙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命沐浴澡身，昧明時說偈曰：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此是正說，餘為魔說。端坐而逝，塔於半山之東塢菴，世壽六十二，臘四十。

京口夾山林皋本豫禪師

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峯，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皋翀碧漢，馬無千里不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恁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巖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尚，其日已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曰：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磬山修和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名難瞞。修云：汙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何如？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云：猶弄虛在(相罵饒你接嘴)。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為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　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如何是不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為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麼？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雖然無人，也要板頭證明。)　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揑斷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即用，要舍即舍，要行即行，要藏即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

應天真。頓教直下無思議，元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　示眾：十五日已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已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烏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恒面壁。　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却少箇謝家郎在。師曰：但得有女，何愁不郎？僧云：也要全完始得。師度藤與僧擬接，師即擲下云：却不相當。(老眼無花)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曰：笑殺人，笑殺人。曰：和尚笑箇甚麼？師咄云：問頭也不識。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曰：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吞大象。　僧問：如何是虛空？師云：你亦在裏許。僧云：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為伊見有虛空)　示眾：石裏壓油，水中取火。不是動轉勞人，祇貴當陽吐露。趙州老子太惺惺，切忌道青州布衫重七斤。　僧問：明月堂前，花開枯木。是賓家句？主家句？師云：石女哭蒼天。　僧問：天不蓋，地不載，甚處安身立命？師打出方丈。次日又問：某甲昨日喫棒，今日和尚痛否？師復打出。(不負來機)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眾，窆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

杭州南澗理安箬菴問禪師

吳江俞氏子，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驚曰：奈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修，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修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師開口，修驀箚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單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決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尚在北禪，腰包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公，同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躶躶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元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似修，修云：元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擬對，被棒者裏却又去不得。修見師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却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却咽喉脣吻云：併却咽喉脣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似修，修云：露柱還有口麼？師云：熾然

說。修云：道得一半(夢也未夢見在，說甚一半)？師云：和尚又如何？修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者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修，修云：不得燒却眉毛。師便喝，修云：燒却了也。師轉身云：看者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　上堂：望剎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口*留]漢。電影裏穿鍼，弓絃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箚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搏量處，直下如一團熱鐵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却脚跟了也；纔擬依傍，燎却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搏量，自己早打失眼睛鼻孔了也。你若總不恁麼，又有甚麼氣息？湊泊也湊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道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者裏，你諸人作麼生？顧左右，擲杖歸方丈。　雪嶠信和尚至，問：你是那邊？為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墨水，兩處成龍。(念話社家有甚麼氣息？)信曰：不會興雲作霧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癢處。信大笑，師亦大笑。大眾作禮次，信左右顧視，眾佇立。信曰：都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已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却？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忌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豎拂即且置，斬新條令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元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為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龍蛇易辯，衲子難瞞。　僧問：大悲千手眼，那隻是正眼？師云：急水灘頭下釣絲。　僧問：對面不識時如何？師云：刀斧斫不開。問：如何是法身三種病？師曰：灸瘡瘢。曰：如何二種光？師曰：覷著則瞎。　天童和尚至，師領眾出迎，云：遠離太白，來到錢塘。道路炎蒸，請師暫駐。尚劈脊棒，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師云：恁麼則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尚又打一棒，師約住拄杖，云：請和尚尊重。尚收拄杖，師云：大眾禮拜。眾禮拜，師近前人事。(者兩棒不愧臨濟兒孫。)黃司理、海岸居士相訪，云：幾時到者裏？師云：臘月二十。士

云：曾在那裏相會來？師云：忘却了那？士云：曾在磬山相會？報恩相會？師云：當面蹉過。茶次，士舉五祖演因緣，問：如何是下載清風？師云：知音者少。(別云：更不說他。)士云：非師不委。師云：且請喫茶。(別云：莫相帶累。)士云：作家。師云：逢人切忌錯舉。(別云：屎臭氣。)　吳宏度居士相訪，云：弟子根鈍。師云：若鈍，爭得到者裏？(別云：將出鈍底來看。)士云：求和尚開示。師云：今日新到，放居士三十棒。　唐祈遠居士問：心不負人時如何？師劈面一掌，士禮拜，師云：若到諸方，切忌錯舉。一日，因火起，士問：大地火起時如何？師云：看取眉毛。士云：還有燒不著底麼？師掇轉身，云：你不會我語。　周臺公居士問：承教亦深明此事，奈日用打失處多。師云：還知日用有打失處麼？士云：知。師云：何曾打失？(苦瓠云：打失了也。不見道：知之一字，眾禍之根。甜瓜云：何曾打失？不見道：知之一字，眾妙之門。葫蘆子曰：你兩箇未識根蒂在。)　馮鎮臺、孫明府請齋次，馮問：達磨西歸，因甚猶遺隻履？師云：也要留箇榜樣。(蓮別云：不妨疑著。)馮為點首，孫云：祖師滅度了麼？師云：若滅度，爭得今日？鎮臺點首。(蓮別云：阿誰恁麼問？)　僧問：如何是娘生褲？師垂一足。(別云：天陰沒處曬眼。)進云：娘未生時如何？師收起足。(別云：問爺去。)　僧問：一貧徹骨寒時如何？師云：我有一件破衲頭，要便與你。(別云：脫下破衲頭。)僧擬議，師云：穿不著，非干我事。(別云：襪襴子。)　古石侍次，師問：你做甚麼工夫？石云：參三不是。師云：作麼生參？石佇思，師與劈面掌。少頃，進方丈，云：適來承和尚提挈，分明是箇賊。師云：劍去久矣，汝猶刻舟。石擬議，師趁出。　僧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意旨如何？師曰：好箇消息。僧擬議，師以茶鬗面潑。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天台。師云：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是天台語？不是天台語？(蓮便喝息，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僧擬對，師便喝，僧亦喝，師云：你看者瞎漢。僧擬議，師云：諸方頭破腦裂，者裏自領出去。　師上法堂，舉：臨濟一喝不作一喝用，眾下語不契。(自代云：請和尚歸方丈。)昱上座云：可笑今時人都作喝會。師云：你作麼生會？昱云：看者老漢一場敗缺。便出，師呵呵大笑。　七僧參，師云：更有一箇，因甚不來？(蓮便喝。)僧擬進語，師便喝，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云：那裏來？云：五臺來。師云：文殊騎底獅子，如今還在麼？僧云：在。師云：在甚麼處？(蓮便掌。)僧擬議，師與劈面掌。　僧參，師云：一向在甚麼處撞頭磕額？僧無語，師云：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僧參，師云：那箇是師子兒？僧便喝，師作怕勢，僧拂袖便出，師云：看脚下。僧又喝，師云：不信道。　僧問：白雲出在青山裏，因甚青山却被白雲遮？師云：山僧不曾眼花。問：真金不怕火，因甚入火便

鎔？師云：瞎。(別云：須是我打你始得。)問：冤有頭，債有主，因甚桑樹著箭，柳樹出汁？師云：納盡敗闕。(別云：老僧切疑著。)問：如風吹水，自然成紋。祇如風未生時，紋在甚麼處？師云：露也。問：大用現前，不存規則，因甚方木不投圓竅？師云：你是甚麼心行？(別云：莫存規則。)問：一切眾生皆順孝道，因甚土梟食母？師云：冤家路狹。(掌云：我與你一彈子。)問：啞子不說話，因甚吹笛又有字音？師云：切忌錯流傳。問：春到人間無硬土，因甚枯木不開花？師云：手忙脚亂作麼？問：冬至一陽生，因甚天道愈寒？師曰：不許夜行。(別云：皮毛見解。)問：菩提本無樹，因甚一花開五葉？師云：你那裏得者消息？(別云：不道無樹，祇是無根。)　二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金粟。師云：我問你那裏來？僧云：金粟。(息代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問第二位云：同路麼？云：不同。師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為甚不同？僧禮拜，(息代云：道甚麼？)師亦打。　僧參，師云：你喚甚麼？僧云：初吐。師云：是日是月？僧擬議，(代云：非日非月。)師云：有名無實漢。　僧參，問：不歷階級，請師相見。師便打，僧云：不虛枉見者員尊宿。師又打，僧禮拜，師云：前一棒且置，後一棒你作麼生？僧擬對，(大好不落階級。)師直打出。　二僧參，一僧問：從上宗乘即不問，主賓相見事如何？師便打，僧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又打，云：你且領者棒。僧云：和尚得恁老婆心切。師復打，僧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擲拄杖，云：勘你不破。(勘破了也。)又問：第二位同行麼？僧云：是。師云：也放過不得。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師云：你試道箇知音底句看。僧禮拜，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恁麼則放過。(面皮多厚少。)問：猛虎入室時如何？師曰：冤家路狹。進云：擺尾搖頭去也。師云：者畜生性命也不顧。　師一日舉古德垂語：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一僧下語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師問：如何是真虎？僧作虎聲，師便打，僧云：賊過後張弓。師笑云：祇道得一半。首座云：某甲亦有一語。(心圓亦有一語。)師云：如何？座云：洎合放過。　問僧：既是師子，因甚被文殊騎？僧云：祇知文殊騎却師子，不知師子騎却文殊。師云：文殊騎却師子，人人盡知；師子騎却文殊，你向那裏見得？僧將傍僧抱住，云：看！看！(別云：者畜生更[跳-兆+孛]跳。)師云：瞎漢！不是者箇道理。　僧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畢竟是箇甚麼？師云：親言出親口。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云：者裏甚麼所在，說會不會？僧擬議，師喝出。　師問佛朗：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四大老還有為人處也無？朗云：

一場敗闕。師云：是你敗闕？是古人敗闕？朗云：鷂子過新羅。(別云：兩重公案。)師云：過後如何？朗拂袖便出，師云：早遲八刻。　僧參，問：單刀直入時如何？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復喝，師連喝兩喝，僧云：情知和尚有此兩喝。師便打，僧云：學人到者裏只得禮拜和尚。師云：納盡敗闕。僧又喝，師打出。　沈燦如居士自呈會得無字意，師云：聞說大潮山佛殿昨夜被火焚了，是麼？士愕然，云：恐無此事。師云：趙州今日要來與你討命。士無語，師顧白涵居士，云：白涵居士證明，決不放過你。白云：求和尚慈悲。師拈起茶甌，云：你為甚麼不喫？　僧問：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身？師云：搥手哭蒼天。(別云：落也。)不昧因果，因甚却脫野狐身？師云：入地獄如箭。(別云：昧也。)前百丈、後百丈，未審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別云：一槌兩當。)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為遺念，乃杖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細大，預定逝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宏覺木禪師為之銘塔。

南嶽綠蘿山茨際禪師

邗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上磬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日覿面一句請師分付。修曰：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身便出。　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即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噩？師云：某亦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云。　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噩？師云：吾常於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而出。　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朋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住？士云：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却是居士出此門不得。　住綠蘿，上堂：山僧者裏也不論元、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王老子面前喫鐵棒底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　住南源，示眾：諸方有元妙

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咬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鐵鋤頭，逐日要人使用。使用得純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眾！即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　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喚來與山僧洗脚。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　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麼人？師云：不是別人。(別云：不得錯舉。)　崇禎戊寅，師登南嶽，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峯下，結茅而居，葢虎穴也，了不為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却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菴，祝菴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即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為延菴供養。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句？師豎拄杖，曰：向者裏薦取。僧便喝，師便打，僧擬進語，師連棒趁出。　僧問：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待山僧有安身立命處，即向汝道。　僧問：手握利劒，因甚猢猻子不死？師曰：全承渠力。(別云：手握利劒是甚麼人？)　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饑，悞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覓療，師曰：何必爾？遂逝。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

烏程嚴氏子。年十七，投道場山脫白修和尚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旦聞畫眉聲，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　上堂：門對千峯碧，溪沿一徑幽。更求元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　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尚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殿角鶺鴒啼。　僧問雪峯陞座輥出木毬，元沙捉來安在舊處因緣，師曰：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　僧問：二十五聖本無優劣，為甚獨選耳根圓通？師曰：翠為毛死。　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得一見。自澤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之。

杭州積翠唯一潤禪師

浙之梅東人，族姓楊。年二十三，出家完具。徧參真寂、黃檗、博山、金粟諸老宿，俱有機契。三十五，參雪嶠信禪師於不動軒，言下投機。歷隨匡南、開先數載。後信開法禾之東塔，舉師為第一

座。送入座元寮，便問：首座何不道取一句？師與一掌。　師至匡南，得蒙印可。遂呈心燈續焰偈曰：不動軒中話已遙，開先三度奪高標。福城東畔西風急，一掌酬恩首座寮。丁亥春，信遷雲門，師養病於鹿城祇園。八月，信逝。訃至日，師大慟，伏枕草嗣法書，上供座前。越九月十九日，師亦繼逝。時保陽太傅暨法嗣道安平公，建塔於積翠菴後五朝山甘溪之陽。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

蜀之蹇氏子。年十九，出家姜家菴，聽講主說楞嚴，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詣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脚痛。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　參悟和尚，得付衣法。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為人，瞎却天下人眼在。(殺人見血，為人為徹。錦上鋪花，卵中剔骨。寶壽令行，烏臼棒折。)　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脚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獰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眾，且如山僧者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　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其中一點真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跳-兆+孛]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髑髏。　師住東塔三載，施應銅梁之請，歷主罡岳、大裟、萬峯、中慶、鳳山、樓臺、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剎，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降伏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萬計。　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屐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淡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語錄刊布行世。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

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語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為舉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不過以此為一大事耳)，徧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語否？師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元奧。　示眾：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山僧一冬又且舉揚箇甚麼？只有清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　晚參，舉扇子云：雲門大師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千巖長云：扇子[跳-兆+孛]跳入一十八重地獄，築著閻羅王鼻孔。閻羅王惡發道：你喫了現成粥飯，晝夜鼓兩片皮，妄談般若，合喫我手中鐵棒，被山僧一喝，却入扇子裏去也。諸人還見麼？若見，拈取扇子來；不見，炎炎暑天用箇甚麼？師云：一人高出雲天，一人深入地府，簡點將來，二俱不了。乃以扇子擊香几，云：扇子[跳-兆+孛]跳入你諸人毛孔裏去，築著普賢菩薩鼻孔，正值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王，坐真金妙寶蓮華師子之座，與十方同行諸大開士前後圍繞，說海印旋陀羅尼、無量陀羅尼門以為眷屬。普賢菩薩亦不惡發，但輕輕拈起扇子，云：諸仁者！此非小緣，所謂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復有世界以文字語言為佛事、又有世界以扇子為佛事。遂將扇子一搖，但見輕颸忽作，徧界清涼，諸大開士各各默然悟道：正恁麼時，你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未？若也覺，闔闢卷舒盡在我，從衡收放豈由人？若也不覺，莫怪鹽官索取犀牛扇子。參。　上堂，謝新安檀越齋，以拄杖打一〇，云：祇者圈子，多少人儘力跳他不出？復有多少人儘力拶他不入？若拶得入，是一員了事漢；若跳得出，也是一員了事漢。此二員了事漢，供養者見存獲福，過往生天。更有一員了事漢，且道在圈子裏？圈子外？若道在圈子裏，同了他前來了事漢；若道在圈子外，又同了他後來了事漢；設若道不在內、外、中間，三處義學沙門屙屎見解；更若道乾坤俱坐斷，大地絕行蹤，鳳縈金網，擬趨霄漢以何期？畢竟作麼生是此人安立處？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且緩緩)。因睥泄，問眾：山僧連日緊閉方丈門，為甚麼屙猶不止？洽侍者云：雖行摩竭令，全露少林春。(別云：和尚須忌口。伊若道：你與我箇忌口方呢？但云：某甲藥重，恐和尚不堪。伊若更道：取藥我看。即便出去。)師深喜之。　一晚，同眾坐香，指面前

露柱云：者箇礙塞殺我，倩你們為我拈却。眾下語皆不契。師代云：某甲今日困。　眾僧侍立次，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你等合喫山僧手中拄杖。一僧出作禮，云：過在甚麼處？師云：也太可憐生。俱無對。乃代云：和尚得與麼老婆心切。　又眾侍次，有僧禮拜，師問眾云：他禮拜我合掌，成得甚麼道理？無對。代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一日，拈扇子問眾云：還有要臘月扇子底麼？無對。代云：某甲用他不著。又云：祇是者箇扇子，因甚六月用得他著？如今用他不著。眾下語皆不契。師代云：爭怪得某甲？　供龍池次，問眾曰：今日設齋供養龍池和尚，且道龍池和尚還來也無？無對。代云：某甲裝香，和尚禮拜。又云：賴有和尚證明。火頭禮拜。師因問：你火作麼生燒？無對。代云：冷竈著把，熱竈著把。　一晚，舉：龐居士訪大梅，常問：久向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常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常伸手曰：還我核子來。當時居士無語。今夜得閒沒事，敢煩大眾代答一語，貴塞大梅口，且為龐公出氣。悟侍者云：已颺下糞埽堆頭了也。師深肯之。　舉：天盖元因僧問：如何是禪？元云：入籠入檻。僧拊掌，元云：跳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元云：了。代云：和尚在裏許來多少時？(別云：著甚死急？)　舉元沙因文桶頭下山，沙問：幾時歸？曰：得三五日。沙曰：歸時有無底桶將一擔來。文無對。(蓮代云：還少麼？)代云：不辭將來，恐和尚用他不著。　舉古者道：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僧云：我嘗於此切。師不肯，代云：阿哪！阿哪！　師問僧：從那裏來？云：山西來。師云：你來時過太行山不？云：不曾。師云：怎麼到得者裏？無語。　僧問：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未敢造次，願垂方便。師云：我門庭有多少高？僧擬議，師云：者門外漢。　問：弟子愚癡，如何見得本來面目去？師云：見得底不是你本來面目。僧禮拜，師云：你還覺頂門重麼？僧擬議，師喝出。王通相持高峯六問，乞師置答。師接得，云：此乃高峯置得底。你既將他問來問，何不與他同來？士無語。(蓮代云：某甲是他專使。)師直打出。　眾侍立次，師以拄杖攛面前，云：道！道！一僧喝了，出，師云：一釣便上。一僧云：覿面相呈。師云：錯認定盤星。一僧拾來安舊處，師云：者僧倒伶俐。僧禮拜，退出。至晚，師喚其僧至室中，問：據你適來做處，不道無見。你那裏得者三昧來？僧擬議，(代與一掌。)師云：元來掠虛在。劈脊打出。　僧參人事，件件數云：此是金華底供養和尚。師驀豎拳云：且道者箇是那裏底？僧擬議，師云：且坐，喫茶少閒。僧進云：和尚除此外還有麼？師擿下拄杖，僧拾安舊處(顛倒漢)，師便掌。　穿山僧參，師問：山重重，水重重，你穿那箇山來？僧云：某甲不會，乞和尚指示。師打

云：與你直頭穿却。　問：如何是某甲安身立命處？師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僧云：死了燒了又向甚麼處安立？師云：却好。僧呈偈，師徵云：當頭一棒即不問，如何是你永無疑處？僧喝，師云：好喝，復演一齣看。僧彈指，師云：再演一齣看。僧頓足，師云：不妨更演一齣看。僧無語，師直打趁出。　問：弟子行行可了得生死不？師云：你行底是甚麼行？僧云：推磨蹋碓。師云：你還知碓嘴生花麼？僧無語，師云：恁麼却了生死不得。　師一晚至僧堂云：還有開得隻眼底麼？試出來通箇消息看。一僧便出作禮，師打云：早被我擦沙在你眼裏了也。(代僧進語云：不是某甲，洎被和尚鈍置。)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拈棒便打，僧禮拜，師云：還出得身也未？僧無語。(代云：若出得，和尚還有拈棒分也無？)　僧參，師問：高駕何來？云：徽州來。師云：來時過錢塘江麼？云：過。師云：錢塘江水深多少？僧擬議，師喝出。　師出方丈次，僧問：如何是天童境？師云：無你跕立處。如何是境中人？師與一掌，云：還見麼？如何是人中意？師推開，云：速退！速退！妨我東行西行。　師一晚入堂，大叫云：適來闌中不見了牛，普請大眾把火上山尋牛去。眾愕然。一僧纔出，師便低頭歸方丈。(虧他逃走得快，若被此僧鼾鼻扭住，痛拳一頓，成何體面？)　問：諸緣併盡，一念不生，還了得生死麼？師云：不得。云：作麼生了得？師云：生也！生也！　有二僧至室中，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掀髯，云：幾時不鬚須？較長了次，僧復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云：甎瓦土塊。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河南。師云：我不問河南，問你那裏來？僧擬議，(代云：和尚若不問，某甲實從河南來。)師揖坐，僧乃問：達磨西來，意旨如何？師云：你從河南來。(續云：擬謾老僧那？)　一日，舉倩女離魂話問眾：兩女合為一媳婦，祇如未合已前，且道那箇是真倩女？有一化士出眾，云：隨身處處安。(別云：瞞和尚去也。)師休去。至次日粥罷，命士近前：今日有四人居士從永嘉來，道你賣却常住三包米，你好好依實供通著。士愕然，師云：不勞再勘。拈棒趁退。　師問僧：師子窟中無異獸，你是狐狼野干，來者裏作麼？僧擬進語，師云：咦！早見臊氣熏人。無語。(代云：恰是。)師喝退。又問一僧：你還夢見臨濟大師麼？僧云：某甲五年前不作是夢矣。(代云：和尚醒也未？)師云：恁麼則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去也。僧擬議，師便打。又如前問一僧，僧趨前云：今日親見和尚。師云：你道山僧生緣甚麼處？僧云：箚。師云：臨濟大師來也。僧擬議，師云：元來不是。連棒打出。又問一僧：你甚麼處安單？僧云：前堂左邊。師云：你枕子昨夜被人移過東海新羅去也。(代僧疾與一掌云：在者裏。)因甚向琉球國裏東摸西摸？無語，師喝退。　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師云：白首如新。如何是同死

不同生？師云：傾盌如故。如何是同生復同死？師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如何是生死俱不同？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僧禮拜云：向後作麼生？師便打。　問：如何是承言者喪，滯句者迷？師云：不快漆桶，更是阿誰？僧擬議，師云：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問：達磨西來，因甚不立文字？師云：問取達磨。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師云：許。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云：若是達磨眼睛，著得幾百億須彌山。　俗士問：弟子終日在夢，何時得醒？師云：我者裏惺亦著不得，夢自何來？云：爭奈即今見夢何？師與一推云：惺惺著　問，問著便打，是何道理？師云：你且禮拜著。僧禮拜，師曰：是何道理？　僧參，師問：那裏來？云：佛日來。師云：春日溫，夏日熱，且道佛日如何？僧擬議，(代僧呵呵云：某甲有箇頌子待問汝。頌云：何？便與一掌。)師便喝。僧參，師問：那裏來？云：宜興來。師云：長橋下蛟，周處斬後，近日如何？僧罔措，(蓮代云：某甲收得劒在此。)師笑云：參堂去。問：冬至一陽生，因甚天道愈寒？師云：活人須用殺人刀。大用見前不存軌則，為甚方木不透圜竅？師云：白雪陽春和者希。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且道敬亭山具甚麼眼？師云：萬古常青碧，毒鼓當軒擊。者為甚麼不死？師云：因渠置得。　一晚問眾：臨濟、德山是佛祖兒孫，因甚麼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一僧云：鐵牛撞破祖師機。師喝退。一僧云：大用現前無佛祖。師云：你帶累臨濟、德山入地獄作麼？連棒打趁歸方丈。一僧隨入云：知恩，報恩。師搖手云：不是，不是。僧禮拜云：請和尚代語。師拱手云：莫怪空疎，伏惟珍重。僧云：那。拂袖便出，師休去。至來朝，袖金十兩詣僧堂前，白眾云：山僧生平伏善，盌為知得利害。不見前百丈錯祇對一僧話，五百生墮野狐身(愈賊愈醜，大慈大悲)。昨晚山僧室中亦偶錯下一轉語，致某甲上座簡點一夜不安。乃出金云：將此辦齋，對眾懺悔，就今告退院子。復指座云：便請某甲上座坐者曲彔木牀。僧愕然(代踢倒便行)。師云：那。元來，元來。又無語，師便掌。乃据座告眾云：恁麼則大須審諦，你還知麼？祖師門下會與不會總須喪身失命，自後不得草草匆匆。　師晚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峯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九。著有九會錄行世。

寧波府天童牧雲通門禪師

病起，上堂。山僧病百來日，不曾與大眾說一元字脚。汝等還知真實相為麼？癡兒刻意止啼錢。便下座。　上堂。安居過半月，眉毛共厮結。護生須是殺，棒棒要見血。住山家事忙，幹辦及時節。面

門無位人，趕得忙不徹。但喜山路深，紅塵都隔絕。普請出箇坡，大家生喜悅。綠樹黃鶯飛，青峯白雲曳。聒聒語林間，山禽未反舌。坐坐隱葢亭，看看玲瓏穴。歸來身正汗，浴水又燒熱。浴了放脚眠，受用極親切。大眾！天童禪只得如此。(恁麼提唱，十萬八千未是遠在。)若要商量公案、提究工夫，朝呪暮呪，如教百家姓相似，自有無眼阿師在。山僧衰邁，無暇說得。　示眾。雲門云：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跛脚阿師大似病後驗方。藥山云：若也無言啟蒙，何名達者？我今為汝說者箇語，顯無語底大小藥山誘人犯法。永嘉云：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合水和泥不是好手。香嚴云：語是誑，寂是謗，語默向上有事在。久嚮香嚴，原來偷心未息。此四古錐雖則老婆心切，簡點將來，總在葛藤裏舒縮。且道那箇親？　師云：山僧有一句極現成佛法，向你們道去。乃指云：簷前雨滴。(與麼指點，瞎卻人眼。)　僧問：石火電光事如何？師云：謝子一拜。僧喝，師云：者一喝落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和尚尊候如何？師拈餅度與，僧云：百雜碎。師云：蹉過了也。　師坐次，有僧忽舉拳云：請和尚為某甲說破。師云：我不識他。僧云：和尚何不為某甲說？師云：說了也。僧云：爭奈某甲氣宇如王。師云：已收下了。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打了普梆要拖柴。僧云：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師厲聲云：教你拖柴不去，只管問甚麼？僧罔措而退。　師誕辰，有僧封一緘寄正，師啟視，見畫一圓相，師遂於圓相中書曰：猶作恁麼見解。即封還。　師納凉次，一僧作禮辭行，便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以羽扇拂其面，僧云：錯。師云：錯！錯！　太史蔣虎臣謁師，茶次，太史問：老師還結夏否？師云：病廢久矣。太史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師云：鴉鳴鵲噪，大好消息。　蔣太史同方曰：江居士又來參。方云：弟子嘗看如何是佛乾矢橛話，時中雖解提撕，不能透脫，未審有何方便？師持扇度與云：我者裏也不見佛，也不見乾矢橛。方接扇，師云：適來是甚話頭？方云：乾矢橛。師云：猶戀舊時窠。方云：不敢放手。師云：祇要公入手。方云：如何入手？師云：蹉過也不知。有頃，太史云：弟子在此，適纔聞梆聲，未審是誰？師云：須向未聞梆聲已前薦取好。　一僧出眾作禮云：某甲是箇生牛，不知東轉西轉？師即向右指云：過者邊著。僧云：不得上路。師復向左云：過者邊來。僧便過。師云：上路了也。(那邊明白了，卻來者邊行履。)　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擦去地上塵。師遂對眾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擦箇甚麼？眾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　師云：參禪人須具正見，不可作外道見解。何故？即如而

今人不肯修行底，日用隨聲逐色、業識茫茫固不必論，出來參學，聞知識開示箇本來人，即便執四大五蘊中有箇本來人，此便是外道見了。且未嘗見得本來人如何面目，即便計四大是有壞底、本來人是無壞底，四大是假底、本來人是真底，四大不能動用、本來人能動轉四大。此病莫道新學，即久在叢林，十箇有五雙如是。殊不知執真底、不壞底即是常見，執假底、壞底即是斷見，斷常二見蘊於胸次即是生死根本。此見不消要出，生死又何能得？所以永嘉云：修行恐落斷常坑。又有底畢竟要見此本來人，逐日捫空捕影、撐眉努目，如渴鹿趁陽燄走到老死，本來人畢竟無你獲處。你若要去此等見解、此等病痛，須向大棒下討箇倒斷，則佛病、祖病、禪病、生死病、四百四苦病、八萬四千毛病，乃至外道家種種惡見自無地可寄，方纔胸次得安樂

揩黑豆集卷七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六祖下第三十六世

南嶽高臺不退行勇禪師

古杭錢塘韓氏子。自幼好佛，至年二十有一，亟欲出塵，父母不許，遂夜遁至界山，禮靜主衍雲披削，偕全菴進公參大覺老人於報恩，力究父母未生前話。因同眾普請，見僧荷空畚行，有省。一日，侍覺次，覺問僧：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如何會？師從旁徹法源底，時年二十有五。後猶脇不至席，朝夕參請，日臻元奧。覺謂：師得地之後，廢寢忘餐者，吾所僅見。屢命分座，師力辭，結茆大雄山之雲覆菴。丙戌冬，覺北游，師於報恩綱維首眾，三歷寒暑，為人懇切，接機迅利，遐邇欽慕。戊子春，覺自荊山寄伽黎法偈，與重豐峰三人同時記莂。春季，覺南回結夏大雄，至冬過報恩，特命師立，僧秉拂。己丑春，覺退居大雄崇福，師應請住吳興法海。辛卯秋，涉廬登衡，衲子向風而往，請開法於衡之天臺。　僧問：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墨池裏龍眠。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海上犀牛獨足立。如何是海底泥牛銜月走？師云：露柱懷胎。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平地起骨堆。師隨示一偈云：狗銜燈盞街前去，老鼠偷鹽咳[口*敕]歸，露柱堂前驚破夢，開門雪裏放烏龜。我此四句內有一句，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簡得出，許汝買草鞋行脚。速道，速道！僧擬議，師直打出。　二僧作禮，師云：你兩箇都是參無位真人的，試道看。二僧無語，師云：我昨日做箇夢，夢一箇日本國人，到江西出盔的所在，請一尊磁器觀音，把箇金漆桶裝了，載到本國。臨上岸，忽然纜繩斷，把船都打翻了，連觀音大士也不見了。乃隨聲推倒桌子。(觀音出現)　僧問：如何是學人鼻孔？師云：你無鼻孔。進云：尋常向甚處出氣？師掌云：向你道無鼻孔。又問：甚處出氣？　居士請開示。師云：曾見甚麼人來？士云：曾見大雄和尚來。師云：那裏相見？士云：齋堂相見。師拈棒直打出。　師召一僧云：我不問你工夫，與我請一尊佛來。(代僧劈面掌云：南無鈍置佛。)僧請佛至，師接(縮手云：道不得即與你，待伊擬答劈面擲。)得吹兩吹，僧擬議，師便打。　僧送茶至，師

接得便掌(何不回敬一拳)，云：某甲過在甚麼處？師豎起二指(一案未銷又一案)，僧擬議，師又掌。　師凡見僧入，便搦住問云：你有幾隻眼睛？(正好劈面掌)僧擬議，師便打出。　僧問：泗洲大聖為甚麼在揚州出現？師便打，進云：無師下手處。(好與打趁出)師又打，僧擬議，師又打。僧禮拜云：更深漏盡，請師尊重。師以拄杖畫一畫云：道，道。僧以袖抹之(五更鼓拿犯夜)，師連棒打出。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連我也不識。僧擬議，師便喝。　問僧：背後的是甚麼(掌云：且打面前底)？僧云：那裏看他見？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擬議，師便推出。　僧參，師問：那裏來？進云：下路。師云：下路不見你者僧。進云：請和尚高著眼。師云：何不禮拜？僧便作禮(代云：禮拜不辭，卻須道過)。師云：喪我兒孫。　師問監院：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院喝，師亦喝，院又喝，師以竹篦畫一畫，院擬議，師連棒打出。　問：父母未生前，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云：三家村裏牛，只有一隻角。　結制小參，問：大開爐鞴，煅凡成聖。未離兜率，未出母胎，如何通信？師云：霜打芭蕉光碌禿。進云：已離兜率，已出母胎，又作麼生？師云：頭破作七分。師乃云：三間破屋通天眼，七尺烏藤抹太虛。要明臨濟三元旨，荊棘林中舞柘枝。昨夜無位真人倒騎三脚驢子，直上萬仞峰頭，欲與諸人通箇消息。驀卓拄杖，下座。　小參，師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有瞥地的麼？乃說頌云：新羅國裏火灼，吳越石人燒脚。誌公拋却杖頭，剪刀打倒天台。國清寺裏豐干住底牆壁，汾陽太子院裏驀然聳出一隻匾嘴。高郵野鴨逢人便低頭，云：師太，師太。乃左右顧視，云：會麼？良久，云：元沙去後無消息，紅白枝枝不著花。小參，師云：即心即佛，文殊著賊；非心非佛，普賢叫屈。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觀音菩薩摸著了一箇毛頭，大結十字街頭，驀然撞著了大肚子，彌勒放下布袋，呵呵大笑，云：青天白日為甚麼著賊？　入室，小參，師問僧：雪峰輥毬，道吾舞笏，天龍豎指，魯祖面壁，還有優劣也無？僧云：師又作麼生？師以手斫口作呱呱聲，眾罔措，師云：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又，僧問：某甲與師燒作兩堆灰，向那裏相見？師云：脚破草鞋穿。小參，師云：南泉道：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者老漢滿口道：祇道得八成勇首座，昨夜三文錢買箇黑老婆，頭又匾，眼又大，欲與諸人相見，恐諸人笑我。乃作女人拜，云：大眾萬福。　入室，小參，師示偈云：無蹤跡處著思惟，極著思惟猛自疑，驀拶髑髏俱粉碎，鴉巢飛出鳳凰兒。復云：無蹤跡處莫錯過，白鼻崑崙當路坐，昨夜火燒四禪天，四聖六凡無處躲，躲得過，髑髏缺半箇，等閒一掣，掣得開，三箇老婆對面坐。　小參，老鴉嘴

上挂油瓶，月落寒松著一驚，失口一聲連嘴落，逢人連叫兩三聲，且道叫箇甚麼？驀喝一喝。　小參，僧問：實無眾生可度，和尚為甚麼有者許多？師拈棒，云：你見箇甚麼？進云：實無眾生可度，為甚麼用打？師云：情知你作打會。乃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昔日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是世尊向威音那畔拈起寶刀，瓜分天下，令人返本還源。無奈索訶世界都是認奴作郎、喚鐘作甕，賴有韶陽老漢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韶陽老漢禁石女不生兒，勇上座據欵結案，通箇消息，令諸人一飽便休。眾佇立，師遂說偈云：甕裏烏龜變作鷄，啞子開門飛了去，爬起跌倒握得來，明明者是向誰說？　師落堂，云：眉與目相去甚近，為甚麼不見？莫非被鼻子礙了？眾無語，師云：莫道無生死。便出堂。　開爐，小參。銅頭鐵額諸禪客，肘後橫懸奪命符，尚有火爐吞不下，氷霜肝膽細磋磨，驀然南斗北翻身，赤縣神州火裏坐。擲拄杖，召眾，云：看火。便下座。　謝兩序，小參。少林面壁，白玉琢成西子骨；雪庭肘墮，黃金鑄就伍員心。六耳不同謀，一華開五葉。驀喝一喝，高聲召新充兩序，下座。　小參。師云：驀眼撒沙看不得，栗蓬刺口吞不得，連腮便掌擬議不得，劈脊便棒回互不得，[口*邪]臨濟未是白拈賊。且道山僧具何眼目？卓拄杖，云：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小參。師豎左拳，云：奪人不奪境。豎右拳，云：奪境不奪人。握左腕，云：人境兩俱奪。握右腕，云：人境俱不奪。汝等諸人性命盡被拳頭一口吞却了也。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若轉不得身、吐不得氣，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小參，舉：古人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磬山師翁呵呵大笑，云：白雲是誰家私物？以拂指空，云：看，看。師云：二大老書雲：畫空高臺即不然，山中何所有？惟有兩堆柴，分付與火頭，燒盡再安排。其中有一句不恰意，有人檢點得出，分付拄杖子(上大人收拾起，爾小生可知禮)。僧出，云：一片柴也無。師云：夢裏惺惺。又僧云：用兩堆作甚麼？師云：韓獹逐塊。又僧云：山窮水盡，安排箇甚麼？師云：凍殺，餓殺。乃顧視左右，下座。　順治乙未春，師志厭紛雜，攜杖別峰，掩關一室，屏絕給侍，效西峰死關遺意。至五月六日，師示疾。初八酉刻，召侍僧豎一指示之，侍僧曰：不會。師復豎二指，瞠目視之，侍僧罔措，乃跪求遺偈，師接紙，云：信手拈來，一筆寫盡，都盧丟在大江東，連畫數圓相[(○*○*○)/(○*○*○)]擲去。乃自起趺坐，以兩手拭面，泊然而逝。師生於明萬歷丁巳九月十九日，示寂於清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初八，春秋三十有九，僧臘一十有七。明年，弟子超真等迎骨歸，建塔於江陰敔山祖席之中，灣峰公為之銘。

湖州武康縣報恩寺美發行滔禪師

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俗姓熊。十四而孤，十八婚娶，生一子。年二十，妻子相繼而歿。畏身世無恒，決出家之志，投舅氏惺如公剃落。首參壽昌閬然謐禪師，閬即以大器期之。一日，見古德垂示云：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疑情頓發，不覺放聲痛哭，乃奮臂揚言云：一切是非莫管，直趨無上菩提。師亦不知李都尉有是語也。浪杖人繼席，壽昌遂納具。自此工夫尤加精進，冬夏惟一衲、一苧布單衣，祁寒之際編草裹腹，絕不以淡泊攖懷。癸未冬，過博山入堂，遂誓云：大事不明，不出此堂。工夫逼拶至四十餘日，如老鼠入牛角相似，忽被面前堂磬一觸，全身如在網羅中跳出。年方二十有七，遍歷閩中、江右叢席，俱信宿少留。迤邐至金陵，邂逅與然緯公。時大覺老人道：望高海內。即日腰包同往。值老人行脚歸大雄，師乞單入堂，老人懸牌垂問云：佛未出世，道將一句來。有同堂僧某以叢林頭角自許，謂師曰：我與兄語，當面呈之。師即抱牌入方丈云：和盤托出。老人云：山僧今日困。師禮拜過一邊立，某僧云：蒼天！蒼天！老人云：客作漢。直打出，復顧謂師云：汝這一轉語可作我維那。次日結夏，即命師綱維首眾。夏中受老人拳踢最多，每謂人曰：若不克意來參老人，焉知有與麼事？所謂悟了不見人，十箇有五雙杜撰也。至七月解夏，與茆溪森公等九人同受記莂處，師為第二座，自此執侍左右，未嘗少間。老人日以趙州勘婆白雲入磨房勘五祖話問師，凡下語，老人輒詬罵不已。一日，復舉問師曰：既是拈也拈得，頌也頌得，悟也有悟處，因甚却道未在？師云：粉牌不著白。老人云：說也說得是，見也見得到，祇是未在。師參究累日，忽見白雲、五祖面目，遂舉似大覺老人曰：這回謾某甲不得也。覺云：更與你三箇未在。師云：恩大難酬。便禮拜而出。次日，侍老人喫粥次，老人曰：會得末後句底，喫鐵棒有分。師云：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老人云：果然少不得。師云：且喜老漢脚跟點地。覺云：轉見不堪。師便禮拜。覺云：粥後來領棒。師云：劒去久矣。乙未冬，游臺山，掩關紫柏洞，三閱寒暑。戊戌，重歸報恩。一日，覺謂師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這裏合下得甚麼語？師云：作家宗師，宛爾不同。覺云：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云：明破即不堪。師復呈勘婆頌云：蒺犬吠明全不露，木雞子夜正明歌。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多。覺撫几稱善。辛丑春，師乞假入閩葬親，度夏蚌坑，於經行次，勿

憶百丈囑溈山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之語，驀然打失布袋，始信大慧禪師云：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非欺人語。時年四十五矣。後出嶺舉似老人，老人云：茲與我江上水關契證處合，所謂不住始覺，冥合本覺。參得涅槃堂裏禪，未能透徹此關，自利即得為人，則禍生今時，佛法蘧腐極矣。能透此關，是不易得法道重任在。子厚自愛，遍謂入室弟子曰：還西堂得中禪狀元，汝輩落渠後也。師愈自韜晦。康熙乙巳夏，侍老人入天目，重開師子正宗禪寺。老人舉師立僧示眾云：旁知曲解豈堪論，一悟為休眼正昏。不負南詢趙州老，無賓主句撼乾坤。要知無賓主句麼？問取堂中滔首座。丁未秋，奉老人命受息齋，金太傅岵瞻、戴京兆請住武康報恩法席。入院上堂：緗水龍淵浮玉山，廿年冰雪侍師顏。無端推出成狼藉，滿面慚惶何處安？行滔雖親依老漢二十餘年，並不參老漢禪，亦不曾得老漢說話，祇是被老漢罵得徹骨徹髓，身心頑了，一味瞌睡，佛法總未夢見，記得幾則古人因緣在肚皮裏安排。今日寶華王座上闡揚佛祖宗猷，開煥人天正眼，不意來到野貓洞口，打一箇噴嚏都忘却了，一字也想不起來。祇見金輪峻峭，萬木森嚴，山青水碧，鵲噪蟲吟，秋風颯颯，秋雨蕭蕭，緇是緇，素是素，鐘是鐘聲，鼓是鼓響，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為諸兄發向上機、一一為諸兄轉大法輪、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無盡寶藏自然而至。大眾，前是山門佛殿、後是方丈寢室、左是齋堂、右是禪堂，且道無盡寶藏在甚麼處(若無此語，幾不成話)？驀卓拄杖，下座。示眾，舉石門一喝分賓主，師云：醜。舉止照用一時行，師云：轉見不堪。會得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師云：狗子尾巴書梵字，野狐窟宅梵王宮。　冬至，上堂。萬疊山含荊岫玉，宜黃人唱晉江曲，冰河發焰梵天紅，燕地冬生閩地竹。咄！是何物？驀豎拂子，云：大眾！眾舉頭擲下拂子，云：鶻兒已過瑠球國。便下座。　示眾。春雲靄靄，春雨濛濛，開眼不見天地，合眼不見虛空。衲被蒙頭坐，憨憨瞌睡濃，通身黑漆漆，正眼自光通。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現無量聖身；八萬四千毛孔，孔孔出金聲玉振。雖然，猶是無風市市之波。且道如何是出格一句？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可憐一句合頭語，留為萬口繫驢橛)。　晚參。古佛心，千萬世，只如今，祖師意，鍼眼魚，吞鼈鼻，墻壁瓦礫放光明，演說如來真妙諦。驀拈拄杖，卓一卓，召大眾，云：現在買賣不離行市。　晚參。對一說，日可冷，月可熱；倒一說，桃花紅，李花白。雲門不善諸佛機，惹得旁人說是非。且作麼生是諸佛機？破蓑衣

蘊荊行璧禪師

楚人。參大覺於崇福，真切體究，未嘗輕發躁露。後坐精進三次，日上方丈，謂覺曰：某有箇見處。覺曰：狗子因甚無佛性？師拳覺肋下，云：一向在趙州處落節，今日要和尚處拔本。(卻不道已是折本了也。)覺便推出。次日復上方丈，覺云：盡大地火發，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師曰：特來度夏。覺便喝。師呈偈云：圓似滿月圓，寬同太虛寬。歷劫無姓字，從來絕躋攀。聖凡由此出，剎海任伊安。始終無變異，觸處善隨緣。覺云：還會適來一喝麼？師便出。師土木形骸，悟處頴脫，後竟不知所終。蓋西山之流亞歟。

武康報恩寺骨巖行峰禪師

烏程溫氏子。幼業儒，尤信佛乘。年二十一，投舅氏陽山授和尚薙髮。授示寂，奉遺命參報恩大覺老人。一日，聞覺示眾云：但向父母未生前薦取，自然廣大圓滿。師於言下有省。是冬，覺過宜興海會，不退勇公在堂綱維，一眾賴以提策。退一日問師：本來面目還喫飯麼？師曰：那一件不是箇中事？退劈面便掌。師曰：師兄又作麼生？退復掌云：還你飽齁齁地。師從此頓開生面，密舉五宗綱要、一千七百公案，毫無疑慮，乃舉似退。退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落因果。退曰：恁麼則墮野狐身也。師云：賴遇是某甲。退喜見顏色，令師趨海會，以所得呈覺。覺詳悉勘驗，乃書一偈云：自慚福德真輕薄，十載追隨有數人。近日傳來消息好，鼇山阻雪事如新。鼎革後，覺遠遊淮北，師腰包尋訪年餘，至鳳陽懷遠縣，始遇侍覺荊山之普陀菴度歲。一日，覺問：如何是日中浩浩時昨得主？師云：真不掩偽。覺曰：如何是夜間睡夢時作得主？師云：曲不藏直。覺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麼處？師連答數語，覺俱不肯到此，從前所得都用不著，日日靠空棺材，如有氣死人。一日到老人前，老人又問，師云：家無二主。覺曰：一箇驢子繫在橛上。師即大豁所疑，急趨前別前語云：時值天寒，請和尚保重。覺曰：此間難得禪和到，與你一盞茶。師云：看者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覺曰：何不早恁麼道？師便禮拜。檀越請陞座，舉千巖長祖頌文殊問維摩不二法門因緣云：鐵笛橫吹宇宙清，蝦蟇蚯蚓解翻身。知音不在千杯酒，一盞清茶也醉人。師呵呵大笑云：千巖老祖美則美矣，若是如今叢林澹泊，衲子饑餓，如斯言句却不相當。今日雲間眾信入山供眾，山僧應時及節重頌此案，舉似諸人：文殊多口維摩默，往古來今見不全。却喜雲間居士會，饅頭米飯飽鼾鼾。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康熙丁丑六月二十六日，遍至各寮，從容談笑，且誡曰：老僧不復來矣，宜自修省，

毋恣空過。至次日酉刻，吉祥面壁而逝，世壽七十九，僧臘五十五。

湖州武康報恩寺棲雲行岳禪師

烏程沈氏子，世為望族，少補廩庠，始以居士身參大覺老人於報恩。順治乙酉，投覺披削。丁亥秋，事覺於淮北乞食，炊給之餘，覺力為錐箚。一日，問覺：空索索地錦豔豔，錦豔豔地空索索時如何？覺云：待你到此境界與你道。師禮謝，覺云：者漢多時妄想今日始斷。師有省。庚子春，侍覺應詔還山，入天台桐栢宮，草衣木食，習頭陀行者三閱寒暑。癸卯春，覺命繼席報恩，　晚參，師云：彌勒真彌勒，起模畫樣；分身千百億，揑目生花。時時示時人，郎當不少；時人自不識，略較些子。召大眾，云：還有讚歎分也無？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　晚參，師云：入秋時節不相饒，西風吹雨池塘暮；古殿松陰宛轉開，鐘聲透過山前路。急回顧，是甚麼　解制？後三日，晚參，僧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春打六九頭，春雨灑不歇。進云：如何是涅槃心？師云：百花枝未動，今年信較遲。乃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能方能圓，無相無貌，有彩有文。天下衲僧厮結眉毛，結即印破，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物草木，一破一切破；天下衲僧解開布袋，解即印住，盡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物草木，一住一切住。或有箇漢出來，憤憤悱悱道：說甚麼印破印住？和者印子一擊百雜碎。岳上座不免呵呵大笑，雙手作遞印子勢，云：請試下手看。(掌，云：不奈船何，打破舁斗。蓮，云：我當時若見，但鳴指三下出去。)　落堂。師問東單眾云：西單無，為甚東單有？問西單眾云：東單有，為甚西單無？師呵呵大笑，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康熙丙午冬十月某日，示寂於報恩之西方丈，世壽五十三，僧臘二十二，塔於寺之養親草堂左隴。

報恩西堂寂菴行洽禪師

汝州光邑王氏子。孤苦絕塵，矢志萬行，到處陸沈，眾中尤行業純謹。後參大覺老人於報恩，覺示以未生前話，每徵詰，師無對。覺云：你恁麼參禪，水也消不得。師直得垂淚，同眾坐不臥。七覺問：甚麼物恁麼坐？師云：總沒交涉。覺便打，師無語，覺痛打一頓，中夜釋然。舉似覺，覺頷之，時年二十有三。師因看病回，覺問：有氣死人是你救活了，無氣死人作麼生救？師指旁僧云：何不祇對和尚？覺云：他已喫我三十棒了，你自道。師云：和尚著甚死

急？覺云：念汝看病辛苦。一日，覺指楊梅問：一樣楊梅，因甚有紅有青？師云：和尚合取口。覺頷之。覺垂問：道通無礙，因甚一片竹窗關斷月？師云：和尚道甚麼？覺云：須是他喫得棒。覺問：紫羅帳裏撒珍珠，汝作麼生道？師云：拖泥帶水。覺云：向古廟裏躂得過時如何？師云：吹毛用了急須磨。　師問僧：死了燒了，你向那裏去？僧云：一念不生無來去。師云：向一念未生前道。進云：吞却須彌了也。師云：你試吞者火爐看。僧無對，師便打，復顧旁僧云：你與他代一語看。進云：喚作火爐那？師便喝。　師一日同不退勇廊下行次，退驀拈一毬擲師，師云：那裏得者箇來？退以毬便打，師大笑而去。至晚入退寮，於桌上畫云：午後底？午後底？復作此[中-口+○]相云：作麼生？作麼生？遂將毬子收過。退少間自外歸，亦書此云：賊賊把將來。令行者送至師寮，師將毬了，付行者云：也是雪峯道底。退又書○相云：幾人於此茫然？師云：直饒恁麼，也只是弄泥團漢。雖然，若人檢點得出，直須○○○。　僧問：策杖理民時如何？師云：天下歸仁焉。進云：棒上成龍又作麼生？師云：終不貴。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師云：燈籠露柱長年困。進云：如何是貍奴白牯却知有？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

杭天目山全菴行進禪師

武林沈氏子，生數月而孤。至年十二，母命投無諍寺隱松禪師出家。後思求出世，正因往參天童密老和尚，遂進具。嗣往報恩參大覺，問：某甲生死未明，求和尚開示。覺曰：將生死來與汝開示。師茫然。是冬遇林叟，指參金粟。有同參問曰：兄生緣何處？師云：瓶窑。參曰：到報恩多少？師曰：二十五里。參云：啐！你處現有古佛善知識，不參反來者裏，正如瞎貓跳過魚盤喫豆腐也。師唯唯。一日，因往若山訪同戒，投林叟宿。林云：你去金粟住，又來何幹？師以前事實告。叟作色曰：我却瞎了眼，將謂你是箇有志氣底人，勸你去親近善知識。你今破期出堂，將來期期如此，他日誑騙人，我住若干叢林、參若干知識，者樣沒血氣底枉相為你。師被呵，直得慚悚無地，遂回金粟。滿期，明年三月重至報恩。師後嘗曰：從此一住二十三年，實賴林叟激發之力。覺見師誠實，痛下鍼錐。師自恨障緣深厚，不能一撥便轉，或捐鉢資、或賣衣物，攢米打七，徹夜參求，不知其幾。至年三十八歲時，覺北行不退，勇公綱維見師工夫得力，當眾稱賞。師七終不得透徹，放聲大哭。次

早詣寮致謝，仍流淚不已。勇慰曰：和尚不在家，兄去親近理安和尚亦可。師曰：某在此親近和尚十來年，如此不青不黃，有何面目別去見人？者樁大事，必求吾兄為我了斷。某已辦得石米，欲上證果菴討箇分曉，乞兄早晚提誨。勇大喜，即送師上山研究。一七有餘，忽地春風大作，打開門戶。師當下猛省，喜躍無量。時勇往雲覆菴，師即星夜越嶺相見。勇云：全兄何得夜來？師云：某甲捉得賊，特來出首。勇云：為甚文殊出女子定不得？師云：莫謗文殊好。勇云：為甚罔明出得？師纔擬議，勇攙前云：喂！咍！師茫然無對。值覺回，大雄趨往瞻禮。一日，覺垂語曰：古人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師同眾下語，覺徵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是汝道底。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又一日入室，覺問：萬法如何歸一？師云：海納百川。覺云：一歸何處？師云：波生浪湧。覺曰：脚跟下與你三十棒。師掩耳而出。自此投機，命充副寺。一日，因禪者呈香巖上樹頌，觸著向問勇公此話咬嚼不破，自謂此話不透，則從前發揮公案皆未穩當，遂將拈頌稿一時焚却。辛亥，老人命師上天目。一夕，諸兄弟同在老人室中，因舉上樹話至虎頭問處，覺厲聲云：甚麼虎頭上座、狗頭上座？師當下，礙膺之物豁然蕩盡，遂當眾頌上樹話，覺大可之。後出世，住興化極樂院，既而遷荊溪海會寺。庚申 仲夏，應請主持天目。辛未春，復應請崇福。　僧問：盡力道不得底句，誰是得者？師叉手云：慚愧。(別云：三千里外聽淆訛。)僧云：得後何如？師云：兩粥一飯。(別云：胡餅裹呷汁。)進云：忽遇出格人來，又如何相見？師云：打退鼓。(別云：三十棒。)僧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云：只得一橛。(別云：你活看。)進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時如何？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別云：念言語漢。)

昭覺丈雪醉禪師

內江李氏子。襁褓時，禮古字山清然師為徒。性冲淡，於世邈然(入道之根)。因讀法華經，乃至一舉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默計。曰：成佛與麼易耶？遂質本師，師罔措。圓具後，遍參諸方。至破山，問：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山作臥勢，云：老僧不參禪，祇愛伸脚眠。師疑駭動靜，如一箇有氣死人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鞾，脚套不上，擬伸手扳，忽然有省。參天童，一日上太白頂拖柴，因竹簽傷足，血迸汙地。忽聽梆鳴，聲震山谷，忽然大悟。進方丈，作禮，云：某甲有些暢快。密作聽不清勢，師便打噴嚏。密打，云：那裏失利來，者裏拔本。師又兩

喝，密連打，云：翻不暢快了。師拂袖便出。復至蜀，謁山。山問：你從南方走一回，帶得甚麼寶物來？師豎一拳。山曰：別我七八年，一點氣息也沒有。師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山肯之。後住成都府雪居禪院，　晚參。山僧一夏已來妄談般若，生身墮拔舌犁耕地獄，正與麼時阿誰隨侍？溪聲首座云：自作自受。師云：我識得你。復云：既是無人替得，冥應罪緣毫髮不來，因甚三門廚庫被蟣蠓蟲吞却？老僧於須臾頃遊徧一十八重地獄，末後為眾兄弟撥轉今昔關頭去也。拽杖打散，歸方丈。　上堂。物物有密語，直捷直到底，七佛祖師來，兩眸擡不起，林下人十中有九，覷捕不及。時大憨維那一喝，師云：好人不肯做，又去屎裏臥。　示眾云：靜明無隔夜，禪與人參。復拈拂子云：而今有也。拂一拂云：到與麼也未？　居士問：一口氣不來時，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劈面一掌，士擬開口，師復掌，士請開示，師云：待汝一口氣不來向汝道。一日又問：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打一拂，士擬開口，師復打，士云：弟子不會。師云：賴汝不會，若會，黃河水也須倒流三千里。

百城著禪師

奉節縣沈氏子。三歲解準提、解結二呪，其後博通五經、天文、地理、諸般術數，十四遊泮，十六選拔，身羈功名，心嗜佛典。偶見破山禪師語錄，偈云：我為生死來出家，何須更算海中沙？無常煞鬼卒然至，錦繡文章亂似蔴。遂棄官，禮大年師，披剃具足。後遇竹帆禪師，指參破山禪師，相依有年，總不得脫灑。一日，山喚師答話，師纔作禮，山驀頭一踏，師豁然大悟，喝一喝，山云：再喝看。師拂袖歸堂，遂呈偈云：本地風光處處知，芒鞋筋斷絕纖疑，幾回踏破山頭月，帶露和煙憩隴西。山肯之，住順慶府渠縣興國寺。　上堂：運水搬柴只自知，神通妙用總由伊，算來不費些兒力，何必三三兩兩疑？僧云：不疑底人來也。師云：須彌山王在那一劫中與你說破？僧沈吟，師便打。（者僧未有喫棒分在。）　上堂：劈不成兩，揑不成團，是箇甚麼？指足云：一隻草履爛却半邊，不得周全。（適纔猶是好好底，隨後咄云：囈語作麼？）　師因雪背師兄問：道得一句是吾真弟。師打一掌，背休去，師云：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背呵呵大笑，師云：也未見得。　師入堂，埜湘驀抱云：正恁麼時如何？師打一掌，湘沈吟，師又打一掌。師圍爐，湘隨至，問云：畢竟如何？師拈火示之，湘後契悟，師云：你何不謝我？湘拈一粒豆置師碗中，師云：今日收得一主冷賬。

黃州黃陂素山冲然義禪師

於燕京西山，一僧戴雲尖帽，穿朱履，著跨鶴衣，拜曰：和尚還識得否？(但向伊呵呵道：有趣，有趣。)師拈棒曰：不是儒，不是道，俗人頭戴僧官帽。連棒打趁。其僧渾身脫却赤體，問曰：和尚今又如何識我好？(更向伊呵呵云：也好，也好。)師亦打曰：脫却皮毛換却骨，難逃法眼破重迷。僧悲感禮謝而退。康熙壬戌春，師預期辭世。至二月十八午時，上堂訣眾，叉手而逝。塔建本山。

蔣山芥菴大禪師

小參，師云：捲簾除却障，閉戶成塞礙，祇者障與礙，古今無人會。無人會，三箇成羣，四箇逐隊。君不見？臺山路上驀直婆，明州市裏憨布袋。　曬藏，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三百餘會，口勞舌沸，演出一大藏教，天、人、龍、鬼、神無不頂戴奉行，誰知落在我祖師門下，被人喚作拭瘡瘤底故紙？今朝六月六日，諸檀攀條攀例來此翻曬，若也彼既無瘡，自勿傷之；其或未然，好將此故紙拭淨你底瘡瘤。且那裏是你底瘡瘤？故紙又作麼生拭？你若生五戒十善底瘡瘤，將人天故紙來拭；你若生三途六趣底瘡瘤，將輪迴故紙來拭；你若生無明煩惱底瘡瘤，將真如解脫故紙拭；你若生四果四向底瘡瘤，將聲聞故紙拭；你若生六度萬行底瘡瘤，將菩薩故紙拭；你若生火宅底瘡瘤，將三車故紙拭；你若生安養底瘡瘤，將彌陀故紙拭。此猶是已驗之方、對症之藥，未出教乘極則，更有般蹊蹊蹺蹺、古古怪怪底瘡瘤，三種病、二種光，透之不脫、明之不得，惟我衲僧分上為害為冤。所以道：燈心刺著石人脚，火速去請周醫博，路逢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却。大眾，且道曬乾後又作麼生奉持？山僧為說陀羅尼而守護之。以兩手捻拳，連叩齒，云：金吒，金吒，僧金吒，護金吒，吾今為汝解金吒，終不為汝結金吒。唵吽吽泮泮娑訶。下座。　晚參，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眾！如何是你形山底寶？一僧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師云：我不答對、不吟詩，只要問你形山底寶。僧禮拜，師云：禮拜且置，雲門道：將山門來燈籠上又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一僧拜，云：深領和尚者一問。便出，師復喚來，云：領後如何？僧云：密不通風。師打，云：將謂是南番舶主，元來販私鹽漢。　小參：秋風清，秋月明，梧桐葉已落，丹桂又香生。長空歷歷鴈過，高樹啾啾蟬鳴，說甚西來祖意，太煞十分現成。楊美之、郭君建不依本分，錯路修行，來我興善寺裏朝三暮四，念他白雲老子底上大人。乃呵呵大笑，歸方丈。(楊美之一大

藏，郭君建千七百，恁麼會得，愜芥菴意，未愜心圓意。且道：心圓意作麼生？喂，咍！）。　晚參：入院以來一月，人事奔忙不徹，日日愁米愁柴，佛法無暇打疊。大眾！一體人情，苦苦煎逼，要說大似欠他錢債，還本還利無歇。興善雖則臂長袖短，今晚不免盡情抖擻了罷。遂提起衣袖，連抖數抖，云：大眾！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現得，年窮歲畢以後，再不要上門上戶來索取。　晚參：若起紛飛之心，即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自除；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正恁麼時，如何抱石投江？（惟人自肯乃方親。）

台州淨居湛菴常禪師

四明鄞邑吳氏子。依金粟悟得度圓具，隨悟遷天童。因陶瓦乏人，命師執役五載。每求進堂，悟曰：此事不拘內外，貴在篤信。師即矢志不進堂，決於透徹，以作堂外榜樣。一夕閱悟語錄，曰：何不向棒頭指處看，忽然知得棒頭落處。次早呈悟，印可之。　示眾：一言不相赴，知君太罔措。即此罔措時，便是汝出路。擬向別處討，驢年不得了。年老覺心孤，誰知多落草。

明州雪竇宏遠詔禪師

族姓王，越之觀海衛世胄也。母一夕夢老人送和尚入室而誕師，總角脫白參念佛是誰，依天童悟祖力究不契。後謁石奇雲於靈鷲，看雲門東海鯉魚話有疑。一日侍雲次，值旁僧舉問此話，雲便打。僧又問，雲又打。僧再問，雲復打。師見之，忽然大悟，乃曰：可惜許，三棒也無一點。雲曰：你又作麼生？師拂袖曰：大雨來也。便出。（妙悟）

蘇州西華秀峰岫雲行瑋禪師

長洲顧氏子。年十二，投虎邱西隱房本如披剃。閩漳黃石齋太史寓西隱，師出謁，應對不落機。復命為詩，叉手而就。史異之曰：此沙彌他日肇興祖庭無疑也。二十五，從牧雲門謁天童，悟命隨眾滌食器。每進方丈參咨，屢遭痛棒。門呼之曰：爾滌食器多時，摸著碗底否？師大疑，猛力參究。忽一夕，捲簾頓豁，亟趨見悟。悟曰：作麼？便展拜曰：謝和尚不通一線之恩。悟微笑而頷之。越三年，隨門出天童，居吳之銅井山。及門開法，古南命為第一座。一夕晚參，門曰：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只是下面一字，山僧續不來，請大眾續看。師出眾曰：賊。門可之。

南嶽法輪石隱貞禪師

江西武寧劉氏子。　上堂：法輪貞長老恰似打油匠，不管菜子、桐子、山茶子，一齊收拾榨牀上，冷也一撞、熱也一撞，撞得一點氣息也無，翻轉枯來還要加上兩撞。且道為甚如此？良久，顧眾曰：是則名為報佛恩。(明眼宗師須具此毒辣鉗錘。)

如如懶人方為戒居士

歙州人，齠年即有志向道。一夕，夢輻巾道者引至揚州三叉河寶塔下，視塔影欹斜，命士將塔扶正。士開塔門著力，通身汗下，忽然有省，覺身心世界一空，盡古今只是一箇自己，并自己亦不可名狀。述偈曰：夢中作夢宛然真，耳聽何如眼聽親？泡影堆中拈寶具，大千活句屬吾人。自此遣妾茹素，求道益切。一日，謁牧雲門於鶴林，門曰：不生不滅心聾？士曰：弟子今早渡江。門曰：江上風浪惡，如何過得？士曰：柁柄在弟子手裏。門曰：即今登岸也，柁柄聾？(何不便掌)士曰：本寺伽藍米公做。門曰：米公與你有甚涉？士拱揖曰：即刻拜別和尚。門笑而頷之曰：梅子熟矣。乃付以偈曰：靈山花下別，京口渡頭逢。君今如是去，千載起吾宗。後求剃度，門曰：可搆靜室，不必出家。便化同人，堪稱希有。

潤州夾山蘧夫一禪師

宜章李氏子。年十八，投萬松出家。初謁憨山清於曹溪，卓萬法歸，一語三年不會。次扣天童悟，棒下有省。後見夾山豫，豫問：甚處來？師曰：浙中。豫豎起拂子曰：還收得這箇麼？師曰：阿誰不具？豫曰：試呈似老僧看。師拂袖便出。

杭州錢塘理安天笠珍禪師

雲間陳氏子。父仲雍，母金氏。十八出家，行脚參南澗。澗示父母未生前話，疑不去心。圓具後，徧謁知識。過紹興東郭門外，逢殺犯人，血濺衲衣，打失本參。偈曰：活人頭落地，血濺死人衣。不知誰死活，斬斷未生疑。呈南澗，未獲許可。後依南澗過竹林，因僧錯會趙州勘破婆子話，南痛棒打出，復喚回來云：與你說箇譬喻：你即是者僧，老僧即是趙州。拈起竹篦云：者便是婆子，那裏是勘破處？(眉毛拖地。)僧擬議，南攔竹篦歸方丈。師在旁不覺汗下，洞徹古今公案。師呈頌云：幾人不戰便成功？(五字足足。)獨許

南陽老臥龍。(何處見他？)自借東風鏖赤壁。(是非蜂起，邪法難扶。)賺他血淚滿江紅。(認奴作郎，如麻似粟。)南云：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震威一喝，南便打。師禮拜云：勘破了也。便出。後繼席南澗。　上堂：抱鈯斧居山，聞名不如見面；著草鞋住院，見面不若聞名。事到如今，抑不獲已，颺下鈯斧子、脫却破草鞋，展開驢脚、伸出佛手，菩提路上扶起剎竿、廣濟道中重開飯店，不蓄一粒米、不栽一莖菜，令一箇箇飽齁齁地，拈却炙脂帽、卸却鶻臭衫，作赤灑灑、淨倮倮漢。若是具頂門眼、懸肘後符，呼喚不回頭、羅籠不肯住，望剎竿而走、見鞭影而行，山僧不妨瞻之仰之。即今還有恁麼人麼？驀卓拄杖云：設有，勘過了打。　上堂。大通智勝佛，稽首乾矢橛，十劫坐道場，猴子繫枯樁。佛法不現前，心肝樹上懸，不得成佛道，泥神撫掌笑。此四句中，一句殺人刀、一句活人劒，一句殺活同時、一句殺活不同時，若撿得出，古佛在你脚底。　晚參。大人峯頂無根樹，却被賊子偷了去，幾多癡漢守枯樁，業識茫茫無本據。以拄杖一齊趁退。

黃梅五祖千仞岡禪師

明州王氏子。弱冠禮雪嶠信，斷髮受具。天童看無字，有省。偈曰：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後往夾山，見箬菴問，舉高峯枕子因緣，言下大徹。呈頌曰：久憶并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却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問擊節稱賞，命師分座。出世潤之金山、鄂之黃龍、舒之浮度。陞座：春色闌珊三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為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熟，家家繰繭竹籬煙。分明好箇神仙訣，父子雖親不可傳。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花開蝶滿枝。曰：見後如何？師云：樹倒猢猻散。　黃梅祖殿拈香：鉢衣漫與俗家兒，骨董渾身欲付誰？看取東山山上水，承恩端在逆流時。　陞座：鴉鳴鴉鴉，鵲噪鵲鵲。婆餅鳴婆餅，姑惡鳴姑惡。記取枝頭一一鳥，何聲不是自家音？師於康熙丙午六月示疾，乃貽書命大乾明公繼席，再訂以次春二月行期。至是月十七，會晦山顯公問疾，師囑以後事。至二十未刻陞座，乃問：眾集否？曰：集。又問：晦公在否？曰：在。遂端坐而逝。壽五十五，臘二十四。塔於東山演祖之右。

潤州金山鐵舟海禪師

新安蔣氏子，參南澗問。一日侍立次，問謂師曰：你試道一句看。師曰：父坐子立。問曰：如賓主相見，如何醻酢？師禮拜，依位而立。問曰：你透得禮拜，透不得禮拜？師曰：是甚麼所在，說與麼話？問曰：如德山棒，臨濟喝，明甚麼邊事？師擬進語，問以茶鐘一擊粉碎，師忽大悟。

潭州神鼎雲外行澤禪師

婺源汪氏子。年廿五，脫白黃山，閱三載圓具。參天童悟，問：如何用心得箇入處？悟曰：無心可用，是汝入處。師擬進語，悟便打，於是疑情頓發。一夕，不覺倚柱失睡，忽聞開門聲，有省。呈悟，悟為首肯。後倚松際授於磬山，機鋒迅捷，應對無滯。授曰：汝進語都佳，但桶底未脫在。師發憤力究。一日，因風動，簾幙墮地，撲簌作聲，忽然大悟，授始印可。出世蘄州老祖、湘陰神鼎。　上堂：會得也打，不會得也打。良久，喝一喝，曰：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向火邊棲。僧問：文殊乃七佛之師，為甚麼作釋迦弟子？師曰：鐘樓上走馬，佛殿裏騎驢。　問：和尚昔在磬山得箇甚麼？師曰：山僧愛瞋不愛喜。曰：如今以何為人？師曰：捏棒呼狗。曰：恁麼則圓滿菩提無所得也。師曰：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僧禮拜。師接機峻邁，手眼精明。室中嘗舉狗子無佛性話驗人，罕有契其機者。順治甲午，師書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無言可付，江南江北大家知。投筆端然而逝，全身塔於神鼎之右隴。語錄十六卷，附楞嚴方冊藏流通。

龍華湘翁沄禪師

小參。僧問，本是山中出，來作山中主。上下一和同，春風滿寰宇。如何是山中主？師曰，身上毛不出，頭上角不全。曰，如何主中人？師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曰，掃盡諸方老婆禪，傑出春山無二主。師打曰，你未有喫棒分在。乃曰，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杜鵑聲裏春陰老。若說世法供養大眾，苕水環流波浪深。罄情撥撒，徹底剗除。更須知拄杖頭一竅。遂卓拄杖曰，看看，拄杖子惡發來也。三十棒要打臨濟廝兒，為他纔住箇院子，便乃教人成褫，致令普化克符，連日在屋角頭傾箱傾籠，漏盡家私。三十棒要打雪峯箇漢，為他纔得些須供養，便對閩王道，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帶累後世攙行奪市底，把白馬老枕邊破木榻，認作他先祖髑髏。更三十棒要打古今知識，為他噇却常住飯，終日說大法小法，向上向下。山中主，主中人，賺引一隊伶俐後生，怖鏡尋

頭，無有休歇。諸兄弟，山僧與麼提訓，你道還有為人處也無？擲拄杖曰，一徑直，二週遮，好眼如何亂撒沙。日勢已晚，歸堂喫茶。　上堂。竪拄杖曰，拄杖子頭戴寶冠，身披珍御。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常存。有時突出人前，便見千年一遇。如今混俗和光，共你八十三九十四。教你修省，當機覿面提。與你饒益，覿面當機捷。你若不信，驀呈起拄杖曰，看看，變作觀音大士，走入西王母眉毛罅裏，說阿字法輪去也。卓一卓曰，吽吽，

揯黑豆集卷八

心圓居士　拈別

火蓮居士　集梓

杭州仁和圓照茆溪行森禪師

惠州博羅黎氏子，母夢白光入懷，生師。眉宇俊秀，骨相清奇，性情天放，如鶴立雞羣。廿七歲棄家，從宗寶獨公削染納戒。往參雪嶠信，問：乳燕遶華屋，梅子正香熟。如何是西來祖意？雪云：未曾聞者。師曰：恰似錯問。一日，又問：未離方丈句作麼生？雪側耳，師曰：謝答話。(嬾窴逢厭主，窮漢遇慳兒，然已是大段狼藉了也。)次參大覺琇於崇福，覺令作本來面目頌，師曰：苕溪屈曲水潺湲，萬疊關山一境閒。乍雨乍晴雲散後，滿天風月到人間。覺云：好與三十棒。(焦桐遇蔡方增價。)師云：恩大難酬。(老驥逢孫始一鳴，桐驥且置，你道蔡邑孫陽是何面目？)一日，覺垂問云：僧問楊岐：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令師代僧進語，師云：謝答話。(別云：有勞通事。)覺又云：臨濟道：大凡演唱宗乘，一句語須具三元門，一元門須具三要路。且道楊岐者一轉語，是那一元有照用也無？師云：袖裏金鎚當面擲。(別云：和尚卻會。)一日，覺垂問云：僧問楊岐：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忘，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岐曰：你只要勘破長老。令師代僧進語，師代云：學人禮拜謹退。(懺悔底懺悔，慚愧底慚愧。)覺又云：楊岐是臨濟兒孫，為甚不行棒行喝，却作恁麼語話？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別云：和尚須痛喫一頓始得。若問：喫後如何？答云：教伊認得臨濟。若更問：老僧喫棒了，你又作麼生？答云：某甲不識臨濟。若更問：你既不識臨濟，甚處學得棒來？但向伊呵呵云：仁義道中再放和尚三十棒。)覺命分座報恩、崇福兩山。師復手闢龍溪菴為禪悅晏休之所(即圓照寺)，復應蘄之老祕。乙卯秋，眾請繼席崇福。師遊牛首，逢一道者。者彈指一下，問：是何宗旨？師云：老鼠喫鹽。者云：如何是藏鋒句子？師云：東西南北。者云：如何是事藏鋒？師云：隔岸醉人多。者云：如何是理藏鋒？師云：滿江野鴨子。者云：如何是事理俱藏鋒？師云：水裏船，船裏水。者云：如何是事理俱不藏鋒？師云：上底上，下底下。者便作禮。師遊五臺，宿顯通寺。寺前見一婆，頭纏紅布，鬢插山花，身披雜襖，左足花履，右足黃鞾，目光射人，手攜竹籃，籃內諸物俱有，口食石子。師問婆：在此何為？婆曰：乞我一文錢。(何不與一掌，且不負來機。)師云：年多少？婆云：六十四。師

云：有家主公麼？婆云：徧地都是。(是何言與？)師大笑。(放者臭老婆三十棒。)婆睜目視師，師便打。(兔起鶻落，箭鋒直注，如大火聚。)婆喝，師又打。(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婆攜籃作舞而去。(文殊耶？觀音耶？可謂小出而大遇。)師遊中臺回，婆仍在路啖石。見師便笑，口稱：南無佛！南無佛！師問婆：生緣何處？婆云：太原。師云：幾時到者裏？婆云：今日六月二十七。師云：識得你也(在者裏)。婆合掌云：大通佛，大通佛。便作禮，提籃而去。師云：幾不問過。(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師於康熙丙辰六月廿七示眾曰：明年此日能見我於別峯乎？眾罔測。丁巳春，師謝事崇福，遊吳山，見華嚴蘭若，顧從者曰：此中修篁奇石，可以臥數江颿，吾將老於此矣。謂主人曰：吾欲於此結一期緣，可乎？主人唯唯。(代呵呵手指云：你者死無葬身之地漢，休相帶累。)至六月廿四日，謂主人曰：明日吾行矣。主人曰：願留數日，候集諸子。師曰：諾。至廿七，諸子四集，乃說偈曰：慈翁老，慈翁老，六十四年，七顛八倒。開口便罵人，無事尋煩惱。呵呵！總是一場好笑。復書封龕語云：茆溪老，茆溪老，到者裏有甚麼不了？咄！封却。遂擲筆含笑而化。時異香遠徹，緇素競奔。至七日掩龕，餘香猶烈。迎龕歸龍溪，塔於圓照之右脇焉。學士曹本榮曾問師：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煤塊子。曹云：宗門有五家，是否？師曰：一亦不可得。王熙問：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師召熙，熙應諾。師云：特地一場愁。　老祖開爐，上堂。僧問：彤雲密布，山坐高原，截斷眾流，請師別唱。師云：又是新聞。進云：祇如未出方丈，法雨已降，神通妙用耶？法爾如然耶？師云：天不高，地不遠。進云：一杖撥開千澗月，三盂收盡五湖煙。師云：近火先焦。僧問：老祖險峻，關山難越，實可悲哀，乞慈方便。師云：者場大當貴，憑人心所願。進云：一念休時事若何？師云：切忌。進云：彼丈夫兮我丈夫。師云：另是一條筋。僧問：千年爐韝今始開，人天共聽無生曲。如何是無生曲？師云：當官莫近前。僧問：輕風拂月寶華開，如何是寶華中事？師云：白馬紫金鞍。進云：打鼓集眾，師登寶座，意旨如何？師云：且莫顛倒亂。僧禮拜，師乃云：適纔新聞，普告大眾：誰道關山險峻，截斷眾流？天不高，地不遠，者場大富貴，憑人心所願。卓杖，云：切忌未生前，你又如何看？好笑顛倒者，闖破餿粥罐。且莫亂，且莫悶，白馬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咄！現成公案。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世尊不覆藏，無端漏洩；達磨不慎初，九年面壁。未審達磨底是？世尊底是？師云：洞庭湖。進云：分明一點無餘欠，不待明星已現前，猶是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鄱陽湖。進云：踏翻洞庭波底月，萬重雲散月來新。師云：過渡莫爭先。僧問：掀翻窠

臼無些子，踏破元微向上關。世尊睹明星悟道，是否？師云：前山已解松根雪。進云：從前太煞郎當，何故如今一毫不拔？師云：石臺又挂梅梢月。進云：恁麼恁麼，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不恁麼不恁麼，山是山，水是水。師云：姑蘇城外閶門市。僧問：梅花初放鴈聲孤，鴈過梅落時如何？師云：惺惺著。進云：錦上添花，因甚麼學人不會？師云：恰似九江客。進云：掀翻海嶽、踢倒須彌時作麼生？師云：行堂須仔細。進云：好手手中呈好手。師云：熱粥熱飯。僧問：清淨比邱不上天堂，破戒行者不入地獄，因甚麼和尚與人說戒？師云：你為何夢裏推磨？進云：箇裏宗風分外別。師云：破草鞋。僧禮拜，師拈拄杖云：前山纔解松根雪，石臺又挂梅梢月，說向諸禪人，惺惺開眼聽。明星現時，世尊悟道：明星幾時不現？一僧出，師便打，僧茫然，師笑云：世尊不覆藏，達磨不慎初，洞庭湖、鄱陽湖說甚麼梅放鴈聲孤，誰論錦上又花鋪？獃禪客，九江人愛學姑蘇，姑蘇城外閶門市，家家年到貼神符，老祖山頭真好笑，兩堂賢聖嘴蠻麤。下座。　結制陞座，問答畢，師云：放下布袋，快活無匹，閒看猢猻，偷喫生鐵。阿呵呵，的的的(的在甚麼處)，問甚生前面目，誰論梨花笑日？齋堂有粥有飯，禪和要喫便喫，喫即不無，飽後作麼生？夜行莫踏白(難難)。下座。　解制陞座，僧問：正法眼藏即不問，今朝解制句如何？師云：穿山鼻孔破。僧禮拜，師大笑云：雖然和盤托出，却是大段不同。瑯琊禪師道：本來無一物，壓殺天下人，直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眾兄弟，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近世雙笛從羌，侻飯不及壺飧。下座。　上堂。問答畢，師乃云：行脚須具眼，參禪要識句。大眾！識得句也未？(識又爭能識得？)適纔答僧云：是柱不見柱。咦！非柱亦不見柱。既然是非都去了，因甚又說是非裏薦取？汝等諸人作麼生薦？莫是雲日能催曉，風光不惜年麼？莫錯會好。(不錯會。)幸逢征客盡，歸在落花前，切忌顢頇儱侗去。(不顢頇儱侗。〇息菴注云：鶖王擇乳，素非鴨類。)所以古德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色？(桃花紅裏紅，李花白裏白，一時說與君，衲僧口門窄。)諸禪德！瞥不瞥？一夜東風，吹落枝頭殘雪。會麼？老祖殿前，梵王宮闕，雙峯燈放，九天風月。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只一聲？(隔牆還有耳，撐起眉毛子細聽。)不透祖師關棁子，空認山河作眼睛。咄！冷底冷，熱底熱，粥鍋西邊底，莓苔裏石碣。良久，喝一喝，云：歇！如今是甚麼時節？師大笑，曳杖下座。　兩序請陞座，師豎拂，云：一羣子上來，一羣子下去，殘夢五更鐘，落花三月雨。合掌低頭，換步時進前退後，翻身處有利有害。(祇者舉足下步處，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迷者如海中沙，悟者如星邊月。要且不是者箇道理。)人無遠慮，歸

到故鄉還似客。(不到故鄉，爭知是客？)布穀催耕鳴別樹。(自無枝葉，那不借棲？)叉手句，可惜許，一切數句非數句。打一拂，曰：去。問：學人道眼不明，未審甚麼礙？師云：幾時立春？僧云：昨日二十三。師云：怪我作麼？(別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眾入室，師拈杖，云：摩訶般若波羅蜜，明如日，黑如漆，異解多途，商量非一。卓拄杖，云：急！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復舉殃崛產難因緣，師云：從古至今，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龍溪今晚索性與你點出：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見牛羊。禪和子會也未？不會，再說一遍：水溢天開隄，花落滿龍溪，堯隨潮落去，日上綺霞低。(呵呵！龍溪亦未會得。聽心圓，與你點出：鴆之鴿之，公出辱之；鴆鴿跦跦，公在乾侯；鴆鴿鴆鴿，徃歌來哭。會麼？不會，再說一遍：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干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會麼？不會，再說一遍：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事不過三，會麼？不會，則諸公決定無耳。既無耳，還有鼻麼？聽不見，聞聞看，屎臭氣也不知。咄！)。眾作禮，師擲拄杖，便起。　晚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呵呵！學人也有趣，和尚也有趣。拂一拂，歸臥室(眼似銅鈴，口如木揆)。　晚參，師云：山門前得底句，禪堂裏商量去。進到方丈，不必再舉。何也？天溪不肯孤負汝。　晚參，良久，云：諸大德！我已說清淨法竟，是中清淨否？是中清淨否？是事如是，持餘紙半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如此說法，捨四大為牀座不足以伸供養，惟有一手裂破、一火焚却，億萬斯年永不回頭顧著稍可可恩耳。)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連打三棒。(者箇棒，粉骨碎身未足酬，惟有一口濃涎劈面三唾。)維那問：烏龜入水即不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云：分明是箇駱駝。進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師云：口裏氣，聞不得。進云：拈却貓兒會上樹，未審落花流水歸何處？師云：但聞人賣子，不聞人賣爹。　重陽早參。師云：今朝九月九，猢猻上樹賽筋斗。右轉左，左轉右，好手手中呈好手。呵呵！天溪長老不唧[口*留]。(呵呵！山裏猢猻猶自可，街頭猢猻愁殺人。)　早參。師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咄！將謂明星是眼睛，通身有口向誰說？挽盡天河洗鐵丁。室中晚參。問答畢，師乃云：阿逸多笑甚麼？蛇穿耗子窟，普化搖鈴過。嗚呼！小子脚板踏破，癢瘡近火血沾衣，傷鹽傷醋陳年貨。有人道：慈翁老！有茶請喫茶，無茶滾水好。咄！漢仙琴高騎赤鯉，羲之寫字換鵝兒。良久，云：歸堂去。　六月十九早參。路上紅塵起，江中白浪飛。卓拄杖，云：觀音菩薩來也。有眼者近前，無眼者退後。一僧出，作禮畢，擬歸位，師打云：與麼不得得與麼。良久，卓拄杖云：禮拜歸位(見箇甚麼)，真堪笑。與麼不得得與麼(茆溪口門窄)，曼拏羅指地為泉(支吾不少)，胡大頭捶破鐵山(一場敗闕)。若也知去，龍行虎步；如或懵懂，世尊陞座默然，阿難遣出比

邱。左右顧云：半山廟，三天竺。遂以拄杖一齊打散(一場懨懶)。雪夜晚參，師云：喫苦茶，說淡話，誰管佛法不佛法？馮夷翦破龍溪練，枯柳梅花處處春。咦！月下凍痕生綠井，隔窗玉片飛無影，樹枝風息轉迎寒，寒人如鳥棲未安。日短夜長誰先覺？熒熒殘燭嗚嗚角。咄咄！黃龍三關，香嚴獨腳。　冬至早參，師云：冷地裏夢見一獃和尚曰：昨夜三更子癸時，楓杉隔塢問松枝，滿天飛雪來何處？寒梅低首笑嘻嘻。他又大叫云：老祖！老祖！如今是甚麼時節？大眾說看。傍僧擬答，師便打。僧復出問：生擒猛虎，活捉獰龍，人來時如何？師云：官法如爐。進云：忽遇透網金鱗又作麼生？師云：謹慎火燭。進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未是向上鉗鎚。如何是向上鉗鎚？師叱云：揚州客。僧擬議，師云：大眾歸堂。　小年晚參，眾集，師舉拄杖云：是我不是？眾茫然，師擲下，歸臥室(笑啼俱不敢，始信做人難)。　師見病人多逐苦境，乃示云：莫！莫！莫！病是眾生之良藥，我在俗時一病幾死，正迷悶中忽聞鼓吹，始知病源不從他有，遂決志出家，云：鼓角分明破毒鍼，驀然割斷愛情心，死去活來真好笑，石頭土塊盡知音。語諸人，識病因，大家割捨夢中身。咄咄！不作維摩詰，文殊何處尋？(只消五箇字，割捨夢中身。)　晚參，云：紅不成雪，白不成血，等閒一事不分明，苦使從頭皆曲折。(別云：紅不強雪，白不計血，尋常事事甚分明，沾着己躬便曲折。)咦！不曲折，大黃體挂穿山甲。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禪和子喫喫。　晚參，云：僧家無累，以世界為影柱，上觀先哲深原道德，下考市流乃足以羞。禪和子，憑欄莫與禽魚共，水底月明誰得知？咦！有趣有趣，熱鏊猢猻賣俏俐。　大雪早參，云：水似青銅鏡，山如碧玉城，廚寒面減色，吟罷滴餘聲。咦！忽燒銀遍野，種玉成田，白初粘草舍茆簷，好似瑤池宮殿。天天！空庖恰早，炊爨煙遲，瓊英亂灑晨光碎，敲冰煮瀹茗香園。蔬脆！一盞麤飯僧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行脚詩僧得句時，貧家何限淒凉淚？衲子品格，第一要除葛藤僧，護經姑置之案頭，何如？　早參，云：大眾！破除煩惱，五更鐘鼓木魚聲，因甚又道白鶴飛來迎赤壁，東坡到處便西湖？咦！廣濟縣二十四都李大戶物故。　早參，云：禪者禪者，前觀音，後勢至，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咄！往往如斯。　早參。彈指，云：剎，剎，剎！(是甚麼？)誰錯？誰不錯？(苦者苦，甜者甜。)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三元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樂，樂，樂！珠玉碌碌，瓦礫确确。(道得三十棒，道不得三十棒。)知藏問：近奉山門請，水上挂燈毬，是何宗旨？師云：是你沒造化。進云：待有，即向和尚道。師云：前面走底麻子笑你。　除夕，維那恭白云：今日歲暮，大眾乞和尚說法。(何不便與一棒？)師云：一年三百六十日，甚麼處去了？

眾無對。師喝，云：青龍頭上出米石。(茆溪愛說葛藤禪，呵呵，心園恁麼道，還有人會得麼？莫相孤負好。)　元旦，早參。問答畢，乃云：老祖山頭，春至臘完，送客偶出戶，看雲還倚門。(近來送客日紛紛，看雲無一人。)說甚麼未生前？咄！草蕪沒平野。(茆溪終日在裏頭輥，不如飽飯禪和，竟似一絲不挂。)你要知今日事麼？木落見前村。(體露金風何處見？牛背上，鵲巢邊。)諸禪人！仔細聽：老祖病多識藥性，憑你說殘臘新春。年新、月新、日日新，三家村裏舞魁星，竹裏聲清急薦取，莫將餿話厭人聽。雞未鳴，風最冷，梅花無數落山城。(好箇時節子，只有一人知，且道那一人是誰？)拍桌，云：無花果不結，無枝果不成。(為甚麼不說根？)大笑，下座。　晚參，問答畢，乃云：洋洋乎，盈耳哉！(盡世界是箇活虛空。)作者七人知也未？(功之首，罪之魁。)玉環擊碎令人惜。(彼婦人兮宛作家，我丈夫也胡首鼠。)妙手良工修不得。(釋迦掩關，淨名杜口。自餘有甚麼作用處？)鎮江客，雙峯山外衣衫赤，帝釋宮中飛檀特。(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始見本來人。)　元宵解制，問答畢，師大笑，云：禪和子，知不知？燈影裏，馬如飛，處處人槌牛鼓皮。普天樂，笑話兒，遍地孩兒眼搭癡。咄咄老頭子，自己家風不說起。(咄咄老頭子，自己家風在那裏？)喜喜，雨打風吹，破窗無紙，好似人間措大詩。下座。　早參，云：宗乘演唱，均一句也。今人隨其言，見其句，不見脈；古人會其意，見其脈，不逐句；祖師明其旨，不滯意，不滯句。(不滯即旨也。)一通皆通，不執之即妙，執之即不妙。(今人反以執為妙，以不執為不妙。)妙妙，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咦！心眼精明、透徹宗旨者，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萬物天地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各不相借。會麼？風急啼鶯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早參，云：四十二字妙陀羅，泗洲大聖那姓何？老禪客。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烏隴，勢與天通。吽吽！茆溪見處不瞞諸公。　早參，云：德山托鉢公案，誰不水底看月？末後句何處尋？咄！翦燭觀機知豹略，掀鬚擊桌助龍吟。呵呵！瘦竹自搖青夜煖，睡覺聞窗鼠起和，明月小徘徊，獨鶴似人行鴈陣。劈空分地，灩灩半池雲皺；靜靜一痕，簷角溪頭霜雪舞。風枝落葉動寒燈，部伍不齊，鐵馬打一拂　起。七，早參，云：夫出世至此時，笑啼俱不敢；論道於末劫，邪正遞相嘲。古亦有之，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砌蛩為蟣蠓、高子明以乾鵲為蟋蟀，文人誤謬，自古為然，何獨於今？禪者，比聞有讀維摩經(甚麼處是維摩經)至天女轉男(元來是者箇公案)，今時有錯解者，曰：與倩女離魂一般。又有云：不過弄鬼眼睛也。又有云：者是如來禪。又有云：不合三元三要宗旨。又有云：

與念佛者誰不相似？又有云：不是巖頭末後句。又有云：豈有男身變女人之理？又有云：恰是竹篦子相似(果然耐啗啄)。大眾！南風靜兮北風興，吹不了兮紙錢灰冷，吹不了兮古戍煙橫，吹不了兮酒旗葉葉江邊影，吹不了兮野燒痕青，吹不了兮人悲客路斜陽艇，吹不了兮鬼哭沙場夜雨燐。更有一般吹不了(住住)，子規啼血月微腥。咄咄！山茗滿斟魑魅舞，百場三萬六千丁。　晚參，云：彌勒放下布袋，迦葉難馱，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千金之子不騎衡。古人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眾禪契欲不出納以湮其源，空堂幽幽，有桔有莞，松下圍棋，松子每隨棋子落，當得麼？(聚百毒於一器，你試伸手拈出一箇不毒底來看。)知藏擬作禮，師連棒打出。(三十年後聽淆訛，十萬八千未是遠。)僧問：承聞和尚有偈西溪之西，畢竟甚麼所在？師云：你者癩子。進云：學人普天之下都走過，總不曾見有箇人。師云：廣濟縣去。　早參，云：撫心自惜，觸物生感。禪和子！春風天上來，滿城紅與紫，如何朝暮間，飄落如流水？維那問：兩度上名，未審落在那裏？師云：將直袋盛著。進云：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師云：多費閒錢。雲水堂寮主問：水出高原即不問，竹竿頭上禮西方意作麼生？師云：兩箇聾子講得好不熱鬧。進云：邛州多出九節杖，悔攜書劒謁將軍。師云：叫做一段極希罕的新聞。　七月十四晚參，云：萬物欣交得，江山閒自知，說甚麼終日嗥而嗌不嗄，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握而手不倪？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起。擊桌，云：大眾幾時自恣？知客問：菩提心作麼生發？師云：煩惱。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歡喜。進云：明知向上事，學人因甚麼不會？師云：十言十當。　早參，云：衲僧家發言吐氣，直須脫俗，理要深而遠大，旨要切而明著，句要煉而顯喻，有意無意間逗露本地風光，使人見聞有所感悟，方極其妙。大眾！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泰山之雲。諸禪德！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如何念？自代云：宜興壺落水。又問：鵲巢避歲，燕伏戊己，雞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出家兒向那裏爭勝？自代云：青州人彈指。又問：曾將天補缺，不禁他移陵，棒喝交馳時作麼生會？自代云：出生臺石蓮花(代語神似雲門)。　晚參，問答畢，乃云：縮却頸，伸出手，昔日世尊拈花，今晚外揚家醜。今年是壬寅，去歲是辛丑，天寒人寒時，月下牛如狗。老虎吼，爬當走，道甚麼？雲綻綻，路相同，湖南有，湖北有，山東茄，山西韭。咄！草裏猢猻打觔斗。維那問：學人大用現前時，和尚作麼生？師云：一字不差。進云：莫是布袋裏猪頭也未？師云：為何喫者樣東西？進云：老人言盡，龜哥眼赤。師云：黃梅縣地方。　四月八早參，云：今日聖誕良辰，洛伽石叫曰：黃鸝莫作藏身處，一入柳絲遣不

開。漢陽江應曰：楚雲一夜真堪賦。華頂峯道：佛國何年入望來？泰安山問：天下英雄今孰是？陳摶谷答：大聲空自聚如雷。老祖各供白水一盃，淡薄淡薄，莫怪莫怪。侍者出禮拜，師便打。　早參，云：大眾道：眼若明，纔脫窠臼，接物應機，如鐘待叩。咦！千萬關山道，平分南與北，觸目古人思，時憑最高閣。錯！自知老祖癡，見笑水潦鶴。昔有牛頭會下僧參破竈墮，和尚遶一帀出去公案，會麼？良久，云：新月娟娟，夜寒風靜山銜斗，起來搔首，雪裏梅橫瘦，好箇霜天，閒却三臺手。君知否？古人去後，思念濃如酒，說與行脚人，左掌中書右。　早參，云：大眾！一左一右雖過於中，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而在中之皇。世人好盡而遠於中，遠於中則必窘於邊幅、必觸於巖牆、必墮於坑塹。誰道本施？土緣第一。僧問：和尚！古人為甚麼走入水牯牛隊裏？師云：你眉動眼動作甚麼？進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又作麼生？師云：審戒時你須盡情發露。進云：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師云：低頭持呪去。　晚參，僧問：各自檢點，總成顛倒時如何？師云：上座不見甚麼？進云：十里大王、五袴蘇途遠近如？師云：買賣不相當。進云：七佛已前事，為甚麼學人不會？師云：第八句曲山，第九林屋山。進云：因何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師云：官吏有坐位。進云：眼不挂戶、意不停元時如何趣向？師云：軍器局副使袁應華。僧拂袖出，師笑云：大眾！七佛已前事，四顧何茫茫？總成顛倒時，禪客不見甚麼？呵呵！宗乘之建，衲子惟智，守位謹常，非明正眼。故先聖之行脚，入則訊其旨、出則承其法、居則思其道。你要知十里大王、五袴蘇途遠近，知麼？買賣要相當。眼不挂戶、意不停元時，苟利後賢，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祖德。莫道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好見月十五圓，見缺十六始。誰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矣。(如風之蓬蓬然而起，如山之迤迤然而止。)　晚參云：誰令白日晚，坐使遠山青。山何為兮高高，水奚為兮深深。塢西冷，垂虹亭。龍拖急雨長橋過，帶累老祖聽事不真。　晚參云：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形。好笑錯過，溪邊日已斜。人間五百年，兜率一晝夜。咦！浮雲隨風，凌亂四野。諸禪子仰天悲歌，罷罷。提多迦尊者　晚參云：物扃於所甘，人扃於所守。為何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贈韓壽。周脫邱，遮莫牛。正月初十夜如晝，說甚麼蘇州有常州有。　早參云：盡道今朝是冬至，為甚麼須菩提涕淚悲泣，迦葉尊者只管冷笑。大眾記得麼？孟子見梁惠王。僧問：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和尚又作麼生？師云：千世不修，生在貴州。進云：荊三汴四作麼生？師云：貞節祠南石判官。進云：舉則易，答則難。如何到得和尚田地？師云：麻城鹽客識閻黎。　晚參問：異類中行紹隆聖種底向甚麼處行履？師云：那有此

理？進云：耳聽不聞，眼看不見。七手八脚，三頭兩面。師云：莫進當舖。進云：香嚴悟處不在擊竹，俱胝得處不在指頭。未審在甚麼處？師云：快去叫菜頭來。知藏問：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可是到家句否？師云：快快搶行李。進云：既是聖僧，為何頭上有漏？師云：幾更時候起火？進云：碓嘴生花。師云：神明鑒察。知藏擬議，師喝云：未明三八九，難過祖師關。好笑，頭上日輪。誰不見南無佛陀耶？把臂上高山，山頭妙竅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老天。誰言王野歸來晚？今在羅浮作地仙。(打開布袋頭，放出百千牛。縱隨芳草去，終不被人收。君不見石頭路滑如油)。侍者問：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僧塔。去此之外，請師指示。師云：江西錫箔。進云：可是下文看註脚？師云：衢州阡張。進云：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師云：周脚夫發黃病。　晚參，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因甚又有客愁繁似雨，鄉路草芊芊？知道了，回首壟頭樹，似接古塘煙。蛙鼓螢燈蚯蚓笛，鶯歌蝶舞鷓鴣天。蒼天，蒼天。因事晚參，云：今日得箇新聞，有一怪猴求冥王轉人身，王曰：將毛盡抜去。夜叉纔下手，怪猴叫苦跳去，王笑曰：如何做人？這箇新聞可醒瞌睡。今晚舉似大眾。　早參，問：赤土畫簸箕，使米跳不出是也未？師云：闍黎生得好耳朵。僧作禮，師云：何所見而來？何所聞而去？水底看紅輪，清波無透路。喝一喝，云：曲有悞周郎。顧　起三早參，云：今時禪者曰：三元三要者，不過因便回向耳。咄！咄！你道回向後還有事也無？審細！審細！天明時，有人高吟云：山閣行將近，迂迴又隔溪。八窗中遠水，萬柳外長堤。鑿曲深魚舍，芟枝減鶴棲。好笑！好笑！爹爹低低。　早參，云：蘇子美讀漢書，以此下酒百斗不足多。老祖瞌睡，似夢非夢，忽聞云：船上不漏鍼，為何枕頭沒處尋？茲請大眾判斷。若道：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不勞拈出。(向伊道：和尚是甚麼心行？)。　元旦早參，問答畢，師打一拂，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古往今來者，歡喜成風顛。喫飯湯，燒速香，開得眼來天大光。咦！俗氣不除。呵！呵！不妨！不妨！有大神呪，有大明呪，有無上呪。甚麼呪？新年新歲，而今而後，入俗隨俗，入鄉隨鄉。一卷子。程子曰：一卷天地元黃，一味順朱填墨，不用向下向上。所以，問新年佛法，答他紫雲瑞雪降重重；問前三三、後三三，答他梵王宮殿隱晴空。大眾！玉童端拱雙尖上，石船峯在碧波中。年初一，駕長虹，任從天上醉春風。知眾在否？眾應在。師云：有功無功，莫使肚空。齋堂排齋，佛殿上供。　早參，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差差。低枝窺簷似含笑，臨水小村三四家，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奢。咄！甚麼說話？(自己也覺不好意思。)　中秋晚參，云：如何是般若體？如何是般若用？萬里關河遙

北望，無邊風趣入秋來，說甚麼箭穿楊柳？李廣陷番，錯過雲峰悅和尚，故人尺素年年隔，薄暮清砧處處催。大眾！峩眉山脚下有件事極古怪。　晚參，云：悲歌久去耳，風韻今何如？荒院夕流盼，古道行人疎。大眾！雲天一片高談，抗冷氈，笑寒煖，世間人面且休分皂白，儘隨他冷淡因緣。因甚道？杜蘭苦不長，蕭艾苦不殘。　早參，云：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行森昨夜夢遇老演祖，勝如得美官，栖栖無聊中，握手意便歡。再三細問：家風這樣清淡，為何不學化緣？　香林禪師誕，眾耆舊請上堂，問答畢，乃云：九日雨微晴，香風出桂林，鐵樹開花時，碧雲天，黃花地，金將火裏試，還曾透出一字也無？天寒日短，一不得向，二不得開，白露收殘月，霜風散曉霞，一扠一搭時，登高風落帽，老祖能識人，林坳多敗葉。卓杖，云：千里何明？又卓，云：清機歷掌，去不到去，來不到來，誰不錯會？黃鶴斷磯頭，人多悲客路。擲杖，下座(機鋒閃捷，惟雲門聊可彷彿之)。　晚參，云：癡不癡，癖不癖，擊節歌離騷，湘靈招不得。狂風吹落花，花落風無跡。大眾！為甚麼石灰山上寫箇會眾拿賊？　早參，云：亂石堆頭泛破航，急流溪畔柳初長。歌欸乃，濯滄浪，四山遶座，元章米、雪居孫皆非妙筆；一目連天，蝦蟇埠、狗兒堆盡是佳圖。還有一般快活，邇來公令嚴禁，不許開場放賭。知藏禮拜起，喝一喝，師大笑。進云：面前骨堆高三尺，莫是三九二十七麼？師云：接客喜，送官愁。進云：華光寺主手脚長。師云：你好似停喪赴考。僧問：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云：費錢因事急。進云：入市能長笑，歸家著短衣時作麼生？師云：郎中尋韭菜。進云：橋翁賽南神，日午點金燈。師云：怪不得師叔賣茶地。問：學人肉有千斤、智無銖兩時如何？師云：你生得好眼睛。進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云：咄！者樣種草。進云：忙中怎得作閒人？師云：正好沿街叫。　早參，問：古人為何道：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九年面壁僧，有口還如啞。師云：你臨財莫苟。僧禮拜，師云：你到會湊趣。僧問：古人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意旨如何？師云：你幸得年老。進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初三、十一日日是好日。師云：怪不得前日唐老兒說你。進云：堂堂密密處，求和尚放一線。師云：昨夜何人叫喊？僧茫然，師大笑，卓杖云：衲僧家立言，須自出一家機軸，何必與俗同見解？知客問：不消一曲楊柳枝，請問是三乘十二分教不是？師云：人搖財落。進云：因甚道福堂歸來還平善否？師云：你習氣太重。進云：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為何說黃泉無客舍？師去，咄！偷狗橋邊喫僧飯。　落堂，維那問：昔日疎山造塔，因甚道將三錢與匠人？師云：白身尊者戴方巾。進云：為何又道將兩

錢與匠人？師云：鹽貴米如珍。進云：為何又道將一錢與匠人？師云：槐陰樹下楊柳精。進云：後來羅山因甚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今生決定不得塔，意作麼生？師云：紙軸公公供熟鴨。進云：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是也未？師云：左底左，右底右。進云：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地，意又作麼生？師云：雪壓蘆花驚白鶴。僧茫然，師云：欲識羅山與疎山，竹根煙冷鎖松關，鑿渠引水俄成沼，幾多迷鳥帶雲還？不知今生決定不得塔麼？紙馬店裏遭瘟殺。不知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麼？木柄斧頭石碓臼。不知匠人眉鬚墮落麼？煤炭門前畫木杓。　起七晚參，云：大眾！木若稼，纔害怕。何也？不見楊岐會祖云：百丈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奇特語，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且道意在甚麼處？禪和子！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情盡橋名折柳橋，任多離恨絮條條。良久，云：唐朝崔皓寫翎毛。(崔皓雖然不用他，若無崔皓不能寫。)　晚參，云：嘽嘽兮！燭燼燈殘可笑夢，去來不言行路難。打一拂，云：丹書鐵券不能以救違約之弊，五刑九伐不足以止覬覦之奸。拋拂，歸臥堂。　早參，云：佛祖以眾生之耳目為視聽、眾生之心為心，端坐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以謂得正法也。諸賢契思於正法，道不遠人，念靜而眾生自清、不疑而眾生自信、不私而眾生自公、賤珍則眾生去貪、徹侈則眾生從儉、用實則眾生不偽、崇讓則眾生不爭，始得人心和平、眾生淳質，樂其生、保其道，優游大德以慰老僧厚望。知眾問：發言必有後救，學人不知落處，乞師指示。師云：令祖甚麼年中歸世？進云：學人不會隨方斗秤。師云：是你眉麤眼大。　安居早參，云：大眾！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南無慈力王佛、南無紅燄帝幢王佛、南無善遊步功德佛。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疄疄阡陌多，農家無寸泥。誰道秀木扶疎眾草齊。妙妙。叮的哩。叮的哩。　早參云。霽霞散曉雪猶明。枯木挂殘星。霜花重逼雲裘冷。西望陽關誰故人。咄。貼秤麻。三斤心共馬蹄輕。打一拂云。金剛腦後鐵釘深。　冬至晚參云。大眾。先德眼目。越洪寧之蕩蕩。追元漠之造化。跨五三其無偶。邈卓立而獨奇。看却今時。羽族盛興。毛羣並起。上蔽雲穹。下被皋藪。一塵纔動。大地全收。咦。晚來初雪霽。煙火隔林微。一徑牛羊入。孤村桑柘稀。元鳥。冬至之日。祀於高禖。以請子諸禪者。知也未知。客出問道。著不著。孤雲野鶴。是何語話。師云。你是那裏戶籍。進云。山舍一年冬事辦。得閒誰管竹竿低。師云。有管隊在麼。　晚參云。三脚驢兒弄蹄行。導引頑儂上玉京。咦。古今往往向言有壇宇。行有方表。道有一隆處。覓楊岐會祖。好笑錯過也。寧去累世宅。不去鬻魚額。許村人賣磁州石。　晚參云。生余人間世。夫豈不猶人。若少松柏

共。除非天地親。良久云。咄咄。破衲數十年。白髮四五寸。經書不記卷。熟睡不記頓。　早參云。乾坤燈下彰。魂魄枕邊書。猗歟猗歟。覺有八徵。夢有六蘧。賜玉車而下馳。有那其居。待漏殿前恐侏儒。　早參云：夢覺朔風大，落枝擊虛瓦。鏗鏘玉磬音，隱隱迭高下。咄咄，西來的旨是何語話？罷罷，大雅小雅，之乎者也。三千年前，字經三寫。三千年後，烏焉成馬。　早參云：一葉放春流，孤窗來鳥語。報道馬回子，甕裏捉老鼠。妙湛總持不動尊在那裏？十字街，四隅頭，東西南北。一年歷，八箇節，春夏秋冬。大眾，記得前歲黃州火發麼？不知打破多少酒甕。　晚參問：學人只具慚愧，求師方便解脫。師云：馬鳴王菩薩。進云：明明峯頂松，溶溶千江月。可是西來意旨否？師云：黃泥浸布漆。良久云：草髡留敗砌，樹老落乾枝。呵呵，比邱牛首，誌公鳥身。信乎哉？諸禪者，若果恁麼道，又爭怪得無厭足大王？　早參云：毗富山頭，豆花蠆露濕。四天之下，蟻隊出頹垣。依報之土，正報之身。黃雞時啄黍，白屋曉炊煙。世無災害，祖師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衲僧無所立其功。今日蘭盆勝會，為何王涅槃罵太歲？柴房寮主問：廣則一線道，狹則一寸半。意旨如何？師云：問維那給假。進云：如何是不傷物義句子？師云：你師兄幾箇徒弟知？眾問：罪性本空，未審和尚教學人向甚麼處懺悔？師云：扛竈擡石磨。進云：弄罷影戲，回來別賽時作麼生？師云：你却做得陪堂。進云：波斯不學漢語。師云：你為何鼻孔頭出冷水？　早參，云：終年說法一字無，終年學道仍狂夫。諸禪者！你在老祖何所圖？漁樵耕讀非有心，帝車侯服非有意，因甚道理安於獨善，勢便於兼濟？盧舍佛言：千佛諦聽汝先言，金剛種子有十心。若佛子信者，一切行以信為首。咦！江上始知山色好，時倚層雲望笑臺。為何又曰：十七、十八道著即瞎？　晚參，云：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辨於身者不立，誰道古路殘碑、廢井新田、斷橋荒寺？如此換却幾多人？可知禮也。鞋小脚大底，因甚麼頭上一箇石盤子？書記出，師便喝。進云：鳥有雙翼，飛無遠近，學人不知進退，求和尚指箇出路。師云：兩升米，一箇鉢。進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師云：破碗裝油脚。書記喝，師打出。僧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山門前坐的是箇甚麼？師云：你因何把粥湯洗被？進云：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師云：照鏡放駝腰。　晚參，云：佛法興衰皆有必至之理，人特昧昧耳。不見道：聘賢以珪，問士以璧，召僧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大眾！白鶴峯、烏龍潭、仰山道底會麼？僧問：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紫雲山堂前因何草長丈二？師云：你去年一病幾箇月？進云：銀香臺上種蘿蔔，大開佛殿門，阿誰在內？阿誰在外？師云：當初喫冷物起底

麼？進云：新羅人迷路，滿目是青山時如何？師云：那箇所在最疼痛？進云：日出東方月落西，恰似兩重公案。師云：你有年底人，想是著嚇生病。僧禮拜。師云：迷路人，苦郵亭。長亭短亭，滿目是山青。不覺底大風斗雨鹿蹄兒，跕蹬跕蹬穿山徑。東方日，西方星，兩兩三三牧童詠。黃花兒徧地生疎，籬邊半啟扃。帆飛京口渡，砧響石頭城。說甚麼銀香臺上生蘿蔔，樹下猩猩弄眼睛。典座問：未從齋戒得，不向佛邊求。和尚為何教人發菩提心？師云：伍其良也笑，張伯義也笑。進云：不因今日，幾錯招愆。師云：江南矮子。　早參云：虛空有體須親證，定慧無門莫妄修。收收，竹枝謾寫當年恨，星曉寒聲葉葉秋。張打油，李打油，公子城今無食客，霸王宮已變荒邱。慇懃為謝渭濱叟，空坐磯邊白了頭。休休，南有睦州，北有趙州。巡照問：古人云：種粟却生豆，不覺日又夜。是也未？師云：難道街上人不知麼？進云：千聖頭邊坐，三途脚下行底，請問是誰？師云：一張紅票。　僧問：如何是鳥道元路？師云：白雲飛起紅葉落。進云：文武兼濟人來時如何施設？師云：不計飲酒食肉。進云：邪法難扶時如何？師云：豈有此理？進云：如何是正法眼？師云：早晚也。進云：何以為之大機？師云：米。進云：何以為之大用？師云：時。進云：異類中如何行得？師云：斗有大小，秤有輕重。進云：疑情未息時如何？師云：魚勞尾赤，人勞頭白。　同參問：首座親見老人，是否？師云：是。參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云：扣冰人少，崇福人多。　僧入室，請師決疑。師云：鬼谷老爺不在家。僧云：豈無方便？師云：歸去門前自打瓦。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普請擔泥。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有直歲在。僧云：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依教奉行。　僧問：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關棙子。如何是關棙子？師云：止。僧擬議，師云：去。　僧問：如何是妙唱不干舌？師云：罕遇知音。僧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照顧性命。僧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呆鴨聞雷。僧云：如何是解鍼枯骨吟？師云：切忌寐語。　僧問：終日紛紛擾擾，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天晴快走。僧擬進語，師云：換手搥胸。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門前石馬脚撩天。　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云：引我笑。　僧問：一等是水，因甚海鹹河淡？師云：莫失溺。　僧請益，云：不假半寸繩，如何出得深井人？師云：賴遇天溪。進云：大似失便宜。師云：看你顛倒。進云：乞師方便。師云：大聖緊那羅王菩薩。　僧問：如何是元中元？師云：日長夜短。　僧問：佛心無處不慈悲，觀音大士因甚不去高麗國？師云：謝汝饅頭湯餅。　游山歸，問僧：塗毒鼓，聞者皆喪，因甚擊者不死？僧下語不契。師示偈云：山上鴟夷又買舟，清風明月幾時休？

欲知進退存亡事，只問歸來鄭化州。　僧問：趙州勘破臺山婆子，畢竟在甚麼處？師云：天開河。進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齋堂東邊。進云：乞師慈悲直說。師云：趙州兩隻眼，婆子一條舌。五臺山上去，舊路嶺莫歇。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臨濟來也。僧擬議，師便喝。僧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搦住，云：道！道！僧茫然，師遂托開。僧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掌，云：非驢所堪。僧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不知痛癢漢。僧喝，師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云：五里亭，十里鋪。僧云：因甚學人不會？師云：驢前馬後。　僧問：如何是雲門顧鑑咦？師展手，云：那！僧擬議，師云：了。僧再問，師云：去！(雲門顧鑒咦，茆溪那了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僧問：劈面來時如何？師隨聲便掌。　僧問：如何是大雄山底佛法？師云：白額當途坐。僧云：還有方便也無？師云：闍黎莫夜行。　僧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云：南人瘦，北人肥。　僧問：諸佛出身處且置，如何是和尚安身立命處？師云：你却跳得好。僧喝，師云：為甚麼？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因甚不點路燈？師云：一任瞎闖。　僧問：入門便喝便打意作麼生？師云：祖師在你背後。　僧問：不慕千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云：你五戒也不持。僧云：古人到者裏為甚不肯住？師劃一劃，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金鎖斷後時作麼生？師云：腦門著地。　僧問：堆堆坐禪圖箇甚麼？師掩鼻，云：出去！僧茫然，師云：走來！僧近前，師云：三黃丸好。　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接續？師云：日東上，月西下。僧云：與麼則人人有分也。師云：知章騎馬似乘船。　同參問：如何是首座家風？師云：沒籬沒壁。參云：忽遇賊來時作麼生？師云：憑你摸索。　僧問：畢竟如何是佛？師云：撞不破便燒。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鋪堂不細行。　僧問：箭鋒相拄時如何？師云：過者邊立。僧喝，師便笑。僧擬議，師云：大好箭鋒相拄。　僧問：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師云：昨夜好秋雨。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獃子，獃子。進云：不落古今句作麼生道？師云：官久必富。進云：七佛未出世時向甚處行履？師云：疑人莫用。　僧入室，請益心經云：揭諦，揭諦。意旨如何？師云：孔子產山東，文才今古通。大夫天下有，白屋出三公。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自衛返魯。　僧問：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為甚麼方丈後泥挑不盡？師云：鬼喫餿饅頭。　僧問：既是報恩人，因甚不識金車山？師云：看你打之遶。僧喝，師云：有甚了期？僧擬議，師云：還怪得我麼？便打。　僧問：山河大地還有過也無？師云：缺嘴打鑼。　僧問：乍起乍滅時如何？師云：不是鬼燈，便是螢火。　僧

問：如何是觀音三昧？師云：夜來孩子哭。僧云：如何是文殊三昧？師云：日裏踢繡毬。僧云：如何是普賢三昧？師云：包公廟裏失毡包。　僧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云：誰與麼道？僧擬議，師喝出。　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云：飯裏沙多。僧云：謝師指示。師云：莫亂嚼。　僧問：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師云：大眾笑你。　師問僧：仙鄉那裏？僧答：合浦縣。師云：明珠拈出看。僧無對，師云：想是新戒。　師問座主：金剛且止，喚甚麼作經？主擬議，師便笑。主問：如何是經？師召云：法師。主應諾。師云：好箇座主。主指茶鍾云：者裏有趙州也無？師云：匙挑不上。　師問：一切葛藤，敲門瓦子，如今門開也，瓦子在甚麼處？僧茫然。師云：可惜七間僧堂。　僧問：一字不著畫是甚麼字？師云：鼻大心無毒。　僧問：未生之前即不問，如何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云：飯飽弄筋。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要屙那邊去？僧無語。師云：急歸堂。　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伶俐好。僧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拄杖子？師云：懵懂漢。　僧問：目前蕩盡時如何？師云：更夢見甚麼？　僧作禮。師問：汝名甚麼？僧云：南山。師云：南山起雲，為甚北山下雨？僧無對。師云：春無三日晴。　僧問：百尺竿頭進步時如何？師云：三月三。僧云：學人不知落處。師云：起席不謝坐。僧云：從今得箇安樂地。師云：義塚淚痕多。　師問僧：抑而為之，可謂貴人多忘，擬向那邊施設？僧無對。師問傍僧：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你道作麼生？僧擬作禮，師便打。　僧問：萬法歸一即不問，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昨日典座來，今朝柴頭去。　僧問：髑髏粉碎時如何？師云：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云：打鼓轉船頭。　僧問：王索仙陀婆意作麼生？師云：聽事不真。僧云：古人點鐵成金，乞師直捷指示。師云：淮北鼓　師問打稻僧：禾熟不臨場且置，作麼生耕人田不種？僧無對，師云：賀家湖上天華寺。　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是甚麼動？師云：禪和走入漆桶。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茆溪號做慈翁。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大好從頭起。僧云：體露金風又作麼生？師云：歌於斯，哭於斯。僧喝，師云：汝命何短？僧擬議，師打退。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否？師云：雙陸盤開大喝彩。進云：如何是至道？師云：不差，不差。進云：學人今日得遇和尚。師云：禪客昨晚在那裏歇？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古家橋下。進云：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云：臨平腐乾。　入室，僧問：臨濟的的意作麼生？師云：官打現在。進云：學人不識宗旨時如何？師云：我是天溪主人。進云：道眼如何得明？師云：禮防君

子。進云：乞師方便。師云：你問甚麼？僧惘然，師云：近前來。僧近前，師大笑，云：金風落落洗芳菲，瘦盡千峯鴈始飛。南海一波長不定，西山半面莫疑非。　僧問：燕子善談實相，如何是實相？師云：韓獹，韓獹。　僧問：撩起便行時如何？師云：泥作頭。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橋流紅樹。僧云：如何是物不遷？師云：葉泛霜波。　僧問：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如何是此心？師云：闍黎鼻頭黑。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好日多同。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再過一家。　僧問：作麼生是禪？師云：日裏不點燈。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初七清明。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念二穀雨。僧又問：上木下鐵，意旨如何？師云：逢凶化吉。僧擬議，師大笑。僧再問，師云：近日工夫太殺閒。　師問僧：無根樹子作麼生種？僧無對，師云：巡山稍暇。　僧請益，舉元沙問光侍者：打鐵船也未？光無對，請師代，師云：今日好風。問：進門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猢猻騎鼈背。問：既是大雄山，因甚麼又道雲覆菴？師云：你是瓶窑來底？僧云：是。師云：扣冰去　黴天連雨。師落堂云：大眾因甚麼迷癡，許久不晴？眾無對，師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天上雷公叫，地下走蝔蜞。呵呵，好場熱亂。以拄杖畫云：湄。眾茫然，師喝云：聾牛瞎驢一齊打散。　解制，師問僧云：秋風清，秋月明，百城煙水任君行。只有一事，撞見勝熱婆羅門時，莫道在者裏起程。何故呢？彭良久云：你道老祖意在甚麼處？(黎家蠻子腦後見顋。)　師問僧：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甚麼事？呵呵，不到死牛邊，不欠死牛錢。我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云：火燒烏龜。進云：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云：受戒也未？僧云：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鬪打相爭。　僧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云：東廊西廊。僧云：為甚十劫坐道場？師云：看你顛。僧云：作麼生佛法不現前？師笑云：酒鬼子。僧云：何故不得成佛道？師咄云：癡蟲。　師問柴頭：無根樹子斫斷也未？頭無對。次早云：昨夜看無根樹子，聞鑼聲忽然斷去。師指花云：因甚麼喚作海棠？頭擬議，師便掌。　僧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云：你尋衣單麼？進云：學人請問佛法。師云：天旱棉花少。　僧呈懷州牛食禾頌，師笑云：蠻婆哈醋嘴三尺，村老聞酸面百摺，引得乞兒聳膊寒，儼然一幅吳生筆。　師垂問云：祖師西來，籬邊山菜帶泥挑，滋味新鮮好，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侍者答云：甘草甜，黃連苦。師云：向去莫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誰不忍者說？答：深山藏猛虎。師云：風燈動夜幃，大棒打老鼠，為甚麼窗敲碎玉聲偏細？答：明月堂前風冷淡。師云：太平時節桑麻話，不用兵符佩絳紗，錯過也。答：雲從龍，

風從虎。師云：蛟翻波作雪，鼉吼氣蒸雲，金色頭陀供麥飯，還知否？答：曲不藏直。師云：畢陵伽呵叱河神，梅花倒影插人頭，是否？答：樓閣裏善財。師云：一鈎新月魚吞影，雙峯雲外暝，是何病？答：碧波生水面。師云：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布袋和尚何故如今笑不止？答：辰屬龍，卯屬兔。師云：東西南北水灑不著，潑墨飛毫莫浪題，你能搆得麼？答：雨過看長虹。師云：禪和子親舍每疑雲外近，長安翻覺日邊遙呢？侍者答不契，師遂遣出。　問：簷前水滴，當下心息，學人無席帽，乞師蓋覆。師云：你該結識沈華國。進云：不憐鵝護雪，且喜臘人冰。師云：你曾當衣單麼？　問：此事楞嚴常露布，而今忘却來時路，乞師指示。師云：肉麻。進云：鍾馗醉裏唱揚州，大家拍手上高樓。師云：難消菩薩。　問：明堂瓦插簷且止，因甚道無量大病源？師云：一箇兵丁一條鎗。進云：學人久立，請師珍重。師云：你快拏船板走。問：停鉏傾麥飯，臥草不抬頭，果然是許他知音句麼？師云：你這條命再生的了。進云：也是海晏河清，行人避路。師云：父母單養你一箇麼？　問：法久成弊，如何醫得？師云：兵兵梆梆竈上響。進云：適來錯相問，千里却同風。師云：定是老鼠。　問：朝到西天，暮歸東土，意旨如何？師云：客寮裏誰哭？進云：放火殺人，可有四無量心否？師云：葛仰橋慌慌憧憧進來作甚麼？進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師云：你快裹著被坐。　問：不坐孤峯頂，常與白雲齊，莫是和尚境界麼？師云：你羯磨師甚麼病？進云：風吹柳絮毛毬走，直至如今笑不休。師云：引禮師燒辣湯。　問：千日斫柴一日燒，因甚道如龜爆文？師云：又是江北人。進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云：莫進廚房。　問：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纏五百杪，果是西來祖意否？師云：啞子嚇老鼠。進云：春風觸目百花開，如何是格外提持句？師云：鬼張鬼勢嘴面(罵盡天下老和尚)。問：三歲獅子吼，十方沒狐種，因甚又有跛鼈出頭行？師云：你也該讀句書纔好。進云：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師云：殿主夜裏還打坐麼？　問：十字街頭望空啟告，不知是何公案？師云：毛銀匠弔紙。進云：蕩盡則且置，穿青那一人是阿誰？師云：你且餵生口去買石灰。　問：一箭遍十方，落處無人見，學人今日舉似和尚。師云：蔡家莊火燒屋。進云：日間迷路者，幸自得安寧。師云：松頂上翻車。　問：三世諸佛因甚麼不知有？師云：你會算命麼？進云：請問和尚，大了當人還有事也無？師云：說你改惡從善了。進云：定州磁器似鐘鳴。師云：你道奇也不奇？　問：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猛虎入門時如何？師云：你曾做過清唱麼？進云：銅頭鐵額、鳥嘴魚顋，不為分外。師云：投在那箇旗下？問：弟子昨日不知舌頭生箇甚麼？乞師相救。師云：婁羅。進云：

酪本一齊拋時如何受用？師云：做官底做宮，做賊底做賊。　客僧問：古帆未掛時，因甚道後園驢喫草？師云：夜長。進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作麼生？師云：脚冷。僧作禮，師云：顧水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四山青。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豈是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又何必五明囊盛百草露？洗眼祖堂。寮元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和尚還肯放過也無？師云：羊死薑爛。進云：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那箇親切？師云：剔耳莫搖頭。知藏問：振縮一任和尚葉落，不知秋人來如何接待？師云：話得是。進云：通身體不圓，繁興不布彩，門前殿後意作麼生？師云：天理陰隲。　僧問：昔日鵝湖孚不出方丈，因甚道在床上食油糍？師云：你昨晚在客房做甚麼？進云：老祖後山五百里。師云：莫走這條路。進云：因甚道九世剎那分？師云：見笑識者。　問：無鹽無醋，有飯有粥，為何又拗直作曲？師云：張思存鞋店。進云：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請問是境不是？師云：河東草紙。進云：總不恁麼時如何？師云：軍器不入門。　問：父母所生口不能為學人說，未審將甚麼說？師云：你吹也吹得好，唱也唱得好。進云：學人也曾在人家屋簷下過來。師云：所以令弟隨處告訴人。　問：東家點火，西家暗坐，祖師的旨，乞慈道破。師云：除下左邊竈門來。進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云：可曉得漢陽鹽商姓麼？　問：欲識歸源處，趙州東院西，是甚麼語話？師云：你為何到喬孟真家裏？進云：有語須道却，無言鬼也瞋，如何是末後句？師云：料你不是這樣人。　問：梟首甑人擔劒去，如何是衲僧真活計？師云：難怪知，隨著急。進云：五鳳樓前則不問，城隍廟裏事作麼生？師云：山上不曾寄棺材。　問：古人道：五九盡日又逢春。果是佛法大意麼？師云：你不該怕冷。進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師云：衫子做得精巧。　問：白雲銷散，紅日東昇，別傳的事作麼生？師云：收起文書曬豆豉。進云：道泰不須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師云：山東路難走。　問：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師云：李正春中秋榜。進云：龍行虎步，拋在千峯崖下。師云：金華知縣氣成病。問：護法持符命，請師赴應機，正令當行時，羣迷如何指？師云：你又像白兔山時。進云：緊著離水靴，踏破澄潭月。師云：門前十九箇大字　客。僧問：少室山前無異路，因甚又道差別智難明？師云：噯哪！人無廉恥，不若狗彘。進云：鬧市裏打靜槌，西方日出卯。師云：苦哉！撞在者箇網裏。　問：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不知是箇甚麼？師云：作揖老師兄，磕頭小師叔。進云：學人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師云：糞坑邊生棗子。

問：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可是無諍三昧也未？師云：蕭居士罵城隍。進云：船子風高千百年，一曲漁歌少人和。師云：不信便問隣單。　問：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時如何？師云：像蛇三箇眼。進云：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師云：非痰亦非血。進云：為何師僧頂上戴冠子？師云：你道像箇甚麼？進云：燒盡魚龍，違負則積。師云：禮拜須虔誠。　僧問：三身中那身不說法？師云：街裏人為甚麼相罵？進云：莫是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麼？師云：打得不亦樂乎？進云：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師云：黃啞子哭外婆。　游蕪湖，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指漁舟，僧茫然，師便掌，良久，云：會麼？江水生，江月起，青簾白舫江風駛，江頭老翁披短蓑，獨泛江心羨魚美，大張一網羅鼉魚，鼉魚湧出江心裏，勇者傷於鉤，貪者傷於餌，起者如浮瓜，落者如沈李，入者困而怒，出者躍而喜，大者三尺五尺長，小者七寸八寸止，老翁一縱仍一擒，網大魚多莫能紀，須臾捲盡千傾雪，勢及馮夷也披靡，禪和子本來面目在那裏？　問：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單越和尚家風如何施設？師云：你却會爬旱船。進云：七凹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師云：飲水皺眉行弔哭。進云：軒昂獅子首，牛足馬身材。師云：皮穿骨出。　問：杭州蘇州浩浩，何者是諸佛真道？師云：打石客人喫菜盤。進云：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師云：你聲口有些蹺蹊。　問：無著菩薩發一念心清淨，為何不見真文殊？師云：再去單下摸一陣看。進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師云：只恐是破瓶破缸。進云：障蔽魔王一千年，覓金剛齊菩薩起處不得。未審在何處住？師云：你今早曾進廚房麼？　師問侍僧：三世諸佛因甚麼不知有？僧答不契，師云：記得江西鐵樹宮麼？進云：記得。師云：黧奴白牯却知有。僧茫然，師云：大好河南歸德府。僧求開示，師云：清晨寺裏鐘，黃昏祭鬼鼓。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問：小鍋煮飯上蒸菜，飯正香時人正饑。此是甚麼人境界？師云：肚痛換眠牀。進云：但知隨例餐餽子，也得三文買草鞋。作麼生？師云：摩利支天大煩惱。
問：枯木無花幾度春，斷雲猶挂樹梢頭。是何意旨？師云：黃昏不看病。進云：日月盈昃，秋收冬藏。可是衲僧家風耶？師云：周駝子偷瓜。　問：庭前花發庭後見，上界鐘聲下界聞。極則事又作麼生？師云：魁星頭中舉。進云：天旱萬民愁，無風浪也起。師云：入門看右手。　問：穿楊箭與人驚句，不是臨時學得來，是麼？師云：酒能誤事。進云：為甚麼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云：老鼠恨貓兒。進云：昇元閣前且止，洛陽峯畔作麼生？師云：你又戴孝帽拜壽。　問：不是見聞生滅法，葉落歸根露遠山時如何？師云：一五一十。進云：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

菴？師云：山下人盡知你做事。　問：演若何曾認影，善財不往南方，甚麼意旨？師云：莫怕。進云：可是紅爐爆出鐵烏龜麼？師云：牛屎。進云：大風吹落楞伽山時如何？師云：捧起看。　問：憍陳如尊者甚麼年中行道？師云：你帖子皮上如何寫阜字？進云：雪內牡丹花。師云：咄！二郎神。　問：尺頭有寸，鑑者還稀；秤尾無星，如何分曉？師云：過房抱養。進云：三處不成，一亦非有，和尚向那裏答學人？師云：你屬牛底。　問：借問通元士，何人不到家？枯樁笑石人，何得口吧吧？還有指示處也無？師云：後架裏打點看。僧喝，師云：火燒帽子麼？　問：怛薩舒光，泥沙匿曜，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多災多難。進云：掌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者，為何出身無路？師云：蔣家廟好燒香。進云：單著布衫穿市過，且道是阿誰？師云：你道該打不該？　問：陝府灌鐵牛，嘉州打大象，是何語話？師云：你莫準提閣鋪單，恐害擺子。進云：黑黑黑，道道道，得得得。師云：觀門朱扁額。　問：到處逢言不識言，三春不樂止林泉，學人權借一問，乞師方便。師云：張缺嘴，彈棉花。進云：雨滋山草秀，東風不裹頭，今日偶然失利。師云：上座算計甚好。進云：幾乎一場特地。師云：落瓦打奴頭。　問：長亭良夜月，多為客舒鋪，如何是到家句子？師云：土地公，土地婆。進云：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師云：曹直歲箬帽。進云：金色光明雲，銀色光明雲，落在甚麼處？師云：走得你屁出。　僧問：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師云：硯山亭。僧再問，師云：饒州客　送亡僧歸。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去？師召云：闍黎。僧應諾，師云：那裏來？僧茫然，師云：再打鼓。　僧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却問：迷中有悟且止，還知悟中有迷麼？僧茫然，師大笑。僧求指示，師云：少避老，賤避貴。　僧問：如何是一句中具三元？師云：戈溪扇子。進云：如何是一元中具三要？師云：紙骨鮮明。舉：南泉示眾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東邊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西邊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師拈云：和和和，東西幾何？南北幾何？歸去歸去，免風免雨，耕耨以時，實我倉庾。　舉：僧問資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福曰：古人與麼那。僧復問：拈槌豎拂意旨如何？福便喝出，師云：資福善擒虎兕，者僧不解轉身。當時見資福道：古人與麼那？便云：學人今日錯舉，看他如何施設。　舉雪峯於法堂前坐，眾集，峯拈拄杖云：者箇為中下。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峯拈起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門便打。師云：雪峯拈起拄杖，雲門問著便打。圓照即不然，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但云：去！汝非其人。　舉僧問元

沙：盡十方是一顆明珠，因甚學人不會？沙云：用會作麼？師別云：曾問幾人來？　舉湖南報慈云：我有一句子遍大地。僧問：如何是遍大地句子？慈曰：無空缺。師別云：出得還你好手。　頌世尊初生并雲門瑯琊拈語。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新水芰荷香。自此洞庭秋正好，煙波聲裏鬬漁郎。　示徒云：末法陵遲行脚，後賢失本邇來。惑世邪禪雜譪，日盛生奸，[狂-王+皆]興世情，借佛祖緒餘以緣飾，語誕而行[狂-王+壬]，貌似而心非，自謂續先德之禪，沿引俗習，迷昧後學，誘以知識善名，使學者憧憧趣外，惛惛隨流，喪其根本而不自知其邪，咸共相述其業而寵狎，汩亂道眼，譸張正法。斯乃宗乘大害，視而難見，聽而難聞，世莫能辨。結俗以自旌，託名疾固；曲求以好合，託名恒順；枉直以取舉，託名作家；屈道以弭謗，託名游戲；多攀市井俗流，麤誦古人陳語，託名豪傑；飾非而佞張，無綸而詞穢，託名博通；居必談詩，遊必俗舍，託名無礙；聾瞽世人，貫以[怪-又+非]術，託名傳道。其大抵苟可以沽名射利，知非正道仍不捨。雖知正道而不能射利沽名，必不取。心妄於內，形勞於外。其伶俐足以將此，便巧足以莊嚴，稱託比類足以充慾，檀護聲勢足以恃橫。是以奸而稱善，亂而稱靜，暗而稱明，邪而稱正。斯乃外道羣[豸*肖]，裨販魔匠，中下根僧，皆合掌而欽羨，揚聲以同好。至死尚習其餘污，被害猶恨已所不及。悲夫！後學陷溺蓋如此，何可救也？以其泉不自中湧，而注之者皆魔外遺毒，莫不忘本趣末，紛紛擾擾，馳騖不已。至於上亂下喜，左狐右豺，同體相詒，師友相詐，大壞宗風。故沽名射利者(四字括盡)，先祖至禁。夫參禪學道，救世大善。然而行者不以其正，則不免其大惡。吾徒慎之。　示徒云：慧命相繼，始於正悟，而終於宗旨，繁文不與焉。後賢雖有根本，而不加之眼明，則必惑。毋謂拈頌易學，旨脈難識。世皆知浸水及物則生，其所不及則死。不知日月之所照，功莫大焉。禪流受法蔭甚遠，莫識其由來者，可笑。　示徒云：凡說法，務胸中流出。先有眼目，而後發之宗旨，則縱放自如，不落常套。若就事說理，承言接語，一有留滯，雖甚工巧，終屬死格。昔人論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不易乎世。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惟變所適。至簡故易，不易故深，變易故神。咄咄，窗敲竹，睡醒茶熟，天水鸚[哥*鳥]綠。　示徒云：禪莫大於淨德，道莫大於智眼。昔日初祖至少林，面九年壁，演拈花旨，寂若無開示意，漠若無知見路，而佛法興。二祖單傳心印，續佛慧命，大唱宗乘規矩，不設餘煩，法懸四海之內，供奉諸方禪衲來覲，是故淨德乃能利生。今世禪者專為門庭以斂奸邪，攀外護於宰宦以備疎虞，營大欺小，風震天下。法子橫行以彰市肆，門人雜亂於內，學者結識於外，事逾煩叢席逾亂，

謀逾滋奸邪逾熾，門庭益設，魔患逾侵。彼非不欲為興，然失者乃舉措暴昧，虛妄門庭。故祖師尚淨德以苞身，開智眼以傳遠，人信其真，從其化，懷其正，宗其旨，美其示，不敢違其言。僧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道德，大行法化。如近水地濕，近火土燥，以類相及。山川出雲雨，邱阜出蒸氣，四瀆百川無不從源，小者從大，後者從先。選佛場中南面主人，人天眼目，雖一舉措動作，不可失於正法。吾徒識之。　示眾云：每聞學者云：昂溪和尚不喜人做詩文拈頌。是何言歟？點鐵成金，轉凡為聖，無過此道致妙。揚芬振藻，宣詞吐臆，述事陳理，抑揚今古，則斯道最勝。故汾州頌出而洪都寢議，雲門遺偈而越主遙拜，曹山三問，金吾謝過，雪竇示拈，中丞悟心，枯木以善言得義，死心以頌詞保德，溈山警策而外道伏，湛堂折柬而內翰從。先德宗旨，代有能言，忠國師致答於肅宗，興化酬偈於唐帝，丹霞題石橋，周太守施金於北寺，祖師讚鐵塔，張總帥舍宅於南溟，明教錄奏於金闕，投子布引於歐陽，浮山九帶動警禁掖，法眼戲吟吐秀宮庭，以至仰橋垂元君篇，東禪著僧史什，風穴有玉牒遺文，保寧投水府佳章。是知此道為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人，際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昔我濟祖高提心印，指後學於頂門開眼，法道大闡，源還流長，德肩諸佛，功施曠劫。而諸祖承之，醞釀鴻化，故賓主語脈磅礴亶厚，河嶽英靈會為法器，跨越季世，籠罩前古，遞代傑出。法語非周漢子史所能比綴，偈頌非晉魏盛唐得擬，伊吾諸祖徵別拈頌，亦往往超於上世，縱橫收放，清聲古色，大都斐然。但老宿稟材不同，示人靡一，故其發機或閎大而肆，或簡省而深，或清言而綺，或莊語而峭。邇來叢林更盛，僧倫益秀，競好拈頌，偈文多所述作，業遍海內。老祖博蒐羣錄，暇日披閱，乃知器以材成，語緣志異，體視斯時，意生於境，烏能大同？然花發以根，物貴在質，姝色自然，粉黛為假，正法眼藏，翦綵非真。即諸爛然而索諸無味者，虛也，假也。今人學大慧步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然徐視，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者？古宗匠有其眼而言諸，今時禪者無其眼而亦學諸，故辭雖肖而悟非真也。乃順朱藻繪，雖像無正眼鎔鑄者，皆假也。優孟之誚，可無懼乎？昔大慧不擬圓悟，圓悟不擬演祖，演祖不擬白雲，華祖不擬虎邱，中峯不擬高祖，而皆卓然為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苟極其至，何世不傳？而必曰吾學某體，過矣。　示徒云：上古師僧行脚時，品高韻逸，氣靜神閒，而意致幽深，語味不盡，故稱僧中絕倫。末法堪嗟，學游談而稱悟道。及乎付法住持，施施佛祖容貌，匈匈市井汙行，多方營求盛利，盛利至則隨積。敗德愆尤者，何也？不能知恥知過，而附集者不正；恣情縱慾，則翼佐者邪羣。故法道存亡，於是乎在。諦審先宗哲匠，高

蹈獨往，以法自任，身寄五濁波流，心越三界之表，道全於內，物遺於外，豈與俗輩競門庭而飾佞世媚容耶？如上林喋喋嗇梟，春蜩夏蠅聒耳，德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資。蓋魔外黨隊，見稱波旬；迦葉苦行，謂為法王。則衲僧不在於聲色也。今叢林稜稜，知識茀茀，誰念祖宗正法？傷哉！人入豺狐狼伍，方思獅子智明；處於不德惡族，始信高操不渝。咦！法道凌遲，須當竹柏其行，雖歲寒而無改，峩然卓扳，確爾不移，莫蓬轉以循俗，莫易志以趨流。然而任法道者，不能免羣惡不生憎，不能使魔外不侵害，故苦且難而多貧；順世情者，樂且易而皆富。是以俗流莫不委此而就彼。秉操孤立者，志定計決，勸沮不能回；知足知止，憂患不能入。困頓而彌堅，窮獨而不悔。嗚呼！處此者，可謂長吟甚於痛哭。　示眾云：凡看語錄，須深探其義味，不為誦佛祖空言乃有益。猶宜依卷帙始終，字字詳玩，久久得前人作用參錯在胸中，乃為不負所見耳。佛法雖均，機捷為上；宗乘或同，遲緩為下。句能發意，以切為貴；眼能決擇，以捷為奇。善應機者，若救火拯溺；得其妙者，若驥飛矢射。若烈焰燻室，必急馳灌潑；若待穿井而救，則基灰棟焚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若延旬而至，則與駑騂均矣。箭所以殺人者，以其應弦而倒；若窮日而至，則與擲樹者等矣。眼所以為貴者，以其見機而捷；若過後而方明，則與無眼者齊矣。眼不早明，敗而始悟，可謂有眼者歟？故有眼而不捷見，非正眼也；能明而不能大用者，非宗匠也。句貴潔，意貴切，始稱宗門大匠。　示徒云：宗乘接人，意因時用，句適時變。時有賓主，用有隱顯，根有小大，施有險易。識時知變，可得而用；隨機知宜，可得而行。是故法無常格，事無定軌，動靜屈伸，唯變所適。須知眼之明昧，從其類，識其根，則動靜應機。見句以觀其心術，因語以探其虛實，則正法藏者，由斯明矣。相應者，主賓同道。元要所施之的，承乘奪縱之令，理事抑揚之旨。雖彼暗來，而可以照用得其真；縱奪互換，而可以料揀得其實。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失而不懼於亂者，得所變也；柔而不憂於敗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賓競而主得安於靜者，要其終。故觀變現者存乎道，辨逆順者存乎眼，察虛實者存乎旨乘，明出處者存乎理事。賓主終始，各存其會。峻捷尚元，痛快貴要。賓昧好先，剛壯惡首。主明讓後，退變光大。收放有宜而不可貪，縱奪有時而不可濫。犯貪之語，過不在大；失濫之句，害不在深。演真乘，辯語脈，取種草也。立宗旨，慎攷究，豈容易乎？料揀照用有時，意句不可忽略；臨機殺活之際，纖芥不可假借。觀時識用，用無窮矣。　示徒云：道不屬修，不屬不修，然而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上僧忘名，中僧立名，下僧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人

天之福祐；立名者，修身慎行，懽榮觀之達顯；竊名者，厚貌深奸，揚浮華之俗態。足之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顛躠於崖岸，拱抱之梁，沈溺於川谷者，為其立無正地。衲子學道，抑亦如之。(學道者自揣何等，便如鏡照面，妍醜并然。)　示眾云：老祖常住者，乃寶掌千歲和尚開山也。寶掌和尚，中印土婆羅門子，示生於周威烈王之十二年丁卯歲七月七日午時也。師生多瑞應，骨氣不常，目大鼻長，耳垂眉高，緊握左拳不展。父母知非凡器，甫九歲，即以投佛陀精舍為沙彌。當祝髮際，怡然開掌，出珠呈本師，遂合十頂禮見。聞者奇之，故命名寶掌。師既符願離塵，如嵩頂蟠松，肅然卓於霜雪中，雖八風競拂，莫能易所操也。每歎去佛時遙，未及親承慈誨，輒忘寒暑，廢寢食，竭力於如來三藏，精練殆盡，猶期有教外別傳。以是遊五天竺，博問聖賢，歷數百年，始遷震旦。時正漢末桓帝之初，趣蜀，偕賓頭盧尊者登峩嵋，禮普賢大士，止於大慈寺十餘夏。嘗兼旬一食，持誦不輟。丞相何進奇而贊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師嘗曰：吾有夙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由是人咸目為千歲和尚。嗣至五臺，禮文殊大士於金剛窟。正值三國紛紜，南北各據。時有李道元、麻衣子、達真人等，易衣侍師遊古義豐郡，即今黃梅縣，伏羲畫卦場，漢謂雲臺山者。師見其峻險[山*軋][山*軋]，雙嶪嶫嶫，乃歌曰：憑高遠眺，見萬里雲無留跡。巉峭如畫風煙寂，歷破翠數聲牛笛。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須繫履撩衣，乘雲同去，細玩清涼國。遂即那羅延窟雙峯下古佛基支撐以棲，奄百十秋，人少知者。偶聞佛圖澄隱於終南山，因肩笻往訊。澄見而問曰：庸庸斯世人，賢奸欲測叵？師應曰：吾道一陽生，葭灰動方妥。時已晉綱不整，五馬渡江。師辭澄，仍歸雙峯。感雷虎隨護，雖兵燹縱橫，而雲中鐘鼓未嘗廢也。嘗示眾曰：一簾霞影搖虛榻，十里松陰要綠苔。莫打子規啼竹裏，恐驚雷虎動林隈。有偓佺仙人來自海島，同師上南嶽，為羣仙說戒於祝融峯。感白猿進果，黑彪守戶，神龜獻芝，紫鸞伏座。安居數十夏，過匡廬，訪耶舍尊者於五老峯。尊者一見而詰曰：路深猿哭虬松舞，石臥雲流牧子歌。老大德從甚處來？師笑曰：蘿萬古而挂木，土何日而生薺？者曰：藥苗初茁，竹母纔移。遂相將上金輪峯，禮佛舍利塔。經宿，復下南康。聞達磨自嶺南來建鄴，遂與尊者別。往白下見達磨，咨決心要。磨震聲召曰：老闍黎！師應諾，磨大笑。師於言下大悟。七百年中，珍惜直下，泮然冰解。歸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逡巡泗洲，與智者大師順流東下，由千頃達琴溪。至今赤鯉古潭有唐裴休所書寶掌石存焉。詣延陵，邀紫髯道士同陟天台，過石梁，登赤城，訪曇猷尊

者。師指麥問曰：如海斯湧，滿車汗邪？者振錫云：折楊皇華之語，缸面甕頭之詞，果報如斯，功德如斯。師遂辭上華，頂禮長耳定光古佛。航南海，禮觀音大士。旋四明，挈竺歷法師進蜀，謁二祖神光和尚。踰棉竹山，過白帝城，書旅亭壁曰：日出東邊雨又飄，棧前棧後草蕭蕭。不知良友居何處，山徑雲深數問樵。遂離蜀，復遍遊鴈宕、磅礴、翠峯七十二菴，憩大龍湫。友博具那尊者榜菴曰：觀不足，額天柱巖。以忘歸隱士陶宏景，因立忘歸、觀不足之二亭焉。銘詩曰：天下名山曾過目，就中此景難圖錄。山前千歲白頭翁，猶道一生觀不足。師聞傅大士法化雙林，特往而參之。問：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士叉手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師復詰曰：莫便是教外別傳耶？士曰：碧水映孤峯，寒潭迎皎月。你我不知宗，須彌足底越。師從遊數載，適魚浦，跨赤符、大巖等諸勝地。又回司空山，隱於古廟中。高士沈約過謁，書石云：寒風吹破故窗紙，片片雪花落供臺。添盡三衣仍似水，拾薪深撥地爐灰。師將約閱舒城，拉三祖遊羅浮，訪葛洪真人於梅花塢之洗耳泉。師吟曰：萬頃青山，一分梅花三分竹。行吟住宿，只許仙郎獨。葛亦和云：禪翁來時，恰好收碁局，烹茶熟。三祖撫掌曰：稚川稚川，莫辭忙碌，鑊筍燒青玉。三人大笑，聲震石落落。石洞今在梅花村側。唐運肇興，復歸雙峯老祖寺，有行盡支那八百洲，此山偏稱道人遊之句。與四祖信和尚盤桓，遂請四祖住持老祖寺。乃渡河至少林，面壁崖，復走幽州，遊西山，訪華嚴室利尊者於潭柘寺。歷上方，造真定，禮大菩薩。遇白足企都仙師，與語彼所執，遂攜歸黃梅，訪五祖忍和尚於東禪，往來莫逆者數十年。蘄黃兵擾，復隱於浦江、赤巖之間。時有淀溪朗聖僧者，忍祖之法孫也，獨居晏如。師與之善，嘗命白犬馳書，朗亦以青猿致訊。韋皐題朗壁，有白犬馳書至，青猿洗鉢回云云。未幾，朗公遷化，師乃泛濤江，挂笠會稽雲門。時唐高宗顯慶二年，歲在丁巳，師已滿千歲，又餘七十二年矣。忽於七月七日，示徒如光、慧雲等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遂掩目趣寂，七日復甦，囑曰：吾滅度後，宜塔於此。後有迎吾骨西歸者，慎毋拒之。語訖長逝。眾遵遺命，遂塔全身於若耶溪南。每值風雨，塔光旭麗。至壬戌夏五月五日，適有梵僧至，遶禮師塔，塔戶自開，舍利炳然，光耀莫倫，寶骨顒然，杲杲赤文。僧祝畢，提頂骨振之，節節連絡有緒，浴於池裏之西去，雲霄浮影，隱隱樂聲，彌日不絕。洗骨池今在舍利塔左。按師所歷數十餘處，俱成招提，惟黃梅雙峯老祖寺最都，以在四祖、五祖之前，故稱老祖寺焉。行森忝寓丈室，瞻禮古儀，若對風前瘦竹，令人五內俱冷。嗚呼！數千年來，名山大川，新棟復灰者，蓋不知其凡幾，而

此間之落然簷楹，吐雲吞月，曾無微損，至於泉石松篁，尚含餘韻，得非師之高德所鍾，烏能若是其神護耶？森嘗閱五燈及祖傳，其所記過略，適以山居多暇，故詳考夫古會稽記事、唐彙搜奇、白氏類林、羅浮舊志、天台會纂、法苑珠林、鴈宕集等，敬述師平生行實，俾道照高懸，致後昆有所鑑云。拜首謹贊。懷悲願，露古顏，孤笻直過萬重關，竿頭風月灘灘別，足底煙霞處處閒。稱幽興，惟此山，驚回龍夢出潺湲，奇石蟠松無限意，雙峰絕頂許誰攀？　示眾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無佛性。諸禪者！昂溪平生愚鄙，無他好，獨好五家語脈，好明古人宗旨，不好掩目害後賢，而性復疎懶，不能骫骳取名，圜轉滑稽，以遊市井，苟非從佛法相視，鮮不對面失之。所以云：流水韶華，東山日上，西溪月斜。看彌勒樓閣，壺中洞苑，別有平沙。惜於今，紅塵白浪天涯，回首處，殘陽亂鴉。歎為山堂前，穿簾燕子，今在誰家？　示眾。做知識當如將軍臨敵，衲僧家當如處女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女失節，則萬事瓦裂。可不慎哉？　復友人書云：參禪學佛祖不必言，妙在學佛祖而宛然佛祖；尤妙在不獨禪宛然佛祖，而德品亦宛然佛祖。蓋禪從德品中光揚，惟德品去佛祖不遠，故所謂禪與佛祖相近。若學佛祖，不知德品為何如，動以狂放字句求佛祖，胡可得耶？比來老師大衲所謂欲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麟鳳擬麝雞，珠玉較礫石，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故凡操千曲而後知聲，觀萬尤而後識器，知音同道，歡然共懌，流鄭眩人，無或失聽。聊舒鄙悃，謹復。　答禪友書云：接來翰，知寶剎錢米山積，院事川湧，然而折腰趨豪門，低眉見護法，拱手道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高聲，泥沙在衣，風塵掬面，衲僧之志亦盡矣。臨風念友，中心若結。先德云：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媿汗下如雨。豈可為一身，法門同受汙？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呵呵！釣竿頭上容漁隱，少風波處便安身，還笑那著甚羊裘？嚴子陵老祖峰頭雪霽清境，但有荒崖怪石、修竹古木，日啜苦茗，睡起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真趣，與棒喝談禪，未見議優劣也。臨楮馳切，不盡。　與友人書云：年來萬慮灰冷，唯說法結習，頗以此自累，招言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不弄拈頌。佛前發願，再不搖舌。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健即游山，作老道人。行徑唯持知足知止四字。憶昔三十年前，飽聞浙中山川奇勝。壬辰春，腰包策杖，登天封，步國清，過石梁，涉洗腸池，宿赤城。遍探寒、明兩巖，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大笑，廢草鞋三十。又乘潮二百里，游鴈宕。進老僧崖，遇一怪物，似人非人，裸立水上。風顛狂笑，呼天絕叫，曰：天乎，那

羅波婆多！行森不顧。行數里，山漸深，石漸幽。坐飯佛，石少息。又行，石牙齒足，皇皇巨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溪深，有潭沮如伏。見風輪井，鏘然而鳴。井上碧霄巖，蘿蔓密布，蜿蜒而入。頂有蚪[虫*愛]，赤如鱷[魚*莘]，朱目長爪，俛而哃，咮然長詠。行森遂度夏於碧霄峒。左右石筍，高絕無數。上有荼萎蕘蕷，仰不見日。忽聞鵔鸃鳴，樵子伐木，谷響[金*豕]，鋃如撫琴。呼而與之語，諤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進靜明崖，石屋數百，曲折依巖壁為欄楯。屋北羅漢三生石。過大龍湫，見瀑布千尋。頂有浴鴈湖，闊千頃。瀑懸注潭，變幻不一。如飛雪，如紫煙，如團雲，如水茁，如翔禽，如走獸，如玉柱，如珠簾。或散或聚，或現或隱。時作雷聲，時復寂然。忽而彩耀祥光，忽而黑霧閉潭。觀之不足，令人忘歸。三宿巖下。出潭，游翠巖、龍鼻泉、石峰、磛嶪，磪蒐若錦屏，[山/戕]崒峉岶如蝸鼠繚繞，乃得出路。窗牖相值，山風颯然，堂殿鈴鐸皆鳴，十數衲僧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仲秋望後，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外怪松數百，修竹千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崖前棕櫚，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十餘僧相顧魄動，不得寐，遲明各去。既歸，夢中猶恍惚若有遇。今居老祖雙峰，因追念之，往往想見斯游。特書寄同志老友，則台宕勝境，不動足而在蒲團前矣。　老祖監寺寫師真求讚。行森最初行脚時，倔強孤立，不事衣履，到處人多輕忽。既而參雲門雪大師，一見便許入室，呼為嶺南長子。乃題自真示云：者漢古怪，見不唧[口*留]，人毒罵若生；冤家見有苦志，學者歡喜猶甚。今朝坐此奚為？等者無鼻孔禪和，宗風何曾寂寞？及到大雄，老人見讚，笑曰：大師一生口硬，爭奈齒不關風。遂命行森領眾，以至開圓照住。老祖不覺屈指，便逾念載。呵呵！若論宗風，便乃見笑。三家村裏王大伯　復居士書云：行森和南：聞風日久，恨愚衲多病多故，不得面晤請教。承翰勤懇，甚慰懷仰。接示此公纂刻拈頌，捧讀增歎。然拈古者辨眼目，頌古者顯法道。拈而不正，則眼亂於實；頌而不切，則道失其真。道之失，由於順情而害法；眼之亂，在乎棄目而信耳。耳目雖異，宗旨顯明。顯明而拈妄，不可以稱拈；宗旨而頌迂，未得以言頌。頌迂拈妄，則佛法亂矣。是以先祖元要真旨，不可雜以邪解；料揀語脈，不可欺以虛文；賓主誠分，不可罔以混統。故眼正以擇法，則真假易辨；明眼以驗人，則邪正難瞞。若名實顛倒，便可歎惜。先宗大匠，廓徹亮於聞前，智鑑出於意表，不被世情眩惑，不以名色易眼，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虫*壽]之光。呵呵！黃河古道金堤阜，青草新波水拍天。社燕城烏渾不解，飛鳴只在土塘邊。茲因浙僧遊山，故輒附奉答，草率不

盡。　答友人書。行森和南。寶山風物何如？諸禪可與共林泉之樂否？寒暄異候，即日起居奚似？伏惟萬福院事不至勞勤耶！行森形影相弔，日在枕席，幸無俗擾。承問古今宗旨，快哉高論。濟祖宗旨，遞代深宏，絕於谿徑。比來俗禪喜習邇聽，遐則偭焉。有好盡其心於臨濟宗旨者，大匠也。人亦有好盡其心者，未必臨濟的旨也。捨斯辨亦小矣。春木茁茁，援我手鶉。去諸千百歲，祖師若存，去祖日久。呱呱世僧，各識其類；譊譊市禪，各習其師。惜哉！近世不信真悟也。曩者演祖出於白雲，雪竇出於智門，諸方美其語脈，如泛浩浩滄溟，而得樓航巨力也。故曰：眼明者後賢從，真悟者後賢師。若云因其俗禪盛而行之，亦可以謂道。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聞之，必不可以謂簫韶。若云知解邪禪，擬古真悟，如舉世盡寒[鹿*皮]裘，不亦燠乎？燠哉！燠哉！然而有寒者矣。非其用而望諸，非其道而行諸，必不可以至矣。適晤令弟，喜其志於信道，想令叔必少加餐也。行森和南。上復。　答禪者書云：一報七尺軀，天地委形耳。終隨物盡，奈何以熱緣為長物也？衲僧家常空其心、慈其容貌者，不以世態莊嚴加乎道德之上，觀眾猶賢，自視猶不足，故同道願諫而不倦，事無大小，咸明乎眼，然後舉而行之。己諸所明既不可昧，而己諸所暗又取於眾言，是以眼得先眾而眾後之矣。故夫福緣過眾，未足貴也；勢位過眾，未足貴也；聲名過眾，未足貴也。衲僧所貴者，道眼懼其不足，不善恐其有餘，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不善猶疾病，攻之則病去，不攻則日甚。故衲僧相求，非特取樂也，將以改不善也。不善不去，則道眼不明，自然之理也。樂改其不善者難，以不善告眾者難。夫惟衲僧能為人之所難能，是故世所難及。既能世之所難能，又反覆鑽核，然後人所諫者，纔竭盡知己迷昧之行矣。倘知己迷昧之行，而不能取人言，又隱己過，拒人之諫者，細人也。先德是以務鑒察於眾賢，以觀得失。俗世邪禪，以為己既大矣、福矣、才矣、滿矣，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穢揚，識者傷心，聖賢暗惜，曾不自聞，愈快如也。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富道亡，可悲矣！上古宗匠，非家饋而戶贈也，僧俗莫不稱祖焉。今世邪禪，非家劫而戶奪也，識者莫不指謫焉。由此觀之，眾無賢愚，見善則揚譽，見惡則指謫，此眾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衲僧立身，不為識者揚譽，而為後賢指謫者，未盡為正法之行也。盡為正法之行，將若佛祖焉。世人雖於佛祖難及，其敢謗諸乎？止謗莫如自悔，療垢莫如親水。謹復。(開堂領眾者，當人書一通，懸之座右。)　答禪者書云：不落古今句，曷謂之好奇？坐貽謗缺。噫！可怪矣。然而虎豹之文，不得不奇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奇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奇於瓦鐵。自然之勢也。夫佛法何物也？籠天地於正眼，挫

品彙於指點。若非謝去朝華，振起宗旨，不過一俗禪耳，何用哉？古宿示人活句，先祖務去陳言，殆有見於摸擬，不無蹈襲為病。故奇可也，好奇不可也。彼蠡測者，正如嫫姆妒黛，乞兒誚金，其金黛固無恙也，奚怪之有哉？佛以正法眼藏囑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無文字言句可傳可說。真徹悟者，即付即受，必須徹證於契會。初祖面壁九年，獨有二祖得旨，餘其根器稍劣者，非正脈也。今世衲僧雖學古人，死格此旨，不能得也。縱具世間智，文字通者，閉關讀書十年，刻苦提印，自佩之耳。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邇來語錄，蘊藉風流，倣古人意句出語，雄渾俊豔，固自不乏。而求其眼目精明，旨脈婉轉，若演祖華、祖保、寧勇和尚者，何可多得？確有神化妙悟，好奇二字不足盡之。

揯黑豆集卷八(終)

No. 1592-B 破戒居士心圓妄語

第二頭(第二頭、第三首，皆影出向上者一著子。知有向上，大法無不明矣。大法既明，斧柄在手，於以芟除一切公案枝葉不難也。語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文理且然，何況禪理？)

圓曾榜門云：一不談佛法，二不談世諦，反手把籠頭，背鞭打不著。脚跟穩實，者不吝辭，通箇消息。有禪者見，乃擊戶三下(秖有權，並無實；秖有照，並無用)。圓曰：我盡知你做處，者箇都拈過一邊(窮家私一抄便盡)，借一句子指月看。者曰：今日特來相看。圓曰：你者一句是指是月？我不鑑，你自道看(步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者曰：居士莫耳背。圓曰：向伊道我不鑑。者無語，良久云：居士作門外人也。圓曰：你是門內人否？者曰：雖不居門內，要且不在門外。圓曰：你在甚處？者又無語，圓曰：法眼未明，脚跟不實，相見未得在。者便去，少選却回云：我有語也。圓曰：月斆？者扣門云：第二頭來。圓開門相見，問云：作麼生第是二頭事(喫緊要問)？者曰：鶖王擇乳，素非鴨類(揀去水耳。若是乳，無你擇處，恁麼會去)。圓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者曰：某更有一問：背鞭打不著時如何？圓打云：掉過來就與你一頓。者呵呵大笑。今將開示不本色鉗鎚，故書此以為嚆矢。

示善信諸方知識。踞曲汆牀，扇兩片皮，鼓粥飯氣，抖擻屎腸，搜尋佛法。餿酸花鳥，饐餲風雲，嚼爛蔬斤，齩殘矢橛，吐出半醉半醒句子。文不通，義不貫，他既難明，自亦不解，喚作上堂法語。

學人念得，[祝/土]向皮袋裏鳴腸喫胃，叫做參禪。參到彌勒下生，還許夢見老婆汗臭氣麼？及其魁者，則按定死格，順朱填墨，步步摹倣將去，印模互脫，口耳遞傳，抱不哭孩兒，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恁般見識，饒伊十坐道場，九開叢席，語錄塞破四天下，也只是箇館驛裏撮馬糞漢，有甚麼衲僧氣息？有甚麼利益人天？嗚呼！佛法至今日而蘧腐極矣。心圓行業未純，脚跟未實，分宜緘口屏踪，入山養拙。其奈火蓮居士篤信此道，大悲普願，誓度方來。命圓舉古糾今，闡揚法要，不敢任，亦不忍辭，只得不揣愚陋，覷顏代庖，效顰一上，更不之乎者也鐵餕餡、木札羹，向道打破鍋，許喫飯，運出自己家珍，直下盖天盖地。作麼生是自己家珍？若要了知，也極省力。心圓不惜眉毛，聊通一線。會麼？若不會，自是你根性遲鈍，莫怪他人。喝一喝，下座。(鶖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臨濟與麼道，刀呢？眾中莫有帶得者麼？山僧要借看，忽有箇見義勇為底丈夫，踏步向前，掀倒禪牀，拂袖便出。山僧呵呵大笑，向伊道：三箇未在。何故？幽州過得便新羅，此去崖州十萬。(鶖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訶佛罵祖，不是不是；行棒行喝，不是不是；向上向下，不是不是；全提半提，不是不是；佛慧祖燈，不是不是；蒜斤矢橛，不是不是。忽有箇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底奴出來道：長老恁麼舉，不是不是，直須打了趁出。又有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底漢出來道：長老恁麼舉，不是不是，亦須打了趁出。何故？殺人不要見血，為人須是為徹。(鶖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善信：成劫已前、壞劫已後，無佛無眾生，一切語言文字、身器世界何處去也？正當恁麼時，是汝諸人向甚處安身立命？伶俐衲子杜撰禪和，會得者不妨出來一喝，會不得者亦不妨出來一喝，心圓總不計較。何故？馬祖、百丈、臨濟未出世已前，你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可謂咬人矢橛，不是好狗，直須還我空劫已前面目來始得。有底道：未審居士向甚麼處鑑？向伊道：徹骨徹髓看破了也。有底道：請居士向空劫已前問來。向伊道：且喜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鶖王擇乳，素非鴨類。)

示眾云：撩起便行，已遲八刻。便下座。(以下第三首注明此條)

第三首(第三首，較第二頭況而愈下矣。然此易入，彼難入也。麻谷接良遂，睦州接雲門，德山接高亭，溈山接香嚴，翠巖接雲峯，皆向第二頭接。今人視古人，奚止日劫相倍哉？)

仰山和尚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心圓作第三首去也。以筆畫○相，復抹去云：是三？是一？乃擲筆呵呵大笑云：正是第三首。

示眾。古人云：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又云：如口銜樹枝，答語則喪身失命。又云：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又云：要塔樣，何不早說？已被人借去了。又云：忘却了也。又云：適來猶記得。又云：賊過後張弓。又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又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又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又云：佛法大有，只是牙痛。又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云：曹山解忌口。又云：要頭便斫去。又云：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又云：移取案山來，即向汝道。種種指示是甚麼物事，直得如此隔礙？難道心圓不惜口業，一總為汝註破？意根纔動處，鷂子過新羅。所以古人接引利根，或以手掩口、或以拂擊口、或以拳打胸、或以杖拄胸、或開口便棒、或擬議便掌，直截提持，全體作用，教你立地休歇承當去。有禪者出問曰：恁麼則不許人動意根也。(佛告沙門：慎毋信汝意，汝意終不可信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曰：不許。(斬釘截鐵第一義。)曰：不動意根，豈非同於木石？圓曰：據你者一問，喚你作木石得麼？曰：無。者一問時，意根不動，豈非木石？圓曰：你意根既不動，憑何知是木石非木石。不見古人道，此皆是你情見。者曰，恁麼則不許人轉身通氣也。圓曰，你試轉身通氣看。(巖頭雪峯到者裏，一箇伎倆作不得。)者便喝。圓笑曰，饒你千喝萬喝，你且不知來處。我舉箇公案問你。當日藥山參石頭，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無語。繼參馬祖，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大悟，禮拜。祖問，見箇甚麼道理。(喫緊要問。)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返照入江穿石壁。)你且道，他悟底是石頭語，是馬祖語。者曰，是馬祖語。圓曰，大錯，我不枉說。你且不知者一喝來處，道之不明也。人皆逐末而遺本，當日藥山不可不如你。不會作一喝拂袖，種種伎倆，却被石頭徹底抄沒，盡情把住。藥山雖然口不能語，其偷心未嘗死也。彼時兩家門庭，互相建立。此既不投，便往彼處。馬祖善鑑元機，來風深辨。知他喫了石頭底真味醍醐來，便與他輕輕著兩杓水。(千古之事，如在目前。非著草鞋，在石頭馬祖藥山肚裏過者不辨。)諸公要識此兩杓惡水麼。便是後來大機大用，元要料揀，兼到偏圓，以及萬千門庭、萬千施設、把住放行，皆從者兩杓惡水汪洋而成法海。然皆末也，非本也。(從來祖師指示人：不許你向言下會。何故？從無實法死句與人也。馬祖云云，稍不唧[喵-廾+(一/(匚*丨*丨*(巨-匚)))]，便向言句下作道理死會去矣。不但孤負馬祖，抑且屈辱藥山。直饒元會得，也是眼中塵，天下老和

尚舌頭盡是打草驚蛇。豈可言石頭無法與人、馬祖有法與人，埋沒先聖、汩喪己靈，自墮扳舌地獄哉？心圓豈好辨哉？實為佛祖慧命將絕，不得不絮絮耳。諒之！)。後人泛海而迷源望洋，向若窮極元微，誤以此為本分事，何異認驢鞍轎作阿爹下頷乎？ (教海茫茫，近來宗海亦復茫茫矣。後之覽者，悟此線索，一鼻穿去，目光如炬，不受古人牢籠、不被時師穿鑿，省却磨裩擦褲，十年、二十年讀指月傳燈矣。心圓功固有之，罪亦不小。呵呵！)。藥山者漢，纔飲入口，便悟得真味醍醐，是從上來用不著底。(註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三世諸佛，都是著水醍醐。(所以不足當衲僧一盼。)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今已飲，急須吐却。(於此見古人根器。)因見馬祖點醒石頭用處，他是石頭嫡骨、嫡髓兒子，所以仍返石頭。試看後來彼此提唱(好證據)。頭曰：我者裏鍼劄不入。山曰：我者裏如石上栽花。到者裏真真實實，完得蚊子上鐵牛一句公案(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所以我尋常道：石頭如繪日，馬祖如繪空，空際無日。饒伊悟到語帶元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祇是箇不果之花，遏捺意根，鬼窟裏坐，陰山下活計，更不說他矣。大機大用，須從大休大歇中流出，私通車馬，祇通得箇官不容鍼底道理，自餘有甚麼閒話？諸仁者，透得法身，泥牛入海，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出得陰界，石馬回途，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恁麼，處處沒蹤跡，聲色外威儀，一鏃破三關。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者箇猶是夙習記持，若有正悟，別更說看。今年貧錐也無，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我有一機，瞬目視伊(雲門顧鑒咦)。到者裏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電光石火眨上眉毛，早蹉過了也。參學人切須皮下有血，拶著便知痛癢。若是菽麥未分，奴郎不辨，莫向人前容易，開口大難。珍重(心圓恁麼舉出，學人恁麼會得，句下精通，觸途狂見，正是第三首)。舉拳示眾云：看看！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會麼？若不會，聽心圓與汝一一下注解。恁麼會得，是賓中賓；不恁麼會得，是主中賓。直饒恁麼却不恁麼、不恁麼却恁麼、恁麼不恁麼總不恁麼會得，猶是賓中主在。照也、用也、縱也、奪也、殺也、活也，都盧是箇大火聚也、塗毒鼓也、金剛圈也、栗棘蓬也、金剛王寶劒也、踞地師子也、探竿影草也、一拳不作一拳用也，者些祖師窮家當都被心圓和盤托出了也。待你一一透得，來到心圓門下，正好從頭勘過了打。何故？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有箇從旁笑冷了齒底漢出來道：點即不問，如何是火？拄杖不在手邊，心圓且放過一著。呵呵大笑，便下座。(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圖窮匕首見，心圓之伎倆盡矣。只是第三首。〇偈曰：滔天沃日西江浪，吸盡方知徹底無。此是偏行無相昧，要須密用契真如。)頃與心圓語及近代禪和，多儱侗支離二病。若為藥之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五家宗旨不可偏廢。舟

行陸行同一到家，不取途中強分難易。若為一一指出？心圓欣然握管書此。良醫三折肱，視疾見臟腑，識者珍焉。錄之以當跋尾蓮再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